



太平廣記

(18)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十八册

卷四百二十六——卷四百五十

目 录

第十八册

- 第四百二十六卷 1
- 虎一 白虎 汉景帝 种僮 封邵 亭长 严猛
 袁双
 吴道宗 牧牛儿 师道宣 谢允 郑袭
 刘广雅
 易拔 萧泰 黄乾 酋耳兽 虎塔 傅黄
 中 郴州
 佐史 巴人 峡口道士
- 第四百二十七卷 24
- 虎二 费忠 虎妇 稽胡 碧石 鼃啣虎 李徵
 天宝选人
- 第四百二十八卷 40
- 虎三 裴旻 斑子 刘荐 勤自励 宣州儿 笛
 师
 张竭忠 裴越客 卢造
- 第四百二十九卷 56
- 虎四 张鱼舟 申屠澄 丁岩 王用 张逢

第四百三十卷 71

●虎五 李奴 马拯 张升 杨真 王居贞 归生
郑思远
李琢 譙本

第四百三十一卷 85

●虎六 李大可 蔺庭雍 王太 荆州人 刘老
虎妇
赵倜 周义 中朝子

第四百三十二卷 100

虎七 松阳人 南阳士人 虎恤人 范端 石井
崖 械虎
商山路 陈褒 食虎 周雄

第四百三十三卷 117

●虎八 张俊 浔阳猎人 柳并 僧虎 王瑶 刘
牧 姨虎
崔韬 王行言

第四百三十四卷 133

●畜兽一 牛
金牛 银牛 青牛 牛斗 潜牛 凉州人
牛
洛水牛
牛拜

桓冲 光禄屠者 朱氏子
牛偿债
卞士瑜 路伯达 戴文 河内崔守 王氏
老姥
牛伤人
邵桃根
牛异
洛下人 宁茵 仲小小

第四百三十五卷 161

●畜兽二

马
周穆王八骏 汉文帝九逸 隋文帝狮子骢
唐玄宗龙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骢
曹洪
司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宝 张纳之 宋
蔡 舞
马 续绅 杨翁佛 季南 赵固 韩晞
江东客
马 陈璋

第四百三十六卷 189

●畜兽三

马
卢从事 韦有柔 吴宗嗣 孙汉威 于远
张全
王武 韦玘
骆驼

明驼 知水脉 风脚驼 雨脚驼 白骆驼
骡

白骡 推磨骡

驴

僧朗 厌达国 村人供僧 张高 东市人
贺世伯 王甲 汤安仁 王薰

第四百三十七卷 219

●畜兽四

犬上

华隆 杨生 崔仲文 张然 杨褒 郑韶

柳超

姚甲 刘巨麟 章华 范翊 郭钊 卢言

赵叟

陆机 石玄度 齐琼 石从义 田招 裴

度

第四百三十八卷 244

●畜兽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坚 王瑚 李德

温敬林

庾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

义

胡志忠 韩生 杜修己 袁继谦

第四百三十九卷 266

●畜兽六

羊

月氏稍割 西域大羊 罽宾青羊 齐讼者
梁文

顾霈 潘果 李审言 杨氏 陈正观 安
甲

豕

燕相 杜愿 都末 刘胡 耿伏生 李校
尉

汤应 安阳书生 吴郡土人 晋州屠儿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军人

第四百四十卷 295

●畜兽七

猫

唐道袭 卖醋人 归系

鼠

王周南 终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萧悉达 逆旅道士 李

测 天宝彊骑 毕杭 崔怀疑 李甲 王

缙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卢嵩 柴再用 苏长吏

卢枢

朱仁 李昭嘏

鼠狼

张文尉

第四百四十一卷 331

● 畜兽八

狮子

魏武帝 后魏庄帝 杂说

犀

通天犀 杂说

象

白象 阆州莫徭 华容庄象 安南猎者

淮南猎者 蒋武 杂说

杂兽

萧志忠

第四百四十二卷 357

● 畜兽九

狼

狼狽 狼豕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县

村人

张某妻

熊

子路 升平入山人 黄秀

狸

董仲舒 张华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刘伯

祖 吴兴田父 孙乞 黄审 留元寂 郑

氏子

晋阳民家

狷

费秘 许钦明客 戏场狷

第四百四十三卷 384

●畜兽十

麈

吴唐 李婴

獐

刘僖

鹿

苍鹿 科藤 铜环 鹿马 紫石 陆绍弟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张盍跼 车甲 嵩

山老僧

王祐 杂说

兔

岚州 杨迈

第四百四十四卷 406

●畜兽十一 猿上

白猿 周群 猓国 欧阳纆 陈岩 魏元

忠

韦虚己子 王长史

第四百四十五卷 425

●畜兽十二 猿中

张鋌 杨叟 孙恪 崔商

第四百四十六卷 443

●畜兽十三 猿下

楚江渔者 王仁裕

猕猴

翟昭 徐寂之 张寓言 薛放曾祖
杨于度
猕猴
猩猩
好酒 能言 焦封
猥然
猥

第四百四十七卷 467

- 狐一 说狐 瑞应 周文王 汉广川王 陈羨
管辂
习凿齿 陈斐 孙岩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齐后主
宋大贤 长孙无忌 狐神 张简 僧服礼
上官
翼
大安和尚

第四百四十八卷 489

- 狐二 李项生 王义方 何让之 沈东美 杨伯
成
叶法善 刘甲 李参军

第四百四十九卷 508

- 狐三 郑宏之 汧阳令 李元恭 焦练师 李氏
韦明府

林景玄 谢混之

第四百五十卷 529

●狐四

王苞 唐参军 田氏子 徐安 靳守贞

严谏

韦参军 杨氏女 薛迴 辛替否 代州民

祁县民

张例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虎	汉景帝	种僮	封邵
亭长	严猛	袁双	吴道宗
牧牛儿	师道宣	谢允	郑袭
刘广雅	易拔	萧泰	黄乾
酋耳兽	虎塔	傅黄中	郴州佐史
巴人	峡口道士		

白虎

秦昭襄（“襄”原作“秦”，据明抄本、陈校本改。）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如之。于是夷胸肋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如高楼上射白虎，中头三矢。白虎常从群

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且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井；（《华阳国志》“井”作“算”。）伤人不论；杀人不死；秦犯夷，输黄金一两。夷犯秦。输清酒一壶。夷人安之。（出《华阳洞志》）

秦昭襄王的时候，有一只白虎成为公害。秦、蜀、巴、汉各地都怕它。昭襄王就重赏招募国中有本事杀虎的人。凡能杀死这只白虎的，食邑万户，金帛要多少有多少。于是夷人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就用白竹子做了弓弩，爬到高楼上射那白虎。白虎头上中了三箭。白虎平常跟随着一群虎，现在它极其愤怒，把一群虎都搏杀了，自己也大叫着死去。昭襄王赞赏地说：“这只虎经历四个郡，害了一千二百人，今天一下子除掉这个大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功劳了。”他想要按约行事，又嫌这几个人是夷人，就刻石订立盟约：夷人种田不满一顷的不用交租；妻小不足十人的不算做一井（纳租时）；伤了人的不处分；杀了人的不犯死罪；秦人冒犯了夷人，赔黄金一两；夷人冒犯秦人，赔清酒一壶。于是夷人就安定了。

汉景帝

汉景帝好游猎。见虎不能得之，乃为珍馐，祭所见之虎。帝乃梦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余肉复为虎。（出《独异志》）

汉景帝喜欢打猎。他发现一只虎却不能猎得，就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祭祀那只虎。汉景帝就做了一个梦，梦见那只虎对他说：“你祭我，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我的牙和皮。我自杀，从你所愿，你来取吧。”第二天，汉景帝进山，果然在祭虎那个地方有那只虎。于是他就让人剥了虎皮，拔了虎牙。剩下的虎肉又变成一只虎。

种 僮

种僮为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设槛，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兽皆出境，吏目之为神君。（出《独异志》）

种僮在京郊做县令。附近虎害人。种僮让人做了一个捉野兽的笼子，捉到了两只虎。种僮对两只虎说：“害人的把头低下！”其中一只虎低下头去。种僮就把另一只虎放了。从此，本地的猛兽都转移到外地去了。在吏属的心目中，种僮简直是神仙。

封 邵

汉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岁则牙蜕而角生。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生（“生”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不治民死食民。”（出《述异记》）

汉中有一只老虎长了角。道家说，老虎活到一千岁就掉牙而长角。汉宣城的郡守封邵，有一天忽然变化一只猛虎，吃郡里的百姓。百姓叫他“封使君”。于是他一去不再回来。所以当时的人说：“不要作封使君，活着的时候不治理百姓，死了的时候吃百姓。”

亭 长

长沙有民曾作槛捕虎。忽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因问其故，亭长怒曰：“昨被县召，误入此中耳。”于是出之。乃化为虎而去。（出《搜神记》）

长沙的一个百姓曾经做了一个捉野兽的笼子捉虎。有一天他去一看，笼子里有一位亭长，红头巾大高帽，很威武。于是他就问是怎么回事。亭长生气地说：“别提了，昨天县大老爷找我，我不知怎么走到这里来了！”于是就把亭长放出来了。亭长却变成一只老虎跑掉了。

严 猛

晋时，会稽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此后猛行至蒿中，忽见妇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妇举手指麾，状如遮护。须臾，有一胡人荷戟而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猛方（“方”原作“衣”。据明抄本改。）获免。（出《法苑珠林》）

晋朝时，会稽人严猛的妻子出去打柴，被老虎害死。此后某一天，严猛走到蒿草之中，忽然看到了他的妻子。妻子对他说：“你今天走路，一定能遇上不幸的事，我得给你免除。”然后他们就一块往前走。忽然碰上一只老虎，老虎跳跃着奔向严猛。妻子举起手来不停地挥动，样子象遮护。不多时，有一个胡人扛着戟打此走过，妻子就指向胡人，虎也就去袭击胡人，严猛这才获免。

袁 双

晋孝武太元五年，谯郡谯县袁双家贫客作。暮还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与双为妇。五六年后，家资甚丰。又生二男。至十岁，家乃巨富。后里有新死者，葬后，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脱钗挂树，便变形作虎。发冢，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饱后，还变作人。有见之者，窃语其婿：“卿妇非人，恐将相害。”双闻之不信。经时，复有死者，辄复如此。后将其婿共看之，述知其实。后乃越县趋墟，还食死人。（出《五行记》）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谯郡谯县的袁双，因家穷而雇给别

人家做事。有一天晚上往家走，在路上遇到一位女子。这女子十五六岁，姿容端正，就给袁双做了媳妇。五六年后，袁双家的资财就挺多了。又生了两个男孩。等到了十年，袁双家就是巨富了。后来，乡里有新近死的人，埋了以后，这女人就跑到墓地去，脱下衣服首饰挂到树上，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虎，扒开坟丘，拽出棺材，吃里边的死人。吃饱之后，仍然变成人。有人看到了，就偷偷地对袁双说：“你媳妇不是人，恐怕以后会害你！”袁双听了不信。又过了一些时候，又有人死，就又去吃。后来就有人把袁双弄去一块看。袁双才知所说的是事实，她就远离州县趋向废墟，仍然吃死人。

吴道宗

晋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吴道宗少失父，与母居，未娶妇。一日，道宗他适，邻人闻屋中窣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斑虎在屋中。邻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鸣鼓会里人共救之。围宅突进，不见有虎，但见其母。语如平常，不解其意。儿还，母语之曰：“宿罪见谴，当有变化事。”后一月，忽失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乌斑虎。百姓患之。众共格之。伤数人。后人射虎，箭带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经数日后，虎还其家，不能复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儿号泣，葬之如母。（出《齐谐记》）

晋朝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有一个叫吴道宗的人，他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住在一起，还没有娶上媳妇。有一天，吴道宗到别处去了，邻居有人听到他家有窸窸窣窣磕磕碰碰的声音，偷偷往里一看，没看到他的母亲，只看见一只乌斑虎在屋里。邻人怕虎吃了吴道宗的母亲，就敲鼓召集乡里人一块来救她。包围了住宅，突然进屋，都不见有虎，只见到他的母亲。他母亲说话的神态与平常一样，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进来。吴道宗回来之后，母亲对他说：“我素常的过错受到责备，当有变化的事情发生。”一个月以后，他的母亲忽然失踪了。全县界内屡屡发生虎害人的事，都说是一只乌斑虎干的，百姓都怕它。许多人一起去袭击它，反被它伤了好几个人。后来有人用箭射它，射中了它的胸，并且用戟刺中了它的肚子，但是不能立即就死。过了几天之后，这只虎回到吴道宗家，已经不能恢复人形，躺在床上死了。吴道宗号哭悲痛，象对待母亲一样埋葬了它。

牧牛儿

晋复阳县里民家儿常牧牛。牛忽舐此儿，舐处肉悉白。儿俄而死，其家葬此儿，杀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作虎。（出《广异记》）

晋朝复阳县一个乡间百姓家的男孩经常牧牛。有一天牛忽然舔这个孩子，舔的地方肉全变白。那孩子不久就死了。这家埋葬孩子的时候，把牛杀了给宾客们做菜吃。吃到牛肉的一共有男男女女二十多人，全都变成了老虎。

师道宣

晋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师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后忽发狂，变为虎，食人不可纪。后有一女子树上采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钗钏于山石间。后复人形，知而取之。经年还家，复为人。遂出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宣自云：“吾尝得病发狂，遂化作虎啖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是号哭，捉送赴官，遂饿死建康狱中。（出《齐谐记》）

晋朝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有一人叫师道宣，二十二岁，小时候并未怎么聪明。后来他突然发狂，变成一只猛虎，吃人无数。后来有一位女子在树上采桑，他把她吃了。然后，他把她的钗钏之类东西藏在山石间。后来他又恢复了人形，他还记得那女子的东西，就去取回。过了一年，他回到家里，又开始过人的生活。于是他当了官，官为殿中令史。一夜他和

别人一起说话，忽然说到天地变怪的事，他自己说，他曾经得病发狂，就变成了一只猛虎，吃了不少人。他说了他们的姓名。同座人中，有的人就是被他吃了父亲，或儿子，或哥哥，或弟弟，或姐妹等亲人的，于是就号泣，就把他捉起来送到官府。于是他就饿死在建康的狱中。

谢 允

历阳谢允字道通，少为贼所掠，为奴于蒋凤家。常于山中见阱中虎饥，因出之。后诣具自白，令长不为申理，考讯无不至。允夜梦人曰：“此中易入难出，汝自有慈惠，当相拯拔。”觉，见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栅外与允语。狱吏以告令长，令长由是不敢诬辱。即还。乃上武当山。时唐（《太平御览》四三引“唐”作“庚”。）公亮闻而（“而”原作“之”。据《太平御览》四三引改。）愍之，给以资履。遂于襄阳见道士曰：“吾师戴先生者，成人君子，尝言有志者与之俱来。得非尔耶？”随入山，斋三日，进见之，乃昔日所梦人也。问允欲见黄衣童否，赐以神药三丸，服之不饥渴。无所思欲。先生亦无常处。时有祥光紫气荫其上，芬馥之气遍于山谷。（出《甄异记》）

历阳人谢允，字道通，小时候被贼人掳去，在蒋凤家做

奴仆。他曾经在山中见到陷阱里的一只老虎饿得很厉害，就把虎弄出来放了。后来他到县里去自己说明情况，要求回家，县令不给他申理，还不择手段地拷问他。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他说：“这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你对我有恩，我得把你救出去。”梦醒，他看到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全身穿黄色衣服，远远地站在栅栏外边和他说话。狱吏把这事告诉了县令，县令从此不敢诬辱他了。回到家乡之后，他就上了武当山。当时唐亮听说了他的遭遇，很同情他，给他一些资助。于是他在襄阳见到了一位道士，道士说：“我师父戴先生，是个成全人的君子，曾经说有个有志气的人和他一块来，大概就是你吧？”他跟着道士进山，斋戒三天，进去见戴先生，原来就是以前梦里的那个人。戴先生问谢允想不想见见那位黄衣童子，把三丸神药赐给他，吃了之后不饥不渴，没有一点别的需求了。戴先生也没有在这里长期逗留。那时有祥光紫气照耀在那里，芬芳之气遍于山谷。

郑 袭

荥阳郑袭，晋太康中，为太守门下驹。忽如狂，奄失其所。经日寻得。裸身呼吟，肤血淋漓。问其故。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辞以执鞭之士，不堪号跃。神怒，还使剥皮。皮已着肉，疮毁惨痛。旬日乃差。（出《异苑》）

荥阳人郑袭，晋朝太康年中，是太守门下的喂马人，忽然就如痴如狂，不知哪儿去了。过了一天才找到。只见他裸着身大呼小叫，满身血肉模糊。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土地神让他做老虎，把有斑纹的皮穿到他身上。他经受不住虎的吼叫和跳跃，向一位拿鞭子的人士诉苦，神便大怒，让人剥了他的皮然后放还。那皮已经附着到肉上，这一剥，伤口惨痛。十天之后，伤才渐渐好起来。

刘广雅

彭城刘广雅，以太元元年，为京府佐。被使还，路经竹里亭。多虎。刘防卫甚至，牛马系于前，手戟布于地。中宵，与土庶同睡。虎乘间跳入，独取刘而去。（出《异苑》）

彭城人刘广雅，太元元年的时候，是京府佐。他被派出去办完事情回来，路经竹里亭。竹里亭老虎很多。刘广雅防卫得很严密，把牛马拴在前面，把戟密密摆在四周。夜半，他和手下人一起睡下。老虎趁此机会跳进来，唯独把刘广雅叼走了。

易拔

晋时，豫章郡吏易拔，义熙中，受番还家，违遁不返，郡遣追。见拔言语如常，亦为设食。使者催令束装，拔因语曰：“女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家先依山为居。至麓，即变成三足大虎。竖一足，即成其尾也。（出《异苑》）

晋朝的时候，豫章郡郡吏易拔，义熙年中，得到一次探家的机会，到期没有回来，郡守就派人去追他快回来。被派的人见到易拔，易拔说话很正常，也为他准备饭。被派的人催易拔穿衣束带准备上路的时候，易拔就说：“你看看我的脸。”被派的人这才看到，易拔的眼角张开了，身上有黄色斑纹。易拔便竖起一只脚，径直走出门去。他家原先就靠山而居。他跑到山根底下，就变成了一只三条腿的大老虎。那竖起的一只脚，变成了虎的尾巴。

萧 泰

梁衡山侯萧泰为雍州刺史，镇襄阳。时虎甚暴，村门设槛。机发，村人炬火烛之，见一老道士自陈云：“从村丐乞还，误落槛里。”共开之。出槛即成虎，奔驰而去。（出《五行记》）

南北朝梁衡山侯萧泰是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当时老虎特别凶暴，村门设有捕捉野兽的笼子。笼子的机关发动了，村民们举着灯笼火把跑来一看，见笼子里有一个老道士。老道士自己陈述说，是到一个村里乞讨回来，不小心误走进笼子里的。人们一起把笼子打开。那老道出来就变成一只虎，奔驰而去。

黄 乾

梁末，始兴人黄乾有妹小珠，聘同县人李肃。小妹共嫂入山采木实，过神庙，而小珠在庙恋慕不肯归。及将还，复独走上庙，见人即入草中。乾妻来告肃，肃以为更有他意。肃

被县召，将一伴夜还。值风雨。见庙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见神床上有衣。少间，闻外有行声，二人惶怖，入神床屏风后。须臾，见一虎振尾奋迅，直至火边，自脱牙爪，卷其皮，置床上，着衣向火坐。肃看乃小珠也，肃径出抱之。与语不应。明日将归，送向乾家。乃闭置一室，掷生肉则接食之。其恒看守，少日又成虎。郡县检验，村人乃将弓弩上舍，即发屋射杀之。明日有虎暴，百姓白日闭门。太守熊基表闻之。（出《五行记》）

南北朝梁末，始兴人黄乾有个妹妹叫小珠。小珠与同县的李肃订了婚。小珠和嫂子一块上山采野果，路过神庙，小珠就在庙前恋恋不舍。等到要回来的时候，她又独自跑到庙上，见到人就往草里钻。黄乾的妻子来告诉李肃。李肃以为小珠另有意于别人。李肃被县里召去，夜里和一位伙伴往回走，遇上风雨，见庙里有火，两个人就对着火烤衣服。二人发现神床上有衣服。不一会儿，听到外边有走路的声音。两个人害怕，躲到神床屏风后面。片刻，只见一只老虎振尾阔步走到火边，自己脱掉牙和爪，把皮卷起来放到床上，穿上衣服对着火坐下。李肃一看那竟是小珠，就跑过去把她抱住。跟她说话，她不答应。天亮以后，把她带回来，送到黄乾家。黄乾就把她关进一个屋里。扔生肉给她，她就接过去吃。她家长期看守着她。不几天，她又变成虎。郡县都来检验过。村里人就把弓弩拿到房子顶上，扒开房盖射死了她。第二天就有虎来侵犯，大白天百姓就得关门。这是太守熊基表奏的。

酋耳兽

唐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杀之，亦不食。由是县界不复有虎矣。录奏，检瑞图，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则杀之也。（出于《朝野佥载》）

唐朝武则天时，涪州武龙县界内虎暴为患。有一个野兽象虎但是特别大，一天正午追一只虎，直追到人家，把虎咬死，也不吃。从此以后，这县界内不再有虎了。从表奏中把这兽的样子抄录下来，到《瑞图》中一查，这兽原来是酋耳兽。它不吃生物，有虎行暴就把虎咬死。

虎塔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损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设千人供，勒碑，号为“虎塔”。至今犹在。（出《朝野佥载》）

唐朝武则天的时候，成王从千里之外把一只虎崽运到宫中来喂养。因为它伤了一个宫女，就下令先饿它几天结果它饿死了。武则天令人把它埋葬了，坟墓之上建了塔，设了千人供，刻了碑，名叫虎塔。这塔现在还有。

傅黄中

唐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出《朝野僉载》）

唐朝傅黄中是越州诸暨县县令，他有一个部下喝酒喝得大醉，夜里在山中行走，靠悬崖睡着了。忽然有一只老虎靠近他，从上边用鼻子嗅他的脸，虎须伸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打了一个喷嚏，一声大震，老虎吓了一跳，掉到了山崖下，摔坏了腰胯，被人捉住。

郴州佐史

唐长安年中，郴州佐史因病而为虎。将啖其嫂，村人擒获，乃佐史也。虽形未全改，而尾实虎矣。因系树数十日，还复为人。长史崔玄简亲问其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见一妇人，盛服。诸虎恒参集，各令取当日之食。时某新预虎列，质未全，不能别觅他人，将取嫂以供，遂为所擒。今虽作虎不得，尚能其声耳。”简令试之，史乃作虎声，震撼左右，檐瓦振落。（出《五行志》）

唐朝长安年中，郴州佐史因病变成了虎，要吃他的嫂子。村里人捉住一看，原来是他。虽然形状还没有完全改变，但是尾巴已经确实是虎尾巴了。于是人们把他绑到树上，一直绑了几十天，他才恢复人形。长史崔玄简亲自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最初我被一只虎引见给一位妇人。这位妇人穿戴整齐，服饰华丽。许多虎都参拜她，妇人令他们各自准备好当天的吃食，当时我新加入老虎的行列，虎性未全，不能觅获别人，就想把嫂子弄给老虎们吃。于是就被捉住了。现在我虽然不能做老虎，但是还能发出虎的声音。”崔玄简让他试一下，他发出一声虎啸，左右震惊，房上的瓦都被震落。

巴人

巴人好群伐树木作板。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至太白庙。庙前松树百余株，各大数十围。群巴喜曰：“天赞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余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谓巴曰：“此神树，何故伐之？”群巴初不辍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休乞君”三字原缺，据陈校本补。）未倒者，无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当俱死。无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尔有虎数头，相继而至，噬巴殆尽，唯五六人获免。神谓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杀，宜速去也。”其倒树至天宝末尚存。有诏修理内殿，杨国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树，作板以用焉。神竟与之。（出《广异记》）

巴人喜欢成群结伙地伐树加工木板。开元年初，一百多位巴人从褒中出发随着山势伐木，一直来到太白庙。庙前有松树一百多棵，每棵都有几十围粗。这群巴人高兴地说：“这真是天助啊！”他们便住下来开始伐木。已经伐倒了二十多棵，有一位戴着帽子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这里，对巴人说：“这是神树，为什么要伐呢？”巴人们并不停止。老人说：“我是太白神，已经伐倒的就算了，没伐倒的，希望你们不要伐了。”

巴人们仍不停止。老人说：“你们不停止，一定都死，没好处啊！”巴人们还是不止。老人便登上山坡喊：“斑子！”一时间有几只老虎相继而来，把这些巴人全都咬死，只有六七人得免。神对他们说：“因为你们心是好的，就不让虎杀你们了。你们应该马上离开这里！”那些倒树到天宝年末还有。皇上有诏修理内殿，杨国忠令人来到这里，宣读皇帝的诏书取树，做板子用，神竟给了他。

峡口道士

开元中，峡口多虎，往来舟船皆被伤害。自后但是有船将下峡之时，即预一人充饲虎，方举船无患。不然，则船中被害者众矣。自此成例。船留二人上岸饲虎。经数日，其后有一船，内皆豪强。数内有二人单穷，被众推出，令上岸饲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为出船，而谓诸人曰：“某贫穷，合为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为其所害，某别有恳诚，诸公能允许否？”众人闻其语言甚切，为之怆然。而问曰：“尔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寻其虎踪，当自别有计较。但恳为某留船滩下，至日午时，若不来，即任船去也。”众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滩下，不止住今日午时，兼为尔留宿。俟明日若不来，船即去也。”言讫，船乃下滩。其人乃执一长柯斧，便上岸，入山寻虎。并不见有人踪，但见虎迹亦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见一路，虎踪甚稠，乃更寻之。至一

山隘，泥极甚，虎踪转多。更行半里，即见一大石室，又有一石床，见一道士在石床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张虎皮。其人意是变虎之所，乃蹑足，于架上取皮，执斧衣皮而立。道士忽惊觉，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窃吾皮？”其人曰：“我合食尔，尔何反有是言？”二人争竞，移时不已。道士词屈，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谪在此为虎。合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数当足。吾今不幸，为汝窃皮。若不归，吾必须别更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计，吾与汝俱获两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执皮还船中，剪发及须鬣少许，剪指爪甲，兼头面脚手及身上，各沥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两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抛皮与吾，吾取披已，化为虎。即将此物抛与，吾取而食之，即与汝无异也。”其人遂披皮执斧而归。船中诸人惊讶，而备述其由。遂于船中，依虎所教待之。迟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抛皮与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变成虎，哮吼跳踯。又抛衣与虎，乃啣食而去。自后更不闻有虎伤人。众言食人数足，自当归天去矣。（出《解颐录》）

开元年间，峡口老虎很多，来往船只上的人总要受到虎的伤害。自此以后只要有船只要从峡口通过，就要预备一个人喂老虎。这样才能无患。不然，船上受害的人就更多了。从此形成惯例。每船留两个人上岸喂虎。过了几日，有一只船上坐的全是豪强之士，只有两人是穷汉，大家便把这二人推出来，让他们上岸喂虎。其中有一个人自己估计躲不过去，

就走出船来，对大家说：“我很穷，应当替大家去死。但是人各有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没有被虎吃掉，我就有另外的要求，不知大家能不能答应我？”大家听他说得很恳切，也都感到悲怆，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那人说：“我现在就上岸去，主动去找那老虎，找到以后自然要有些计较，我只求大家把船留在滩下等我一下，到了中午我还没回来大家再走。”大伙说：“我们现在就把船停到滩下去，不仅等你到晌午，还要再等一宿，到明天你还不回来，船才开。”说完，船就来到滩下。那人就带上一把长把斧上了岸，进山寻找老虎。山上并没有人的踪迹，只有老虎的脚印。林木森森，那人寻得一条小路，虎的脚印甚多，就向前寻去。来到一个山隘，污泥很深，虎踪更多。又走了半里，就看到一个石室，石室里有一张石床，石床上睡着位道士。架子上有一张虎皮。那人想这便是老虎变化的地方。于是他就蹑手蹑脚地把虎皮从架上取下来，穿上虎皮拿着斧子站在那里。道士忽然惊醒，见架上的虎皮已经丢失，就说：“我应当吃你，你怎么偷我的皮？”那人说：“我应当吃你，你怎么反而说这样的话？”二人争持不下。道士理亏，就说：“我有罪于上帝，被贬在这里当虎，应该吃一千人。我已经吃了九百九十九人，只差你一个了。我很不幸，被你偷了去。如果不还我虎皮，我还要另外做一次老虎，还要吃一千人。我有一计，我们两个可以两全其美，可以吗？”那人说：“可以。”道士说：“你现在只管拿着皮回船上去，剪掉一些头发、胡须、指甲什么的，还有头、脸、手、脚、以及全身，各都稍微滴一点血，用几件旧衣服包上。等我到了岸上，你可以把皮扔给我，我拿起皮披上，变成虎，你再把

那东西扔给我，我把它吃了，就等于吃了你。”那人便披着虎皮拿着斧子回到船上。船上的人都很惊讶，那人便详细述说前后过程。就在船上按道士说的准备了一切。将近天明，道士已经来到岸上。那人于是就把皮扔给他。他把皮往身上一穿，一振作，就变成一只虎，又是吼叫又是跳跃。那人又把旧衣服扔给老虎，老虎就把旧衣服吃了，掉头回山而去，从此后再没听说这里有老虎伤人。大伙说它吃人的数已经足了，自然应当回到天上去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费 忠 虎 妇 稽 胡 碧 石
鼯啮虎 李 徵 天宝选人

费 忠

费州蛮人，举族姓费氏。境多虎暴，俗皆楼居以避之。开元中，狄光嗣为刺史，其孙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媾费忠，劲勇能射，尝自州负米还家，山路见阻，不觉日暮。前程尚三十余里，忠惧不免，以所持刃，刈薪数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须臾，闻虎之声，震动林藪。忠以头巾冒（“冒”原作“胃”，据明抄本改。）米袋，腰带束之，立于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树。顷之，四虎同至，望见米袋。大虎前蹶，既知非人，相顾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独留火所。忽尔脱皮，是

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劲捷，心颇轻之，乃徐下树扼其喉，以刀拟头。老人乞命，忠缚其手而诘问之，云是北村费老，被罚为虎，天曹有日历令食人，今夜合食费忠，故候其人。适来正值米袋，意甚郁快，留此须其复来耳，不意为君所执。如不信，可于我腰边看日历，当知之。忠观历毕。问“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异时事觉，我当为受罚，不过十日饥饿耳。”忠云：“今有南村费忠，可代我否？”老人许之。忠先持其皮上树杪，然后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缚其身附树，我若入皮，则不相识，脱闻吼落地，必当被食。事理则然，非负约也。”忠与诀，上树，掷皮还之。老人得皮，从后脚入，复形之后，大吼数十声，乃去。忠得还家。数日，南村费忠锄地遇啖也。（出《广异记》）

费州的蛮人，整族都姓费。那地方被老虎害的人很多，一般人家都是盖楼而居，以避免虎害。开元年中，狄光嗣是刺史。他的孙子狄博望在官舍出生。狄博望乳母的丈夫费忠英勇善射，有一天他扛着米从州往家走，山路难走，不知不觉就黑了天。离家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费忠不免有些害怕。他用带在身边的刀，割了几捆柴，敲石头取火，点起火堆守在那里。不一会儿，他听到了虎的声音。虎声震得林木丛都在发抖。费忠把自己的头巾盖在米袋子上，又把自己的腰带系在米袋子上，让米袋子象个人似的站在火光之下。他自己挺身上了大树，顷刻之间，四只老虎一块来到。望见米袋之后，那一只最大的老虎一下子跳过去，一看不见人，便默默相视，

无可奈何。稍小一点的那只老虎领着两只虎崽离去，大虎独自留在火堆旁。大老虎突然把皮脱掉，变成一位老人，枕着手睡起觉来。费忠素来力大敏捷，心中对这位老头很没瞧起。他慢慢从树上下来，一下子掐住了老头的喉咙，用刀抵住老头的脖子。老人求他饶命。费忠把老头的双手绑起来，然后开始盘问他。他说他是北村的老费头，被罚当老虎，天上的官署有日历命令他吃人，今夜应该吃费忠，所以就等着费忠来。刚才来正遇上米袋，心中很是不快，留在这里等他再来，没想到让你捉住了。要是不信，你可以看看我腰边的日历，看看就知道了。费忠看完了日历，问道：“怎么做才能救我？”老头说：“如果有姓名相同的人，也可以顶替。以后事情暴露了，我得受罚，不过只罚挨饿十天罢了。”费忠说：“现在南村也有个费忠，他可以替我吗？”老人答应了。费忠先拿着他的皮爬到树上，把皮绑到树梢上，然后再下来解放老头。老头说：“你只管把自己牢牢地绑在树上。我要是进入虎皮，就不认识你了，如果你听到虎啸就掉下来，一定得让我吃掉，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是我不守约。”费忠和他告别，爬到树上去，把皮扔下来还给他。老头接过皮去，从后脚进入，恢复了虎的样子之后，大吼大叫了几十声，就离去了。费忠回到家中。几天后，南村的费忠锄地时遇上虎被吃了。

虎 妇

唐开元中，有虎取人家女为妻，于深山结室而居。经二载，其妇不之觉。后忽有二客携酒而至，便于室中群饮。戒其妇云：“此客稍异，慎无窥觑。”须臾皆醉眠，妇女往视，悉虎也。心大惊骇，而不敢言。久之，虎复为人形，还谓妇曰：“得无窥乎？”妇言初不敢离此。后忽云思家，愿一归觐。经十日，夫将酒肉与妇偕行，渐到妻家，遇深水，妇人先渡。虎方褰衣，妇戏云：“卿背后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惭，遂不渡水，因尔疾驰不返。（出《广异记》）

唐开元年间，有一只老虎娶了一个人家的女儿为妻，在深山里盖房子居住，过去两年，那女人也没发觉丈夫是只老虎。后来忽然有一天，来了两位客人。客人自己带着酒，就与丈夫聚饮起来。丈夫警告她说：“这两位朋友与别人不太一样，你可千万不要偷着看他们！”不多时他们全喝醉了睡在那里。她去一看，全是老虎，心中大吃一惊，却不敢说出来。过了一些时候，虎又恢复成人样，回来问她道：“你大概偷看了吧？”她说她根本就不敢离开半步。后来她忽然说想家，想回去看看。十天之后，丈夫带着酒肉和她一块回娘家。将要走到娘家的时候，遇到一道深水，妻子先过去了。丈夫脱衣服

的时候，妻子戏耍地说：“你身后怎么有一条虎尾巴伸出来呢？”虎很羞惭，于是就不渡水，回头奔入深山，再没有回来。

稽 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猎为业。唐开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见胡惊愕，问其来由。胡具言姓名，云：“适逐一鹿，不觉深入，辞谢冲突。”道士谓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诸虎之食，一切兽各有对，无枉也。适闻汝称姓名，合为吾食。案头有朱笔及杯兼簿籍，因开簿以示胡。胡战惧良久，固求释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为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绢一匹，持与俱来。”或当得免。胡迟回未去，见群虎来朝，道士处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寻再拜而还。翌日，乃持物以诣。道士笑曰：“尔能有信，故为佳士。”因令胡立（“立”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草人庭中，置猪血于其侧。然后令胡上树，以下望之高十余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绢缚身着树。不尔，恐有损落。”寻还房中，变作一虎。出庭仰视胡，大嗥吼数四，向树跳跃。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掷高数丈。往食猪血尽，入房复为道士。谓胡曰：“可速下来。”胡下再拜。便以朱笔勾胡名，于是免难。（出《广异记》）

慈州有个叫稽胡的人以打猎为生。唐开元年末，他在深山追赶一头鹿。鹿跑得很急投入一室。室中有一位道士。道士穿着红衣服靠桌案坐着。他见了稽胡感到惊愕，问稽胡是怎么来的。稽胡首先详细地通报了自己姓名住址，然后说：“刚才我追赶一头鹿，不知不觉就跑到你屋里来，请谅解我的冒失。”道士对稽胡说：“我是虎王，天帝命令我主管老虎们的吃饭问题。一切野兽都有各自的被吃对象，没有冤枉的。刚才听你说出你的姓名，你应该被我吃。”桌案上有笔、杯和簿籍。道士顺手就打开簿子给稽胡看。稽胡看了，吓得战栗了好长时间，苦苦地要求放了他。道士说：“不是我不放你，天命如此，又能怎样呢？如果放了你，我就失去一顿饭。不过你既然遇到我，我就一定要想法救你。”过了一会又说：“明天你可以做一个草人，把你自己的衣服给草人穿上。再准备三斗猪血，一匹绢。把这些东西一块拿来，也许能得救。”稽胡迟疑未决的时候，看到一群老虎前来朝拜道士。道士把吃的分给它们，它们便各自散去。稽胡不久也下拜告还。第二天，他就带着那些东西来到道士这里。道士笑着说：“你能守信用，所以是好样的。”于是就让稽胡把草人立在院子里，把猪血放在草人一侧。然后让稽胡上树。道士在下边望着他爬到十丈高的时候说：“停在那儿就行了。可以用绢把身子绑到树上，不然，恐怕掉下来。”随即他便回到房中，变成一只老虎，来到院子里仰视着稽胡，大声吼叫了几声，向着树上跳跃。知道吃不到稽胡，便抓过草人，抛起几丈高，然后去吃那猪血。吃光猪血，进屋又变成道士，出来对稽胡说：“可以

赶快下来了！”稽胡下来行再拜礼。老道使用朱笔勾掉稽胡的姓名。于是稽胡的一场大难免除了。

碧石

开元末，渝州多虎暴。设机阱，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树候望，见一侏鬼如七八岁小儿，无衣轻行，通身碧色，来发其机。及过，人又下树正（“正”原作“止”，据明抄本改。）之。须臾，一虎径来，为陷机所中而死。久之，小儿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开视，有碧石大如鸡子在虎喉焉。（出《广异记》）

开元年末，渝州多次发生老虎吃人的事，设了有机关的陷阱，总也没有捉到它。一个有月光的夜晚，有一个人爬到树上去望，见有一个侏鬼，就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光着身子轻手轻脚地行走。他全身是碧色的，来到陷阱便发现那里边的机关。等他走过，树上的这个人又下来重新装好机关。不一会儿，一只老虎径直走来，被陷入陷阱而死。不一会儿，小男孩哭着走回来，就进到老虎的口中。等到天明打开陷阱一看，有鸡蛋大的一块碧玉卡在老虎的喉咙里。

鼉啣虎

天宝七载，宣城郡江中鼉出，虎搏之，鼉啣虎二疮。虎怒，拔鼉之首。而虎疮甚，亦死。（出《广异记》）

天宝七年，宣城郡江里的一个鼉爬上岸来，老虎见了就扑过去咬它。它把虎咬伤了两处。老虎大怒，就拔下了鼉的脑袋。但是虎因为伤得太厉害，也死了。

李 徵

陇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虢略。徵少博学，善属文。弱冠从州府贡焉，时号名士。天宝十载春于尚书右丞杨没榜下登进士第。后数年，调补江南尉。徵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尝郁郁不乐。每同舍会，既酣，顾谓其群官曰：“生乃与君等为伍耶！”其僚佐咸嫉之。及谢秩，则退归闭门，不与人通者近岁余。后迫衣食，乃具妆东游吴楚之间，以干郡国长吏。吴楚人闻其声固久矣。及至，皆开馆以俟之。宴游极欢。将去，悉厚遗以实其囊橐。徵在吴楚且周岁，所获

馈遗甚多。西归虢略。未至，舍于汝坟逆旅中。忽被疾发狂，鞭捶仆者。仆者不胜其苦。如是旬余，疾益甚。无何，夜狂走，莫知其适。家僮迹其去而伺之，尽一月而徵竟不回。于是仆者驱其乘马，挈其囊橐而远遁去。至明年，陈郡袁^参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乘传至商于界。晨将发，其驿者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过于此者，非昼而莫敢进。今尚早，愿且驻车，决不可前。”^参怒曰：“我天子使，众骑极多，山泽之兽能为害耶？”遂命驾去。行未尽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参惊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声而言曰：“异乎哉，几伤我故人也！”^参聆其音似李徵。^参昔与徵同登进士第，分极深，别有年矣。忽闻其语，既惊且异，而莫测焉。遂问曰：“子为谁？得非故人陇西子乎？”虎呻吟数声，若嗟泣之状。已而谓^参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与我一语。”^参即降骑。因问曰：“李君，李君，何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与足下别，音问（“问”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旷阻且久矣。幸喜得无恙乎，今又去何适？向者见君，有二吏驱而前，驿隶挈印囊以导。庸非为御史而出使乎？”^参曰：“近者幸得备御史之列，今乃使岭南。”虎曰：“吾子以文学立身，位登朝序，可谓盛矣。况宪台清峻，分纆百揆，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贺。”^参曰：“往者吾与执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异于常友。自声容间阻，时去如流，想望风仪，心目俱断。不意今日，获君念旧之言。虽然，执事何为不我见，而自匿于草莽中？故人之分，岂当如是耶？”虎曰：“我今不为人矣，安得见君乎？”^参即诘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吴楚，去岁方还。道次汝坟，忽婴疾发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据地而步，自是

觉心愈狠，力愈倍。及视其肱髀，则有厘毛生焉。又见冕衣而行于道者、负而奔者、翼而翱者、毳而驰者，则欲得而啖之。既至汉阴南，以饥肠所迫，值一人腴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尽。由此率以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负神祇，一日化为异兽，有晒于人，故分不见矣。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执天宪，耀亲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谢人寰，跃而吁天，俯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胜，遂泣。^参且问曰：“君今既为异类，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变而心甚悟，故有挫突。以悚以恨，难尽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无状之咎，亦其愿也。然君自南方回车，我再值君，必当昧其平生耳。此时视君之躯，犹吾机上一物。君亦宜严其警从以备之，无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我与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将有所托，其可乎？”^参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愿尽教之。”虎曰：“君不许我，我何敢言？今既许我，岂有隐耶？初我于逆旅中，为疾发狂。既入荒山，而仆者驱我乘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岂念我化为异类乎？君若自南回，为赍书访妻子，但云我已死，无言今日事。幸记之！”又曰：“吾于人世且无资业，有子尚稚，固难自谋。君位列周行，素秉夙义，昔日之分，岂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时赈其乏，无使殍死于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参亦泣曰：“^参与足下休戚同焉，然则足下子亦^参子也。当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旧文数十篇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阃，然亦贵传于子孙也。”^参即呼仆命笔，随其口书，近二十章。文甚高，

理甚远。^参阅而叹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传乎？”又曰：“君衔命乘传，当甚奔迫。今久留驿隶，兢悚万端。与君永诀，异途之恨，何可言哉？”^参亦与之叙别，久而方去。^参自南回，遂专命持书及摐贖之礼，寄于徵子。月余，徵子自虢略来京诣^参门，求先人之柩。^参不得已，具疏其事。后^参以己俸均给徵妻子，免饥冻焉。^参后官至兵部侍郎。（出《宣室志》）

陇西的李徵，是皇族的后代，家住在虢略。李徵小时候学识渊博，善于写文章，二十岁就得到州府的推荐，当时被称为名士。天宝十年春，他在尚书右丞相杨国忠主考下考中进士。几年后，被调补任了江南尉。李徵性情疏远隐逸，恃才孤傲，不能屈从于卑劣的官吏，常常郁郁不乐，闷不作声。每次与同僚聚会，酒酣之后，他就看着这群官吏说：“我竟然与你们为伍了吗？”他的同僚都嫉恨他。等到卸了任，他就回到家里，闭门不与任何人来往。一年多以后，他家的衣食不保，他就准备了一些衣物东游吴楚之间，向郡国长吏求取资助。吴楚一带的人听到他的名声本来已经很久了，等到他到了，人家都大开着馆门等着他。对他招待得特别殷勤，他宴游极欢。临走的时候，给他优厚的馈赠都填满他的口袋。他在吴楚将近一年，得到的馈赠特别多。回虢略的路上，住在汝坟的旅店中，他忽然得病发狂，鞭打他的仆从，打得仆从无法忍受。这样过了十几天，病情更重。不久，他夜里狂跑，没有人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家僮循着他跑走的方向找他，等着他。一

个月过去了，他也没回来。于是，仆人骑上他的马，带着他的财物远远地逃走了。到了第二年，陈郡袁^孝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诏出使岭南，乘坐驿站的车马来到了商于地界。早晨要出发的时候，驿站的官吏解释说：“路上有虎，而且吃人，所以从这儿过的人，不是白天没有敢走的。现在还早，请在这儿多住一会儿，决不可现在就走。”袁^孝生气地说：“我是天子的使者，人马这么多，山泽里的野兽能怎样？”于是他命令立即出发。走了不到一里，果然有一只老虎从草丛中突然跳出。袁^孝非常吃惊。很快，虎又藏身回草丛里了。那虎用人的声音说道：“奇怪呀，差点伤了我的老朋友！”袁^孝听那声音象李徵。袁^孝和李徵同时登进士第，两个人的交情极深，离别有些年头了，忽然听到他的话，既惊讶又奇怪，而且没法推测。于是就问道：“你是谁？莫非是老友陇西子吗？”虎呻吟几声，象嗟叹哭泣的样子，然后对袁^孝说：“我是李徵，希望你少等一下，和我说几句话。”袁^孝从马上下来，问道：“李兄啊李兄，因为什么而至此呢？”虎说：“我自从和你分手，音信远隔很久了，你没有什么变化吧？现在这是要到哪儿去？刚才见到你，有两个官吏骑马在前，驿站的官吏拿着印口袋引导，难道是当了御史而出使外地吗？”袁^孝说：“最近有幸被列入御史之列，现在这是出使岭南。”虎说：“你是以文学立身的，位登朝廷的殿堂，可谓昌盛旺达了，况且你一向清廉高尚，尽职尽责英明谨慎，特别与众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老朋友居于这等地位，很值得庆贺。”袁^孝说：“以前我和你同时成名，交情甚厚，不同于一般的朋友。自从分离，时间象流水一样过去了，想企望你的风度和仪容，真是望眼欲穿。没想到今天

在这里听到你的念旧之言。既然这样，那么你为什么不见我呢？为什么要躲藏在草莽之中？咱们是老朋友的情分，难道应该这样吗？”虎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人了，怎么能见你呢？”袁^蓼便诘问是怎么回事。虎说：“我以前客居吴楚，去年才回来，途中住在汝坟，忽然有病发狂跑到山谷之中，不久就用左右手着地走路。从此我觉得心更狠了，力气更大了。看看胳膊和大腿，已经长出毛来了。看到穿着衣服戴着帽子在道上走的，看到背负东西奔走的，看到长着翅膀飞翔的，看到长有羽毛奔驰的，我就想吃下他，到了汉阴南，因为饥肠所迫，碰上一个人很肥，就把他捉住吃了。从此就习以为常。不是不想念妻子儿女，不是不思念朋友，只因为行为有负神祇，一旦变成野兽，有愧于人，所以就不见了。天哪！我和你同年登第，交情向来很厚，今天你执管王法，荣耀亲友，而我藏身草木之间，永不能见人，跳起来呼天，俯下去哭地，身毁无用，这果真是命吗？”于是他就呻吟感叹，几乎不能自胜，于是就哭泣。袁^蓼问道：“你现在既然是异类，为什么还能说人话呢？”虎说：“我现在样子变了，心里还特别明白。所以有些唐突，又怕又恨，很难全说出来。幸亏老朋友想着我，深深谅解我莫可名状的罪过，也是一种希望。但是你从南方回来的时候，我再遇上你，一定会不认识你了。那时候看你的躯体，就象我要猎获的一个东西，你也应该严加防备，不要促成我的犯罪，让世人取笑。”又说：“我和你是真正的忘形之交，我将求你办一件事，不知是不是可以？”袁^蓼说：“多年的老朋友，哪有不可的呢？是什么事，你尽管说！”虎说：“你还没答应，我怎么敢说。现在既然已经答应了，难道还能

隐瞒吗？当初我在客栈里，有病发狂，跑进荒山，两仆人骑着我的马带着我的财物逃去。我的妻子儿女还在虢略，哪能想到我变成异类了呢？你要是从南方回来，给我捎个信给我的妻子，只说我已经死了，不要说今天的事。希望你记住。”又说：“我在人世间没有资财，有个儿子还年幼，实在难以自谋生路。你位列仕宦的行列，一向主持正义，昔日的情分哪是他人能比的，一定希望你念他孤弱，时常资助他几个钱，以免让他饿死在路上，也就是对我大恩大德了。”说完，又是一阵悲泣。袁^修也哭泣着说：“我和你休戚与共，那么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应当尽全力，怎么还能担心我做不到呢？”虎说：“我有旧文章几十篇没有留行于世上，虽然有遗稿，但是都散失了。你给我转录一下，实在不敢列入名家的行列，但是希望能传给子孙。”袁^修就喊仆从拿来笔墨，随着虎的口述作记录。近二十章，文品很高，道理深远。袁^修读后赞叹再三。虎说：“这是我平生的真实情感，哪敢希望它传世呢？”又说：“你奉王命乘坐驿站车马，应该是特别奔忙的，现在耽搁了这么久，诚惶诚恐。和你永别，异途的遗憾，怎么说得完呢？”袁^修从南方回来，就专门派人把书信和办丧事的礼物送给李徵的儿子。一个多月以后，李徵的儿子从虢略来到京城拜访袁^修，要找他父亲的灵柩。袁^修没有办法，就详细地述说了这件事。以后袁^修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李徵的妻子儿女，以免他们的饥寒之苦。袁^修后来官做到兵部侍郎。

天宝选人

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时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马置于别室。迟明将发，偶巡行院内。至院后破屋中，忽见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丽。盖虎皮。熟寝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觉，甚惊惧，因而为妻。问其所以，乃言逃难，至此藏伏。去家已远，载之别乘，赴选。选既就，又与同之官。数年秩满，生子数人。一日俱行，复至前宿处。僧有在者，延纳而宿。明日，未发间，因笑语妻曰：“君岂不记余与君初相见处耶？”妻怒曰：“某本非人类，偶尔为君所收，有子数人。能不见嫌，敢且同处。今如见耻，岂徒为语耳？还我故衣，从我所适。”此人方谢以过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转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间，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电光，猖狂入北屋间寻觅虎皮，披之于体。跳跃数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顾，望林而往。此人惊惧，收子而行。（出《原化记》）

天宝年间，有一个候选的官员入京，这一天走到天色很晚，就到一个村子的僧房去求宿。和尚不在，当时天已经昏黑，不能另找别的地方了，于是就在和尚的床上睡下了。鞍

马放在另一间屋里。天要亮的时候，将要出发，偶然在院子里巡行，来到院后的破屋中，忽然看到一位女子。这女子十七八岁，容色非常美丽。她盖着虎皮，正在熟睡。此人就慢慢走过去，拽虎皮藏起来。女子醒了之后，非常惊惧，因而做了这人的妻子。这人问她为什么如此，她说是因为逃难来到这里，离家已经很远。这人就让她另骑一匹马，和他一起进京赴选。选就之后，又共同赴任为官。几年后任期已满，她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这一天他们一起走路，又来到以前借宿的地方。和尚把他们迎纳进去，住了一宿。第二天，出发之前，那人笑着对妻子说：“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和你初次相见的地方呢？”妻子生气地说：“我本来不是人类，偶尔被你收去，有了好几个儿子，能不嫌我，和我共同生活。现在你却耻笑我，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你还给我以前的衣服，让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此人这才道歉说自己说了过头话。然而妻子怒气不消，要原先的衣服要得更急。此人估计不可制止她，就说：“你的衣服在北屋里，自己去取吧！”女人大怒，双目射出电光，疯狂地跑到北屋，翻出虎皮披到自己身上，跳跃几步，变成一只大虎，咆哮几声，向山林奔去。此人非常害怕，领着孩子上路而去。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旻 斑子 刘荐 勤自励
宣州儿 笛师 张竭忠 裴越客
卢造

裴旻

裴旻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既而于山下四顾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一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惧，不复射虎。（出《国史补》）

裴旻是龙华军使，镇守北平。北平那地方老虎很多。裴旻善射，曾经在一天之内射死过三十一只老虎。然后他就山下四处张望，显出自得的样子。有一位老头走过来对他说：“你射死的这些，都是彪，象虎而不是虎。你要是遇上真虎，也就无能为力了。”裴旻说：“真虎在哪儿呢？”老头说：“从这往北三十里，常常有虎出没。”裴旻催马向北而往，来到一个草木丛生的地方，果然有一只老虎跳出来。这只老虎的个头较小，但是气势凶猛，站在那里一吼，山石震裂，裴旻的马吓得倒退，他的弓和箭都掉到地上，差一点儿被虎吞食。从此他又惭愧又害怕，不再射虎了。

斑 子

山魃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轻资，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问：“有何货物？”人以脂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其难

晓者，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余耕地种植，并是山魃，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出《广异记》）

山魃，是岭南那地方的一种动物，独脚，脚后跟在前，手和脚只有三个分歧。那些雌性的喜欢涂抹脂粉。它们在大树空里筑巢，有木制的屏风幔帐之类的东西。它们的食物很丰足。南方人在山里走路，大多都随身带些黄脂铅粉以及钱币什么的。雄性的被称作“山公”，遇上它，它一定向你要金钱。雌性的叫“山姑”，遇上它肯定要脂粉，给它脂粉的人可以得到它的庇护。唐天宝年间，有个在岭南山中行路的北方人，夜里怕虎，想要到树上睡，忽然遇上了雌性山魃。这个人平常总揣些可以送人的小东西，于是就下树跪拜，称它为山姑。山姑在树中远远地问：“你有什么货物？”这个人就把脂粉送给她。它特别高兴，对这个人说：“你就放心地睡吧，什么也用不着担心！”这个人睡在树下。半夜的时候，有两只老虎走过来。山魃下树，用手抚摸着虎头说：“斑子，我的客人在这里，你应该马上离开！”两只虎于是就走了。第二天辞别，它与客人道谢，很是客气。难弄明白的是，山魃每年都和人联合起来种田，人只出田和种子，剩下在耕地里种植的、忙碌的全都是山魃，谷物成熟的时候，它们来喊人平分。它们的性情耿直，和人分，不取多。人也不敢多取，取多了会遇上天灾的。

刘 荐

天宝末，刘荐者为岭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魃，呼为妖鬼。山魃怒曰：“刘判官，我自游戏，何累于君？（“君”原作“我”。据明抄本改。）乃尔骂我！”遂于下树枝上立，呼班子。有顷虎至，令取刘判官。荐大惧，策马而走，须臾为虎所攫。坐脚下。魃乃笑曰：“刘判官，荐大惧。（明抄本无“荐大惧”三字。）更骂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舍荐，荐怖惧几绝。扶归，病数日方愈。荐每向人说其事。（出《广异记》）

天宝年末，刘荐是岭南判官。有一次他走在山中，忽然遇上山魃，喊它是鬼。山魃生气地说：“我自己游戏，和你有什么关系，竟如此骂我？”于是它站到树下边的枝上，喊“斑子！”，过一会儿虎就来了。它让虎捉住刘判官。刘荐特别害怕，打马就跑。但是顷刻之间就被虎捉住了。虎把他按在脚下。山魃笑着说：“刘判官，还骂我不？”刘荐的左右急忙求它饶命。山魃慢慢地说：“可以走啦！”虎这才把刘荐放开。刘荐吓得差点死过去，人们扶着他走回来，病了好多日子才好。刘荐常常向人们说起此事。

勤自励

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嫁同县陈氏。其婚夕，而自励还。父母具言其妇重嫁始末，自励闻之，不胜忿怒。妇宅去家十余里。当破吐蕃，得利剑。是晚，因杖剑而行，以诣林氏。行八九里，属暴雨天晦，进退不可。忽遇电明，见道左大树，有旁孔，自励权避雨孔中。先有三虎子，自励并杀之。久之，大虎将一物纳孔中，（“先有三虎子”至“纳孔中”二十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须臾复去。自励闻有人呻吟，径前扪之，即妇人也。自励问其为谁，妇人云，己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励为妻。自励从军未还，父母无状，见逼改嫁，以今夕成亲。我心念旧，不能（“能”原作“肯”，据明抄本改。）再见，愤恨莫已。遂持巾于宅后桑林自缢，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犹未损。倘能相救，当有后报。自励谓曰：“我即自励（“励”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也。晓还至舍，父母言君适人，故拔剑而来相访。何期于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顷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后倒身入孔。自励以剑挥之，虎腰中断。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寻而月明后，果一虎至。见其偶毙，吼叫愈甚。自尔复倒入，又为自励所杀。乃负妻还家，今尚无恙。（出《广异记》）

漳浦人勤自励，在天宝年末从军，随军队到了安南，又去攻打吐蕃，十年没回家。勤自励的妻子林氏，被父母强迫，将要改嫁同县的陈氏。正好结婚的那天晚上，勤自励回来了。他的父母详细述说了他媳妇重新嫁人的前后过程。勤自励听了之后不胜愤怒。林氏的娘家离此十多里。当攻破吐蕃的时候，勤自励弄到一把利剑。这天晚上，他就拿着这把剑到林氏家去，找妻子算帐。走出八九里，遇上一阵暴雨，进退两难。忽然一个闪电，他看见道旁有棵大树，树旁有个孔洞，他就钻到树洞里避雨。树洞里有三只小虎崽，他把它们全杀了。过了一会，一只大老虎叼着一个东西放到洞中，不一会儿又走了。勤自励听到有人呻吟，上前一摸是个妇人，勤自励就问她是谁。妇人说她是林氏，先嫁给勤自励为妻，勤自励从军未还，父母不象话，硬逼她改嫁，就在今晚成亲，她心里想着勤自励，不能再见，愤恨难平，就拿着束巾到屋后桑树林上吊自杀，遇上老虎被劫来，现在还没有吃她，如果他能救她，当有后报。勤自励说：“我就是勤自励。我早晨回到家里来，听父母说你改嫁了，所以我就拔剑来找你算帐，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于是便抱在一起哭泣。不大一会儿，虎回来了，先大声吼叫几声，然后倒退进洞里来。勤自励把剑一挥，把虎腰斩断。怕还有虎来，所以没敢出来。不一会儿月色明亮了，果然又来一只老虎。老虎看到自己的配偶被杀死，吼叫得更厉害，也是倒退着进洞，又被勤自励杀死。于是他就领妻子回了家。两口子直到现在还挺好。

宣州儿

天宝末，宣州有小儿，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见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数度。小儿谓父母云：“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侏。’我死，为侏必矣。若虎使我，则引来村中。村中宜设阱于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后数日，果死于虎。久之，见梦于父云：“身已为侏，明日引虎来，宜于西偏速修一阱。”父乃与村人作阱。阱成之日，果得虎。（出《广异记》）

天宝末年，宣州有一个小男孩儿，他的家与山靠近。每天到了夜晚，他总能看见一个鬼领着一只老虎来追他。如此已经十多次了。小男孩对父母说：“鬼领着老虎来，我就一定得死。世人都说，人被虎吃了，他的鬼变成侏。我死了肯定得作侏。如果老虎让我给它领路，我就把它领到村里来。村里应该在主要道路上挖陷阱来等着，那就可以捉到虎了。”几天之后，这小男孩果然被虎吃了。过了几日，他的父亲梦见他。他对父亲说，他已经给老虎当侏了，他明天就领着老虎到村里来，应该在偏西的路上赶快修一个陷阱。他的父亲就和村里人开始挖陷阱。陷阱挖成之后，果然捉到了老虎。

笛 师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师之人于是鸟散。梨园弟子有笛师者，亦窜于终南山谷。中有兰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乱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声，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头人形，着白袷单衣，自外而入。笛师惊惧，下阶愕眙。虎头人曰：“美哉，笛乎！可复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终久之，忽寐，乃哈嘻大鼾。师惧觉，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树。枝叶阴密，能蔽人形。其物觉后，不见笛师，因大懊叹云：“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长啸。须臾，有虎十余头悉至，状如朝谒。虎头云：“适有吹笛小儿，乘我之寐，因而奔窜，可分路四远取之。”言讫，各散去。五更后复来，皆人语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获。”会月落斜照，忽见人影在高树上。虎顾视笑曰：“谓汝云行电灭。而乃在兹。”遂率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头复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间天曙，行人稍集。笛师乃得随还。（出《广异记》）

唐朝天宝末年，安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城里的人们于是就象鸟兽一般四散而去。梨园弟子中有一个吹笛子的乐师，也逃进终南山谷。这里有兰若，因此就在这寓居。一个

清静的夜晚，天上挂着一轮朗月，心中涌起诸多的哀怨和思念，他便拿起笛子来，用笛声来抚慰自己的情怀。嘹亮的笛声散漫山谷，不多时来了一个虎头人身的东西。这东西穿着白夹衣，大模大样地从外面走进来。笛师又惊又怕，走下台阶惊愕地瞪眼看着虎头人。虎头人说：“你的笛声真美啊！可以再吹一曲吗？”如此连连吹了五六支曲子。吹完一看，虎头人睡着了，竟然发出挺大的鼾声。笛师这才抽身逃了出来，上了一棵大树。树上的枝叶浓密，能遮蔽人的身形。虎头人醒来之后，不见了笛师，于是就很懊丧地叹息道：“不早吃他，让他跑了！”于是就站在那里大吼。片刻，来了十几只老虎，样子象是向虎头人拜谒。虎头人说：“刚才有一个吹笛子的小子，趁我睡着的当儿逃跑了。你们可以分别四处找，把他逮回来。”说完，十几只老虎各自散去。五更之后又都回来了，都象人那样说话。它们说，它们各走了四五里，没找到那小子。这时候月轮斜照，虎头人忽然看到高树上有个人影，就抬头看着说：“我还以为你象云那样走了，象电那样灭了呢，却没想到你藏在这儿！”于是虎头人率领老虎们一齐捕捉笛师，但是够不到。虎头人又亲自蹦高，也是不够高。于是各自散去。过了一会儿，天亮了，行人多起来，笛师才从树上下来和他们一齐走了。

张竭忠

天宝中，河南缙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常有道士七十余人皆精专，修习法篆。斋戒咸备。有不专者，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旧例。至旦，则具姓名申报，以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户。各自独寝，以求上升之应。后张竭忠摄缙氏令，不信。至时，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潜覘之。初无所睹，至三更后，见一黑虎入观来。须臾，衔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弃道士而去。至明，无人得仙者。具以此物白竭忠。申府请弓矢，大猎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有金筒玉篆泊冠帔及人之发骨甚多，斯皆谓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后仙鹤观中，即渐无道士。今并休废，为陵使所居。（出《博异记》）

天宝年间，河南缙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平常有七十多个道士在这里修习法篆。这些道士都是精深专一的道士，有不专的就不能在此住下去了。这里斋戒所需物品全都齐备。每年的九月三日夜晚，这里便有一位道士成仙，已成旧例。到了这天早晨，道士们就要报名申请，认为很正常。到了晚上，道士们谁也不关门，各自单独就寝，来等待升天的时刻。后来张竭忠任缙氏县令，他不信这事儿。到了九月三日，他就

派了两名勇士拿着兵刃潜伏在观外观察。一开始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了三更天以后，见一只黑色老虎走进观中。不一会儿，老虎从观中叼出一位道士。二勇士射虎，没射中。虎丢下道士跑了。到了天明，见观中没人成仙。二勇士就回去向张竭忠作了汇报，率领大批弓箭手，到太子陵东石洞中，射杀几只老虎，在洞中发现了金筒玉篆、鞋帽衣物，以及人的头发骨骼什么的，一堆一堆的，这就是那些所谓成了仙的道士们。从这以后，仙鹤观中就渐渐没有道士了。现在整个观都废了，成了守陵人的住所。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书张镐贬辰州司户。先是镐之在京，以次女德容，与仆射裴冕第三子，前蓝田尉越客结婚焉。已克迎日，而镐左迁。遂改期来岁之春季。其年，越客则速装南迈，以毕嘉礼。春仲，拒辰百里，镐知其将至矣。张斥在远，方抱忧惕，深喜越客履约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园，而德容亦随姑姨妹游焉。山郡萧条，竹树交密。日暮，众将归。或后或先。纷纭笑语。忽有猛虎出自竹间，遂擒德容，跳入翳荟。众皆惊骇，奔告张。夜色已昏，计力俱尽，举家号哭，莫知所为。及晓，则大发人徒，求骸骨于山野间。周回远近，曾无踪迹。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为虎暴。乃召仆夫十数辈登岸徐行，其船亦随焉。不

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内有榻，因扫拂，即之憩焉。仆从罗列于前后。俄闻有物来自林木之间，众乃静伺。微月之下，忽见猛虎负一物至。众皆惶挠，则共鬪喝之，仍大击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寻俯于板屋侧，留下所负物，遂入山间。共窥看，云是人，尚有余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缆。然后船中烈烛熟视，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间之所有。越客深异之，则遣群婢看眡之。虽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肤无少损。群婢渐以汤饮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气安集，俄复开目。与之言语，莫肯应。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张尚书次女昨夜游园，为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残骸未获。闻者遂以告之于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询德容，因号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于镐。镐凌晨跃马而至，既悲且喜，遂与同归。而婚媾果谐其期。自是黔峡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出《集异记》）

唐乾元年初，吏部尚书张镐被贬到辰州为司户。张镐以前在京都的时候，把二女儿张德容许配给仆射裴冕的三儿子——前蓝田尉裴越客，已经约好了迎娶的日期。但是赶上张镐被贬官迁移，就改期在明年春季。刚过完年，裴越客就急急忙忙打点行装南下，去岳父家举行婚礼。到了二月，裴越客走到离辰州一百里的地方，张镐就知道他要到了。张镐被排斥在远方，正怀着满腹忧愁，见女婿能如约按时到来自然感到特别高兴，于是就让全家在花园里欢宴一次。那么张德容也就跟着她的姑、姨、姊妹们在花园里游玩。山区的郡比

较萧条，竹树茂密。日暮时分，大家要回去了，有的在前有的在后，笑语纷纭。忽然有一只虎从竹林里蹿出来，把张德容叼走了。大伙都很害怕，急忙去告诉张镐。夜色已晚，计穷力乏，全家放声大哭，也没有什么办法。等到天明，就大量派人，到山野间去找张德容的骨骸。远近找了个遍，竟然没发现任何踪迹。这个晚上的前半夜，裴越客的船走到离郡三十里的地方，他当然并不知道未婚妻被叼走了，和十几个仆从上岸步行，让船在后边跟着。走了不到二三里，遇到一所河边的木屋。屋内有床，就打扫了一下，躺在上面休息。仆从们罗列在前后。不一会儿听到有东西从林子里走过来。众人就静静地等候。朦胧的月色之下，忽然看到一只猛虎驮着一个什么东西走过来。大伙都慌乱了，就一起喊喝它，还敲打木板什么的。那虎慢慢走近，到了木屋边上，留下背上的东西，自己返回山间。大家一块去看，见是个人，还有气儿。裴越客马上让大伙把那人抬到船上，解开缆绳，撑船离岸。然后才亮起灯烛细看。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美女。看她的容貌和衣服，绝对不是农家女所能有的。裴越客很奇怪，就打发一群婢女看护着她。她虽然头发散乱，衣服破裂，但是皮肉一点没有受伤。婢女们渐渐用汤饮灌她，她就能多少咽下一些。过了一会儿，她的气色转好，睁开了眼睛。跟她说话，她也不答应。天亮了，就有从郡里来的人，都说，张尚书的二女儿昨夜游园，被虎吃了，至今没有找到残骸。听到的人就又告诉了裴越客。裴越客立即让婢女们把这事告诉了她，问她是不是张德容。这才痛哭失声，果然是张德容。裴越客登岸以后，就把这事通知张镐。张镐凌晨就骑马赶来，悲喜交

加。于是大家一起回家。婚礼如期举行。从此以后黔峡一带往往建立虎媒祠，有的直留存到现在。

卢造

汝州叶县令卢造者有幼女，大历中，许嫁同邑郑楚之子元方。俄而楚录潭州军事，造亦辞而寓叶。后楚卒，元方护丧居江陵，数年间音问两绝。县令韦计为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适到，会武昌戍边兵亦止其县。县隘，天雨甚，元方（“适到会武昌”至“元方”十九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无所容，径往县东十余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兽号鸣者，出火视之，乃三虎雏。目尚未开。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杀。闭门坚拒而已。约三更初，虎来触其门，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坚。虎怒搏之，椽折，陷头于中，为左右所辖，进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砖击之，虎吼怒拿攫，终莫能去。连击之，俄顷而毙。既而门外若女人呻吟，气甚困劣。元方问曰：“门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卢令女也。今夕将适韦氏，亲迎方登车，为虎所执，负荷而来投此。今夕无损，而甚畏其复来。能救乎？”元方奇之，执炬出视，乃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礼服俨然。泥水皆澈，扶入，复固其门。（“门”原作“明”，据明抄本改。）遂拾佛塔毁像，以继其明。女曰：“此何处也？”曰：“县东佛舍尔。”元方言姓名，且话旧诺。女亦能记之。曰：“妾父曾

许妻君，一旦以君之绝耗也，将嫁韦氏，天命难改，虎送归君。庄去此甚近，君能送归，请绝韦氏而奉巾栉。”及明，送归其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将制服，忽见其来，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县，且具言其事。县宰异之，以卢氏归于郑焉。当时闻者莫不叹异之。（出《续玄怪录》）

汝州叶县县令卢造有个小女儿，大历年中，许配同邑郑楚的儿子元方。不久，郑楚被录为潭州军事，卢造也辞官寓居在叶县。后来郑楚下世。元方护丧居住江陵，几年里音信两绝。县令韦计为儿子娶卢造的小女儿。正要成亲的时候，郑元方恰巧也到了。赶上武昌戍边的兵卒也驻在此县，县里特别拥挤。郑元方无所容身，就到县东十多里的佛舍里来过夜。佛舍西北角有一种象小动物叫唤的声音，他举火一看，是三只小虎崽，还没有睁眼。因为它们小不能害人，不忍心杀它们，他就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凭坚拒守。大约三更天，一只老虎来触门。没进来，又去触西窗。西窗也很坚固。虎怒了，扑打窗子，窗棂断折。虎往里钻，被夹住了脖子，陷头于其中，进退不得。郑元方拿佛塔上的砖打它。它被打得乱吼乱挣，但是到底没有挣出去。连续猛击，不一会儿就把它打死了。然后他听到门外好象有女人在呻吟。那声音极其困苦微弱。郑元方问道：“在门外呻吟的，是人还是鬼？”回答说：“是人。”他又问：“你是怎么来的？”回答说：“我是前卢县令的女儿，今晚将嫁给姓韦的，迎亲的时候我刚上车，就被老虎捉住了，把我扛着扔到这儿来了。现在还没受伤，但是特

别怕它再来。你能救我吗？”郑元方觉得奇怪，拿着火炬出去一看，是真正的衣服，真正的束带。只见她年纪在十七八岁，礼服整齐。他什么都明白了，急急忙忙把她扶入门内，又把门关牢。于是就拾佛塔里已经毁坏的佛像燃起来照明。女子说：“这是什么地方？”郑元方说：“这是县东佛舍。”郑元方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并说到旧时的婚约。这女子也还记得，说：“我父亲曾经把我许配您，因为您走了后没有消息，就又把我和我嫁给韦氏。天命难改，虎把我送还给你。庄子离这很近，你能送我回去，我一定回绝韦家而服侍你。等到天明，郑元方把她送回家中。她家里因为她被虎叼走，正要做治丧服，忽然看到她回来，喜从天降，全家轰动。郑元方把死虎送到县里，并且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县令惊异，把卢氏女嫁与郑家。当时听到的人没有不惊讶不感叹的。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张鱼舟 申屠澄 丁 岩 王 用
张 逢

张鱼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县北有秦始皇望海台，台之侧有别泊，泊边有取鱼人张鱼舟结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鱼舟方睡，至欲晓，鱼舟乃觉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见之。鱼舟惊惧，伏不敢动。虎徐以足扞鱼舟，鱼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举前左足示鱼舟，鱼舟视之，见掌有刺可长五六寸，乃为除之。虎跃然出庵，若拜伏之状，因以身齧鱼舟。良久，回顾而去。至夜半，忽闻庵前坠一大物。鱼舟走出，见一野豕膾甚，几三百斤。在庵前，见鱼舟，复以

身翻之。良久而去。自后每夜送物来，或豕或鹿。村人以为妖，送县。鱼舟陈始末，县使吏随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来，县遂释其罪。鱼舟为虎设一百一斋功德。其夜，又衔绢一匹而来。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鱼舟居此。鱼舟知意，遂别卜居焉。自后虎亦不复来。（出《广异记》）

唐朝建中年初，青州北海县县北有秦始皇的望海台，台的一侧有一个别渚泊，泊边有一个叫张鱼舟的打鱼人盖了栋草房住在里边。有一回一只老虎突然走进草屋里，赶上张鱼舟正在睡觉，到了天要亮的时候，张鱼舟才觉得屋里有人。一开始不知道是虎，到天亮看见了，张鱼舟吓得趴在那里没敢动。那虎用脚慢慢地触摸张鱼舟。张鱼舟想到可能有什么事，就坐了起来。老虎把左前脚举起来让张鱼舟看，张鱼舟一看，见虎脚上扎了一根五六寸长的刺，就为它拔下来。老虎蹦蹦跳跳地出了草屋，作出好象下拜的样子。于是把身子挨近张鱼舟，好久虎回顾着离去了。到了半夜，忽然听到屋前有挺大一个东西摔到地上。张鱼舟出去一看，是一口挺肥的野猪，差不多有三百斤。虎也在那里见了张鱼舟又身子挨近他表示亲热，好久才去。从此以后，每天夜间老虎都送东西来，或者是猪，或者是鹿。村里人以为张鱼舟是妖怪，就把他送到县里。张鱼舟详细述说了始末。县令派人随张鱼舟偷看。到了二更，老虎又送来一头麋鹿。县令宣布他无罪。张鱼舟为老虎设了一百一斋功德。那夜，老虎又衔来一匹绢。一日，他的草房忽然被虎拆了，估摸着是不让张鱼舟在这住了。张鱼

舟知道这个意思，就搬到别处住了。此后虎也不再来了。

申屠澄

申屠澄者，贞元九年，自布衣调补濮（明抄本“濮”作“汉”。）州什邡（明抄本“邡”作“邠”。）尉。之官，至真符县东十里许遇风雪大寒，马不能进。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温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妪及处女环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虽蓬发垢衣，而雪肤花脸，举止妍媚。父妪见澄来，遽起曰：“客冲雪寒甚，请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风雪不止。澄曰：“西去县尚远，请宿于此。”父妪曰：“苟不以蓬室为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帟焉。其女见客，更修容靚饰，自帷箔间复出，而闲丽之态，尤倍昔时。有顷，妪自外挈酒壶至，于火前暖饮。谓澄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以御凝冽。”因揖让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当婪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妪皆笑曰：“田舍家所育，岂可备宾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岂足贵？谓人不宜预饮也。”母即牵裙，使坐于侧。澄始欲探其所能，乃举令以观其意。澄执盏曰：“请徵书语，意属目前事。”澄曰：“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归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复令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澄愕然叹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昏，敢请自媒如何？”翁曰：“某虽寒贱，亦尝娇保之。颇有过客，以金帛为问。某先不忍别，未许。不期

贵客又欲援拾，岂敢惜？”即以为托。澄遂修子婿之礼，祛囊以遗之。姬悉无所取。曰：“但不弃寒贱，焉事资货？”明日，又谓澄曰：“此孤远无邻，又复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别，澄乃以所乘马载之而行。既至官，俸禄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结宾客。旬日之内，大获名誉。而夫妻情义益浹。其于厚亲族，抚甥侄，洎僮仆厮养，无不欢心。后秩满将归，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赠内诗》一篇曰：“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其妻终日吟讽，似默有和者，然未尝出口。每谓澄曰：“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姬妾耳。澄罢官。”即罄室归秦。过利州，至嘉陵（“陵”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江畔，临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怅然谓澄曰：“前者见赠一篇，寻即有和，初不拟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终默之。乃吟曰：“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罢，潜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诗则丽矣，然山林非弱质所思，倘忆贤尊，今则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缘业相之事，皆由前定。后二十余日，复（“复”原作“后”，据明抄本改）至妻本（“本”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家。草舍依然，但不复有人矣。澄与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尽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见一虎皮，尘埃积满。妻见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拿攫，突门而去，澄惊走避之，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竟不知所之。（出《河东记》）

贞元九年，申屠澄由普通百姓调补濮州什邠尉。到什邠去上任，走到真符县东十里左右的地方遇上大风雪，马不能前进了。路旁的茅草屋里有烟火，很是温暖，申屠澄就走了进去。屋里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和他们的儿女围着火坐着。那女孩年纪在十四五岁，虽然头发蓬乱衣服不大干净，但是皮肤雪一样白皙，脸色花一样美艳，举止煞是妩媚。老头老太太见申屠澄走进来，忙站起来说：“客人冒风雪走路太冷了，快到前边烤烤火。”申屠澄坐了挺长时间，天色已晚，风雪又不止。申屠澄说：“往西到县还有挺远的路程，请让我在这住一宿吧？”老头老太太说：“如果你不嫌这草屋简陋，就请住下吧。”申屠澄于是就解下马鞍，开始铺被了。那女孩见来客人，又打扮了一下自己。她从帐幔中又走出来的时候，娴雅秀丽之态，比刚才更美了不知多少倍。过了一会儿，老太太从外边拿着酒壶进来，在火前暖酒。她对申屠澄说：“因为你冒了风寒，先喝一杯，暖暖身子。”申屠澄就揖让说：“从主人开始。老头就开始行头一巡酒，让申屠澄为末。申屠澄就说：“座上还缺小娘子呢？”老头老太太都笑了，说：“她是个田舍人家长大的孩子，你何必这么讲究宾主之礼！”女儿就回眸斜视着说：“酒有什么珍贵，人家是说不应该先喝！”老太太就拉一下女儿的裙子，让她坐在一旁。申屠澄开始想要试探她的本事。就拿行酒令来观察她。申屠澄举起酒杯说：“请引用书中的现成语句，来表达眼前的事物。”申屠澄接着就说：“安安静静地夜间喝酒，不喝醉了不回家。”女孩低头微笑着说：“这样的天气，就是想回家也没法走呀？”不一会儿轮到女孩行酒令了，女孩说：“风雨象黑夜一样昏暗，公鸡不停地

打鸣！”申屠澄惊愕地感叹道：“小娘子如此聪慧，幸亏我还没有定婚，我自己做媒求婚怎么样？”老头说：“我虽然贫寒微贱，但是对女儿还是疼爱娇惯的。有很多来往的客人拿着礼品来求婚，我以前不舍得她离开，全没答应。没想到你也有这个意思，哪敢再留她？”于是就真答应了。于是申屠澄就尽自己的所有，准备了女婿的礼品，赠给岳父岳母。老太太什么也没收，说：“只要你不嫌这个家贫寒微贱就行了，哪能要你的东西。”第二天，老太太又对申屠澄说：“这地方孤僻偏远，没亲没邻，又加上涨水，不可久留。女儿既然已经给了你，你就带着她走吧！”又过了一天，一家人叹息着告别。申屠澄让妻子骑上自己的马上路了。上任以后，俸禄很少，妻子极力维持这个家，广泛地结交宾客。十天之内，申屠澄便名声在外。夫妻的感情也就更深了。申屠澄曾经作了一道《赠内诗》，说：“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妻子一天到晚总是吟诵这首诗，好象默默地和了一首。但她不曾说出。她常常对申屠澄说：“做妻子的，不能不知书达理。如果还作什么诗，反倒象老太太小媳妇了。”申屠澄任满罢官，夫妻俩领着孩子带着全部家产回秦地。过了利州，来到了嘉陵江畔。在泉边草地上休息，妻子忽然怅惘地对申屠澄说：“以前你赠给我一首诗，我很快就和了一首，起先不打算给你看，现在遇上这样的景物，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她吟唱道：“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完，她久久地流泪，好象在想念谁。申屠澄说：“诗倒挺美的。不过你想的不是山林。如果想的是父母，马上就要到了，咋还哭起来了？”人生的姻缘、事业等等，都是前

生定下的。二十多天以后，又来到妻子的娘家。草房还是老样子，却不再有人住了。申屠澄和妻子就住在这屋里，妻子想念父母，整天哭泣。她在墙角下的一堆旧衣服里发现了一张虎皮，虽然虎皮上积满灰尘，她见了却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东西还在呢！”于是她把虎皮披到自己身上，立即变成一只老虎，咆哮扑跳了几下，冲出门便远去了。申屠澄早就吓得躲到一边去了。他领着两个孩子，寻着她远去的那条路，望着树林哭了多日，到底不知道她哪里去了。

丁 岩

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昼噬人。时淮上阻兵，因以武将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则大修擒虎具，兵仗坑阱，靡不备设。又重悬购，得一虎而酌十缗焉。有老卒丁岩者善为陷阱，遂列于太守，请山间至路隅，张设以图之。徵既许，不数日，而获一虎焉。虎在深坑，无施勇力。岩遂俯而下视，加以侮谑，虎则跳跃哮吼，怒声如雷。而聚观之徒，千百其众。岩炫其计得，夸喜异常。时方被酒，因为衣襟冒挂树根，而坠阱中。众共嗟骇，谓靡粉于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窥，岩乃端坐，而虎但瞪视耳。岩之亲爱忧岩，乃共设计，以轳下巨索。伺岩自缚，当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岩得索。则缠缚腰肢，挥手，外人则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则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态极仁。如此数四。岩因而谓之曰：“尔辈

纵暴，入郭犯人。事须剪除，理宜及此。顾尔之命，且在顷刻。吾因沉醉，误落此中。众所未便屠者，盖以我故也。尔若损我，固激怒众人。我气未绝，即当薪火乱投，尔为灰烬矣。尔不若（“不若”二字原倒置，据明抄本改。）从吾，当启白太守，舍尔之命。冀尔率领群辈，远离此土。斯亦渡河他适，尔所知者矣。我当质之天日，不渝此约。”其虎谛听，若有知解，岩则引绳，众共出之。虎乃弭耳瞩目，不复留。岩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邦伯。曰：“今杀一虎，不足禳群辈之暴，况与试约，乞舍之，冀其率侣四出，管界获宁耳。”徵许之。岩遂以太守之意，丁宁告谕。虎于陷中。踊跃盘旋，如荷恩施。岩即积土坑侧，稍益浅，犹深丈许。虎乃跃而出，奋迅踞腾，啸风而逝。自是旬朔之内，群虎屏迹，而山野晏然矣。吁！保全躯命之计，虽在异类，亦有可观者焉。若暴虎之强悍，况厄陷阱，得人固当恣其狂怒，决裂噬啮，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岩以图全，而果谐焉。何其智哉！而岩能以言词诱谕，通于强戾，果致族行出境之异。况免挂罟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诚交感之致耳。于戏，信诚之为物也，何其神欤！（出《集异记》）

贞元十四年中，多次发生老虎害人的事情，大白天虎就吃人。这时候就要依仗兵力维持淮上的安定。于是就让武将王徵做申州的太守。王徵到任，就大力修造捉老虎的器具，各种兵器，各种坑阱，没有不具备的。还重金悬赏，谁捉到一只虎就给他十缗钱的报酬。有一个叫丁岩的老兵，他善于挖

陷阱。于是他就向太守说明，要求在山间到路边挖个陷阱捉虎。王徵就答应了他。不几天，丁岩果然捉到一只老虎。老虎被困在一个深坑里，没法施展它的勇力了。丁岩就从坑顶上往下看，说一些讥诮侮辱老虎的话。虎就气得蹦跳，吼叫，怒声如雷。而围观的人成百上千，丁岩炫耀自己的功绩，欣喜异常，得意忘形，当时又是刚喝过酒，因为衣襟挂到树根上，就掉到陷阱里去了。众人一齐惊叫了一声，说他肯定要丧命于老虎的牙爪之下了。等到上前往下一看，丁岩竟然在里边端坐着，老虎也只瞪着眼睛瞅他。丁岩的亲近朋友担心他的性命，就共同想办法救他。大家用辘轳放下去一根大绳子，等待丁岩自己捆住身子，迅速把他拽上来，或许能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丁岩拿到绳子，就把腰肢缠住，向上挥手。阱外的人就一齐用力往上拽，离地二三尺的时候，那老虎就用前爪抓住绳子，不让他走。老虎的样子很仁慈。这样反复了几次，丁岩就对老虎说：“你们随便行凶，进到城邑中害人，必须剪除你们，事理本该如此。看来你的性命，就在顷刻之间。我因为喝醉了，误落到这里边。大伙没有马上就杀死你，是因为我的原因。你要是害我，必然会激怒众人，不等我死，他们就得把柴火乱投进来，那样你就变成灰烬了。你不如顺从我，我去向太守说明后，放你一条生路，希望你率领着你的同类们，远远地离开这城，也就是过河到其它地方去了。我向天发誓，我绝不违背约定。”那老虎认真地听，好象能听懂。丁岩就拉动一下绳子，让大家把他拽上去。老虎静静地看着，没有再留他。丁岩上来之后，就去向太守作了说明，说：“现在杀死一只老虎，并不能把所有的虎暴全都禁绝，况且我还

和老虎有约，请你把它放了，希望它率领它的伙伴到四处去，我们的管界就安宁了。”王徵同意了。丁岩于是就把太守的意思告诉了老虎。老虎在陷阱中又是蹦跳又是撒欢儿，就象感恩戴德似的。丁岩就在坑边上堆土，坑渐渐变浅。还有一丈来深的时候，虎就跳了出来，振奋地腾跃几下，吼叫着跑去。从此十到十五天左右，老虎们销声匿迹，山野平静了。唉！保全躯体和生命的办法，即使是在异类当中，也有如此可观的！那只老虎是那样强悍，又是困在陷阱中，得了人本应该放任它的狂怒，把他咬死吃光，来出一口气。但是这只虎却凭借着丁岩而想办法保全自己，而且果真办到了，多么机智啊！而丁岩能用言词开导老虎，与老虎沟通，果真让老虎全部出境到了别处，况且还免除了自己的灾难，又是多么机智啊！这真是信诚互相感化的极致啊！呜呼，信诚作为一种事物，它是多么神奇。

王 用

虢（“虢”原作“貌”。据许本改。）州王成县黑鱼谷，贞元中，百姓王用业炭于谷中。谷中有水方数步，常见二黑鱼长尺余游水上。用伐木饥困，遂食一鱼。其弟惊曰：“此鱼或是谷中灵物，兄奈何杀之？”有顷，其妻饷之。用运斤不已，久乃转面。妻觉状貌有异，呼其弟视之。忽脱衣嗥跃，变为虎焉，径入山。时时杀獐鹿类以食。如此三年。一日日昏，叩

门自名曰：“我用也。”弟应曰：“我兄变为虎三年矣，何鬼假其姓名？”又曰：“我往年杀黑鱼，冥谪为虎。又因杀人，冥官笞余一百。今放免，伤遍体，汝第视余，无疑也。”弟喜，遂开门。见一人，头犹是虎，因怖死。举家叫呼奔避。竟为村人格杀。验其身有黑，信王用也，但首未变。元和中，处士赵齐约尝至谷中，见村人说。（出《酉阳杂俎》）

贞元年中，虢州王成县百姓王用，在黑鱼谷里烧炭。谷中有一条小河才几米宽，常常看到有两条一尺多长的黑鱼游在水中。王用砍木头又累又饿，就捉了一条鱼吃。王用的弟弟吃惊地说：“这鱼也许是这谷里的灵物，你怎么杀了它？”过了一会儿，王用的妻子来送饭，王用抡着斧子不停地砍树，老半天才转过脸来。妻子觉得他的相貌有变化，就喊他弟弟来看。王用忽然脱掉衣服，吼叫跳跃，变成一只老虎，径直奔山里跑去。从此他常常捉些獐鹿之类的小动物为食。如此过了三年。一天傍晚，他到自家门前敲门，自报姓名说：“我是王用！”他弟弟在屋里说：“我哥哥变成老虎已经三年了，是什么鬼借用他的姓名？”王用又说：“我往年杀死黑鱼，阴间罚我做老虎。又因为我杀了人，阴间的官打了我一百棍子，现在把我放回来了。我现在全身是伤，你只管出来见我，不要怀疑我。”他弟弟很高兴，就开了门，看到的是一个虎头人身的怪物，当时就吓死了。他全家人都吓得大呼小叫四处奔逃。他到底被村人打死了。验他的身上，有黑痣，确实是王用，只是头没变回来。元和年中，处士赵齐约曾经到过黑鱼谷中，听

说了这个故事。

张 逢

南阳张逢，贞元末，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时初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霭然。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广百余步，碧藹可爱。其旁有一小树，遂脱衣挂树，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睡，若兽踞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电。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旁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郑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当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主人也。闻其饰装，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参绿者是。”其时逢方伺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髻身以俟之。（“伺之而彼详问”至“以俟之”二十三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俄而郑到，导从甚众，衣_参绿，甚肥，昂昂而来。适到，逢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曙，人虽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余肠发。既而行于山林，孑然无侣。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焉？”乃步步寻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挂，杖亦在，细草依然。翻复转身于

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归。昨往今来，一复时矣。初其仆夫惊失乎逢也，访之于邻，或云策杖登山。多岐寻之，杳无形迹。及其来，惊喜问其故。逢给之曰：“偶寻山泉，到一山院，共谈释教。不觉移时。”仆夫曰：“今旦侧近有虎，食福州郑录事，求余不得。”山林故多猛兽，不易独行，郎之未回，忧负实极。且喜平安无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未坐有进士郑遐者，乃郑虬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将。于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复渡。使逢西迈，且劝改名以避之。或曰：“闻父之仇，不可以不报。然此仇非故杀，若必死杀逢，遐亦当坐。”遂遁去而不复其仇焉。吁！亦可谓异矣。（出《续玄怪录》）

南阳人张逢，贞元末年，到岭南去游览，走到福唐县，住在横山店中。当时是雨后初晴，天色将晚，山水树木鲜艳明媚，烟岚霭霭，景致宜人。张逢拿着手杖寻找胜景，不知不觉走出很远。忽然有一片细密的草地，长宽各有一百多步，碧绿可爱。草地旁边有一棵小树。张逢就把衣服脱下来挂到树上，把手杖靠在树上，自己躺在草地上，左右打滚儿，然后就酣睡了，就象野兽翻转踩踏的样子，满意了才起来。起来一看，自己已经变成一只老虎，纹彩灿然。自己看看锋利的爪和牙齿，自己试试胸膊的力气，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于是

就腾跃起来，越岭翻山。速度象雷电一样迅疾。夜深了，他很饿，就在村边慢慢行走。狗、猪、马驹、牛犊，什么也没碰上。心里头恍恍惚惚。自己说应该把福州的郑录事吃了，于是他就潜伏在道旁。不长时间，有人从南走来，是迎接郑录事的候吏。候吏见到一个人就问道：“福州郑录事郑璠，按照他的行程估计，应该宿在前边这个店，听说他什么时候出发了吗？”来人说：“他是我的主人，他正在穿衣打扮，不久就能到。”候吏问：“只他一个人来，还是还有别人一块来？我迎拜的时候可别弄错了。”来人说：“三个人当中，绿色穿戴的就是他。”当时张逢正趴在那里等候，而那个问得那么详细，就好象替他问话似的。张逢既然知道了，缩着身子在那等着。不多一会儿郑璠到了，前导随从特别多。他穿绿色衣服，挺胖，昂首挺胸地走来。刚到，张逢就把他叼起来，跑到山上。那时候天还没亮，人虽然很多，却没有敢追的。这样张逢就把他吃了。只剩下头发和肠子。然后张逢就走在山林之中。他孑然一身，没有一个伙伴。于是他忽然想到：“我本来是个人，为什么愿意做个老虎，自己把自己囚禁在深山里呢？何不找到当初把我变成虎的那个地方，再变回去吧？”于是他就到处去找。天要黑的时候才找到个地方。衣服还在树上挂着，手杖也在，细草还是老样子。他躺到草地上翻来覆去，满意了才起来。果然又变成人的样子。于是他穿上衣服拿起手杖回来了。昨天这时候去的，今天这时候回来，正好一个对时。起初他的仆人发现他不见了，很是吃惊，到处打听。有的人说看到他拿着手杖登山去了。仆人们便分几路去找，杳无踪迹。等到他回来，仆人们又惊又喜，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撒谎说：

“我偶然去寻找山泉，走到一家寺院，就和老和尚谈论佛理，不知不觉过去这么长时间。”仆人说：“今早晨这附近有一只老虎，吃了福州的郑录事，找残骸都没有找到。山林里因为猛兽很多，很难单独行路，你没回来的时候，可让人担心死了！幸亏你没出什么事！”张逢于是就上路继续前行。元和六年，他们走到淮阳，住在公馆里，馆吏设宴招待客人，座间有行酒令的人说：“如果巡到谁那里，谁就应该讲自己的奇事，事不奇的要罚。”轮到张逢，他就讲了横山的事。末座有一个叫郑遐的进士，就是当年福州郑录事的儿子。他怒目而起，拿起刀就要杀张逢，说是报杀父之仇。众人一起把他们隔开。郑遐怒气不消。于是就进去禀明郡将，送郑遐往南去，嘱咐渡口的官吏不准把他再渡回来；让张逢往西去，而且劝他改名隐姓躲避才好。有人说，听到杀父之仇，不可以不报。但是这仇不是故意杀的，如果一定要杀死张逢，那么郑遐也应该连坐。于是张逢逃走之后郑遐没再去复仇。唉，也够奇的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李 奴 马 拯 张 升 杨 真
王居贞 归 生 郑思远 李 琢
谯 本

李 奴

词（陈校本“词”上空缺一字。）举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颇慵惰，李数鞭笞。多有忿恨。唐元和九年，李与二友人会于别墅，时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数十。奴怀恚恨，出谓同侪曰：“今是闰年，人传多虎，何不食我？”言讫，出门。忽闻叫声，奴辈寻逐，无所见。循虎迹，十余里溪边，奴已食讫一半。其衣服及巾鞋，皆叠摺置于草上。盖虎能役使所杀者魂神所为也。（出《原化记》）

有一个举人姓李，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寄居在宣州山中。他平常使用一位奴仆。这位奴仆很懒惰，李举人多次鞭打他。他心里十分愤恨。唐朝元和九年，李举人与两位友人在别墅会聚，当时呼唤奴仆。奴仆已经睡了。李举人很生气，打了奴仆几十鞭子。奴仆心怀愤怒，出来对同伴们讲：“今年是闰年，人家都传说今年多虎，为什么不让我遇上虎，把我吃了！”说完出门，忽然听到他大叫一声。奴仆们寻声跑出来，什么也没看见。循着虎的踪迹，找到十多里外的溪边，见那奴仆已被虎吃掉一半了。他的衣报和巾鞋，全都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草地上。大概是老虎役使被吃的人的魂干的。

马拯

唐长庆中，有处士马拯性冲淡，好寻山水，不择险峭，尽能跻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诣伏虎师。佛室内道场严洁，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见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来，使仆挈囊。僧曰：“假君仆使，近县市少盐酪。”拯许之。仆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马沼山人亦独登此来，见拯，甚相慰悦。乃告拯曰：“适来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谁氏之子。”说其服饰，乃拯仆夫也。拯大骇。沼又云：“遥见虎食人尽，乃脱皮，改服禅衣，为一老僧也。”拯甚怖惧，及沼见僧曰：“只此是也。”

拯白僧曰：“马山人来云，某仆使至半山路，已被虎伤，奈何？”僧怒曰：“贫道此境，山无虎狼，草无毒螫，路绝蛇虺，林绝鸱鸢。无信妄语耳。”拯细窥僧吻，犹带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烛伺之。夜已深，闻庭中有虎，怒首触其扉者三四，赖户壮而不隳。二子惧而焚香，虔诚叩首于堂内土偶宾头卢者。良久，闻土偶吟诗曰：“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栏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银皿耳。”其下两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门曰：“郎君起来食粥。二子方敢启关。食粥毕，二子计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诈僧云：“井中有异。”使窥之。细窥次，二子推僧堕井，其僧即时化为虎，二子以巨石镇之而毙矣。二子遂取银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弓，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犹远，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来？”二子悸怖，遂攀缘而上。将欲人定，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至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是伥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猎者之姓氏。曰：“名进，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诗下句有验矣，特进乃牛进也，将军即此虎也。”遂劝猎者重张其箭，猎者然之。张毕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触机，箭乃中其三班，贯心而踣，逡巡。诸伥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谁人又杀我将军？”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辈无知下鬼，遭虎齿死。吾今为汝报仇，不能报谢，

犹敢恸哭。岂有为鬼，不灵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将军乃虎也，聆郎君之说，方大醒悟。”就其虎而骂之，感谢而去。及明，二子分银与猎者而归耳。（出《传奇》）

唐朝长庆年间，有一位处士名叫马拯。他性情冲淡，喜欢游览山水，无论无何险峻，他都可以登攀。有一天他住在湘中，于是就到了衡山祝融峰，到一位伏虎师那里去拜访。佛室内道场庄严整洁，水果食品散发出馨香，又在佛床上陈列着一些白金器皿。他看见一位眉毛雪一样白的老和尚。”这老和尚身材魁梧，朴素粗放，很高兴他的到来。他让仆人拿着行囊。老和尚说：“求您的仆人到县买一点盐酪可以吗？”他答应了，仆人就拿着钱下山去了。老和尚也不知去向。不多时有一个名叫马沼的山人也独自走上山来。山人见了马拯非常高兴，就告诉马拯说：“刚才在来路上，遇上一只老虎吃一个人，也不知道吃的是谁家的孩子。”山人说了一下被害者的服饰，原来是马拯的仆人。马拯大吃一惊。山人又说：“我远远地望见，老虎吃完了人，就脱掉虎皮，改穿禅衣，变成一个老和尚。马拯非常恐惧。等到山人马沼看到老和尚，就告诉马拯说：“就是他！”马拯对老和尚说：“马山人上来说，我的仆人走到半路上，已被虎害了，怎么办？”老和尚生气地说：“贫僧这个地方，山上没有虎狼，草里没有毒虫，路旁没有蛇蝎，林中没有凶恶的鸟。你不要听信这类虚妄的话。”马拯细看老和尚的嘴唇，还带有殷红的血痕。将近黑夜马拯和马沼二人宿在老和尚的食堂里。他们牢牢地关闭了门窗，点亮了

蜡烛等待着。夜深时，他们听到院子里有虎。老虎愤怒地用头撞了三四次门窗，全靠门窗结实没被撞坏。两个人害怕，就烧香，在一个叫宾头卢的泥像前虔诚地叩头。好久，听到泥像吟诗，说：“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两个人听了理解了其中的意思，说：“‘寅人’就是虎；‘栏中水’就是井；‘午子’就是我；‘艮畔金’就是银制器皿。”那后两句没能理解。到了天亮老和尚敲门说：“二位先生，请起来吃早饭啦！”两个人这才敢打开门。吃完早饭，二人核计说：“这个老和尚还在这里，我们怎么下得了山？”于是二人欺骗和尚说井里有异常的声音，让老和尚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见老和尚来到井边，他们就把老和尚推下井去。老和尚立即就变成老虎。两个人用大石头把老虎打死了。于是他们俩就取了银制器皿下山。将近黄昏，他们遇上一个猎人。猎人在道旁张开弓弩，设下暗箭，在树上搭了一个棚子，住在上面。猎人对他们两个人说：“不要触动我埋伏的机关。”又对二人说：“离山下还有挺远，老虎们正凶残，何不暂时到棚子上来避一避？”两个人一听说老虎就害怕，于是就爬了上去。将要安定下来的时候，忽然有三五十人打此路过，有的是和尚，有的是道士，有的是男子，有的是妇女，唱歌吟诗的，玩笑起舞的，吵吵嚷嚷来到猎人张弓的地方。这些人一齐生气地说：“早晨被两个贼小子杀了我们的禅和，现在正追捕他们，还有人敢张弓杀我们的将军？”于是他们触发了机关，把箭发出去。继续往前走了。两个人都听到这些话，就问猎人是怎么回事。猎人说：“这些都是为虎作伥的鬼，是被老虎吃了的人。他们这是在前边为老虎开

道。”两个人于是就问猎人的姓名。猎人说他姓牛名进。两个人高兴地说：“泥像诗的下两句有应验了，‘特进’就是牛进，‘将军’就是这个老虎！”于是二人劝猎人重新张弓搭箭。猎人这样做了。做完又登上棚来。果然有一只老虎吼叫着来了，它前爪触到机关上，箭就正中它的心窝，它便倒下了。很快，那些侏鬼一齐跑回来，趴到虎身上，哭得很是伤心，说：“是谁又杀了我们的将军？”二人怒斥道：“你们这些无知的下贱鬼，让虎咬死了，我们为你们报了仇，你们不回报不感谢，还敢恸哭，哪有做鬼象你们这样不懂事理的！”于是一片悄悄然。忽然有一个鬼答应说：“我们全都不知道将军就是老虎，聆听了先生的话才恍然大悟。”于是他们又在死虎跟前把虎好一顿骂，向二人及猎人表示感谢之后才离去。等到天明，二人分一些银子给猎人，一块回去了。

张 升

唐故吏部员外张升随僖宗幸蜀，以年少未举，遂就摄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当直。他日，遂告辞。问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时为存问。”言讫而去。所居近邻，夜闻章家大哭。翌日，使问其由，言章夜辞其家，入山变为虎矣。二三日，又闻章家大惊叫。翼日，又问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归，自上半身已变，而尚能语。”（出《闻奇录》）

唐朝吏部员外张升还没有做吏部员外的时候，曾经跟随僖宗皇帝幸蜀。因为他年少没有举进士第，就让他代理涪州的衙推。州司派里正游章值班。另外一天，游章就说要走，问他要到哪儿去，他不说话，只是说他有老母亲和妻子儿子，要求时常地照顾他们。说完他就走了。他家的近邻，夜里听到他们家大哭。第二天让人一问，说游章夜里离开家了，进到山里变成了一只老虎。两三天之后，邻居又听到他们家大声地惊叫，第二天一问，说游章昨夜想家回来了，上半身已经变成虎，但是还能讲话。

杨 真

邺中居人杨真者家富。平生癖好画虎，家由甚多画（“画”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虎。每坐卧，必欲见之。后至老年，尽令家人毁去所画之虎。至年九十忽卧疾，召儿孙谓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画虎，我好之时，见画虎则喜，不见则不乐。我每梦中多与群虎游。我不欲言于儿孙辈。至晚年尤甚。至于纵步游赏之处，往往见虎。及问同游人。又不见，我方恐惧。寻乃尽毁去所画之虎。今卧疾后，又梦化身为虎儿。又梦觉既久，而方复人身。我死之后，恐必化为虎，儿孙辈遇虎，慎勿杀之。”其夕卒，家方谋葬，其尸忽化为虎，

跳跃而出。其一子逐出观之，其虎回赶其子，食之而去。数日，忽家人夜梦真归谓家人曰：“我已为虎，甚是安健。但离家时，便得一人食之，至今犹不饥。”至曙，家之人疑不识其子而食之，述于邻里。有识者曰：“今为人，即识人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记为人之父也。夫人与兽，岂不殊耶？若为虎尚记前生之事，人奚必记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记前生，足知兽不灵于人也。”（出《潇湘记》）

邕中有个叫杨真的居民，家里挺富。他平生酷爱画虎。因此他家里画的虎特别多，不管是躺着还是坐着，一定能看到。后来他到了老年，让家人把家里所画的虎全都毁掉。到他九十岁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了。他把儿孙们找到跟前说：“我平生不应该那么喜欢画虎。我那时候见了画虎就高兴，不见就不高兴。我常常在梦里和一群老虎游玩，我不想对儿孙们讲。到了晚年就更厉害，一到任意游赏的时候就能看见老虎。等到我问同游的人，人家还没看见。这才害怕。不久我就把画的虎都毁了。这回病倒以后，又梦见我自己变成一只虎，梦醒之后老半天，才恢复人的身形。我死之后，恐怕一定要变成老虎。儿孙们遇上老虎，可千万不要打死它。”那天晚上，老杨真就死了，家里正为他张罗葬礼，他的尸体忽然变成一只老虎，跳跃着跑出去。他的一个儿子窜出去看，他回来把儿子吃了才离去。几天之后，家人忽然梦见杨真回来对家人说：“我已经变成老虎，身体很安康，只是在离家的时候吃了一个人，便直到现在也没饿。”到天亮，家里人怀疑杨真是因

为变成老虎以后不认识儿子了才把儿子吃了，就向邻人说了这件事，一个有知识的人说：“现在的人，即使是认识自己的儿子，已经变成了老虎，又怎么能记得自己是谁的父亲呢？人和兽不是有不同么？如果做老虎还能记得前生的事，那么人也一定能记得前生的事。人尚且不能记得前生，可想而知，兽的灵性还不如人呢！”

王居贞

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颖阳。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灭”原作“灯”，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贞去家犹百余里，遂披之暂归。夜深，不可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出《传奇》）

王居贞考明经科未中，从京城回归洛州的颖阳。出京之

后，和一位道士同行。道士整天不吃饭，他说：“我这是咽气术。”每当王居贞睡了之后，熄了灯，道士就打开一个布口袋，从里边取出一张皮来披到身上，然后出去，五更天再回来。后来的一天晚上，王居贞假装睡着了，当道士取出布口袋的时候，王居贞一下子就夺了过来。道士又叩头又作揖地往回要。王居贞说：“你对我说实话我就还给你。”于是道士说道：“我不是人，每天夜里偷偷穿上的是虎皮，穿上它到村边上找东西吃。穿上这张虎皮，一夜可以跑五百里。”王居贞因为离开家很长时间了，特别想家，就问道：“我可以借披一下吗？”道士说可以。王居贞家离此还有一百多里，就披上这张虎皮暂时跑回去看看。夜里回到家里，不能进门，就把立在门外的一头猪逮住吃了。很快又返回来，把虎皮还给道士。等到回到家里，家人说，王居贞的二儿子夜间出门，被虎吃了。他问是哪一天，恰恰是他披着虎皮回家的那天。此后的一两天内他一直感到很饱，不吃任何东西。

归 生

弘文学士归生，乱后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于道。遂升木以避。数虎迭来攫跃，取之不及。虎相谓曰：“无过巴西县黄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视其人而哮吼攫跃，使人升木愈高。既皆不得，环而守之。移时，有群骡撼铃声，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黄二郎者乃巴西吏

人，为虎所食也。（出《闻奇录》）

弘文学士归生，战乱之后家住巴州。他被派到蜀地去，早晨上路，在道上遇到老虎，他就爬到树上去躲避。几只老虎反复在树上跳跃抓取，抓不到他。虎互相说：“可没谁比巴西县黄二郎跳得更高。”一只虎就离去了。不一会儿来了一只白色的野猫，望着树上的人又是吼叫又是蹦高抓拿。那人爬得更高，全都够不着他。它们就围在周围守着。过了一会儿，一群骡子路过，铃声很响，把老虎吓跑。这个人到了巴西县之后，果然听说有一个叫黄二郎的巴西县官吏被虎吃了。

郑思远

虎交而月晕。仙人郑思远尝骑虎，故人许隐齿痛求治。郑曰：“唯得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乃拔数茎与之。因知虎须治齿也。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一”字。长一寸，在胁两傍皮内，尾端无之，（“无之”二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佩之者临官佳（“佳”原作“使”，据明抄本改。）；无官，人所憎疾。虎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候而射之，光坠入地成白石。主小儿惊。（出《酉阳杂俎》）

月晕时是老虎交配的时候。仙人郑思远曾经骑着一只老虎。老朋友许隐牙疼求他医治，他说：“只能用虎须，趁热插到牙缝里就好了。”于是就拔了几根虎须给许隐。于是就知道虎须可以治牙疼。老虎咬死人，能让死尸起来自己脱衣服，脱了之后才吃。虎威象个“一”字，一寸来长，在胸部的两侧，尾巴尖儿上没有。佩戴虎威的人，做官的好，不做官的让人憎恶。老虎夜间看东西，一只眼放光，一只眼看东西。猎人守候在那里射死它，那掉到地上的发光的眼睛变成一种白石头，主治小儿惊吓。

李 琢

许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损人不一。统军李琢闻之惊怪，其视事日，厉声曰：“忠武军十万，岂无勇士？”有壮夫跳跃曰：“某能除。”琢壮其言，给利器。壮夫请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壮夫径诣榛坞寻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开。壮夫初不见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于琢，琢见空手来，讶之。曰：“已取得伊三儿。”琢闻惊异，果取到，大赏赉之，给廩帛，加军职。曰：“尝闻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壮夫竟除其巨者，不复更有虎暴。（出《芝田录》）”

许州西三四十里的地方有一只母老虎行凶，害人不少。统军李琢听说之后很惊异，他处理事务的那天，大声对兵士们讲：“我们有十万忠武大军，难道就没有一个勇士吗？”有一位壮汉跳出来说他能除掉老虎。李琢认为这人说得很豪迈，就发给他利器。壮汉说不用弓和刀之类的东西，只要一根白色的大棍子就行。壮汉径直到山窝榛莽中寻找，果然找到了虎穴。那老虎已经出去了，穴中只有三个小虎崽，小虎崽的眼快要睁开了。壮汉一开始因为不见大虎想要回来，考虑到李琢可能不信，就把三只虎崽儿抱回来藏到自己家里。他向李琢去禀报情况，李琢见他空着手回来，很惊讶。他说：“我已经抓到了三只小虎崽儿。”李琢听了更加惊异。让他回去取虎崽儿，果然取到。李琢重重赏赐他，给米给帛，还加了军职。李琢说：“曾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的就是这位壮汉啊！”那壮汉到底把大虎也除掉了，不再有虎暴发生。

譙 本

伪蜀建武四五年间，有百姓譙本者，兜率人也。不孝不义，邻里众皆恶之。少无父，常毁骂母，母每含忍。一旦，归自晚，其母倚门而迎。本遥见，便骂。母曰：“我只有汝一人，忧汝归夜，汝反骂我也。”遂抚膺大哭，且叹且怨。本在城巷住，此时便出门，近城沿路上坐。忽大叫一声，脱其衣，变

为一赤虎，直上城去。至来日，犹在城上。蜀主命赵庭隐射之，一发正中其口。众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变虎，地震者耳。（明抄本、陈校本“耳”作“再”，出《野人闲话》）

伪蜀建武四五年间，有一个叫谯本的百姓，是一个很凶暴的人。他不孝不义，邻居们都很讨厌他。他从小没父亲，经常谩骂他的母亲。母亲总是忍耐。有一天，他回来晚了，他母亲靠着门等着迎他，他远远地看到了，就又骂。他母亲说：“我只有你这么个儿子，担心你回来晚了，你反而骂我？”于是就摸着胸口大哭起来，又叹又怨。谯本住在城里的巷子里，这时候他便走出门去，在靠近城墙的路上坐下，忽然大叫一声，脱去衣服，变成一只红色大老虎，直跑到城墙上去。到了第二天，他还在城墙上。蜀主让赵庭隐用箭射他，正好射中他的口。大家把他分着吃了。蜀主初霸一方，天上往下下毛，人变成虎，地震等现象一再发生。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蔺庭雍 王太 荆州人
刘老虎 妇赵侗 周义
中朝子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尝至沧州。州之饶安县有人野行，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贯其臂。虎俯伏贴耳，若请去之者。其人为拔之，虎甚悦，宛转摇尾，随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岁余，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绝。或野外逢之，则随行。其人家渐丰，因洁其衣服，虎后见改服，不识，遂齿杀之。家人收葬讫，虎复来其家。母骂之曰：“吾子为汝去刺，不知报德，反见杀伤。今更来吾舍，

岂不愧乎？”虎羞惭而出。然数日常旁其家，既不见其人，知其误杀，乃号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奋跃拆脊而死。见者咸异之。

宗正卿李大可曾经到过沧州。沧州的饶安县有一个人在野外走路，被虎追赶。追上以后，老虎伸出它的左脚给这个人看。虎脚上有一根大竹刺，穿透了它的腿。老虎俯首贴耳，好像请求他给拔掉的样子。那人为它拔掉了。老虎很高兴，又是转圈又是摇尾，跟着那人赶到家才离去。这一夜，老虎往那人的院子里扔了一头死鹿。如此一年多，往院子里扔野猪、獐子、鹿，月月不断。有时那人在野外与老虎相遇，老虎就跟着他一块走。那人家里渐渐富了，于是就换穿一身干净的新衣服。老虎又见到他，因为他换了衣服不认识了，就把他咬死了。家里人把他收尸埋葬之后，虎又来到他家。他的母亲冲着老虎骂道：“我儿子为你拔刺，你不知道报恩，反而被你害死，现在你还来，难道不知道惭愧吗？”老虎羞愧地走出去，但它几天一直在屋前屋后守着，见那人始终不露面，知道是自己误杀了他，于是就非常悲惨地号叫，来到院子前面，奋力一跳，折断脊骨自杀了。见到的人全感到惊异。

蔺庭雍

吉阳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有寺，像设灵应，古碑犹在，物业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将蔺庭雍妹因过寺中，盗取常住物。遂即迷路。数日之内，身变为虎。其前足之上，银缠金钏，宛然犹存。每见乡人，隔树与语云：“我盗寺中之物，变身如此。”求见其母，托人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来郭外，经年而去。（出《录异记》）

吉阳的治所在涪州南。泝黔江往上走三十里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寺院。寺中所设的神像都很灵验，左碑至今还在。寺中的东西很多，谁也不敢随便动。涪州裨将蔺庭雍的妹妹，因为路过寺院的时候拿了寺里的东西，于是就迷了路，几天之内，变成一只老虎。它前脚上好象还保留着银饰物金镯子之类的东西。每次见到人，它都隔着树对人家说：“我偷了寺里的东西，身子变成这样了。”它要求见见母亲，托人家捎信。但是母亲害怕，不敢去。老虎来到城外，过了一年才离去。

王 太

海陵人王太者与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当路。其徒云：“十五六人决不尽死，当各出一衣以试之。”至太衣，吼而隄者数四。海陵（“陵”字原缺，明抄本补。）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选一棒，脱衣独立。谓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远，乃持棒直前，击虎中耳，故闷倒，寻复起来。太背走惶惧，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余里，有一神庙，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后闻草中虎行。寻而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堂中有人问云：“今夕何尔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劲勇，中其健棒，困极迨死。”言讫，入座上木形中。忽举头见太，问是何客，太惧堕地，具陈始末。神云：“汝业为我所食。然后十余日方可死。我取尔早，故中尔棒。今以相遇，理当佑之。后数日，宜持猪来。以己血涂之……”指庭中大树，“可系此下，速上树，当免。”太后如言。神从堂中而出为虎，劲跃，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毕，入堂为人形。太下树再拜乃还。尔后更无患。（出《广异记》）

海陵人王太。和他的十五六个同伴一起在野外走路，忽然遇上一只老虎拦在路上。他的同伴说：“十五六个人，绝不

能都死，应该各出一件衣服试一试。”轮到王太的衣服，那虎又吼又弯曲身形四次。海陵虎多。走路的人都拿着大棒子。王太选了一根结实的木棒，脱去衣服独自站在那里，对同伴们说：“你们应该马上离开。”估计伙伴们已经走远，他便拎着棒子上前，一棒子打在老虎的耳朵上，虎就倒下了，不一会儿又站起来走了。王太打完老虎之后转身就跑，由于害怕，慌不择路，就没走原先的老路，只在草地上奔跑。跑出十几里，有一座神庙，他就宿到神庙的梁上了。那天晚上月色明亮，入夜以后听到草地上有老虎走路的声音。不大一会儿老虎走进庙的院子中来，一蹦高儿变成一个男子，衣帽很象样。堂中有人问道：“你今晚为啥这么狼狈？”虎神说：“突然碰上一个人，没想到这人又勇又猛，被他打了一棒子，困倦得要死。”说完，他走进座上的木形中，一抬头看见了王太，忙问道：“客人是谁？”王太吓得掉下来，详细地陈述了始末。虎神说：“你已经是我的食物了，但是你得十几天以后才能死。我取你取早了，所以让你打了一棒子。今天已经相遇，理应保佑你。几天以后，你弄一头猪来，用你自己的血把猪涂一下……”他指了指院子里的一棵大树说：“可绑在那下边，你赶快上树，应该能免除。”王太后来照他的话做了，虎神从堂中出来变成虎，用力跳跃，王太在树上吃不到，就俯身把猪吃了。吃完之后，入堂内又变形人形。王太从树上下来，又行礼拜谢之后才回家。这以后就更不怕了。

荆州人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佹鬼，以虎皮冒己，因化为虎，受佹鬼指挥。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诸野兽，不可胜数。身虽虎而心不愿，无如之何。后佹引虎经一寺门过，因遽走入寺库，伏库僧床下。道人惊恐，以白有德者。时有禅师能伏诸横兽。因至虎所，顿锡问：“弟（明抄本、陈校本“弟”作“佛”。）子何所求耶？为欲食人？为厌兽身？”虎弭耳流涕，禅师手巾系颈，牵还本房。恒以众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变人形。具说始事，二年不敢离寺。后暂出门，忽复遇佹，以虎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复成虎。笃志诵经，岁余方变。自尔不敢出寺门，竟至死。（出《广异记》）

荆州有一个人在山中走路，忽然遇到佹鬼。佹鬼把虎皮盖到他身上，于是他就变成了老虎。老虎受佹鬼指挥，一共三四年，搏杀而吃下的人、畜及各种野兽不可胜数。尽管身是虎身，但是心里不愿意，又无可奈何。后来佹鬼领着虎经过一座寺院，虎就迅速地跑进寺库中，趴在库僧的床下。库僧十分惊恐。把这事告诉了品行好的人。当时有个禅师能降伏各种野兽，于是他来到寺库老虎跟前，敲弟锡杖问道：“弟子有什么要求吗？是因为想要吃人，还是因为讨厌兽身？”老

虎顺从地流泪。禅师用手巾系住虎脖子，把它牵回自己房中，经常用众生的食物及其它食品喂它。半年之后毛落了，变成人形。于是他详细地述说了当初的事。他二年没敢离开寺院。后来他暂时出门，忽然又遇上侂鬼，侂鬼又用虎皮盖他，他急忙跑回寺来，皮和腰以下就又变成虎。他笃志诵经，一年多以后才变回来。从此他再也没敢出寺门，一直到死。

刘老

信州刘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间。人有鹅二百余只诣刘放生，恒自看养。数月后，每日为虎所取，以耗三十余头。村人患之，罗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尔虎不复来。后数日，忽有老叟巨首长鬣来诣刘，问鹅何以少减。答曰：“为虎所取。”又问何不取虎？答云：“已设陷阱，此不复来。”叟曰：“此为侂鬼所教，若先制侂，即当得虎。”刘问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乌白等梅及杨梅布之要路，侂若食之，便不见物，虎乃可获。”言讫不见。是夕，如言布路之，四鼓后，闻虎落阱。自尔绝焉。（出《广异记》）

信州的刘老，以普通百姓的身份住持在山溪之间。有一个人将二百多只鹅到刘老这里来放生。刘老长期地看养着它们。几个月以后。每天都要被老虎叼走几只，已经损失三十

多只了。村里的人害怕了，在放生这个地方的前前后后布置了陷阱捕捉老虎。但是老虎从此以后不再来了。几天之后，忽然有一位大脑壳长胡须的老头到刘老这里来。老头问道：“鹅子为什么减少了？”刘老回答说：“被老虎叼走了。”老头又问：“为什么不想办法捉住老虎？”刘老说：“已经设了陷阱，可设了陷阱它就不再来。”老头说：“这是依鬼教的。如果能先把依鬼制住，就能捉到虎了。”刘老问怎么个制法。老头说：“这种鬼喜欢吃酸的，可以把乌白梅和杨梅布置在重要道路上，依鬼如果吃了，就看不见东西了，虎就可以捉到了。”老头说完就不见了。这天晚上，按老头说的把道路布置了一番，四更以后，就听到老虎落入陷阱的声音。从此以后老虎绝迹了。

虎 妇

利州卖饭人，其子之妇山园采菜，为虎所取。经十二载而后还。自说入深山石窟中，本谓遇食。久之相与寝处，窟中都自四虎，妻妇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妇人欲出，辄为所怒，驱以入窟，积六七年。后数岁，渐失余虎，老者独在。其虎自有妇人，未（“未”原作“来”，据明抄本改。）常外宿。后一日，忽夜不还。妇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数十步，不复见虎，乃极力行五六里。闻山中伐木声，径往就

之。伐木人谓是鬼魅，以砾石投掷。妇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诘问。妇人云：“己是某家新妇。”诸人亦有是邻里者，先知妇人为虎所取，众人方信之。邻人因脱衫衣之，将还。会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养之。妇人亦憨憨。乏精神，恒为往来之所狎。刘全白亲见妇人，说其事云。（出《广异记》）

利州有一个卖饭的人，他的儿媳妇到山园中采菜，被老虎叼走。过去十二年之后，她又回来了。她自己说，她被老虎叼到一个深山里的石窟中，本来以为要被吃掉，时间长了就和老虎一起睡觉了。石窟里一共有四只老虎，以这位妇人为妻的老虎最老。老虎经常把麋鹿等动物的肉叼回来给妇人吃，有时候用口含水回来吐到妇人口中。妇人想要出去。老虎就发怒，把她赶回石窟里去。一直这样过了六七年。后来的几年，其它老虎渐渐不见了，只剩下这只老虎。这只虎自从有了这位妇人，不曾在别处过夜。后来有一天，老虎忽然一夜未归。妇人心里好奇怪。她想要出来却没敢。如此又是一天，她才慢慢走出来。走了几十步，不见虎来赶她，她这才极力走了五六里，听到山中伐木的声音，便走过去。伐木的人们以为她是鬼怪，扔石头打她。她大声述说事情的前因后果。伐木的人们这才一块上前盘问她。她说她是某家某人的新媳妇。这些人当中也有是这一家的邻居的，以前知道妇人被虎叼走的事。大伙这才相信她。邻居就把自己的衣衫脱下来给她穿上。又回到家里以后，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她的公公婆婆可怜她，仍然收留了她。她很愚很憨，缺少精神，经

常被来往的人取笑侮辱。刘全白说他亲眼见过这妇人，是他讲的这个故事。

赵 侗

荆州有一商贾，姓（“姓”原作“说”，据明抄本改。）赵名侗。多南泛江湖。忽经岁余未归。有一人先至其家，报赵侗妻云：“赵侗物货俱没于湖中，侗仅免一死。甚贫乏，在路即当至矣。”其妻惊哭不已。后三日，有一人，一如赵侗仪貌，来及门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内，询问其故。安存经百余日。欲再商贩，谓赵侗妻曰：“我惯为商在外，在家不乐，我心无聊。勿以我不顾恋尔，当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侗辇物货自远而至，及入门，其妻反乃惊疑走出，以投邻家。其赵侗良久问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唤其人。其人至，既见赵侗，奔突南走。赵侗与同伴十余人共趁之，直入南门。其人回（“回”原作“面”，据明抄本改。）顾，谓侗曰：“我通灵虎也，勿逐我，我必伤尔辈。”遂跃身化为一赤色虎，叫吼而去。（出《潇湘录》）

荆州有一个买卖人，姓赵名侗。赵侗经常向南泛游于江湖。忽然有一年多没有回来。有一个人先到赵侗家，对赵侗的妻子说，赵侗的货物全沉入湖中。周侗仅免一死，现在很

穷困，正走在路上，快到家了。赵侗的妻子大吃一惊，哭泣不已。三天后，有一个和赵侗一模一样的人，来到门外就大哭。赵侗的妻子忙把他拉回家去。询问是怎么回事。两口子恩恩爱爱地过了一百多天，丈夫还要出去做买卖，就对妻子说：“我习惯在外面做买卖，在家里觉得没什么乐趣，心里无聊，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不顾恋你，你应该容许我出去结交朋友。”忽然间赵侗用车拉着货物回来了。等到赵侗进了门，他的妻子反倒惊疑地跑到邻居家去了。那赵侗老半天才开始打听怎么回事。知情之后，他让人把那个人找来。那个人一见到赵侗。回头就向南逃跑。赵侗和十几个同伴一起追赶，一直追到南山。那人回头看看赵侗说：“我是一只通灵虎。不要追我，追我，我肯定会伤害你们。”于是他一跳变成一只红色老虎，吼叫着奔去。

周 义

周义者，郑人也。性倜傥。好急人之患难。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来，衣故锦衣，策杖而诣周义。谓义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猎于郊坳。既获兔后，其鹰犬与所从我十余少年，与所乘马，皆无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伤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归，恐少年家父母不舍我。今闻君急人之患难，故特来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报君之惠也。”义遂藏之于家。经百余日，义既不闻孟州有此事，

乃夜与少年对酌。问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猎有死伤，不敢返归。今何不传闻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实告我，我必无贰。”少年沉吟移时，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设此异词者，盖欲悯念纳我。今若必问我，我实不敢更设诈也。君当不移急人之心，我即以实告君。”义曰：“我终无贰，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内虎也，伤人多矣。刺史发州兵搜求我，欲杀我。闻君广义，因变形质以投君。君怜恤我，待之如宾。但我已誓报君之惠不忘。今夜既言，诚实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数声，化为一虎走去。后月余，夜有一少年逾垣入义家，抛下一金枕，高声告周义：“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将此枕，答君之惠。”言讫，复化为一虎去。（出《潇湘录》）

周义是郑人。他性情倜傥风流。好为别人排忧解难。忽然有一天，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身穿旧锦衣，拄着拐杖来见周义。他对周义说：“我是孟州使君的儿子，偶然出来打猎，等到猎获了一些野兔之后，那些鹰、猎狗和跟我一起来的年轻人，还有我骑的马，全都无缘无故地死了。我也被一支不知从什么地方射来的流箭射伤了右脚。所以我不敢回去了。怕那些年轻人的父母不饶过我。现在听说你愿意为别人排忧解难，所以特意来投奔你，希望能收留我。我改日一定好好报答你的恩情。”周义于是就把他藏在家里。过去一百多天了，周义也没听说孟州有这件事，这天夜里他就和那年轻人一起喝酒问道：“你当初投奔我的时候，说你是使君的儿子，因为

出来打猎有了死伤不敢回去，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事的传闻呢？我怀疑你，你必须对我讲实话，只要讲实话，我对你一定不会两样。”年轻人沉吟了一会儿，才站起来行礼说道：“我当初编造这样的假话，是想让你可怜我，接纳我。现在要是一定要问我，我实在是不敢再说。你得不该变帮人排忧解难的想法，我才能对你说实话。”周义说：“我保证到底不会两样，你只管讲！”年轻人说：“我是孟州境内的一只老虎，伤害过许多人，刺史派州兵搜寻我，想要杀我。我听说你行大义，于是就变换形质来投你。你可怜我，待我如同宾客。我已经发誓不忘报你的大恩。今夜已经说了，实在是真事。我不能再住下去了。”于是他吼叫了几声，变成一只老虎跑去。一个多月以后，一天夜里，有一个年轻人跳墙来到周义家，扔下一个金枕头，高声告诉周义：“我是以前受恩的人！现在把这个枕头送来，报答你的恩事。”说完，就又变成一只老虎跑去。

中朝子

有一中朝子弟性颇落拓，少孤，依于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城界，有庄。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

曰：“汝且厉志求名名城，吾不违汝。”此子遂发愤笃学，荣名京邑。白于舅曰：“请三年，以女见待。如违此期，任别适人。”舅许之。此子入京，四年未归。乃别求女婿。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归，去舅庄六七十里，夜宿。时暑热，此子从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余有一空屋。遂领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废佛屋，土塌尚存，此子遂寝焉。奴人于地持刀棒姨之。忽觉塌下有物动声，谓是虫鼠，亦无所疑。夜至三更，月渐明，忽一虎背负一物掷于门外草内，将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惊走。呼舟人持火来照，草间所堕乃一女，妆梳至美。但所着特故衣耳，亦无所损伤。熟视之，乃舅妹也，许嫁之者，为虎惊。语犹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塌后，有虎子数头，皆杀之。扶女却归舟中。明日至舅庄，遥闻哭声。此子遂维舟庄外百余步，入庄，先慰，徐（“徐”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问凶故。舅曰：“吾以汝来过期，许嫁此女于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后，因如厕，为虎所搏。求尸不提。”生乃白其事。舅闻，悲喜惊叹，遂以女嫁此生也。（出《原化记》）

有一个中朝官的子弟，性情放荡不羁。他从小丧父，依靠外祖父母生活。外祖父母家住在亳州永城地界，有自己的庄园。他舅舅的一个女儿非常有才气有姿色，他就向舅舅求婚。舅舅说：“你先下决心好好读书求取功名，有了功名，我不会不答应的。于是他就发愤学习，远近闻名。他对舅舅说：“请你让她等我三年，我要是过期不回来，任她另嫁别人。”舅舅答应了他。但是他一进京就是四年没回

来。他舅舅就只好另找女婿。行将成亲的日子，他也成名回来了。离舅舅的庄园六七十里的时候，夜里睡在船上。当时天气特别热，他就从船上走出来，向四处了望，见离船半里多的地方有一所空房，就领着一名奴仆拿着刀棒到空房子里去住。这是一处废佛庵，倒塌的泥土还堆在里边。他就睡在那里，奴仆拿着刀棒守卫着。忽然觉得倒塌的东西下面有什么东西的动静，以为是虫子老鼠什么的，也没有怀疑什么。夜到三更，月色渐渐照亮了，忽然发现有一只老虎背负着一个东西扔到门外的草堆上。老虎想要进屋，奴仆拿着刀棒大喊大叫把它惊跑。喊船上的人拿来灯一照，草堆里老虎扔下的原来是一位女子。这位女子的梳妆打扮极好看，只是穿的是旧衣裳。她也没有受到伤害。仔细一看，原来是舅家的那个妹妹，答应嫁他的那个。她被虎吓得还不能说话。于是他就把她扶到屋里，又用灯火照了一下倒塌物的后边，有几只小虎崽儿。他把虎崽全杀死，搀着表妹来到船上。第二天到了舅舅庄上。远远就能听到哭声。他把船放到庄外一百多步的地方，然后进了庄，先向舅舅、舅母表示慰问，然后打听出此凶事的原因。舅舅说：‘我以为你过期不回来了，就把她嫁给别人，吉期就定在昨夜。一更天之后，她上厕所，被老虎叼跑了，找尸首都没有找到。’他便把事情告诉了舅舅。舅舅听了悲喜交加，又惊又叹，于是就又把女儿嫁给他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松阳人	南阳士人	虎恤人	范端
石井崖	械虎	商山路	陈褒
食虎	周雄		

松阳人

松阳人入山采薪，会暮，为二虎所逐，遽得上树。树不甚高，二虎迭跃之，终不能及。忽相语云：“若得朱都事应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细长善攫。时夜月正明，备见所以。小虎频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犹在腰下，伺其复攫，因以刀砍之，断其前爪，大吼，相随皆去。至明，人始得还。会村人相问，因说其事。村人云：“今县东有朱都事，往候之，得无是乎？”数人同往问讯。答曰：“昨夜暂出伤手，今见顿卧。”乃验其真虎矣，遂以白县令，命群吏持刀，围其所而烧之。朱都事忽起，奋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出《广异记》）

松阳有一个人进山砍柴，赶上天黑，被两只老虎追赶。他急急忙忙爬到一棵树上去。这棵树不很高，两只虎交替地跳跃，始终没够着他。两史虎忽然相互说道：“如果能把

朱都事请来就一定成功。”一只虎树下守着，另一只就跑了。不大一会儿，来了一只身材细长善于攫拿的老虎。当时月光正明，什么都看得清楚。小老虎频频地蹦起来抓取那人的衣服，那人的砍柴刀还在腰间，等老虎再蹦起来抓他时，他就用刀一砍，砍断了老虎的前爪。老虎大叫一声，全都跑了。到天明，那人才回到家里。碰上村人问他为什么才回来，他就把这事说了。村人说：“现在县东有个朱都事，前去探望一下，看是不是他呢？”几个人一块去打听，有人回答说：“朱都事昨夜临时出去一趟，伤了手，现在正躺着休息呢。”于是证明他真是一只老虎。于是就向县令禀报了。县令派群吏拿着刀，包围了朱教事的住所，点火烧他。朱都事忽然爬起来，精神一振，很快变成一只老虎，突破人们的包围，不知跑到何处去了。

南阳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阳山忽患热疾，旬日不瘳。时夏夜月明，暂于庭前偃息。忽闻扣门声，审听之，忽如睡梦，家人即无闻者。但于恍惚中，不觉自起看之。隔门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惊异不觉引手受之。见送

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开牒视之，排印于空纸耳。心甚恶之，置牒席下，复寝。明旦少忆，与家人言之。取牒犹在，益以为怪。疾似愈忽忆出门散适，遂策杖闲步，诸子无从者。行一里余，山下有涧。沿涧徐步，忽于水中，自见其头已变为虎。又观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归家，必为妻儿所惊。但怀愤耻，缘路入山。经一日余，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寻觅，比邻皆谓虎狼所食矣。一家号哭而已。此人为虎，入山两日，觉饥馁。忽于水边蹲踞，见水中科斗虫数升。自念常闻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觉有味。又复徐行，乃见一兔，遂擒之，应时而获。即啖之，觉身轻转强。昼即于深榛草中伏，夜好出行求食。亦数得獐兔等。遂转为害物之心。忽寻树上，见一采桑妇人，草间望之。又私度：“吾闻虎皆食人，试攫之，果获焉。食之，果觉甘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过，即欲捕之。忽闻后有人云：“莫取莫取！”惊顾，见一老人须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虽变，然心犹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毕，却得复人身。若杀负薪者，永不变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评事，后当却为人。”言讫，不见此老人。此虎遂又寻草潜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闻铃声。于草间匿。又闻空中人曰：“此谁角馱？”空中答曰：“王评事角馱。”又问王评事何在？答曰：“在郭外。县官相送，饭会方散。”此虎闻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后，时有微月，闻人马行声。空中又曰：“王评事来也。”须臾，见一人朱衣乘马半醉，可四十

余，亦有导从数人，相去犹远，遂于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从迸散而走。食讫，心稍醒，却忆归路，去家百里余来。寻山却归，又至涧边却照。其身已化为人矣。遂归其家。家人惊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语颠倒，似沉醉人。渐稍进粥食，月余平复。后五六（“六”下原有“七”字，据明抄本删。）年，游陈许长县。时县令席上，坐客约三十余人。主人因话人变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辈，多为妄说。”此人遂陈己事，以明变化之不妄。主人惊异，乃是王评事之子也。自说先人为虎所杀，今既逢仇。遂杀之，官知其实际，听免罪焉。（出《原化记》）

近世有一个人寓居在南阳山中，忽然得了个热病，十来天没治好。当时是夏季的夜晚，月色明亮。他暂时仰卧在院子里休息，忽然听到敲门声。仔细听了听，忽然又像是睡梦，家里人却没有听到。但是在恍惚之中，他不知不觉起来看了看。有一个人隔着门说：“你应该变成虎，现有公文在此。”这个人十分惊异不知不觉就伸手把文牒接了过来。他看到送文牒的人的手是虎爪。送文牒的走后，他打开文牒一看，在空纸上排列了一些图章罢了。他心里特别厌恶，把文牒放在座席下，又睡。第二天早晨还略微记得，就对家里人说了。到席下去找文牒，文牒还在。他更觉得奇怪。病似乎已经好了。他忽然想出门走走，就拿着手杖悠闲地走出来，儿子们谁也没跟出来。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山下的涧边，沿涧而行，忽然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头已经变成虎头，手脚变成了虎爪，而且特别分明。他自

己估计回家之后，一家会惊吓着妻儿们，只好怀着愤恨与耻辱，顺着路走进山中。过去一天多，家里人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四处找他。邻居们都认为他被虎狼吃了，一家人号哭不已。此人变成虎，进山两天，觉得饥饿，忽然在水边蹲下，看到水中的蝌蚪，心里想，曾经听说老虎也吃泥，于是就捧蝌蚪吃，觉得挺有味道。他又慢慢往前走，看到一只野兔，就去捉它，立即就捉到了，就吃了。他觉得自己身体变得轻捷有力了。白天，他就在深草丛中趴伏着，夜里就出去找食吃。也多次捉到过獐子、兔子什么的。于是他就有了害物的想法。忽然寻找到一棵树下，见树上有一位采桑的妇人。他在草丛里望着，心里在想：“我听说老虎都吃人。”他就试探着去捉那妇人，果然捉到了，就把她吃了，果然觉得味道甘美。他常常在临近小路的地方，等待路过的人。一天傍晚，有一个人扛着柴走过去，他就想上去捕捉，忽然听到后边有人说：“不要动，不要动！”惊回头一看，看到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他知道老人是神。他虽然变成虎，但他还想家。于是他向老人哀求。老人说：“你被天神驱使变做这种身形，现在想要走向捕捉野兽的网，倒能够恢复人的身形。如果杀了这个扛柴的人，就永远变不了了。你明天应该吃一个王评事，然后就能恢复人身。”说完，老人就不见了。这只老虎便又藏在草丛中偷偷地走，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来到官路附近等候。听到铃声，他便藏进草丛里。他听到空中有两个人对话一个问：“这是谁的角馱？”另一个回答：“王评事的角馱。”又问：“王评

事在哪？”又答：“在城外，县官送他，酒宴刚散。”这只老虎听了，还是沿着路等着。一更天以后，当时有微弱的月光，听到人马走路的声音。空中又有人说：“王评事来了。”顷刻，见有一个人穿着红衣服骑在马上，喝得半醉，能有四十多岁。前后有几个随从。离得还挺远，老虎就跑过去把王评事从马上逮下来，拖到深榛棵子囓了。他的随从四散逃跑。老虎吃完了，心里稍感到清醒，回想起回家的路还有一百多里，就开始往回走。又来到涧边，一照，他的身体已经又变为人开有于是就回到家里。家里人非常惊奇。他失踪七八个月的时间了。他的话颠三倒四，语限伦次，好像一个喝醉了的人。渐渐地，他可以吃下些粥食。一个多月之后他恢复正常。五六年以后，他到陈许的长葛县游览。当时县令的宴席上，有三十多位客人在座。主人就说起了人变化的事，说：“牛会伤心等等说法，大多是荒唐的说法。”这个人便陈述了自己变虎的事，来说明变化并不荒唐。主人特别惊异。因为主人就是王评事的儿子。他自己说他的父亲被虎害死。今天遇上杀父仇人，于是就把仇人杀死。官员们听说事实以后，没有追究。

虎恤人

凤翔府李将军者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频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状。须臾，负李行十余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见人喜跃，虎于窟上俯视，久之方法。其后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积十余日，子大如犬，悉能陆染乳，虎因负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尽，则已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独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复云：“幸已相聆，岂不送至某家？”虎又负李至所取处而诀。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经二十日，前后五六度。村人怕惧，其后又来。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惧，愿勿来。”经月余，复一来，自尔乃绝焉。（出《广异记》）

凤翔府李将军被老虎捉去，老虎蹲踞在他的身旁，他频频地高呼“大王饶命”，虎就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一会儿，它驮着李将军走了十几里，把他投进一个洞窟中。洞窟里有两三只虎崽儿。这些虎崽见了人很高兴。老虎在洞窟上面往下看了许久才离去。以后老虎进到洞窟中来，总是分一些自己弄到的肉给李将军。十几天之后，虎崽像狗

那么大了，全都能蹦跳着吃奶了，老虎就把它们出洞去。到了第三个虎崽，李将军怕虎崽没了，自己死在洞中，就把虎崽抱在怀里，说道：“大王难道不把我拉出去？”于是老虎把尾巴伸下来，李将军拽着虎尾巴，出了洞窟。他又对虎说：“多谢你已经保护了我，难道不能送我回家？”虎又驮着李将军，把他送到当时捉他的地方，然后离开。它每三天，到李将军住处来一趟，好像是来看望他。二十天当中，它来过五六回。村里人很害怕。后来它又来，李将军就对它说：“大王来看我，这很好，但是村里人害怕，希望你还是不来吧。”过了一个月，它又来过一回，从此就再也没来过。

范 端

涪陵里正范端者，为性干了，充州县任使。久之，化为虎，村邻苦之，遂以白县云：“恒引外虎入村，盗食牛畜。”县令云：“此相恶之辞，天下岂有如此事？”遂召问，端对如今言。久之，有虎夜入仓内盗肉，遇晓不得出。更递围之，虎伤数人，逸去。耆老又以为言。县令因严诘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实至于东

家栏内窃食一猪，觉有滋味。是故见人肥充者，便俗啖之，但苦无伍耳。每夜东西求觅，遇二虎见随。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将变。然察其举措，如醉也。县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数日而归，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后，野虎辄来至村外鸣吼。村人恐惧，又欲（“欲”原作“恐”，据明抄本改。）杀之。其母告谕令去。端泣涕辞母而行。数日，或见三虎，其一者，后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复见之。母号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独留。前就之，虎俯伏闭目，乃为脱靴，犹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后乡人频见，或呼范里正，二虎惊走，一虎回视，俯仰有似悲怆。自是不知所之也。（出《广异记》）

涪陵一个叫范端的里正，为人精明能干，任州县随便调遣使用。时间长了，他变成了一只老虎。村邻叫苦不迭，就把这事向县令报告说：“范端经常领着野外的老虎进村，偷吃牲畜。”县令说：“这是不喜欢他的说法，天下哪有这样的事！”于是就召见范端，问他是怎么回画，范端回答的和县令说的一样。时间长了，总有只老虎夜里进入仓内偷肉，到天亮没能出来，人们轮流交替地包围它，被它伤了好几个人。老虎跑掉之后，老人们又把这事告诉了县令。县令于是严格地盘问范端。范端这才详尽地回答说：“我常常想吃生肉，但是自己弄不到，有一天夜里确实到东家的猪圈里偷吃了一头猪，觉得很有滋味，所以见了那种挺胖的人也就想吃。但是苦于没有伙伴，每天夜里就到处寻找。遇到两只虎，这两只虎就跟着我。所有得到的食物，都一

块分着吃。也不知自己将要变成老虎。”然而察看他的举止，他就像喝醉了一样。县令给他讲了一番道理之后，打发他走了。这一夜范端离去，过了几天才回来。他在家住了三四天，到了黄昏后，野虎就来到村外吼叫。村里人害怕，又要杀范端。范端的母亲就告诉他，让他赶快离去。范端哭泣着告别了母亲。几天之后，有人看到了三只虎，其中有一只，后左脚还穿着靴子。范端的母亲听说以后，就漫山遍野地寻找，终于找到了。范端的母亲号哭，有两只虎离去，穿靴子的那只虎留下了。老虎走近母亲，闭着眼睛趴在那里。母亲为它脱去靴子，那只脚仍然是人脚。母亲捧着这只脚痛哭。好久好久，母子分离。这以后乡里人经常见到这三只虎，有的人呼喊“范里正”，其中两只吓跑了，一只回过头来看，俯仰再三，好像很悲怆。从此不知它到什么地方去了。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为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号书生，因向郭买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侧。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书生石井崖充食，可令

其除去刀杖，勿有损伤。”二童子曰：“去讫。”石井崖见道士，道士不见石井崖。井崖闻此言惊骇，行至店宿，留连数宿。忽有军人来问井崖，莫要携军器去否？井崖素闻道士言，乃出刀，拔枪头，怀中藏之。军人将刀去，井崖盘桓未行。店主屡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却枪头而行。至路口，见一虎当路，径前取井崖。井崖遂以枪刺，适中心，遂毙。二童子审视虎死，乃讴歌喜跃。（出《广异记》）

石井崖原先是个里正，没有干好，于是就穿上书生的衣服，称为书生。因为到城里买衣服，走到一条溪边。溪南的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位穿红衣服的道士，有两个穿青衣的童子侍候在左右。道士说：“我明天中午要吃书生石井崖充饥，你们可以让他除去刀杖等武器。不要让他伤着我。”两个童子说：“已经除去了。”石井崖能看见道士，道士看不见他。石井崖听了这话很是惊恐，走到客栈就住下了，留连几宿也没敢再往前走。忽然有一个军人来问石井崖：“是不是想带着军器去呢？”石井崖听见过道士的话，就把刀交出来，拔了一个枪头揣在怀里。军人拿着刀走了，石井崖盘桓了好长时间没走。店主屡屡催促，无奈，他只好用一段竹子藏着枪头走了。走到路口，果然有一只老虎拦在路上，直接就上来搏取石井崖。石井崖就用枪头刺它，正好刺中它的心脏，它就死了。两个童子审视一下，见老虎死了，就手舞足蹈，又说又唱，很是高兴。

械 虎

襄梁间多鸷兽，州有采捕将，散设槛阱取之，以为职业。忽一日报官曰：“昨夜槛发，请主帅移厨。”命宾寮将校往临之，至则虎在深阱之中。官僚宅院，民间妇女，皆设幄而看之。其猎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钉锁，四角系，施于阱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鸷兽将欲出阱，即迤邐合其荷板。虎头才出，则蹙而钉之，四面以索，趁之而行。看者随而笑之。此物若不设机械，困而取之，则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势穷力竭而取之，则如牵羊拽犬，虽有纤牙利爪，焉能害人哉！夫欲制强敌者，亦当如是乎？（出《玉堂闲话》）

襄梁一带多猛兽。州里专门设有采捕将。各地设有捕捉野兽的笼子和陷阱捕杀它们，把这个当成一种职业。忽然有一天，有人向官府报告说，他们捉虎的笼子昨夜发动了，请主帅前去看看。主帅就让宾僚将校们都去看。到那一看，一个老虎掉进深阱之中。官僚的宅院，民间的女女，都设置帐幕在那看热闹。那个猎人做了一个大木枷，还有钉锁，四角系着粗绳子，放到阱里去。然后就慢慢往里填

土。猛兽将要出来的时候，就曲折地合上荷板。虎头刚钻出来，就赶紧钉上，四面用绳子牵着，驱赶它往前走。看热闹的人跟着边走边笑。这种猛兽，如果不用机械，要想围困它、捉住它，就是有一千人的力气，一百人的胆子，也是制不住的。让它势穷力竭之后再取它，就像牵羊拽狗一样容易了。尽管它有尖牙利爪，又怎么能伤着人呢？要想制住强敌，就应该如此呢？

商山路

旧商山路多有鸷兽害其行旅。适有骡群早行，天未平晓，群骡或惊骇。俄有一虎自丛簿中跃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顾。迨至食时，闻遭攫者却赶来相及。众人谓其已碎于牙，莫不惊异。竟问其由，徐曰：“某初銜至路左岩崖之上，前有万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数枚顾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崖侧，略不损伤，而面其溪洞叫吼，以呼诸子。某因便潜伸脚于虎背。尽力一踏，其虎失脚，堕于深涧，不复可登。是以脱身而至此。其（“其”原作“某”，据明抄本改。）兽盖欲生致此人，按演诸子，是以不伤。真可谓脱身于虎口，危哉，危

哉。(出《玉堂闲话》)

旧时商山路上，多次发生猛兽伤害那些来往旅客的事件。恰巧有一个骡群起早赶路，天还不亮，这群骡子当中就有惊惧发毛的。不一会儿便有一只老虎从草丛中跳出来，叼起一人就跑。这人的同伴们没有敢回头看的。等到吃早饭的时候，这个被虎叼去的人却赶回来了。大伙以为他已经死于虎口了，没有不惊讶的，争抢着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人慢慢地说：“我一开始被老虎叼到路边的岩崖之上，前有万仞高山和清溪，溪南有山洞，洞口有几只小老虎望着它们的母亲，高高兴兴地等待着。那只老虎把我放在崖边，一点也没伤害。它面对着溪边的山洞吼叫，呼唤它的孩子们。我于是就把脚偷偷伸到虎背上，尽力一踹，那虎失脚掉到深涧里，不能再爬上来了。所以我就脱身跑回来了。”那只老虎大概是想把这个人活着弄回去，考察演练它的孩子们，所以没伤他。真可谓脱身于虎口啊！危险呀，危险！

陈 褒

清源人陈褒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旷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下过，径入西屋内。

壁下先有一婢卧，妇人即取细竹枝从壁隙中刺之，婢忽尔腹痛，开户如厕。褰方愕骇，未及言，婢已出。即为虎所捕。遽前救之，仅免。乡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谓虎鬼者也。（出《稽神录》）”

清源人陈在别墅隐居。这天夜里他临窗而坐，窗外就是空旷的原野。忽然传来人马声，他一看，见一个妇人骑着一只老虎从窗下走过，径直走向西屋。西屋壁下有一个婢女躺在那里。那妇人捡了一个细竹枝从壁缝中扎那婢女，婢女忽然觉得肚子疼，开门上厕所。陈褰这才大吃一惊，没等说话，婢女已经走出去了。那老虎立即就扑上来。陈褰急忙出去救她，这才免除祸患。乡人说，村里经常有这种怪，就是所谓的“虎鬼”。

食 虎

建安人，山中种杰者皆构棚于高树以防虎。尝有一人方升棚，见一虎垂头搭耳过去甚速。俄有一如虎而稍小，蹶前虎而去。遂闻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视，其虎遇食略尽，但存少骨尔。（出《稽神录》）

建安那地方的人，凡是在山中种粟的，都把栅子搭在

高树上防备老虎。曾经有一个人刚上了棚子，看见一只老虎垂头耷耳地跑过去，跑得特别快。不一会儿有一个像虎却比虎小的野兽，踩着虎的踪迹追过去。于是就听到竹林里的吼叫惊天动地。好长时间才平息。第二天去一看，那只老虎已经被吃光了，只剩下一点点骨头了。

周 雄

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筒溪，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时递铺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胆，有异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规避，仍持托权利剑，前后于税人场连毙数虎。行旅赖之。西川书记韦（“韦”原作“常”，据许本改。）庄作长语以赏之，蜀帅补军职以壮之。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侏，须得一人代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监军使鱼全特进自京搬家，憩于汉源驿。其孀嫂方税驾，遂严妆，倚驿门而看，为虎攫去。虽驱夺得之，已伤钩爪也。仆尝行次白卫岭，时属炎蒸，夜凉而进。一马二仆与他人三五辈偕行，或前或后，而民家豚犬交横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属，又复何之？景福乾

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上贡输，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人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盛衰乎？（出《北梦琐言》）

唐朝大顺景福以后，蜀路的剑阁、利州之间，有一个叫白卫岭石简溪的地方，老虎为害特别严重，叫作“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着兵刃列着队伍通过，也会遭到老虎的袭击。当时有个叫周雄的递铺卒，脊力过人，胆大心细，与常人不同。他日夜行役，不肯设法回避，照常拿着托权利剑前往，在税人场前后连连打死几只老虎，行旅们都靠他。西川的书记韦庄作长诗赞赏他，蜀帅补给他军职表彰他。凡是被虎咬死，被水淹死的人，变成的鬼叫侂鬼，必须弄到一个代替自己。虽说是听人们随便说的，但往往也是事实。先说的是西川监军使鱼全特进从京城搬家，在汉源驿站休息，他的寡妇嫂子刚止息，就打扮得艳艳的靠着驿门往外看，被老虎捉了去。虽然追赶抢夺回来，也被钩爪伤了。我曾经有一次旅途中暂住白卫岭，那时天极热，等夜间天凉了就上路往前赶。一马二仆与其他三五个人一块走，有的在前有的在后。而百姓家的猪狗在道上走来走去，山林照旧，居民如常。虎豹之类又哪见过一个？景福年乾宁年的时候，三川一带闹兵革之乱，虎豹白天出来到处走。地方上的贡赋被阻塞不能运出。西川的奏章，大多取路巫峡送出。人和兽行凶作恶，莫非和国家的兴衰有关吗？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张俊 浚阳猎人 柳并 僧虎

王瑶 刘枚 姨虎 崔韬

王行言

张俊

宣州溧水县尉元澹家在怀州。先将一庄客张俊祇承至官，官满却归，俊亦从之。俊有妻，一子三岁，亦怀同行。至宋汴行将（“汴”字原空缺，“行将”原作“中”，均据明抄本补改。）夜，俊抱儿从澹，其妻乘驴在后十步。忽闻叫声，俊奔视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妻今为虎所杀伤，誓欲报仇（“仇”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今以孩子奉上，某（“某”原作“集”，据明抄本改。）傥生归，当酬哺养之恩。不尔，便为仆贱终身。元固止之，不可。复挟两矢。携弓腰斧，下道乘（“乘”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黑而行。去三十（“十”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余里，皆深林重阻。既而渐至一处，依近山谷，有大树百余株。疑近虎穴，俊上树伺之。时渐明，见山下数十步内，如有物蹲伏起动

之状。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为虎所禁，尸自起，拜虎乞，自解其衣，裸而复僵。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欢跃。虎以舌舐死人，虎子兑来争食。俊在树上见之，遂发一筒明，正中虎额，其虎腾跃。又发一箭，中其胁。箭皆傅毒，虎遂惊跃，狂乱吼怒，顷刻而死。俊复下树，以斧截虎头，并杀四子，亦取其首，葛蔓贯之。亦负妻尸，走步而归。日晓追及，澹感激之至。（出《原化记》）

宣州溧水县县尉元澹家在怀州。当初他只是和一个叫张俊的庄客来上任的，如今任期满往家走，张俊也跟着。张俊有一个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儿子，也跟着一块走。走到宋汴的时候，天眼看就要黑了，张俊抱着儿子跟着元澹，妻子骑着驴走在十几步的后面。忽然听到妻子的叫声，张俊跑过去一看，妻子已被老虎叼走了。张俊对元澹说：“妻子被虎杀害，我一定要为她报仇。现在把孩子交给您。我如果活着回来，应当酬报您的哺养之恩。不然，就让孩子为您当一个奴仆。”元澹坚决制止他，但是制止不了。张俊又挟上两支箭，拿着弓和腰斧，从官道上下来，摸着黑向山里行走。走了三十多里，全都是深林理阻。接着便渐渐走到一个地方，靠近山谷，有大树一百多棵。张俊怀疑已经走近虎穴，就爬到树上去等着。当时天渐渐转明，他看到山下数十步之内，好像有一个东西蹲伏起动的样子。又等了一会，天要亮了，一看，果然是虎。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妻子被虎所拘禁，尸体自己起来，先拜完老虎，然后

解开衣服，把身体裸露出来又变得僵直了。老虎又从一个洞窟中领出来四只虎崽儿。虎崽儿都像狸猫那么大。它们撒欢蹦跳而来。老虎用舌头舔死人，虎崽们便争抢着吃。张俊在树上看准了就发出一箭，射中虎额，老虎负痛腾跃，又发一箭，射中它的胸侧。箭头都涂过毒液。老虎就惊跳，就狂乱地吼叫，顷刻就了。张俊又从树上下来，用斧子把虎头砍下来，并且杀死四只虎崽儿，也剁了它们的脑袋，用藤蔓穿起来，又背着妻子的尸体，徒步赶了回来。天亮的时候就追上元澹了，元澹感动极了。

浔阳猎人

浔阳有一猎人常取虎为业，于径施弩弓焉。每日视之，见虎迹而箭已发，未曾得虎。旧说云：“人为虎所食，即作侏鬼之事。即于其侧，树下密伺。二更后，见一小鬼青衣，髡发齐眉，蹙而来弓所，拔箭发而去。后食顷，有一虎来履弓而过。既知之，更携一只箭而去，复如前状。此人速下树，再（“再”原作“下”，据明抄本改）架箭，而登树覘之。少顷虎至，履弓箭发。其虎贯胁而死。其侏鬼良久却回，见虎死，遂鼓舞而去也。（出《原化记》）

浔阳有一位猎人平常以捕捉老虎为业。他在老虎经常出没的道上布置上弓箭，每天都去看一看。有一天他看到了虎迹，箭也发射了，却没有射到老虎。旧话说，人被虎吃了，就做侏鬼。猎人就在附近的树下等着，二更天以后，见一个小鬼来了。这小鬼穿青衣，头发齐眉，很认真地来到布置弓箭的地方，拨动机关，箭射出去，他便离去。一顿饭的时间之后，一只虎来踩着弓走过去。猎人知道以后，另外拿了一枝箭去了。这一天，一切都像以前那样重演了一猎人急忙从树上下来，重新架上箭。然后上看着。不一会儿虎来了，一踩到弓上，箭就发射，穿透虎的前胸，虎便死了。那侏鬼挺长时间才回来，见虎死了，他便欢欣鼓舞地离去了。

柳 井

河东柳并为监察御史，入岭推覆，将一书吏随行，常所委任。至岭下宿孤馆中，从吏皆在厅内席地而寝。时半夜，月初上，众皆卧，并独觉。忽见一小鬼长尺余，状若猕猴，手持一纸幡子步上阶，以幡插书吏头边而去。并乃潜起，拔去之，复卧伺焉。少顷，一虎入来遍嗅诸人而去。

须臾，小鬼又来，别以幡子插之，复又拔去之。少顷，虎又来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旦曰汝当难免，自须为计，不可随我。并有剑，取与之，乃令逃难。此吏素强勇，携剑入山，寻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见有人，惟见席上案砚朱笔，有一卷文书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己名在焉（“焉”原作“写”，据明抄本改。）屋上见一领虎皮。吏怀其书，并取得，杖剑而去。行未数里，见一胡僧从后来趁，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为计，即可免矣。”吏即止，与之言。见其人状异不敢杀之。僧曰：“吾非强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岂不见适来文簿？昨日已愆数期，今强脱，终恐无益。不如以小术厌之。”吏问其术。僧令登一树以带自缚，用剑自刺少血涂一单衣投之，我以衣为襁之耳。吏如言登树，投皮与僧衣之，便作虎状，哮吼怒目，光如电掣。吏惧，将欲堕者数过。即取单衣，刺血涂之，投于地。虎得衣跳跃，掰扯百吞之。良久，复为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无患焉。（出《原化记》）

河东人柳并是监察御史，深入到五岭之中巡视考察，调查研究。他和一名书吏一块走，常把一些事情托付给书吏去办。走到岭下，宿在一个偏僻的客馆里。从吏们都在厅内席地而寝。当时已经是半夜，月亮刚刚升起来，大伙都睡了，只有柳并还醒着。他忽然看到一个一尺来高的小鬼，就像一个小猕猴，手拿着一杆小纸旗走上台阶，把旗插在书吏的头边然后离去。柳并就偷偷地起来，把小旗拨

掉了。又躺下去等着。不一会儿。一只老虎走进来，逐个闻了一遍睡觉的人们然后离去。转眼间小鬼又来了，另插了一杆小旗。柳并又把小旗拔掉了。不一会儿，虎又来闻一遍出去。如此三次，天也就快亮了。到天明，柳并对书吏讲了这件事，说道：“天亮你将难免，你自己需要想办法，不能再跟我走了。”柳并有一把剑，就拿来送给书吏，让他逃难。这个书吏一向勇敢强悍，带着剑就进山寻找虎穴去了。他走了二十里遇到一所茅草屋，便走了进去。屋里不见有人，只见坐席上有桌案、砚台、红色笔什么的。还有一卷文书，文书上全是人名，人名有勾掉的，有没勾掉的。他自己的名也在上面。屋里有一领虎皮。书吏把文书揣到怀里，并且拿了虎皮，拿着剑往外走。走了不到几里，有一个胡人和尚从后面追来，喊道：“停一下！你不如让我给你想办法，就可以免了。”书吏就停下，与和尚说话。他见和尚模样奇特，不敢杀他。和尚说：“我不是硬要杀害你，这是上天分配应该吃你。难道你没看刚才那文簿上，昨天已错过期现。现在勉强躲过了，到底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如用一点小小的法术避过它。”书吏问什么样的法术。和尚让他爬到一棵树上去，用带子把自己绑在上面，用剑刺自己刺出一点血来，涂在一件单衣上，扔下来，和尚用这种衣衫为他消灾。书吏照和尚的话去做，爬上树，绑好自己，把虎皮扔下来。和尚披上虎皮立刻变成老虎，咆哮如雷，怒目如电。书吏害怕，几次差点掉下来。他就取出单衣，刺出血涂了，扔到地上。老虎见到单衣，跳上

前去，又是撕又是扯，然后吞下去。许久，又变成人形，说：“你已经免了！”于是就打发书吏走了。书吏竟然没有任何祸患。

僧 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戏被于身，摇尾掉头，颇克肖之。或于道旁戏，乡人皆惧而返走，至有遗其所携之物者。僧得之喜，潜于要冲，伺往来有负贩者。自草中跃出，昂然虎也，皆弃所赍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获。自以得计，时时为之。忽一日，觉其衣着于体，乃伏草中良久，试暂脱之，万方皆不能脱。自视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头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非人也。心又乐于草间，遂捕狐兔以食之，拿攫饮啖，皆虎也。是后常与同类游处。复为鬼神所役使，夜则往来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厌苦之。形骸虽虎，而心历历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岁余，一旦馁甚，求无所得，乃潜伏道傍。忽一人过于前，遂跃而噬之。既死，将分裂而食。细视之，一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也”原作“心”，据明抄本改），幸而为僧，不能守禁戒，

求出轮回，自为不善，活变为虎，业力之大，无有是者。今又杀僧以充肠，地狱安容我哉？我宁饿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号。声未绝，忽然皮落如脱衣状，自视其身，一裸僧也。奔旧院，院已荒废。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数件，走于邻境佛寺。因游方，止临川崇寿院众堂中。是时圆超上人居看经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问尔何处人，出家几夏腊，修习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对曰：“某心有悔行，愿因上人决之，但不欲他僧闻耳。”乃屏侍者问之。其僧言为虎之事，叩头作礼，求讫罪业。上人谓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间，即分天堂地狱，岂在前生后世耶？尔恶念为虎，善念为人，岂非证哉？苟有志乎脱离者，趣无上菩提，還元反本。念不著，则人不为虎，虎不为人矣。方今闽中，大善知识比肩，尔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寻话于智作长老，长老往见之，以上人向者事问，皆无异同。双目犹赤，眈然可畏也。后入岭，不知所适。（出《高僧传》）

袁州山里，有一个村院僧人，笔者不记得他的法名了。他偶然弄到一张虎皮，披在身上开玩笑，摇头摆尾，很像一只真虎。有时候他在道旁披上虎皮嬉戏，乡里人都吓得掉头就跑，甚至有的人丢下自己带的东西。僧人捡到这些东西很高兴。他潜伏在重要道路上，等待那些携带物品的人，突然从草丛中跳出来，气昂昂地，就是一只老虎，人们都扔下财物奔逃。他每次蒙上虎皮出去，总有收获。他自以为得计，常常这样干。忽然有一天披上之后，觉得那

皮长到身上了。等到在草丛里趴了挺长时间，想暂时脱下来，怎么脱也脱不下来了。自己看看自己的手和脚，是老虎的了；爪和牙，也是老虎的了。于是就到水边去照，头、耳、眉、眼、口、鼻、尾、毛，全都是老虎的了。不是人了。他心里又很乐意呆在草丛里。于是就捕捉些狐兔来充饥，扑拿攫取喝水吃食，全都像老虎了。这以后他经常和其它老虎在一起，又被鬼神役使，夜里就往来于山中，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严寒酷暑，都不能休息。他感到特别厌烦和痛苦。他的样子虽然是老虎，心里却清清楚楚是个人，只是不能说话罢了。一年之后，有一天他饿得很厉害，找吃的又不到，就潜伏在道旁等候，忽然有一个人从他面前走过，他立刻就跳上去把那人咬死，将要分开吃的时候仔细一看，被咬死的是个僧人。他心里想道：“我本来是人，有幸当了和尚，可我不能守禁戒以求走出六道轮回，自己去做不善的事，活活变成一只老虎，善恶报应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现在又杀死一个和尚来充饥，地狱哪能容我呀！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再加重罪过了。”于是他仰天痛哭。哭声未住，忽然身上的虎皮像脱衣服那样脱落了。自己看看自己，是一个裸体的僧人了。他跑回原来的住处，那里已经荒废。他就用草遮身，到俗家去要了几件破衣服穿上，跑到邻近的佛寺里去。于是他就开始云游四方。有一段时间他止息在临川崇寿院众堂中。那时圆超上人在那里管理经堂。他对上人非常尊敬，侍立不懈。上人觉得他不错，就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出家几年了？修习什么

样的经术？你为什么如此勤奋？”他回答说：“我心里悔恨以前的行为，希望由上人来决断，只是不想让别的和尚听见罢了。”上人便把侍立的和尚打发出去，然后问他。他说出了变成老虎的事，磕头作揖，求上人帮他忏悔罪恶。上人对他说：“人的生死祸福，都是由心念决定的。刹那之间就能分为天堂和地狱，难道一定要经过前生后世来决定吗？你心里产生了恶念就变成老虎，产生了善念就变成了人，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如果你有志于脱离，那就要趋向无上的智慧，还返到原本上去。心念不动摇，那就人不能变成虎，虎不能变成人了。现在的闽中，大善知识并肩，你到那儿去吧！”他接受了上人的教诲。上人后来又对智作长老说起此事，长老也来见他，把上人问过的话又问过一遍，都没有不同的回答。他的眼睛还发红，虎视眈眈的样子，挺吓人的。后来他进入五岭，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王 瑶

汉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瑶。所居水竹园林，占一川之胜境，而往来之人多迂道以经焉。既至，瑶心竭诚接待。有卖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来必休于此。积十数

年，率五日至。瑶密异之，外视其所买，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瑶伺其来，因竭力奉之，石亦无愧。近晚将去，瑶曰：“思至生居，为日矣。今者幸愿阶焉。”石生曰：“吾敝土穷山，不足为访瑶即随行十数里，暝色将起。石生曰：“尔可还矣。”瑶曰：“窃慕高躅，愿效诚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辞，瑶追从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画地，遂为巨壑，而身亦腾为白虎，哮吼顾瞻，瑶惊骇惶怖，因蒙面匍匐而失。明日再往，曾无人迹。自是石生不复经过矣。（出《集异记》）

汉州往西四十五里，有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叫王瑶。他所居住的水竹园林，占整个山川的胜境。来往的人们大多都绕道来到这里以饱眼福。只要来了，王瑶就诚心诚意地接待。有一个卖陶制乐器的年轻人，自己说住在西山，每次来一定在这里休息，已经十几年了，大致是五天来一趟。王瑶暗暗地怀疑他。到外面看看他卖的东西，又不是山里人能用的。有一天，王瑶等他来到，就竭力地奉承他，他也并不羞愧。天近晚他要走的时候，王瑶对他说：“我很早就想到你家看看，现在希望你领我去一趟。”他说：“我那里是敝土穷山，不值得一访。”王瑶就跟着他走了十几里。天要黑了，他对王瑶说：“你可以回去啦！”王瑶说：“我心里敬慕你高尚的人品，愿为你效力，只要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因为我想知道你的住处。”他坚决地辞谢，王瑶紧跟着他不停脚。他忽然用手杖在地上一画，就画出一条大沟。他的身体也腾地变成一只白色老虎，吼叫

着回头顾盼王瑶。王瑶吓得心惊胆战，捂着脸在地上爬着走。明天再去看，竟然没有人的踪迹。从此那个卖乐器的年轻人不再打此经过。

刘 牧

成应元事统云：“刘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乐山鸟之啼，爱风松之韵，植果种蔬。野人欺之，多伐树践圃。”牧曰：“我不负人，人何负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见牧则摇尾。牧曰：“汝来护我也？”虎辄俯首。历数年，野人不敢侵。后牧卒，虎乃去。（出《独异志》）

成应元事统说，刘牧字子仁，平常住在南沙的荒野之中。他喜欢听山鸟的鸣叫，喜欢观赏风松的韵致。他种植瓜果蔬菜。野人欺负他，大多都来伐他的树，践踏他的菜园。他说：“我不欺负别人，别人为什么要欺负我呢？”有一只老虎在他的住处附近挖了个洞住下，见了他就摇尾。他问虎：“你是来保护我的吗？”虎就点头。经过多年，野人也不敢侵入。后来他死了，虎就离开了。

姨 虎

剑州永归葭萌剑门益昌界。嘉陵江侧有妇人，年五十已来，自称十八姨。往往来民家，不饮不食。每教谕于人曰：“但作好事，莫违负神理。居家和顺，孝行为上。若为恶事者，我常令猫儿三五个巡检汝。”语未毕遂去，或奄忽不见。每岁，约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间知其虎所化也，皆敬惧之焉。（出《寻异记》）

剑州的永归、葭萌、剑门、益昌界内，嘉陵江畔有一位妇人，五十来岁，自称十八姨。她常常到山民家中来，不吃不喝，常教导人家说：“只能做好事，不要违背了神的道理。居家过日子要和顺，以孝道为重。要是有做坏事的，我就让三五个猫儿经常来巡视检查你……”话不说完她就走，有时候忽然就不见了。每年大约有三五次有人遇上她。民间都知道她是老虎变的，都敬畏她。

崔 韬

崔韬，蒲州人也。旅游滁州，南抵历阳。晓发滁州，至仁义馆，宿馆。吏曰：“此馆凶恶，幸无宿也。”不听，负笈升厅。馆吏备灯烛讫，而韬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寝，忽见馆门有一大足如兽，俄然其门豁开，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去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乃就韬衾。出问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寝？韬适见汝为兽入来，何也？”女子起谓韬曰：“愿君子无所怪，亲父兄以畋猎为事，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虎（“虎”原作“衾”，据明抄本改）。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以备洒扫，前后宾旅，皆自怖而殒。妾今夜幸逢达人，愿察斯志。”韬曰：“诚如此意，愿奉欢好。”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后韬明经擢第，任宣城。时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余，复宿仁义馆。韬笑曰：“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韬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又笑谓其妻子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犹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谓韬曰：“妾试更著之。”衣犹在请（明抄本、许本无

“衣犹在请”四字。），妻乃下阶将（明抄本“将”作“披”。）兽皮衣著之才华，乃化为虎，跳踯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出《集异记》）

崔韬是蒲州人。他旅游滁州，向南抵达历阳，天亮就向滁州进发。到了仁义馆，要在这里过夜，馆吏说：“这个馆很凶恶，希望不要住在这。”崔韬不听，背着书箱走进厅内。馆吏只好为他准备了灯烛。到了二更天，崔韬铺被刚要睡觉，忽然看见馆门有一只大脚，像野兽的脚。不一会儿那门就豁然大开，一只老虎从门外走进来。崔韬吓跑了，潜伏在暗处偷看。他看见老虎在院子里脱去虎皮，立刻就变成一个姿质美丽妆扮漂亮的女子。那女子拾给而上进到厅里，就躺到崔韬的被窝里了。崔韬出来问她说：“你为什么睡到我被窝里来？我刚才看见你是一只老虎走进来，这是怎么回事？”女子坐起来对崔韬说：“请你不要见怪。我的父兄以打猎为生，家里很穷。我想找个好女婿，自己又无法办到，就在夜里偷偷拿虎皮当衣穿。知道你宿在这个馆里，所以想要来托身给你，为你做家务事。前前后后的旅客，全都吓跑了。我今夜遇上你这个通情达理的人，希望明察我这真诚的心意。”崔韬说：“里真如此的话，我愿意和你好。”第二天，崔韬拿起那件兽皮衣，扔到厅后的枯井里，就领着女子走了。后来崔韬考中明经，要到宣城任职。当时崔韬的妻子、儿子和他一块去赴任。走了一个多月，又宿在仁义馆。崔韬笑着说：“这个馆是我当初和你相遇的地方。”崔韬往井里一看，那件兽皮衣和以前一样完好

无缺，又笑着说：“以前你穿的衣服还在。”妻子说：“可以让人把它拿上来。”拿到兽皮衣之后，妻子笑着对崔韬说：“我再穿上试试。”妻子便走下台阶，把兽皮衣穿到身上。刚穿完，就变成一只老虎，吼啸跃跃着冲入厅内，把崔韬和儿子吃掉，然后离去。

王行言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拄杖长丈余，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所自人众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连山，于数十步外夺下，身上拿之踪已有伤损。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众持枪围，使行言处于当心。至深夜，虎又跃入众中，攫行言而去。众人又逐而夺下，则伤愈多。行旅复卫而前进。白昼逐人，略不暂舍，或跳于前，或跃于后。时自于道左而出，于稠人丛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获，终不伤其同侣。须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报，挑之不

获？（出《玉堂闲话》）

秦地百姓中有一个叫王行言的，以经商为业，常常贩盐到巴渠一带去卖。路经兴元往南去，有大巴路和小巴路。这路上，到处是险峻的山峰和沟壑，只有鸟兽可以通过的小路。在路上睡眠，在野外住宿，根本没有人烟。野兽成群，经常伤害来往的行旅之人。王行言和十几个青壮年伙伴结伴而行，人人都拿着一根一丈多长的木杖。木杖上装有锋利的宾刃，就是那种短枪。刚走上小路，就被老虎追赶。等到露宿在道旁，老虎忽然从众人之中把王行言叼走了。同伴们立即拿起刀杖追赶搭救，呼声震天，在几十步之外把王行言夺下来。王行言身上已经有伤。天亮往前走，老虎又赶到。这次野宿的时候，大家拿着枪把王行言包围在中间。到了深夜，老虎又跳到人丛之中。单单把王行言叼跑了。众人又追赶救下来。王行言伤得更厉害了。大家保卫着他往前走。那老虎大白天撵人，一点也不放松，有时在前，有时在后，跳来跳去。忽然，它从道旁跳出来，在稠密的人丛中，单把王行言逮住叼走了。这一次却没有救下来。老虎始终没有伤害其他人。它必须得到这个人充饥，不知道是什么冤，逃也逃不掉。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牛

金牛 银牛 青年牛 斗潜

牛

凉州人牛 洛水牛

牛拜

桓 冲 光禄屠者 朱氏子

牛偿债

卞士瑜 路伯达 戴文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牛伤人

邵桃根

牛 异

洛下人 宁茵 仲小小

牛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白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疮即愈。故汉人有至其国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汉人对曰：“吾国虫名为蚕，为人衣，食树叶而吐丝。”外国人复不信有蚕。（出《金楼子》）

新昌穴出山犊，似秦牛，常与蛇同穴。人以盐著手，夜入坎中取之，其舌滑者是蛇，其舌燥者则牛也，因引之

而出焉。(出《交州志》)

野牛高丈余，其头若鹿，其角丫戾，长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出《酉阳杂俎》)

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见山穴开，中有钱焉，不知其数。田父入穴，负十千而归。到家又往取之，迷不知道。逢一人谓曰：“汝所失牛，其直几耶？”田父曰：“十千。”人曰：“汝牛为山神所将，已付汝牛价，何为妄寻？”言毕，不知所在。田父乃悟，遂归焉。(出《纪闻》)

大月支和西胡，有一种叫“白及”的牛，今天从它身上割取一块肉，明天它的伤口就长好了。所以汉人有到他们国家去的，他们就把这种牛给汉人看。汉人回答说：“我国有一种叫做蚕的虫子，为人做衣服，它吃树叶却吐丝。”外国人又不相信有蚕。

新昌的山洞里出一种牛犊，像秦牛。这种牛犊常常和蛇住在同一山洞里。人们把盐放在手上，夜间进洞捉它。那些舌头滑润的是蛇，那些舌头干燥的就是牛。于是就把它拉出来。

野牛有一丈多高。它的头像鹿。它的角分丫，很凶猛。它的身长有一丈，白毛，尾巴像鹿尾。这种野牛出自西域。

唐朝先天年间，有一位老农在嵩山放牛，牛丢了，没有找到，忽然看到有一个山洞打开了。山洞里有钱，不知有多少。老农进出洞中，背了十千回家，然后又回来背。但是他迷了路，找不到那山洞了。遇上一个人对他说：“你

丢的那头牛能值多少钱？”老农说：“十千。”那人说：“你的牛被山神弄去了，已经按价付钱了，你为什么还来胡乱寻找？”说完，那人不知哪去了。老农这才觉悟，就回到家中。

金牛

长沙西南有金牛冈。汉武帝时，有一田父牵赤牛，告渔人曰：“寄渡江。”渔人云：“船小，凯胜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于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粪于船。田父曰：“以此相赠。”既渡，渔人怒其污船，以橈拨粪弃水，欲尽，方觉是金。讶其神异，乃蹶之，但见人牛入岭。随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处犹存。（出《湘中记》）

增城县东北二十里，深洞无底北岸有石，周围三丈。渔人见金牛自水出，盘于此石。义熙中，县人常于此潭石得金锁，寻之不已。俄有牛（“牛”原作“鱼”，据明抄本改）从水中引之，握不禁，以刀扣断，得数段，人遂至富，年登上寿。其后义兴周灵甫堂见此牛宿伏石上，旁有金锁如绳焉。灵甫素骁勇，往掩之，此牛制断其锁，得二丈许，遂以财雄也。（出《十道记》）

长沙西南有个地方叫金牛冈。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位种田的老头牵一头红牛，对一位打鱼人说：“请把我渡过江去。”打鱼人说：“我的船太小，哪能载动一头牛？”老头说：“只要能装下，牛是不压船的。”于是人和牛一块上了船。船到江心，牛在船上拉了屎。老头说：“把这牛粪送给你吧！”渡过去之后，打鱼人对牛屎弄脏了船很生气，用船桨把牛屎拨到水里去。要拨完的时候，才发现牛屎是金子。他感到惊奇，认为那老头是神异之人，就踩着老头的踪迹去追，只看见老头和牛化入山岭之中。打鱼人紧跟着就去挖掘，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挖到。挖的那地方至今还有。

增城县东北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无底的深洞。洞北岸有一块石头。石头的周长有三丈。打鱼人曾经见过有一头金牛从水中出来，盘卧在这块石头上。义熙年间，有一个县里人曾经在这块石头上拾到一条金锁链，找不到它的尽头。不一会儿有一头牛从水中拽它。这个人握不住，就用刀砍断，得到了几段。这个人于是就成为富人，年龄达到上等寿数。那以后义兴的周灵甫曾经看见这头牛夜里趴伏在石头上，旁边有绳子样的金锁链。周灵甫素来骁勇，突然去逮它，它挣断了锁链入水。他得了两丈来长的金锁链，于是他的钱财称雄了。

银 牛

太原县北有银牛山。汉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骑白牛，蹊人田（“田”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田父诃诘之。乃曰：“吾北海使，将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寻至山上，唯见牛迹，遗粪皆银也。明年，世祖封禅焉。（出《酉阳杂俎》）

太原县北有一座银牛山。汉朝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个人骑着一头白牛，从人家田里走过。种田的老头呵斥他，他说：“我是北海使，要去看天子登山封禅，于是就骑着牛上山。”种田的老头找到山上去，只看到了牛的踪迹。牛粪全都是银子。第二年，世祖在这里封禅。

青 牛

桓玄在南，常出诣殷荆州。于鹤穴，逢一老翁，群驱

青牛，形色瑰异。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灵溪，骏非常。玄息驾饮牛，牛走入水不出。桓使覘守，经日绝迹。当时以为神物。（出《渚宫故事》）

又

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见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红，戏于水际。一白衣老翁长可三丈，执鞭于其旁。久之，翁回顾见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跃而上，倏忽渐长，一举足，径上石公山顶，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桓玄在南方，曾经外出前往富足的荆州。在鹤穴，他遇到一位老汉赶着一群青牛。这些青牛的形状颜色都很奇特，桓玄就用自己骑的牛换了一头。他骑着这头青年来到灵溪，速度非常快。桓玄停息下来到水边饮牛，牛走进水里不出来了。桓玄派人看守在那里，过去一天也没出来。当时人们认为那牛是神物。

又

住在京口的一个人晚上出来来到江上，看见石公山下有两头青牛。这两头青牛的肚子、嘴全是红的，在水边嬉戏。一个有三丈高的白衣老头，拿着鞭子守在一边。过了一会儿，老头回头看见有人，就把两头牛赶进水时老头就跳跃往上去，很快地变长，一抬脚，直接上了石公山顶，就不再看得见了。

牛

九真牛，乃生 上。时时怒，共 ，海沸涌。或出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雳。号曰神牛。（出《异物志》）

九真牛是生在 上的。牛时时发怒，在一起斗。即使

海水沸腾般光涌，有的会跑到岸上来斗。家牛看了都害怕。有的人拦截捕捉它，天就会打雷。人们都叫它神牛。

潜 牛

勾漏县大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每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出《酉阳杂俎》）

勾漏县大江中，有一种牛叫“潜牛”。潜牛的样子像水牛，常常上岸来争斗。角软了，就回到江里。角硬了就再出来斗。

凉州人牛

天宝时，凉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长，不可拘制，因尔纵逸。他牛从之者甚众，恒于城西数十里作群，人不能制。其后牛渐凌暴，至数百，乡里不堪其弊，都督谋所

以击之。会西胡献一鸷兽，状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问胡，献此何用？胡云：“捕噬猛兽。”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赏钱，当为相取。”于是以三百千为赏。胡乃抚兽咒愿，如相语之状。兽遂振迅跳跃，解绳纵之，迳诣牛所。牛见兽至，分作三行，已独处中，埋身于土。兽乃前斗，扬尘暗野，须臾便还。百姓往视，盆成潭，竟不知是何兽。初随望其斗见兽大如蜀马。斗毕，牛已折项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脏，盆盛以饲，兽累啖之，渐小如故也。（出《广异记》）

天宝年间，凉州有一个人家的牛生了一头小牛。这头小牛个大有劲，等到它长大了就不能约束，因而就放开它任它随便跑。有许多别的牛也都跟着它，经常在城西几十里的地方形成一群，人不能控制它们。以后这些牛逐渐变得凶猛，而且数量达到几百，成为乡里不堪忍受的祸害。都督谋求攻击它们的办法。正巧西胡献来一头猛兽。这兽样子像狗，略大，正青色。都督问胡人：“献这东西有什么用？”胡人说：“它可以搏杀猛兽。”都督把狂牛为害的事告诉胡人。胡人说：“只要有赏钱，我就让它给你捕杀它们。”于是定下来以三百千钱为赏钱。胡人就抚摸着那猛兽念咒，像说话的样子。那兽于是就振奋跳动。胡人解开绳索把客观存它放出去，它径直奔向狂牛所在的地方。牛见猛兽来了，分成三行，为首的那头在中间。它们都把身子埋进土里。猛兽扑上去和它们斗扬起的烟尘使田野变得黑暗。不长时间，猛兽便回来了。百姓们到那里一看，地上形成一

个大坑。到底不知道那兽是个什么兽。起先跟着它远望它与牛斗，见它像蜀马那么大。斗完之后。牛已经断了脖子而死。胡人剖开牛肚子，取出牛的五脏，用盆盛着喂那猛兽。猛兽一个劲地吃，越吃越小，渐渐和原先一般大小了。

洛水牛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庐舍，靡不淹没。厥后香山寺僧云（“云”原作“六”，据明抄本改。）：“其日将暮，见暴雨水自龙门川北下，有如决海溃江。鼓怒之间，殷若雷震。有二黑牛于水上掉尾跃空而进。众僧与居人凭高望之，谓城中悉为鱼矣。俄见定鼎长夏二门阴开（“开”原作“间”，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有二青牛奋勇而出，相去约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惊澜。翕然遂低。”（出《广异记》，明抄本作出《闻奇录》，陈校本作出《需读灵》，按见《剧谈录》卷中）

咸通四年的秋天，洛中发大水。花园、菜圃、房屋，没有不被淹的。后来香山寺的和尚们说，那天将要天黑的时候，只见狂暴的洪水从龙门川北流下来，有如江海决堤，震怒之间，像惊雷一般势不可挡。有两头黑牛在水上掉尾

腾跃地前进。众和尚和居民们站在高处望着，说城里头全都变成鱼的世界了。顷刻间望见定鼎、长夏二门在昏暗的风雨中打开了，有两头青年从里边奋勇地出来，相距大约一百步。黑牛奔走而又回，刚才那惊涛骇浪，就会都低下去了。

牛 拜

桓 冲

桓冲镇工陵，正会，当烹牛，牛忽熟视帐下都督，目中泪下。都督咒之曰：“汝若向我跪，当启活也。”牛应声而拜，众皆异之。都督复曰：“谓汝若须活，遍拜众人。”牛涕泪如雨，遂遍拜。值冲醉，不得启，遂杀牛。冲闻，大怒都督，痛加鞭罚也。（出《诸宫故事》）

桓冲镇守江陵。元旦皇帝全百官，应该杀牛。牛忽然一个劲地盯着帐下的都督，眼中流下泪来。都督对它说：“你要是向我跪下，我就饶了你。”牛应声就跪下了。众人都感到惊异。都督又说：“你如果想活，就向所有人全拜一遍。”牛涕泪如雨，就遍拜众人。但是都督还是没有饶它，照样把它杀了。赶上桓冲喝醉了，不知道这事，后来他听

说这事之后，对都督非常生气，狠狠地鞭打了都督一顿。

光禄屠者

太和中，光禄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换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与子，遂殒于刀下。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许，身入泥水，以头触物，良久乃定。（出《原化记》）

太和年间，光禄寺衙门中的一位厨师想要杀一头母牛。母牛已经有胎，不久就应该生产了。有的人说，应该另换一头牛来，杀牛的厨师拿着刀直接走上前去，一点也不介意。那牛就屈膝向他跪下了。杀牛的人还是不肯让步，大牛小牛就全都死在他的刀下。杀牛的厨师忽然疯狂痴傻，每天都学牛叫，吃一些草，身子往泥水里进，用头碰撞东西。很久他才平定下来。

牛氏子

广陵有牛氏子，家世勋贵，性好食黄牛，所杀无数。常以暑月中，欲杀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热如此，尔已醉，所食几何，勿杀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应声下泪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会人言！”立杀之。数日乃病，恒见此牛为厉，竟作牛声而死。（出《稽神录》）

广陵有一个姓朱的人，家世很高贵。他喜欢吃牛肉，杀过无数的黄牛。有一年夏天他要杀一头牛，他母亲阻止他说：“天这么热，你已经喝醉了，能吃多少肉，别杀了。”那人对牛说：“你能向我下拜，我就饶了你。”那牛应声就拜，眼里还流着泪。姓朱的反倒大怒地说：“畜牧怎么能听懂人话！”立刻就把牛杀了。几天后他便病了，总能看见这头牛变成的恶鬼。他竟像牛那样叫着死去。

牛偿债

卞士瑜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陈功，授仪同。悭吝，常顾人筑宅，不还其价。作人求钱，卞父鞭之曰：“若实负钱，我死，当与尔作牛。”须臾之间，卞父死。作人有牛产一黄犊，腰下有黑文，横给周匝，如人腰带。右胯有白纹斜贯，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为负我？”犊即屈前膝，以头著地。瑜以钱十万赎之，牛主不许，死乃收葬。（出《法苑珠林》）

有个叫卞士瑜的人，他的父亲因为平陈有功，被授予仪同。这个人很吝啬。他曾经雇人盖房子，不给人家钱。盖房子的人来要钱，他不但不给钱，还用鞭子打人家，说：“我要是真欠你的钱，我死了就给你当牛！”顷刻之间他就死了。盖房子的人有一头牛生下一头小牛，腰下有黑色花纹，横匝一周，像人的腰带；右胯有一条斜向的花纹，大小正好像笏板的样子。牛的主人喊它说：“姓卞的，你为什么要对不起我？”牛犊子立即就屈前膝，把头触到地上。卞士瑜想用十万钱赎这头小牛，牛主不干。这牛死了之后，卞士瑜才把它收葬了。

路伯达

永徽中，汾州义县人路伯达，负同县人钱一千文。后共钱主佛前为誓曰：“我若未还公，吾死后，与公家作牛畜。”话讫，逾年而卒。钱主家牛生一犊子，额上生白毛，成路伯达三字。其子侄耻之，将钱五千文求赎，主不肯与，乃施与湿成（明抄本、许本、“湿成”作“隰成”。）县启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级浮图。人有见者，发心止恶，竞投钱物，以布施焉。（出《法苑珠林》）

永徽年间，汾州义县人路伯达，欠同县人一千文钱硬说还了。后来，他和钱主一起在佛前发誓说：“我要是没还你，我死了之后，给你家做牛马。”过了一年他就死了。钱主家的母牛生下一头牛犊。牛犊的额头上生有一些白毛，白毛组成了“路伯达”三个字。路伯达的子侄们感到耻辱，拿着五千文钱去赎，牛主不同意。于是，他们就把钱施舍给湿成县启福寺的真如和尚，让他帮助建一座十五层的佛塔。凡是到这座塔的人，都发善心止恶行，争抢着扔下钱物，来布恩施德。

戴文

贞元中，苏州海盐县有戴文者，家富性贪。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有邻人与之交利，剥刻至多。乡人积恨，乃曰：“必有神力照鉴。”数年后，戴文病死，邻人家牛生一黑犊，胁下白毛，字曰戴文。闾里咸知，文子耻之，乃求谢，言以物熨去其字，邻人从之。既而文子以牛身无验，乃讼邻人，妄称牛犊有字。县追邻人及牛至，则白毛复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则应声而至。邻人恐文子盗去，则夜闭于别庑，经数年方死。（出《原化记》）

贞元年间，苏州海盐县有个叫戴文的人，他家里很富，为人却很贪婪。每当有乡里人欠他的债，他必须收几倍的利息。有个邻居和他一起赚钱，他盘剥克扣得特别多。乡里人对他长期怀有怨恨，说：“一定会有神明主持公道的！”几年以后，戴文病死，邻居家的牛生了一头黑色牛犊。这牛犊的胁下有白毛，白毛正好组成“戴文”两个字，居民们全都知道。戴文的儿子感到耻辱，就去向邻居道歉，要求用什么东西把字除去。邻人同意了。把字弄掉之后，戴文的儿子认为牛身并不灵验，就到官府把邻居告了，牛身

上本来没有字，是邻居瞎说牛身上有字。县里把邻居和牛传来一看，那牛身上的白毛又出来了，字很清楚。只要有人喊一声“戴文”，那牛就应声而来。邻居怕戴文的儿子把牛偷走，夜里就把它关闭在另外一间厢房里。经过几年，这牛才死。

河内崔守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几，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若缕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竟归其寺焉。（出《宣室志》）

有一位姓崔的，贞元年间是河内的郡守。崔郡守贪婪而又刻薄，河内人都恨他。他常常到寺院里借修佛像用的金子，一共借去几镒，但是一直不还帐。和尚因为他是太守，也不敢说出来。不久，崔郡守死在郡上。这一天，寺

里的一头牛生下一头小牛犊。小牛犊的头上有白毛，白毛组成崔某的名字。和尚们看了，感叹道：“崔郡守经常来借修佛像用的金子，而始终不还，今天的事，结果如何呢？”崔家听说这事，就用别的牛来换这头牛犊。一来到寺上，就命人把字剪掉。剪完之后就又长出来。等到了崔家，即使用最好的草料喂它，它也始终不吃一口。崔家认为奇怪，到底又把牛犊送回到寺里来。

王氏老姥

广陵有王氏老姥，病数日，忽谓其子曰：“我死，必生西 浩氏为牛。子当寻而赎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顷之遂卒。西 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寻而得之，以束帛赎之而去。（出《稽神录》）

广陵有一个姓王的老太太，病了几天，忽然对儿子说：“我死了之后，一定会到西一家姓浩的家里托生成一头牛，你应该找到那里把我赎回来。肚子下面有‘王’字的就是我。”不一会儿她就死了。西 ，是海陵之西的一个地名。那里有一家姓浩的牛生了犊，肚子下面有白毛，组成“王”字。王老太太的儿子找到这里，用一束帛把牛犊赎了去。

牛伤人

邵桃根

梁末，邵桃根，襄阳人。家有一犊，肥充可爱，桃根恒自饲之。此犊恒逐桃根游行。每往官府聚会，犊虽系在家，而吼唤终不住。后一日，桃根晨起开门，犊忽从后齧根，穿流血。举家打去，已复瞋目，复来齧伤，数日气绝。

(出《广古今五行记》)

南北朝的染末。襄阳人邵桃根家里有一个小牛犊，肥实可爱。邵桃根经常亲自喂它。这牛犊经常追赶着邵桃根走路。邵桃根每次到官府去聚会，牛犊虽然被拴在家里，却不停地吼叫。后来有一天，邵桃根早晨起来开门，牛犊忽然从身后顶他，顶穿肋部，流出血来。全家人一齐打牛，牛瞪圆眼睛又是一撞伤得更重，几天就死了。

牛 异

洛下人

唐先天年，洛下人牵一牛，腋下有一人手长尺余，巡坊而乞。（出《朝野僉载》）

唐朝先天年间，有一个洛下人牵着一头牛，牛的腋下有一只人手，一尺多长。这个人就牵着这头怪牛沿街乞讨。

宁茵

大中年，有宁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栋宇半堕，墙垣又缺。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俄闻叩门声，称桃林斑特处士相访。茵启关，睹处士形质瑰玮，言词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巢居侧近，睹风月皎洁。闻君吟咏，故来奉谒。”茵曰：“某山林甚僻，农具为邻。蓬荜既深，轮蹄罕至。幸此见访，颇慰羁怀。”遂延入。语曰：“然处士之业何如？愿闻其说。”特曰：“某少年之时，兄弟竞生头角。每读春秋

之颖考叔挟以走，恨不得佐辅其间。读史记至田单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至于新野之战，恨不得腾跃其间。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今恨恨耳。今则老倒，又无嗣子，空怀舐犊之悲况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言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四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即不敢当。生争一束，堪令讽味。”俄又闻人扣关曰：“南山斑寅将军奉谒。”茵遂延入，气貌严耸，旨趣刚猛。及二斑相见，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吴太伯为荆蛮，断发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斗谷于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氏”原作“已”，据明抄本改）远祖固、婕妤，好词章，大有称于汉朝，及皆有传于史。其后英杰间生，婣联不绝。后汉有班超投笔从戎，相者曰：‘君当封侯万里外。’超诘之，曰：‘君燕颌虎头，飞而食肉万里，公侯相也。’后果守玉门关，封定远侯。某世为武贲中郎，在武班。因有过，窜于山林。昼伏夜游，露迹隐形，但偷生耳。适间松吹月高，墙外闲步，闻君吟咏，因来追谒。况遇当家，尤增慰悦。”寅因睹棋局在床，谓特曰：“愿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为之。良久，未有胜负。茵玩之，教特一两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两斑笑曰：“大有微机，真一发两中。”茵倾壶请饮，及局罢而馀，数巡，寅请备脯修以送酒。茵出（“茵出”原作“寅设”，据明抄本改）。鹿脯，寅啮决，须臾而尽。特即不茹。茵诘曰：“何

故不茹？”特曰：“无上齿，不能咀嚼故也。”数巡后，特称小疾（明抄本“疾”作“户”。）便不敢过饮。寅曰：“谈何容易！有酒如澠，方学纣为长夜之饮，觉面已赤。”特曰：“第大是钟鼎之户，一坐耽更不动。”后二斑饮过，语纷拿。特曰：“第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凌，何也？”寅曰：“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抵，何也（“寅曰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抵何也”十五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特曰：“第夸猛毅之躯，若值人如卞庄子，当为粉矣。”寅曰：兄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当为头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长尺余。茵怒而言曰：“宁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况，但且饮酒！”二客悚然（明抄本“但且饮酒二客悚然”作字作“今后如有酗酒者请试之二斑闻之悚然”。）特（“特”原作“时”，据明抄本改。）吟曹植诗曰：“萁在釜下煨，豆在釜中泣。此一联甚不恶。”寅曰：鄙谚云，鸲鹑树上鸣，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茵曰：“无多言，各请赋诗一章。”茵曰：“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寅继之曰：“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琨。”特曰：“无非悲宁戚，终是怯庖丁。若遇龚为守，蹄涔向北溟。”茵览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宁生何党此辈！自古即有斑马之才，岂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明抄本“共语”作“明言”。）者盖恶伤其类耳（“耳”原作“而”，据明抄本改。）！”遂怒曰：“终不能摇尾于君门下，乃长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额，

岂敢有人言誉耳（明抄本“有人言誉耳”作“要誉于人耶”）。何相怒（明抄本“怒”作“欺”。）如斯？”特遂告辞。及时，视其门外，唯虎迹牛踪而已。宁生方悟。寻之数百步，人家废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犹带酒气。虎即入山矣。茵后更不居此而归京矣。（出《传奇》）

唐大中年间，有一个叫宁茵的秀才在南山下借了一处房子住。房子处于半倒塌状态，墙壁又残缺。一天夜里，风清月朗，他在院子里吟咏，忽然听到敲门声。门外的人自称是桃林的斑特处士来访。宁茵打开门，见来访的处士瑰姿玮态，谈吐大方。那人说：“我是在田野间出力耕种的人，面对着田亩辛苦勤劳，和农夫们常在一起，家就住在附近。见风月皎洁，听到你吟咏，所以就来拜谒。”宁茵说：“我的山林特别偏僻，和农具为邻，院落荒凉，很少有客人来。你能来访很让我感到宽慰。”于是宁茵把客人迎了进来。宁茵说：“处士的学业怎样呢？请讲讲好吗？”斑特说：“我年轻的时候，兄弟们竞争着长出头角，每次读《春秋》读到颖考督挟着车辕而奔跑的那一段，恨不能在旁边帮着他拉车；读《史记》读到田单粉碎燕军的计策，恨不能奋勇杀敌在火牛阵中；读东汉读到新野之战，恨不能也在阵前腾跃。这件事都让我感到痛快，都不能遇上，至今心里很遗憾。现在已经老几了，又没有后代，空怀着爱子的悲哀。况且又羡慕徐孺子凭吊郭林宗的一句话：‘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就不敢当了，‘生刍一束’可让人久久玩味。”不一会儿又听到有人敲门，说是南山的斑

寅将军来拜访宁茵就把他迎进来。这个人气质庄严，相貌出众，旨趣刚猛。等到两位姓斑的见了面，也都特别高兴。斑寅说：“老兄知道咱们的姓是怎么来的吗？”斑特说：“从前吴太伯逃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因此就有人开始姓斑。”斑寅说：“老兄太荒谬了，很不了解根本。斑姓出自‘斗谷於菟’的故事，有文斑的像，因而用它作为姓氏。咱们的先祖班固、班婕妤，喜欢诗词文章，在汉朝很有声望，都在史书里有所记载。那以后姓斑的英杰人物间或出生，蝉联不断。后汉有个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相面的对班超说：‘你得在万里之外封侯。’班超问是怎么回事。相面的说：‘你长的是燕子下巴老虎脑袋，飞而吃肉万里之外，公侯的相貌。’后来他果然守玉门关，封他为定远侯。我们家世代是武贲中郎，在武班，因为有过错，就窜入山林，白天趴伏，夜间出游，隐蔽行踪，只是偷生罢了。刚才听到松涛阵阵，见明月高悬，在墙外散步，听到宁君吟咏，于是就来拜见。况且又遇上本家老兄也在这里，更增加了几分喜悦。”斑寅因为看到床上有棋局，就对斑特说：“愿和老兄下一局。”斑特很高兴地和他下起来。好久没分出胜负。宁茵戏弄他们，教斑特一两着。斑寅说：“主人莫非是高手吗？”宁茵说：“就像管子里看豹，这时只看见一斑。”两个姓斑的都笑了，说：“真是微妙，一箭双雕！”宁茵倒酒让他们喝。等到下完棋，喝了几巡，斑寅又让宁茵准备些鱼肉来下酒。宁茵拿出一块鹿脯来，斑寅大口吃，一会儿就吃没了。斑特却不吃。宁茵问他：“你为啥不吃？”斑

特说：“我没有上牙，不能咀嚼。”几巡之后，斑特说有点小病，不敢多喝。斑寅说：“谈何容易！有酒如澠池之水，才学纣王作长夜之饮。”斑特觉得脸红了，就说：“老弟真是钟鼎大户，一坐下就半宿不动。”后来两个姓斑的都喝多了，话语就杂乱了。斑特说：“老弟依仗你是有爪有牙的人物，苦苦地欺负我，干啥呀！”斑寅说：“老兄凭着你是有角的人物就苦苦地顶撞我，干啥呀！”斑特说：“老弟你自夸身躯凶猛，要是遇上卞庄子那样的人，你就得变成粉末。”斑寅说：“老兄你自夸力气壮勇，要是遇上庖丁那样的人，就得被人家砍头剥皮。”宁茵面前有一把一尺多长的切肉的刀。他生气地说：“宁老人家有刀，二位不准吵啦！只能喝酒！”二客吓了一跳。斑特吟曹植的诗道：“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这一联很不错！”斑寅说：“俗话说，鸱鸢树上鸣，意在麻子地！”三人都大笑。宁茵说：“不要多说，每个人都要赋诗一首。”然后他先吟一首：“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斑寅接着说：“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琨。”斑特说：“无非悲宁戚，终是怯庖丁。若遇龚为守，蹄涔向北溟。”宁茵看了之后说：“真是个奇才！”斑寅生气，一指衣袖站起来说：“宁生为什么和这样的人结伙？自古以来只有斑马之才，难道还有斑牛之才？况且我生下来三天就想吃人，而这个人还偷了我的姓氏，只是没有明说出来，是怕伤害他的同类罢了！”于是他更加愤怒地说：“我毕竟不能在你的门下摇尾乞怜吧？”就长揖而去。斑特也生

气地说：“古人看重的是白眉，而你是白额。难道还敢在人前谈名誉？为什么如此生气？”于是斑特也告辞。等到天明，宁茵看他的门外，只有老虎和牛脚印而已。宁茵这才恍然大悟。寻找了几百步，在一家的废院内，有一头老牛卧在那里，还带着酒气。老虎已经进山了。宁茵后来不在这儿住，回京城去了。

仲小小

临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众号促野牛。平生以采猎为务。临洮已西，至于叠宕岷之境，数郡良田，自禄山以来，陷为荒徼。其间多产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纯黑，其一可敌六七骆驼，肉重千万斤者。其角。二壮夫可胜其一。每饮之处，则拱木丛竹，践之成尘。猎人先纵火逐之，俟其奔迸，则毒其矢，向便射之。泊中镞，则挈锅釜，负粮糗，蹑其踪，缓逐之。矢毒既发，即毙。踏之如山，积肉如阜。一牛致乾（“乾”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肉数千斤（“斤”原作“金”，据明抄本改。），新鲜者甚美，缕如红丝线。乾宁中，小小之猎，遇牛群于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惊忧，奔一深谷。谷尽，南抵一悬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堕崖；居次者，不知其偶

堕，累累接迹而进，三十六头，皆毙于崖下。积肉不知纪极，秦、成、阶三州士民，荷担之不尽。（出《玉堂闲话》）

临洮境内，有一个叫仲小小的山民，大伙叫他仲野牛。他平生以打猎为主。临洮以西，直到迭宕的、岷一带，几个郡的良田，自安祿山作乱以来，沦为荒野。这一带多产野牛，野牛是纯黑色的。一头野牛敌得上六七头骆驼。体重千万斤的，它的角，两个壮汉只能拿动一只。每到一处喝水吃草，就要拱木丛竹，践踏起冲天的烟尘。猎人先放火驱赶它们，等它们奔跑出来，就用毒箭射它们。等到它们中了箭，就拿着锅背着粮，跟着它们的行踪，慢慢地追赶它们。箭上的毒一发作，它们就死了，倒下去像一座座小山，肉积起来像山岭。一头牛就能出几千斤肉。新鲜肉特别，一缕一缕的像红丝线。乾宁年间，仲小小出去打猎，在石家山遇上一群野牛。他让狗追赶。那些牛受到惊扰，奔进一条深谷。跑到谷的尽头，向南面临一个悬崖。狗追得很急，野牛们紧紧地挤在一起，领头的那头牛，失脚坠下崖台湾省。居次位的不知道它是偶然失脚掉下去的，也跟着跳下去。就这样，接二连三地往下跳，三十六头都摔死在崖下。不知道一共多少肉。秦、成、阶三个州的士民都来往外担肉也担不尽。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马

周穆王八骏 汉文帝九逸
 隋文帝狮子骢 唐玄宗龙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骢
 曹 洪 司马休之 慕容
 秦叔宝 张纳之 宋 蔡 舞 马
 续 坤 杨翁佛 季 南 赵 固
 韩 江东客马 陈璋

马

马、虜中护兰马，五白马也，亦曰玉面。真马，十三岁马也。以十三岁已下，可以留种。马八尺。戒马八尺，田马七尺，弩马六尺。瓜州饲马以草，沙州以茨萁，凉州以勃突浑，蜀以稗草。以萝卜根饲马，马肥。安北饲马以沙蓬狼针。大食国出（“出”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解人语马。悉怛国怛干国出好马。马四岁两齿，至二十岁，齿尽平。体名有输鼠外鳧、乌头龙、翅虎口。猪槽饲马，石灰泥槽，汗而系门，三事落驹。回毛在颈，白马黑毛（“毛”原作“马”，据明抄本改。），鞍下腋下回毛。左（“左”原作“在”，据明抄本改。）胁白毛，左右后足白，白马四足黑，目下横毛，黄马白喙，旋毛在吻，后汗沟上通尾本，

目赤睫乱及反睫，白马黑目，目白却视，并不可骑。夜眼名附蝉，户肝名县烽，亦曰鸡舌。缘秩方言，以地黄甘草啖，五十岁生三驹。（出《酉阳杂俎》）

吐火罗国波讷山阳，石壁上有一孔，恒有马尿流出。至七月平旦，石崖间（明抄本“间”作“开”。）有石阁道，便不见。至此日，厌哒人取草马，置池边与集，生驹皆汗血，日行千里。今名无数颇梨，随西域中浴，须臾即回。

图记云：吐火罗国北，有屋数颇梨山，即宋云所云波讷山者也。南崖穴中，神马粪流出。商胡曹波比亲见焉。（出《洽闻记》）

浴马港，疏水流也。汉时，常有马数百匹出其中。马形皆小，似巴滇马，遂名其孔为马穴。初得此马，乘出沔水上浴之，遂名其处曰浴马溉。沔顿宿，今名骑亭。三国时，陆逊攻襄阳，又值此穴中有马十匹，逊载还建业。（出《洽闻记》）

汉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

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县治西，水有龙马，身长八九尺，龙形，有鳞甲，横文五色，龙身马首，顶有二角，白色，口衔一物，长可三四尺。凌波回顾，百余步而没。（出《洽闻记》）

西陵北，陆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马穴，常有白马出此穴。人逐之，潜行出汉中。汉中人失马，亦出此穴，相去数千里。今马穴山在峡州夷陵。（出《洽闻记》）

虏中护兰马，就是五白马，也叫“玉面”。真马，就是十三岁马。从十三岁以下的，就可以留作马种了。马高八尺；戒马高八尺；田马高七尺；弩马高六尺。瓜州用草喂马；沙州用茨萁喂马；凉州用勃突浑喂马；蜀地用稗草喂马。用萝卡根喂马，马长得肥。安北用沙蓬狼针喂马。大食国出一种能理解人话的马。悉怛国和恒干国都出好马。马四岁的时候只有两颗牙齿。到二十岁，牙齿全都长平。马的名称有“输鼠外皂”、“乌头龙”、“翹虎口”等多种。

吐火罗国波讷山的南面，石壁上有一个洞。这洞里常有马尿流出来。到了七月，每天的早晨，石崖间的石阁道便不见了。到了这天，厌哒人把草马弄到池边上来，把马集中到一起。这样生出来的马驹，出的汗像血，可以日行千里。现在称这种马叫“无数颇梨”马。这马如果马上到西域去洗澡，不一会儿就能回来。

《图记》上说，吐火罗国北，有一座屋数颇梨山，也就是宋云所说的波讷山。此山南崖的山洞中，神马的粪便经常流出来。一个叫曹波的经商的胡人一连几次亲眼见过。

浴马港里有水流出。汉朝时，常常有几百匹马出入其中。这些马个头都比较小、像巴、滇一带的马。于是人们就称这个山洞为“马穴”。当初在这里捉到马，就骑着它到沔水上洗，于是就称那个地方叫“浴马溉”、“沔顿宿”，现在叫“骑亭”。三国时，陆逊领兵攻打襄阳，还赶上这个洞中有十匹马。他把这十匹运回到建业。

汉章帝的时候，蜀郡的王阜是益州太守。他把这地方

治理得非常好，在滇地河中出现了四匹神马。

唐朝武德五年三月，景谷县治下的西边，河里面出现一匹马。龙马有八九尺长，龙的形状，有鳞甲，有五色横纹，马头龙身，头顶上有两只角，角是白色的。龙马的口里衔着一样东西，有三四尺长。它在河里凌波回顾，游出一百多步才沉下去。

从西陵向前，在旱路上走三十里的地方，有一个石洞叫“马穴”。常常有白马从这个洞中跑出来。有人追赶它，它就在水里潜行，走出汉中。汉中人丢了马，也能从这个洞中找到。此洞离这里几千里。现在马穴山在峡州的夷陵。

周穆王八骏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马。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趋；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遍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巡天下之域。穆王神智远谋，使辙迹遍于四海。故绝地之物，不期而自报。（出《王子年拾遗记》）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那一年，他巡行于天下。他驾驭

着被称为“八龙”的八匹马。第一匹叫“绝地”，跑起来脚不沾地；第二匹叫“翻羽”，驰骋起来能赶过飞禽；第三匹叫“奔霄”，一夜之间可行万里；第四匹叫“越影”，能追赶着太阳行走；第五匹叫“逾辉”，毛色放光；第六匹叫“超光”，一个身形十个影子；第七匹叫“腾雾”，可以乘着云雾前进；第八匹叫“挟翼”，身上长有肉翅。他把八匹马一齐驾到车上，按住马辔慢慢地行进，来巡视天下的疆域。周穆王深谋远虑，让车辙遍及四海，所以绝远的地方出产的物品，也会不期而自来。

汉文帝九逸

汉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一名浮云，二名赤电，三名绝群，四名逸骠，五名紫燕骝，六名绿螭。七名龙子，八名鳞驹，九名绝尘，号名九逸。有来宣能御马，代王号为王良焉。（出《西京杂记》）

汉文帝从代国回来的时候，有九匹好马，都是天下有名的骏马。一匹叫“浮云”；第二匹叫“赤电”；第三匹叫“绝群”；第四匹叫“逸骠”；第五匹叫“紫燕骝”；第六匹叫“绿螭”；第七匹叫“龙子”；第八匹叫“鳞驹”；第九匹叫“绝尘”。号名九逸有来宣善于驾驭马匹，代王称他为

“王良”。

隋文帝狮子骢

隋文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鬃曳地，号狮子骢。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谁能驭之？”郎将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抠目，马战不敢动，乃鞫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史”原作“州”，据明抄本改。）宇文士及（“及”原作“其”，据许本改。）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挽，骏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载》）

隋文帝的时候，大宛国献来一匹千里马。这匹马的马鬃拖到地上，名叫狮子骢。皇上把它放到马群里，走起路来又蹦我跳，没有能制服它的人。皇上让人把马群全赶来，对左右说：“谁能驾驭它？”郎将裴仁基说：“我能制住它。”于是他就掖好袍襟走上前去，离马还有十几步的时候，他猛一跳跳到马背上，一手揪住马的耳朵，一手抠住马的眼

睛。马疼得打战不敢动弹。于是就套上鞍辔骑上它。早晨从西京出发，晚上就能到达东洛。后来隋朝灭亡就不知这匹马哪儿去了。唐朝文武圣皇帝下令在全国查找这匹马。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到了这匹马。它在朝邑一家卖面的家里，已经老了。主人用它拉磨。它的尾巴已经又焦又秃，皮肉上磨出了窟窿。宇文士及见到它的时候，悲伤地哭泣起来。皇帝亲自到长乐坡迎接这匹老马。老马走到新丰的时候，就向着西方嘶鸣腾跃。皇帝得了这匹马特别高兴。马的齿口都长平了。用钟乳喂它，它还生了五个小马驹，都是千里驹。后来不知去向。

唐玄宗龙马

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淄守，每岁采而贡焉。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玄黄石。忽遇一翁，质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髯极丰。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马。且告曰：“君侯躬自采药，岂不为延圣主之寿乎？”曰：“然”。翁曰：“圣主当获龙马，则享国万岁，无劳采药耳。”邕曰：“龙马安在？”答曰：“当在齐鲁之郊。若获之，即是太平之符，虽麟凤鱼龙，不足以并其瑞。邕方命驾以后乘，

遽亡见矣。邕大异之，顾谓从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贞者，求龙马于齐鲁之间。至开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真果得马于北海郡民马会恩之家。其色雅毛，两肋有鳞甲，鬃尾若龙之鬣，嘶鸣真笛（“笛”原作“虚苗”，据《宣室志》改。）之音，日驰三百里。乾真讯其所自，会恩曰：“吾独有牝马，常浴于淄水，遂有胎而产。因以龙子呼之。”乾真即白于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献之，上大悦，诏内闲厩异其白鬃，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出《宣室志》）

海岱之间，出产一种玄黄石。有人说，吃了这种石头可以长生不老。唐玄宗曾经命令临淄太守年年采集进贡。开元二十七年，江夏人李邕任临淄太守。这年秋天，他带人进山采玄黄石，忽然遇上一位老头。这老头的气质特别，风度翩翩，须髯飘洒。他身穿短衣。从道边走出来，轻轻敲打着李邕的马说：“你亲自采药，难道不是为了延长圣主的寿命吗？”李邕说：“是的。”老头说：“圣主应当得到一匹龙马。如果得到龙马，那就可以享国万年，用不着采药了。”李邕问：“龙马在哪？”老头说：“应该在齐鲁之郊。如果弄到龙马，那就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即使是麒麟、凤凰、神龟、天龙，也比不上这马的祥瑞。”李邕正让老头骑后面的一匹马，老头却转眼间不见了。李邕感到非常奇怪。他回头对随从们说：“大概他是神仙吧？”于是就让自己手下的官吏王乾贞到齐鲁之间去访求龙马。到了开元二十九年夏天的五月，王乾贞果然在北海郡百姓马会恩家中

遇到一匹好马。这匹马的毛色是混杂的，前胸的两侧有鳞甲，鬃和尾像龙的鬣，嘶鸣的声音像笛的声音，一天能跑三百里。王乾贞问这马是从哪里弄来的。马会恩说：“我只有一匹母马，这匹母马常到淄水里洗浴，于是就不知为什么怀了胎而生下这个驹来，因而就叫它‘龙子’。”王乾贞向李邕说明之后，李邕非常高兴，就把这来历写到奏章里，把马献给了皇帝。皇上特别喜欢，下令用宫内闲的马厩特殊喂养它，让画工为它画像，颁发给宫内宫外的人们观赏。

代宗九花虬

代宗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郭子仪。子仪固让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子仪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贡也，额高九尺，毛拳如鳞，头颈鬣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即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故号九花虬。上往日东幸，观猎于田，不觉日暮。忽顾谓侍臣曰：“行宫去此几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硬夜。而九花虬缓缓然，如三五里而已，侍从奔骤，无有及者。（出《杜阳编》）

代宗下令把御马“九花虬”和紫玉的马鞭、鞍辔一块送给郭子仪。郭子仪坚决地推让了好长时间。皇上说：“这

匹马高大，和你郭子仪正好相称，不必谦让了。”郭子仪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就是范阳节度使李怀仙献的那匹马，额高九尺，毛拳像鳞，头颈上的鬃鬣，像真正的虬龙一样。它每一次嘶鸣，都让群马竖起耳朵来听。因为它身上长了九朵花纹，所以叫做“九花虬”。皇上以前曾到京东田野间观猎，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忽然看着侍臣们说：“这儿离行宫多远？”侍臣奏道：“四十里。”皇上命令大家快马加鞭，怕天黑前赶不回去。但是九花虬却是轻松缓慢的样子，就像走三五里似的。侍臣们的马紧急地追赶，却没有能赶上它的。

德宗神智驄

德宗西幸，有二马，一号神智驄，一号如意驄，皆如上意，故常谓之功臣。耳中有毛，引之一尺。《马经》云：“耳中有毛者，日行千里。”一日花柳方春，上游幸诸苑。侍者进瑞鞭，指二驄语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骏，谓之二绝。今获此鞭，可谓三绝。遂命酒饮之。因吟曰：“鸳鸯赭白齿新齐（“赭白齿新齐”五字原作“白齿新□□”，据黄本改补。）晚日花开散碧蹄。玉勒斗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即中书舍人韩瓘诗也。（出《杜阳编》）

德宗幸梁洋，唯御骝马，号曰望云骝。驾还，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厩中，贵戚画为图。（出《国史补》）

德宗西游，得到两匹好马。一匹叫做“神智骝”，一匹叫做“如意骝”。这两匹马都让皇上感到满意，所以常常说它们是功臣。马的耳朵里有毛，拽出来有一尺长。《马经》上说，耳朵里有毛的，一天可行一千里。一天，正是花红柳绿的春季，皇上到禁苑去游赏，有一位侍者献给他一把瑞玉马鞭。皇上指着两匹宝马说：“以前我西游，得了两匹宝马，称为‘二绝’，现在又得了这把鞭，可叫做‘三绝’了。”于是就命人摆下酒宴喝起酒来。皇上吟诵着：“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开散碧蹄。玉勒斗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这是中书舍人韩偓的诗。

德宗到梁洋去，驾馭的只是一匹毛色混杂的马，叫做“望云骝”。回到京都以后，皇上认人喂它一等料。皇上没事的时候，让人把马牵出来看看，它一定会长声地嘶鸣，向四下观望，像感恩的样子。后来它老死在飞龙厩中，贵戚为它画了像。

曹 洪

魏曹洪，武帝从弟，家盈产业，骏马成群。武帝讨董卓，夜行失马。洪以其所乘马曰白鹤，与武帝乘。此马走，唯觉耳中风声，脚似不践地。至深水，洪不能得渡。武帝引首（明抄本无“首”字。）上马，共济深水，行数百里，瞬息而至。下视马足，毛皆不（“皆不”原作“尚皆”，据明抄本改。）湿，帝衣犹沾濡。时人谓乘风行也，为一代神骏。谚云：“凭空虚跃，曹家白鹤。”（出《王子年拾遗记》）

魏时的曹洪，是魏武帝曹操的堂弟，他家里产业丰足，骏马成群。魏武帝讨伐董卓，夜间行军丢了马，曹洪就把自己骑的一匹名叫“白鹤”的马让给武帝骑。这匹马奔跑起来，只觉得耳边有风声，马蹄不沾地。到了水深的地方，曹洪过不去，曹操就拉他上马，一块渡过去。走了几百里，转眼的工夫就到。下马看马脚、马毛全没湿。武帝的衣服还湿了呢！当时人们说这是乘风而行，是一匹神马。有这样一句谚语：“凭空虚跃，曹家白鹤！”

马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为荆州，宋公遣使围之。休之未觉。常所乘马，养于床前，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试鞮之，即不动。鞮讫还坐，马又惊跳。如此者数四。骑马即骤出门，奔驰数里，休之顾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获免。（出《诸宫故事》）

晋朝时，司马休之治理荆州。宋公派人把他包围了，他并未发觉。他平常骑的一匹马，养在他的床前。马忽然连连嘶鸣，不吃草料了，注目看着马鞍子。司马休之试着将鞍辔给它套上，它就不动了。但是套完之后，司马休之回来坐下，它就又惊跳不已。如此几次。司马休之就骑上马，马骤然间奔出城门。跑出几里之后，司马休之回头一看，宋公派来的人已经追来了。于是就逃走而免此难。

慕容蝥

慕容蝥初有赭白马，常自乘之。既为石虎所围，力弱，分将危陷，弃众将逃。以此马奔而鞞之，马见鞞，辄蹄啮不得近，乃止。俄而邺使至，石虎国有难，虎旋归。至是时，马年四十九岁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慕容蝥当初有一匹赭白马，他常常骑它。被石虎包围了以后，他的兵力很弱，按理将惨败，他就想扔下众人自己逃跑。因为这匹赭白马善跑，就去给它备鞍辔。马见了鞍，就又踢又咬不让靠近，就只好作罢。顷刻间邺郡的信使到了，说石虎的国中有难，石虎立即就撤兵回去了。到这个郡的时候，这匹马已经四十九岁了。

秦叔宝

唐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钩，尝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出《西

阳杂俎》)

唐朝帮叔宝骑的那匹马，叫“忽雷钩”，曾经给它喝过酒。常常在月光之下试验它，它可以跳过三领立起来的黑毡。等到胡公死的时候，它只嘶鸣，不吃草料，饿死了。

张纳之

德州刺史张纳（明抄本“纳”作“讷”。）之，一白马，其色如练。父雄为数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为考功郎中，改寿州刺史，又乘此马。敬之薨，弟纳之，从给事中相府司马改德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出为常州刺史。至今犹在，计八十余，极肥健，行骤，脚不散。（出《朝野僉载》）

德州刺史张纳之有一匹白马，它的毛色就像白色的丝绸。他的父亲张雄常常骑这匹马。张雄死后，儿子张敬之是考功郎中，改任寿州刺史，又骑这匹马。张敬之死后，弟弟张纳之也骑这匹马。他从给事中相府司马改任德州刺史，入京做国子祭酒，出京做常州刺史，一直骑这匹马。这匹马至今还在，已经八十多岁，还特别肥健，走起路来很快，脚不散乱。

宋 蔡

广平宋蔡（明抄本、陈校本“蔡”作“察”，下同。）娶同郡游昌女。蔡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蔡疑其非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蔡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儿”原作“而”，据明抄本改。）此其谓也。（出《朝野僉载》）

广平人宋蔡，娶的是同郡游昌的女儿。宋蔡的前辈是胡人，归汉已经三辈子了。他的妻子忽然生了一个孩子，两眼深陷，鼻梁高挺，宋蔡怀疑他不是自己的后代，不想要他。不一会儿，他家的红色母马生了一个白色马驹，宋蔡恍然大悟，说道：“我家原先有白马，绝种二十五年了，现在又生了白马。我曾祖父是胡人，现在这孩子是像他的祖先啊！”于是就养育了这孩子。所以叫做“白马活胡儿”，说的就是这件事。

舞 马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分（“分”原作“各”，据明抄本改。）为左右。各有（“各有”原作“分为”，据明抄本改。）部，目为某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板床，乘马而上，施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睹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匹置（“置”原作“卖”，据明抄本改。）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彗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厩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捶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出《阴皇杂录》）

唐玄宗曾经命人教习一种舞马，计四百蹄。把马分为左右两部分，各有指挥，马的名称一般都是某某宠儿某某

骄子。当时塞外也有好马贡进来。皇上让人把这些马教得没有不听到乐曲就按照乐曲节奏跳舞的。于是皇上命人给马穿上了锦绣衣服，用金银装饰马的鬃鬣，其间再点缀上一些珠玉。那乐曲叫做“倾杯乐”，共有几十章。马跳舞的时候，昂首翘尾，无论前后走动还是左右走动，都合乎节拍。还放置三层板床，骑马跳上去，旋转如飞。有时让壮汉举起一张床，马在床上起舞。几名乐手站在前后左右，都穿着淡黄色衣衫和有花纹的玉带。乐手都是挑选那些年轻而又身材标致模样好看的人担任。每年的千秋节，就在勤政楼下表演这个舞蹈。后来皇上到蜀地去了，这些舞马都散失到民间了。安禄山经常看这个舞蹈，很喜爱这些马，从这时他就把几匹舞马弄到范阳。后来这些马被田承嗣得去，他不知这是些舞马，把它们混杂在战马当中，放在外面的马棚里。忽然有一天，军中举行宴会，犒赏兵士，一奏乐，马就不停地跳舞。养马的人认为马是妖孽，拿着扫帚就打。马以为是跳舞跳得不合节拍才挨打，跳得更起劲，抑扬顿挫，还保留原先的神态。马厩的小官急忙把马怪的事向田承嗣报告。田承嗣让他用鞭子打。打得特别重。马却跳得很认真很完整。它跳得越好，打得也越厉害。最后到底被打死在马槽之下。当时也有人知道这是舞马的，但是怕田承嗣残暴，始终没敢吱声。

续 坤

咸通乾符中，京师医者续坤颇得秦医和之术，评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皆可预言。适有燕中奏事大将暴得风疾，服医药而愈，所酬帛甚多，仍以边马一匹留赠，马之骨相甚奇，然步骤多蹶。虽制以衔勒，加之鞭策，而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费刍粟，托人以贱价卖之。求骏者才试，还复如此，累月不售。邻伍有王生，货易于中贵之门，颇甚贫窳。忽诣坤云：“有青州监军将发，须鞍马备行李。亦知驰骋非骏，但欲置于牵控之间。”坤直以无用之畜付焉，亦不约鬻马之价。自此经旬不至，谓其脱略亡逸。一旦复来，所直（“直”原作“置”，据明抄本改。）且逾十万。坤既获善价，因以十千遗之。俄见王生，易衣装，致仆马，至于妻孥服饰，亦皆鲜洁。或曰：“王生卖马，金帛兼资，计三四百万。”坤甚惊，试询其事。王生初不备说。坤曰：“某以无用之物，获价颇多，但未知驽劣之材，何以至此？”云：“初致马于青社监军，举足如有羁绊。”及将还，途遇小马坊中使，因遣留试。信宿而往，不复见焉。密询左右，数日前，魏博进一马，毛骨大小与此同，圣人常乘打球，骏异未有偶（御厩有马，毛色相类者，咸有其

对。)。将到日，方遣调习步骤，萦转如风，今则进御数朝，所赐之物甚厚。其后王生因大索起价，遂以四百万酬之。是以物逢时亦有数，不遇其主，则驽骥莫分。及知耕莘野，筑傅岩，未遇良途，奚异于此。（出《剧谈录》）

咸通乾符年间，京城里的名医续坤精到地掌握了秦医和的医术，评论脉相就可以知道吉凶祸福。至于得失。全可以预言。恰好有一个燕国的奏事大将突然得了风病，吃了他的药治好了，给了他很多衣帛作为报酬，还送给他一匹边塞出产的马。这匹马的骨相特别奇怪，但是步法却很笨拙。虽然用衔勒控制它，用马鞭抽打它，还是改不了它缓慢拖沓的习性。续坤因为它浪费草料，求人低价卖掉它。寻求马的人把它牵出去试一试它的才能，它还是那个老样子。一个多月也没卖出去。邻街有一位王生，专门把货物卖给显贵侍从宦官之家，家中很贫困。忽然有一天这个王生来到续坤这里，说：“有一个青州的监军要出发，需要一匹马驮运行李。也知道这匹马跑起来不是什么好马，只是想把行李放在牵控之中转罢了。”续坤直接就把这匹无用的畜牲交给王生，也没约定卖多大价钱。从此过去十几天没有消息，续坤以为王生稀里糊涂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一天，王生突然回来了。那匹马的价钱居然超过十万。续坤得了大价钱很高兴，就取出十千送给王生。王生已经换了新衣服，买了仆人和马匹，妻子儿女的衣服也都焕然一新。有人说，王生卖这匹马，金帛等物加到一起计算，共赚三四百万。续坤非常惊奇。他试探着向王生打听这事。王生起

先不打算说。续坤说：“我把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卖了这么高的价钱，是满意的，只是不知道这么次的一匹马，为什么能值这么多钱呢？”王生说：“最初把这匹马弄到青社监军那里，它迈步就像有什么绊着它的脚。等到要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小马坊中使，就把马送到他那去让他试试。两天之后去一看，这匹马不见了。偷偷一打听左右，原来几天前，魏博献进一匹马，毛色及骨骼大小和这匹马一样，圣人常骑着它打球。这匹奇异的马还没有成双。咱的马送去之后，他才调教演习它的步法，结果它萦绕环转如风。现在已经进宫好几天了。赏赐的东西特别多。我听说之后，就狠狠地要价，于是就付给我四百万。”所以物的逢时与否也是有定数的。不遇到它的主人，那就分不清是驽马还是宝马。也就可想而知，耕种于有国之旁，筑路于傅岩之野，未遇上好时机，和这事有什么两样呢？

杨翁佛（别鸟语）

汉广陵翁佛听鸟兽之音。乘蹇驴之野，田间有放眇马，相遇（“遇”原作“去”，据明抄本改），鸣声相闻。翁佛谓其御者，彼放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曰蹇，此马亦骂之曰眇。”其御不信，使往视之，目

果眇焉。(出《论衡》)

汉朝广陵人杨翁佛能听懂鸟兽的声音。他骑着瘸驴来到野外。田野间有人放牧一匹瞎了一只眼的马。道上有一匹瘸马拉着车经过。瞎马与瘸马遥相嘶鸣。杨翁佛对赶车的人说：“那人放牧的那匹马瞎了一只眼。”那赶车的说：“你怎么知道？”杨翁佛说：“那匹马骂车辕里的马瘸，这匹马就骂那匹马是独眼。”赶车的不信，派人过去看了看，那匹马果然瞎了一只眼。

季南

季南乘赤马行，逢人乘白马。白马先鸣，赤马应之。南谓从者曰：“白马言，汝南见一黄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快行相及也。”须臾，果逢黄盲马，白马先鸣，盲马应之。(出《抱朴子》)

季南骑着红马走路，遇上一个骑白马的人。白马先鸣叫一声，红马应了一声。季南对随从说：“白马说，你往南走看见一匹黄马，左眼瞎了，那是我儿子，你让他快走赶上我。”走了一会儿，果然遇上一匹黄色的瞎了一只眼的小马。白马先叫了一声，小瞎马就答应一声。

赵 固

晋赵固所乘马忽死，因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竿”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东行三十里，有山陵林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抱将归。”于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马即能起。亦不见猴。（出《搜神记》）

晋朝赵固骑的一匹马忽然死了，于是他去问郭璞这是怎么回事。郭璞说：“你可以派几十个人，拿着竹竿子往东走三十里，那里有山陵和树林，就搅打那树林，应该有一个东西跑出来，赶快把它抱回来。”于是他就按郭璞的话去做了，果然弄到一个像猴子的东西。一进门，那东西见了死马，就蹦蹦跳跳地走到死马的头上，在马鼻子上嘘吸几下，马就能站起来了。猴样的东西也就不见了。

韩

唐韩 常知永丰仓。有一马，乘来日久。遇过客有一蜀马，啮颇甚。 令取来，系于庭树。 谓客曰：“此小马，岂能如此？但亦痛治耳。” 市圉人善骑调恶马，即令召之，遣取鞭辔。此马努目，余睨于 。忽然掣缰走上阶，跑 落床，屈膝于地，将啮之。时 所乘马，系在别柱。见此，亦掣断缰，来啮此马。遂数口，方得免。众买此马，杀布食之。 自后弥爱其马焉。（出《原化记》）

唐朝韩 曾经执掌永丰粮仓。他有一匹马，骑了好长时间了。他遇到一位过客骑了一匹蜀马，特别能咬。韩 让人把这能咬的马弄来，拴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韩 对那位过客说：“这匹小马，哪能如此能咬呢？只好狠狠治它一治了。”韩 买了一个善于调治恶马的养马人，这时候就令人把他找来，让他取来马鞭和鞍辔。这匹马努着眼睛，斜看着韩 ，忽然挣断缰绳跑上台阶，把韩 从坐榻上刨下来。韩 屈膝在地，这匹马就要上去咬他。这时候，韩 骑的那匹马，拴在另一棵树上，见到这种情况，也挣断缰绳，来咬那匹蜀马。于是它们互相咬了几口，韩 便获免。大伙把这匹马买下来杀了吃肉。韩 从此以后更爱他

的那匹马了。

江东客马

顷岁，江东有一客，常乘一马，颇有至（“至”原作“重”，据明抄本改。）性。客常于饮处醉甚，独乘马至半路，沉醉，从马上倚着一树而睡，久不动，直至五更。客奴寻觅，方始扶策，而马当时倒地。久乃能起，病十余日方愈。此人无何，以马卖与宣州馆家。经二年，客后得一职，奉使至宣州。知马在焉，请乘此马。此马索视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跃此人于地，践啮颇甚，众救乃免。意恨其卖己也。（出《原化记》）

近年，江东有一位客人，经常骑着一匹马。他这匹马很有纯厚的性情。他曾常饮酒过量，独自骑着马往回走。走一半路上，醉得厉害，就在马上倚着树睡着了。这匹马久久不动。一直到五更，客人的奴仆们来找到他，才把他扶下马去。而马当时就倒在地上了，好久才能站起来，病了十几天才好。这人不久就把这匹马卖给宣州的一家客馆。过了二年，这个人弄到一个官职，出差来到宣州。他知道马还在这里，就要骑这匹马。这匹马看了他很久，知道他是自己的原来主人。他骑上去之后，马就一跳把他摔到地

上，又好一顿踢、咬、踏，大伙把他救出来才免一死。马的意思是恨他卖了自己。

陈 璋

淮南统军陈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升时执政，谓璋曰：“吾将诣公贺，且求一女婿于公家。公其先归，吾将至。”璋驰一赤马而去。中路，马蹶而坠。顷之，升至，璋扶疾而出（“出”原作“去”，据明抄本改）。升坐（“坐”原作“至”，据明抄本改）少选即去。璋召马数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议亲事，尔乃以是而坠我。畜生！”不忍即杀，使牵去，勿与刍秣，饿杀之。是夕，圉人窃具刍粟，马视之而已，达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复召语之曰：“尔既知罪，吾赦尔。”马跳跃而去。是夕，乃饮如故。璋后出镇宣城，罢归而薨。旬月，马亦悲鸣而死。（出《稽神录》）

淮南统军陈璋担任平章事，受命于朝廷。当时李升执政，他对陈璋说：“我要到你家去送礼，将在你家找一个女婿，你应该先回去，我马上就到。”陈璋骑着一匹红色马向家里奔驰，半路上，马摔了一跤，陈璋从马上摔下来。不一会儿李升就到了，陈璋带着伤出来接待。李升坐了不长

时间选好女婿就走了。陈璋让人把马牵来数落道：“我因为今天被任命官职，又商议亲事，你却在这个时候摔我！畜牲！”他不忍心立即就把马杀死，让人牵出去，不喂它草料，饿死它。这天晚上，养马人偷偷地给它准备了草料。马只是看看而已，直到天亮也没吃。如此几天，一直没吃。养马人把这事告诉了陈璋。陈璋又让人把马牵来，对马说：“你既然知道错了，我饶恕你了！”马高兴得一蹦一跳地离去。这天晚上，就像平常一样地吃喝了。陈璋后来出京镇守宣城，任满回来之后死了。一个多月以后，马也悲哀地叫着死去。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马

卢从事 韦有柔 吴宗嗣 孙汉威

于远 张全 王武 韦笈

骆驼

明驼 知水脉 风脚驼 两脚驼

白骆驼

骡

白骡 推磨骡

驴

僧朗 厌达国 村人供僧

张高 东市人 贺世伯 王甲

汤安仁 王薰

马

卢从事

岭南从事卢传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遗一黑驹。初甚蹇劣，传素豢养历三五年，稍益肥骏。传素未从事时，家贫薄，策策乘之，甚劳苦。然未常有衔橛之失，传素颇爱之。一旦，传素因省其槽枥，偶戏之曰：“马子得健否？”

黑驹忽人语曰：“丈人万福。”传素惊怖却走。黑驹又曰：“阿马虽畜生身，有故须晓言，非是变怪，乞丈人少留。”传素曰：“尔畜生也，忽人语，必有冤抑之事，可尽言也。”黑驹复曰：“阿马是丈人亲表甥，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通儿者也。丈人不省贞元十二年，使通儿往海陵卖一别墅，得钱一百贯，时通儿年少无行，被朋友相引狭邪处，破用此钱略尽。此时丈人在远，无奈通儿何。其年通儿病死，冥间了了，为丈人征债甚急。平等王谓通儿曰：‘尔须见世偿他钱，若复作人身，待长大则不及矣。当须暂作畜生身，十数年间，方可偿也。’通儿遂被驱出畜生道，不觉在江陵群马中，即阿马今身是也。阿马在丈人槽枥，于兹五六年。其心省然，常与丈人偿债。所以竭尽弩蹇，不敢居有过之地。亦知丈人怜爱至厚，阿马非无恋主之心，然记佣五年，马畜生之寿已尽。后五日，当发黑汗而死。请丈人速将阿马货卖。明日午时，丈人自乘阿马出东棚门，至市西北角赤板门边，当有一胡军将，问丈人买（“买”原作“卖”，据明抄本改。）此马者。丈人但索十万，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讫，又曰：“兼有一篇，留别丈人。乃骧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饱丈人刍。今日相偿了，永离三恶途。’”遂奋迅数遍，嘶鸣草如初。传素更与之言，终不复语。其所言表甥姓字，盗用钱数年月，一无所差。传素深感其事。明日，试乘至市角，果有胡将军恳求市。传素微验之，因贱其估（明抄本“估”作“直索”。）六十缗。军将曰：“郎君此马，直七十千已上。请以七十千市

之，亦不以试水草也。”传素载其缙归。四日，复过其家，见胡（“胡”原作“故”，据明抄本改。）军将曰：“嘻，七十缙马（“马”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夜来饱发黑汗毙矣。”（出《河东记》）

岭南从事卢传素寓居在江陵。元和年间，曾经有人送给他一匹黑马驹。这马刚来的时候素质很差。卢传素喂养三五年之后，渐渐变得肥骏了。卢传素没做从事的时候，家里很贫穷，一天天忙忙碌碌地骑着这匹马，非常劳苦，但是不曾出过任何跌绊的闪失，卢传素非常喜欢它。有一天早晨，卢传素因为察看马槽子，偶然和马开玩笑说：“马先生身体如何？”黑驹忽然像人那样说道：“您老人家万福！”卢传素吓得掉头就跑。黑马驹又说：“我虽然是畜牲身子，却是有原因的，必须告诉你。我不是妖怪，请老人家少留片刻。”卢传素说：“你是个畜牲，忽然说人话，一定有冤枉的事，可以全都讲出来。”黑驹又说：“我是您老人家的表外甥，就是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的通儿。老人家不记得了，贞元十二年的时候你让我到海陵卖一处别墅，卖了一百贯钱。当时我年少无善行，被朋友拉上邪路，把这些钱挥霍一尽。这时候老人家您离得远，不能把我怎么样。那年我就病死了，阴间对我的事非常清楚，为您讨债逼得很紧。平等王对我说：‘你必须出现在人世上去还他钱，如果还托生成人，等你长大就来不及了；你应该暂时托生成畜牲，十几年就可以还清他。’于是我就被赶到了畜牲道上，不知不觉出现在江陵的群马之中的时候，就是现

在这副模样了。我在您的槽枥间五六年了，心里很明白，要经常给老人家还债。所以我竭尽全力，不敢有一点闪失。我也知道老人家对我非常喜爱，不是我没有恋主之心，但是计算一下已五年了，我作为马的寿命已经完结。五天后，我得出了一身黑汗而死。请老人家赶快把我卖出去。明天正午时分，老人家亲自骑着我从东棚门出去，到市场西北角红板门旁边，得有一个胡人将军向您打听买马。你只管要价十万，那人一定还价七十千，你就可马上卖给他。”说完这些事，又说：“还有一首诗，作为和您老人家的分别留念。”于是就抬起马头朗诵道：‘既食丈人粟，又饱丈人刍。今日相偿了，永离三恶途。’于是就振奋精神，嘶鸣了几声，然后象原先一样吃草去了。卢传素还和它说话，它始终不再吱声了。它所说的表外甥的姓名，盗用的钱数和时间，全都没错，卢传素深有感触。第二天，试着骑到市场上，果然有一名胡人将军要买这匹马。卢传素稍微查验了一下，就比马自己估的价低了一些要价六十缗。胡将军说：“这匹马值七十千以上。”他要用七十千买这匹马，也不试它喝水吃料如何。卢传素拿着银回到家里。第四天，他又路过那个胡人将军家，见到胡人将军。胡人将军说：“咳！七十缗买的那匹马夜里出了一身黑汗就死了！”

韦有柔

建发县令韦有柔，家奴执辔，年二十余，病死。有柔门客善待咒者，忽梦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偿债。我求作马，兼为异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马生一白驹而黑目，皆奴之态（“恣”原作“作”，据明抄本改。）也。后数岁，马可值百余千，有柔深叹其言不验。顷之，裴宽为采访使，以有柔为判官。裴宽见白马，求市之。问其价值，有柔但求三十千，宽因受之。有柔曰：“此奴尚欠十五千，当应更来。”数日后，宽谓有柔曰：“马是好马，前者付钱，深恨太贱。乃复以十五千还有柔。其事遂验。（出《广异记》）”

建安县县令韦有柔，他的一个牵马的家奴，二十多岁就病死了。韦有柔有一个善于祝告鬼神的门客，忽然梦见死去的那个家奴说：“我不幸死了，还欠主人四十五千钱。地下的有关官吏，让我再托生成畜牲还债。我请求托生成马，身上兼有不同的颜色，现在已经决定定了。”到明年，马生一个白色马驹，黑眼睛，完全象死奴的体态。几年之后，这匹马可值百余千。”韦有柔感叹他的话不灵验。不久，裴宽做采访使，让韦有柔当判官。裴宽见了这匹白马，

要求把马卖给他。他问马的价钱，韦有柔只要了三十千，裴宽就给了他三十千。韦有柔说：“那个死去的家奴还欠我十五千，应当再送来十五千才真应验。”几天后，裴宽对韦有柔说：“这匹马是匹好马，前几天付钱太少了。”于是就把十五千交给韦有柔。这事于是就应验了。

吴宗嗣

军使吴宗嗣者，尝有父吏某从之贷钱二十万，月计利息。一年后，不复肯还。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数之曰：“我前世负汝钱，我今还矣。汝负我，当作驴马还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独坐厅事，忽见吏白衣而至，曰：“某来还债。”宗嗣曰：“已焚券，何为复来？”吏不答，径自入厩中。俄而厩人报马生白驹。使诣吏舍问之，云：“翌日已死矣。”驹长卖之，正得吏所欠钱。（出《稽神录》）

军使吴宗嗣，曾经有一个他父亲手下的小官吏从他手里借钱二十万，按月计算利息。一年之后，这个小官吏不想再还钱，要也要不回来。吴宗嗣很生气，把小官吏找来数落道：“就算我前世欠了你的钱，我现在还你了。你如果是对不起我，应该变成驴变成马来还我。”于是就把借据烧了，让小官吏走了。过了年的某一天，吴宗嗣独自坐在厅

堂里，忽然看见那个小官吏穿着白衣服来了，说：“我是来还债的。”吴宗嗣说：“借据已经烧了，为什么又来了？”小官吏不回答，径直走进马厩里去。不一会儿，养马的来报告说，马生了一个白色马驹。吴宗嗣派人到小官吏家去打听，人家说，小官吏昨天已经死了。马驹长大之后卖了，正好卖了小官吏欠的那么多钱。

孙汉威

江南神武军使孙汉威，既中有马，遇夜，辄尾上放光，状若散火。惊群马。皆嘶鸣。汉威以为妖，仗俞斩之。数月，除卢州刺史。（出《稽神录》）

江南神武军使孙汉威，马厩里有一匹马，一到夜间，尾巴上就放光。那光像散落的火焰，让群马受惊，一齐嘶鸣。孙汉威认为是妖怪，挥剑把它杀了。几个月之后，他被任命为卢州刺史。

于 远

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也。常养良马数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马，奇毛异骨，人争观之。远闻之，酬以百金。及马至厩中，有一老姥扣门请一观。远问之曰：“马者骏逸也，豪侠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观？”老母曰：“我失一良马，十年游天下，访之不得。每遇良马，必永日观之，未尝见一如我所失之马也。何阻一观，不以为惠。”远因延入从容，出其马以示之。老母一见其马，因怒变色，回观远而言曰：“我马也。”远曰：“老母之马，奚人卖？昔日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为我昔日遇（“遇”原作“偶”，据明抄本改。）北邙山神为物伤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药疗之，目愈，遂以此马赐我。我得此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游四海之外，八荒之内，纒如百里也。我常乘东过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问我此马焉。及夜，至西竺国，忽失此马。我自失此马以来，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访此马也。去年今日，流沙见一小儿，言有一异马如飞，倏然东去矣。我既知自东方，疑此马在中华，必有常人收得此马者。我故不远万里而来此。今果得之（“者我故不远

万里而来此今果得之”十四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我今当还君百金，马须还我。”远性癖好良马，又闻此马之异，深吝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暂留，以玩赏数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马，必有祸发。”远因亦怒老母之极言，遂令家僮十余人，共守此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尽焚其宅财宝。远仍见姥入宅，自跃上此马而灭。（出《潇湘录》）

邺中有一个叫于远的富人，他喜欢奢侈安逸，又喜欢好马。他所居住的府第豪华富丽，他的服饰及玩赏之物也都鲜丽光洁，可以和公侯之家相比拟。他平常养着几十匹好马。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在市上卖一匹好马。这匹马毛色奇特，骨架怪异，人们争抢着来看。于远听说了，用一百金把马买下来。等到他把马牵到自己的马厩中，有一位老太太来敲门，要看看这匹马。于远问她说：“马是不同凡俗之物，有豪情侠气的年轻人喜欢它，这是应该的，你一个老太太为什么还要看马呢？”老太太说：“我丢了一匹马，十年里我走遍天下，一直没找到它。每次遇上好马，一定长时间地观看，不曾见过一匹像我丢的那样的马。为什么阻止我看马呢？你不认为让我看看也是一种恩惠吗？”于远于是从容地把老太太迎进来，牵出马来让看。老太太一见了这匹马，立刻就变了脸色，回头看着于远说：“这是我的马！”于远说：“你的马为什么别人卖？以前是怎么得到的？怎么丢失的？”老太太说：“因为我从前遇上北邙山山神被什么东西伤了眼睛，化成人形来求我治，我用有名的药为他治疗，治好之后，他就赐给我这匹马。我得了这

匹马之后，只是不骑着它上天。而是骑着它周游四海之外，八荒之内，就像走百十里地似的。我曾骑着它向东路过扶桑国，有一个人拦在路上问我这匹马的事。到了夜间，走到西竺国，忽然就丢了这匹马。我从丢了这匹马以来，十年没有停止，走遍天下，谁都不知道我是寻找这匹马。去年的今天，在沙漠见到一个小男孩，他说有一匹奔跑如飞的好马倏然间向东跑去了。我知道它向东方之后，便怀疑这马在中华，一定有平常人收得了这匹马，我所以就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现在果然找到了。我现在应该给你一百金，马必须还给我。”于远喜欢好马成癖，又听说这匹马如此与众不同，深深地爱惜这匹马。于是他就给老太太行礼，请求把这匹马暂且留下，让自己玩赏几天。老太太生气地说：“你要是留这匹马，一定会发生祸事。”于远也对老太太说得如此极端感到生气，于是就让十几个家僮共同守住这匹马，把老太太赶了出去。他家果然起了火，把他家的所有财宝都烧光了。于远还看见那老太太走进宅院，自己跳到这匹马的马背上就消逝了。

张全

益州刺史张全（“张全”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养

一骏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张全左右皆不敢轻跨。每令二人晓夕以专饲饮。忽一日，其马化为一妇人，美丽奇绝，立于厩中。左右遽白张公。张公乃亲至察视。其妇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妇人，因癖好骏马，每睹之，必叹美其骏逸。后数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骏马一匹。遂奔跃出，随意南走，近将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于君厩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为一畜，泪下入地。被地神上奏于帝，遂有命再还（明抄本“还”作“复”。）旧质（“质”原作“业”，据明抄本改）。思往事如梦觉。张公大惊异之，安存于家。经十余载，其妇人忽尔求还乡。张会未允之间，妇人仰天，号叫自扑，身忽却化为骏马，奔（“奔”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突出，不知所之。（出《潇湘记》）

益州刺史张全养着一匹骏马。他特别爱惜、保护这匹马，只他一个人可以骑它，左右的人谁都不敢轻易骑上去。他常常派两个人白天黑夜专门饲养它。忽然有一天，这匹马变成一个美丽奇绝的女人站在马厩中。左右急忙向张全报告，张全就亲自到马厩察看。那妇人上前下拜说道：“我本来是燕中的一个妇人，因为癖好骏马，每次见了马都赞美马的不同凡俗，几年后忽然自己醉倒，顷刻间变成一匹骏马，于是就奔跑跳跃，随意向南跑来，跑了将近千里，被一个人收养，而到了你的马厩中。多亏你保护爱惜。今天偶然自己追悔变成了一个畜牲，眼泪流到地上，被土地神向上帝禀奏了，就让我又恢复了原来的形象。回想往事就像梦醒了一样。”张全特别惊异，把她安置在自己家里。

十几年之后，那妇人忽然要求回家乡去。张全还没答应的时候，那妇人就仰天号叫，乱扑乱跳，忽然间又变成一匹骏马，奔突出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王 武

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苟且，能媚于豪贵。忽知有人货骏马，遂急令人多与金帛，于众中争得之。其马白色，如一团美玉。其鬃尾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龙驹，驰骤之驶，非常马得及。王武将以献大将军薛公，乃广设以金鞍玉勒，间之珠翠，方伺其便达意也。其马忽于厩中大嘶一声后化为一泥塑之马立焉。武大惊讶，遂焚毁之。（出《大唐奇事》）

京洛有一个叫王武的富人。此人为人很苟且，对豪门贵族极尽谄媚之能事。忽然听说有人卖骏马，他就急忙派人多给人家金帛，在众多的买主中争了来。那马是白色的，象一团美玉。它的鬃、尾是红色的，象朱砂。人们都说这是一匹千里马，又怀疑它是一匹龙驹。它驰骋的速度，不是普通马可以比得上的。王武将要把它献给大将军薛公，就张罗置办金鞍玉辔，间或点缀上珠翠。正等待一个机会去达到目的，那匹马却突然在马厩里大叫一声变成一匹泥

塑的马立在那里。王武非常惊讶，就把它烧毁了。

韦 笈

京兆韦笈，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县庄。性不喜书，好驰骋田弋。马有蹄啮不可羁勒者，则市之。咸通末，因来汜水，饮于市。酣歌之际，忽有鬻白马者曰：“此极骏。”笈乘之于衢，曰：“善，可著鞭矣。”遂市之。日晏乘归，御之铁鞭。一仆以他马从。既登东原，绝驰十余里，仆不能及。复遗铁鞭，马逸不能止。迅越榛莽沟畎，而笈酒困力疲，度必难禁矣。马方骤逼大桑下，笈遂跃上高枝中。以为无害矣。马突过数十步，复来桑下，瞑目长鸣，仰视笈而长鸣蹶地。少顷，啮桑木本，柿落如掌。卧即或草于十步五步内。旋复来啮不已，桑本将半焉。笈惧其桑之颠也，遥望其左数步外有井。伺马之休于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才至底，马亦随入。笈与马俱殒焉。（出《三水小牋》）

京兆人韦笈是小逍遥公的后代，世代住在孟州汜水县的一个村庄里。韦笈生性不喜欢读书，喜欢驰骋游猎于田野之间。有踢人咬人不能驯服的马，他就买下来。咸通年末，他来到汜水县城，在市上喝酒，正喝酣畅的时候，忽

然有一个卖白马的人说：“这匹马是一匹绝对的好马。”韦笈在大道上骑上这匹马，说：“好，又可以挥鞭策马啦！”于是就买下来。天晚了骑着马回家，用铁鞭控制它。一个仆人骑着另外一匹马跟着他。走上城东的原野之后，横穿田野跑了十几里，仆人就跟不上了。韦笈又抛弃了铁鞭，那马奔跑不能制止，迅猛地穿越沟坎榛莽。而韦笈醉得困乏无力，估计自己一场灾难临头了。马正逼近一棵大桑树下，韦笈就跳到高处的树枝之中，以为没有什么危害了。那马奔过去几十步，又回到桑树下，闭着眼睛长声地嘶鸣，然后它仰视着韦笈，一边嘶鸣一边用蹄子刨地。一会儿，它就啃那桑树干，啃下来的木片有巴掌那么大。它在十步五步之内趴着成吃草，旋即又来啃那桑树干，不停地啃下去。桑树干将啃断一半了。韦笈怕桑树倒下来，远远望见左边几步之外有一口井，等到马在一片茂草地上休息的时候，他就从树上跳下来，快跑投到井里去。他刚到井底，马也跟着跳下来。他和马同归于尽。

骆驼

明 驼

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

明，则行千里。（出《酉阳杂俎》）

明驼有千里脚。多半都把“明”字误写成“鸣”字。骆驼卧着的时候，它的肚子不贴地，它的脚弯曲透亮，就能日行千里。

知水脉

敦煌西，渡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处掘之，辄得水。（出《博物志》）

敦煌以西，渡过沙漠往外国去，在沙漠上走一千多里没有水。时常有水潜流的地方，人不能知道，骆驼知道水的脉络。路过有水脉的地方，骆驼就不走了，用脚踏地。人在它踏的地方往下挖，就能挖出水来。

风脚驼

于阗国有小鹿，角细而长。与驼交，生子曰风脚驼。

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出《洽闻记》）

于阗国有一种小鹿，它的角很细而且较长。用这种小鹿和骆驼交配，下的崽叫“风脚驼”，一天可走七百里，快得像风吹一般。

两脚驼

悒恒国治鸟浒河南，本汉大月氏地。刘《梁典》云：出两脚骆驼。（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洽闻记》）

悒恒国治鸟浒河之南，本是汉朝时大月氏国的地方，刘《梁典》中说，那地方出两只脚的骆驼。

白骆驼

哥舒翰常镇于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出《阴皇杂录》）

哥舒翰曾经镇守青海，道路既然遥远，他就常常派使者骑着白骆驼进京奏事，一天能跑五百里。

骡

白 骡

唐玄宗将登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劳也。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久之，谥之曰“白骡将军”。命有司具賤椁，垒石为墓。墓在封禅坛北数里，至今存焉。（出《开天传信记》）

唐玄宗将要登泰山，益州进献的白骡子正好送到。这匹骡子洁朗丰润，高大灵活，与众不同。皇上于是就亲自骑它。皇上感到轻柔自在，安全方便，没有上坎下坡的疲劳。封禅的仪式举行完了之后，皇上又骑着它下山。刚走到山脚下，皇上休息不一会儿，有关官吏来报告说，白骡子没病就死了。皇上叹息惊异了好久，给它谥号叫“白骡将军”，命有关官吏给白骡准备了棺材，垒石头砌成一个埋葬白骡的坟墓。这个坟墓在封禅坛以北几里的地方，至今还在那里。

推磨骡

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因卖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莹润可爱。（出《酉阳杂俎》）

临洛的街市上有一家百姓，他家的拉磨用的瞎骡子无缘无故就死了。于是就把它卖了。宰杀者剖开它的肚子，从中得到两块石头，拳头那么大，紫色，上面有红斑，晶莹光润，很是可爱。

驴

僧朗

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樵者往往听其鸣响。土人言：“金驴一鸣，天下太平。”（出《酉阳杂俎》）

晋朝时，一个叫僧朗的人住在金榆山。等到他死后，

他骑的一头驴跑到山上去再没有回来。当时有人看到过它，原来是一头金驴。打柴的往往听到它鸣叫，当地人说：“金驴一鸣，天下太平。”

厌达国

西域厌达国，有寺户以数头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能往返，寅发午至，不差晷刻。（出《酉阳杂俎》）

西域的厌达国，有一个属于寺院管辖的人家，用几头驴运粮上山，没有人驱赶它们自己就能往返，寅时出发，午时到达，分秒不差。

村人供僧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给之曰：“驴”。其人遂日夕念之。经数岁，照水，见青毛驴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后知其诈，咒效亦歇。（出《酉阳杂俎》）

世间有个粗俗的人把一个和尚当成神来供奉。请求和尚教给他念咒的暗语，和尚欺骗他说暗语就是“驴”。这个人于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念叨驴。过了几年，到水边一照，见有一头青毛驴趴附在自己的背上。凡是有病的，有鬼魅作怪的，只要这个人到场马上就好。后来知道和尚是骗他，他的咒语也就不灵了。

张 高

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有一驴，育（“育”原作“盲”，据明抄本改。）之久矣。唐无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营饭僧之具。出里门，驴不复行。击之即卧。乘而鞭之，驴忽顾和曰：“汝何击我？”和曰：“我家用钱二万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击也？”和甚惊。驴又曰：“钱二万不说，父骑我二十余年，吾今告汝，人道兽道之倚伏，若车轮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负汝父力，故为驴酬之。无何，汝饲吾丰。昨夜汝父就吾算，侵汝钱一缗半矣。汝父常骑我，我固不辞。吾不负汝，汝不当骑我。汝强骑我，我亦骑汝。汝我交骑，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肤，不啻直二万钱也。只负汝一缗半，出门货之，人酬尔。然而无的取者，以他人不负吾钱也。麸

行王胡子负吾二缗？吾不负其力。取其缗半还汝，半缗充口食，以终驴限耳。”和牵归，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骑汝年深，固甚劳苦。缗半钱何足惜，将舍债丰秣而长生乎？”驴摆头。又曰：“卖而取钱乎？”乃点头。遽令货之。人酬不过缗半，且无必（“必”原作“敢”，据明抄本改）取者。牵入西市麸行，逢一人，长而胡者。乃与缗半易，问之，其姓曰王。自是连雨。数日乃晴。和覘之，驴已死矣。王竟不得骑。又不负之验也。和东邻有金吾郎将张达，其妻，李之出也。余尝造焉，云见驴言之夕，遂闻其事。且以戒贪昧者，故备书之。（出《续玄怪录》）

长安的张高，在市上转卖货物，积累资财上万。他有一头驴，养了多年了。唐朝元和十二年秋天八月，张高死了。十三日这天，张高的妻子让儿子张和骑着驴到近效去，置办宴请和尚的用具。张和骑着驴走出街道，驴就不再往前走了。张和打它，它就趴下了。张和骑上去用鞭子打它，它忽然看着张和说：“你为什么打我？”张和说：“我家用两万钱买了你，你不走，怎么能不打你？”张和说完感到很惊奇。驴又说：“两万钱就别说了，你爹骑我二十多年呢！我现在告诉你，人道和兽道是互相转化的，就像车轱辘那样，不曾有一定的。我前生欠了你爹的力气，所以这一生就变成驴来还债，没有别的什么。你喂我喂得丰足，昨晚你爹和我一算帐，我多占你一缗半了。你爹常骑我，我本来不推辞。我不欠你的，你不应该骑我。你硬要骑我，我也骑你，你和我轮流交替地互相骑，哪一劫才能完？凭我的身

体，不不值两万钱。我只欠你一缗半，出门把我卖了，人家就会给你钱。不过不会有人来买的。因为别人不欠我钱。馱行的王胡子欠我两缗，我不欠他的力气，拿他的一缗半还给你，用那半缗买吃的，以结束做驴的日子。”张和牵着驴回来，把这事告诉了母亲。他母亲哭着说：“我丈夫骑了你很长时间，你本来特别劳苦，一缗半钱算得了什么！我不用你还债，给你足够的草料，养你一辈子可以吗？”驴摇头。他母亲又说：“把你卖了换钱吗？”驴就点头。于是很快就把驴牵出去卖。人们给的价钱不超过一缗半，而且没有要买的。把它牵到西市馱行，遇上一个人，这人又高又大，就用一缗半买了去。一打听，这人姓王。从此以后连连下雨，几天才晴。张和到馱行一看，驴已经死了，又应验了驴不欠王胡子力气的说。张和的东面邻居有一个金吾郎将叫张达，他的妻子姓李。我曾经造访过张达，他说驴说话那天晚上他见过。于是我听了这事以后，为了以此劝告那些贪婪愚昧的人们，就把这事全部写了下来。

东市人

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具。行百步，驴忽语曰：“我姓白名元通，负君家力已足，勿复骑我。南市卖

馱家，欠我钱五千四百文，我又负君钱数，亦如之。今可卖我。”其人惊异，即牵往，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及诣馱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卖之。两宿而死。（出《酉阳杂俎》）

唐朝开成年初，东市上一个百姓死了父亲，骑着驴去买办丧事用的器具，走了一百来步，驴忽然说话道：“我姓白名元通，欠你们家的，我出力气已经偿还够了，不要再骑我了。南市一家卖馱子的，欠我五千四百文钱。我又欠你们家的钱，也是这些。现在可以把我卖了。”这个人很吃惊，就牵着驴前往，顺便打听有没有买驴的。驴很健壮，报价却只达到五千。等到了馱行，主卖了五千四百文。两天之后，这头驴就死了。

贺世伯

北齐时，曲安贺世伯年余六十，家有小驴，未经调习。使儿乘之，二儿更亦被扑。世伯嗤之曰：“伧劣小子，诚（“诚”原作“试”，据明抄本改。）无堪。我虽年老，不须鞴鞍，犹能控制。”遂即蹀上。驴惊迅跳走，世伯荒忙跳下，仅得免扑。其夜在堂内，与所亲宴聚。世伯欲睡，忽然惊起，以手掩额。家人怪问，云：“吾梦调此驴，以杖击

之，误打吾额。今痛热如汤，肿大如梨。”往看其驴，在他村外。其人因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北齐时，曲安的贺世伯年过六十。他家里有头小毛驴，未经过调教训练。他让儿子骑它。两个儿子更替着骑，都被摔下来。贺世伯讥笑道：“差劲小子，实在无用！我虽然年老，不用备鞍子，还能控制它呢！”于是就骑上去。那驴吓得迅猛地又跳又跑，贺世伯慌忙跳下来，仅免一摔而已。那天晚上在堂内，和家人宴聚。贺世伯想要睡觉，忽然又惊惧地爬起来，用手捂着额头。家人感到奇怪，就问他。他说：“我梦见调教这头驴，用棍子打它，误打在自己额上，现在像开水一样发烫，肿得像个梨。”众人去看那驴，驴在别的村外。贺世伯于是就病死了。

王 甲

隋大业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时言未然之事，闾里敬信之。一旦，忽谓人曰：“今当有人牵驴一头送来。”至日午，果有一人牵驴一头送来（“至日午”至“送来”十三字原缺，据《法苑珠林》五七补）。涕泣说言，早丧父，其母寡，养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奠，此人乘驴而往。墓在伊水东，欲渡伊水，驴

不肯行。鞭其头面伤，流血。既至墓所，放驴而祭，俄失其驴。其日，妹在兄家，忽见其母入来，头面流血，形容毁悴。号泣告女：“我生时，避汝兄送米五斗与汝，坐得此罪。报受驴身，偿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头面尽破，仍期还家更苦打我。我走来告汝，吾今偿债垂毕，何太非理相苦了。”言讫出门，寻之不见，唯见驴头面流血，如母伤状。女抱以号泣。兄回，怪而问之。女以状告。于是兄妹抱持恸哭，驴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请。若是母者，愿为食草。驴即为食。即而复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备刍粟，送王五戒处。后死，兄妹收葬焉。（出《法苑珠林》）

隋朝大业年间，洛阳有一个姓王的人，平常坚持“五戒”，时常说些没发生的事，街道上的人都很敬重他，信任他。一天早晨，他忽然对别人说：“今天应该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驴送来。”到了中午，果然有人送来一头驴。那人哭泣着说了事情的来由。此人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养育着一男一女。妹妹出嫁，母亲死了，已经二十年了。寒食节这天，他骑着驴，带着酒食去祭扫父母的坟墓。墓地在伊水之东。要渡伊水的时候，驴不肯走了。他用鞭子打得它头破血流。到了墓地之后，把驴放在一边，开始祭祀，顷刻间不见了那头驴。那一天，他的妹妹在他家里。他妹忽然看见母亲走进来。只见母亲头面流血，脸色憔悴，大声哭着说：“我活着的时候，背着你哥给了你五斗米，犯下了这个罪，托生成驴，报偿你哥，已经五年了。今天要渡伊水，

水很深，我害怕，你哥就用鞭子打我，打得我的头和脸全破了。想到回家之后将更狠地打我一顿。我跑来告诉你，我现在偿债马上就要还完了，何必太无理地折磨我呢？”说完她就走出门去，转眼就不见了。只是到那头驴头面流血，就像母亲受伤的样子。女儿抱住驴就放声哭泣。哥哥回来了，奇怪地问是怎么回事。妹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于是兄妹二人抱着驴恸哭。驴也涕泪交加，不吃不喝。兄妹二人跪下请求说：“如果你是母亲，请吃草料吧！”于是驴就开始吃。吃了一会儿又不吃了，兄妹二人没有办法，于是就备了草料，把它送到王五戒这里来。后来这头驴死了，兄妹二人把它收葬了。

汤安仁

唐京兆汤安仁家富。素事慈门寺僧。以义（“义”原作“熙”，明抄本“熙”作“仪”按当作“义”。）宁元年，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盗他驴，于家杀之，以驴皮遗安仁。至贞观三年，安仁遂见一人于路，谓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当死也。”安仁惧，迳至慈门寺，坐佛殿中，经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骑并步卒数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见安仁，呼汤安仁。不（“不”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应而念

诵愈专（“专”原作“进”，据明抄本改）。鬼相谓曰：“昨日不即取，今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与去。留一人守之，守之者谓安仁曰：“君往日杀驴，驴今诉君。使我等来摄君耳。终须共对（“对”原作“得”，据明抄本改）。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日他盗自杀驴，但以皮与我耳。非我杀，何为见追？诸君还，为我语驴，我本不杀汝，然今又为汝追福，于汝有利，当舍我也。”此人许诺。曰：“驴若不许，我明日更来，如其许者，不来矣。”言毕而出。明日遂不来。安仁于是为驴追福，举家持戒菜食云尔。卢文砺说之，安仁今见在。（出《法苑珠林》）

唐朝京兆人汤安仁家里挺富，平常给慈门寺的和尚们办了不少事。在义宁元年的时候，忽然有一位客人住到他家里来。这位客人偷了人家的一头驴，在汤安仁家杀了，把驴皮送给汤安仁。到了贞观三年，汤安仁在道上遇见一个人，那人对他说：“追捕你的使者明天到，你应该死了。”汤安仁很害怕，跑到慈门寺里去，坐在佛殿里，一宿没出来。第二天，果然有三个骑马的和几十个步卒，都带着兵器来到寺中。他们远远望见汤安仁就喊：“汤安仁！”汤安仁不答应，更专心地念经。鬼互相说：“昨天不当即捉他，今天他如此修福，怎么能捉他呢？”于是他们一块走了，留下一人守着。留守的人对汤安仁说：“你以前杀过一头驴，这头驴把你告了，上面让我们来捉拿你。到头来必须面对面对质，你不去有什么好处？”汤安仁远远地回答说：“以前别人偷杀了一头驴，只是把驴皮给了我，不是我杀的，

为什么追捕我？请回去，替我对驴说：‘我本来没杀你，然而现在还为你追祈冥福，对你有好处，应该放过我。’”这个人答应了，说：“驴要是不答应，我明天还来；如果它答应了，我就不来了。”说完就走了。第二天就没有来。汤安仁于是就为驴祈求冥福，全家守戒，只吃菜食。这事是卢文斫说的，汤安仁现在还健在。

王 薰

天宝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行里中。常一夕，有三数辈挈食，会薰所居。既饭食，烛前忽有巨臂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愿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幸君与我肉，今食且尽，愿君更赐之。”薰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此必怪也，伺其再来，当断其臂。”顷之果来，找剑斩之。臂既堕，其身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流满地。明日，因以血踪寻之，直入里中民家。即以事问民。民曰：“家养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薰具言其事，即杀而食之。（出《宣室志》）

天宝年初，有个叫王薰的人，住在长安延寿里中。曾经有一个晚上，有三四个朋友在他家里会餐。开始吃饭之后，忽然有一只大手臂出现在烛影之下。王薰和朋友们挺害怕，互相看着。那手臂是黑色的，而且有许多毛。不多久，影外有个声音说：“你们会餐，不能喊我一声吗？请给一点肉放到我手掌里。”王薰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就给了一点肉。那手臂就抽回去了。不一会儿，又伸进来，说：“有幸你给我一些肉，现在已吃了，请你再给一点。”王薰就又把一些肉放到那手掌中，然后又抽出去了。于是王薰和大伙一块核计说：“这一定是个妖怪，等它再来，应该砍断它的手臂。”不一会儿，果然又来了。王薰拔俞就砍，那手臂掉到地上，那身影跑远了。大伙俯身一看，砍下来的一个驴蹄子，血流满地。第二天，就顺着血踪寻找，一直找到里中的一个人家。于是就询问。这家人说，他家养了一头驴，将近二十年了，夜间掉了一只脚，好像用刀砍下去的。正害怕呢！”王薰详细地讲了这件事，就把这驴杀了吃肉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兽四

犬上

华	隆	杨	生	崔仲文	张	然
杨	褒	郑	韶	柳	超	姚
刘巨麟	章	华	范	翊	郭	钊
卢	言	赵	叟	陆	机	石玄度
齐	琼	石从义	田	招	裴	度

华 隆

晋泰兴二年，吴人华隆，好弋猎。畜一犬。号曰“的尾”，每将自随。隆后至江边，被一大蛇围绕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华隆僵仆无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复路间。家人怪其如此，因随犬往。隆闷绝委地，载归家，二日乃苏。隆未苏之间，犬终不食。自此爱惜，如同于亲戚焉。（出《幽明录》）

晋朝泰兴二年，吴人华隆好捕鱼打猎，他养了一条狗，唤作“的尾”。他的每一次行动狗都跟随。华隆后来到江边，被一条大蛇缠住全身。狗就咬死那条蛇，而华隆昏倒在那里没有知觉了。狗就在路上往复徘徊，不停地嗥叫。家人见它如此感到奇怪，就跟着它来到江边，见华隆倒在

地上不省人事。华隆被弄回家两天才苏醒。在他没醒的两天里，狗也始终不吃东西。从此，华隆对这条狗非常爱惜，对狗如同亲戚。

杨 生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者畜一犬，怜惜甚至，常以自随。后生饮醉，卧于荒草之中。时方冬燎原，风势极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觉。犬乃就水自濡，还即卧于草上。如此数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尔后生因暗行堕井，犬又嗥吠至晓。有人经过，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视之，见生在焉。遂求出己，许以厚报。其人欲请此犬为酬。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即不依命，余可任君所需也。”路人迟疑未答。犬乃引领视井。生知其意，乃许焉。既而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犬夜走还。（出《记闻》。明抄本、陈校本作出《续搜神记》）

晋朝太和年间，广陵人杨生养了一条狗，喜欢得特别厉害。他常常让狗自己跟在身后。后来杨生喝醉了，躺在荒草之中。当时正是冬天，大火燎原，风势极盛。狗就围着杨生一个劲地嗥叫，杨生全都没听见。狗就跳到水里去弄湿自己，回来在草地上打滚，如此多次。杨生周围半步

的地方，草全湿了。火最后也没烧到杨生。后来有一次，杨生因为走夜路掉到井里，狗就在井边狂叫到天亮。有人经过，感到奇怪。就走近去看，见杨生在井里。于是杨生求那人把自己救上来，答应给他丰厚的报酬。那人想要这条狗作为报酬。杨生说：“这条狗曾经把已经死了的我救活了，不能从命了，其余的东西可根据你的需要任意挑选。”那人迟迟疑疑没作回答。这时候，狗就伸着脖子往井里看，杨生知道它的意思，就答应了那个人。杨生被救出之后，那个人把狗拴着牵走了。五天之后，狗又在夜里跑回来了。

崔仲文

安帝义熙年，谯县崔仲文与会稽石和俱为刘府君抚吏（明抄本“府君抚吏”作“抚军府吏”）。仲文养一犬，以猎麋鹿，无不得也。和甚爱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与。和及仲文入山猎，至草中，杀仲文。欲取其犬，犬啮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后诸军出猎，见犬守尸。人识其主，因还启刘抚军。石和假还，至府门，犬便往牵衣号吠。人复白抚军。曰：‘此人必杀犬主。’因录之，抚军拷问，果得其实，遂杀石和。（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安帝义熙年间，谯县崔仲文和会稽石和都是刘抚军

的抚吏。崔仲文养了一条狗，让它捉麋鹿，没有捉不到的时候。石和非常喜欢这条狗，就用一个男奴仆来换这条狗，仲文不换。崔仲文和石和一块进山打猎，走到深草里，石和杀了崔仲文，想要夺走他的狗。狗咬石和，守着主人的尸体，还扒土把尸体盖上。后来许多军吏一块出来打猎，发现狗守着一个人的尸体。有人认识它的主人，就回来报告给刘抚军。石和销假回来，走到府门。狗就过去扯着他的衣服狂叫。有人又告诉了刘抚军，说：“此人一定是杀狗主的人。”于是就逮捕了石和，经刘抚军一拷问，果然弄清楚了事实。于是杀了石和。

张 然

会稽张然滞役，有少妇无子，唯与一奴守舍，奴遂与妇通。然素养一犬，名乌龙，常以自随。后归，奴欲谋杀然，盛作饮食，妇语然：“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啖。”奴已张弓拔矢，须然食毕。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饭掷狗。祝曰：“养汝经年，吾当将死。汝能救我否？”狱得食不啖，唯注睛视奴。然拍膝大唤曰：“乌龙。”狗应声伤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以妻付县，杀之。（出《续搜神记》）

会稽人张然滞留于劳役，家里有个年轻的妻子，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奴仆和妻子一起守着家园。于是奴仆就和妻子私通。张然平常养了一条狗，名叫“乌龙”，常常让它跟在身后。后来张然回来了，奴仆想要谋杀张然。他们为张然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妻子对张然说：“我和你得永别了，你就硬吃吧！”奴仆在一旁已经剑拔弩张，只等张然吃完就动手。张然一把鼻涕一把泪，不能进食。他把肉和饭扔给狗，祷告说：“养你多年，我要死了，你能救我不能？”狗得到食物也不吃，只注目看着奴仆。张然一拍膝盖大声喊道：“乌龙！”狗应声把奴仆咬伤。奴仆手中的刀掉到地上，就跌倒了。狗咬住他的阴茎。张然趁机取刀把奴仆杀死。然后，他把子交给县里，杀了她。

杨 褒

杨褒者，庐江人也。褒旅游至亲知舍。其家贫无备，舍唯养一犬，欲烹而饲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视褒。异而止之，不令杀。乃求之，亲知奉褒。将犬归舍。经月余，常随出入。褒妻乃异志于褒，褒莫知之。经岁时，后褒妻与外密契，欲杀褒。褒是夕醉归，妻乃伺其外来杀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啮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伤甚

矣。邻里俱至，救之。褒醒，见而搜之，果获其刀。邻里闻之，送县推鞠。妻以实告。褒妻及怀刀者，并处极法。
(出《集异记》)

杨褒者，庐江人也。褒旅游至亲知舍。其家贫无备，舍唯养一犬，欲烹而饲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视褒。异而止之，不令杀。乃求之，亲知奉褒。将犬归舍。经月余，常随出入。褒妻乃异志于褒，褒莫知之。经岁时，后褒妻与外密契，欲杀褒。褒是夕醉归，妻乃伺其外来杀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啮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伤甚矣。邻里俱至，救之。褒醒，见而搜之，果获其刀。邻里闻之，送县推鞠。妻以实告。褒妻及怀刀者，并处极法。
(出《集异记》)

杨褒是庐江人。杨褒旅游来到一个亲友家。亲友家里很穷，没有什么准备，只养了一条狗，就要把这条狗杀了给杨褒煮狗肉吃。那条狗就跪下前腿，瞪丰眼看着杨褒。杨褒感到惊异，不让亲友杀狗，就向亲友要这条狗。亲友就把狗给了他。他带着狗回到家里，经过一个多月，狗经常跟着他出出入入。他的妻子变了心，他并不知道。经过一年，他的妻子与别人暗约好，要杀死他。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就寻机会要人来杀他。那人到了之后，刚要进屋，狗就咬断了他的脚。还咬了杨褒的妻子。两个人都伤得很厉害。邻居们都来了，把他俩救下来。杨褒酒醒了，见此情景就到那人身上搜了搜，果然搜出刀来。邻居们听了，把他们送到县里。杨褒的妻子说了实话。

杨褒的妻子和那个揣刀的人都被处以极刑。

郑 韶

郑韶者，隋断帝时左散骑常侍。大业中，授闽中太守。韶养一犬，怜爱过子。韶有从者数十人。内有薛元周者，韶未达之日，已事之，韶迁太守，略无恩恤。元周念恨，以刃伺其便，无得焉。时在闽中，隋炀帝有使到。韶排马远迎之，其犬乃衔拽衣襟，不令出宅。馆吏驰告去云：使入郭。韶将欲出，为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缚之于柱。韶出使宅大门，其犬乃掣断绳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抚犬曰：“汝知吾有不测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于元周队内，咬杀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剑耳。（出《集异记》）

郑韶是隋断帝时左散骑常侍。大业年间，郑韶被授为闽中太守。郑韶养了一条狗，他爱这条狗胜过爱他的儿子。郑韶有随从几十人，其中有一个叫薛元周的，郑韶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就为他做事。郑韶当了太守，没给薛元周任何好处，薛元周心里很愤恨。他准备了一把刀，等待杀死郑韶的机会，一直没得手。当时在闽中，有一个隋断帝派来的使者来了。郑韶排列队伍远远出去迎接。那条狗就咬住

他的衣襟，不让他出宅子。馆吏驰马来报告说，使者已经进城了。郑韶要出去，被狗拽住衣服走不脱。郑韶生气了，让人把狗绑到柱子上。郑韶走出宅院大门，那狗就挣断了绳子跑出来，依然拽住郑韶的衣襟，不让走。郑韶抚摸着狗说：“你知道我有不测的事吗？”狗就连叫几声。它跳到薛元周的队伍里，把薛元周咬死。郑韶让人搜查了薛元周的衣服下面，果然藏着一把短剑。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为谏议大夫。因得罪，黜于岭外。超以清俭自守，凡所经州郡，不干挠廉牧以自给。而领二奴掌阁、掌书，并一犬（“犬”原作“丈”，据明抄本改）。至江州，超以郁愤成疾。二奴欲图其资装，乃共谋曰：“可奉毒药于谏议，我等取财而为良人，岂不好乎？”掌书曰：“善。”掌阁乃启超曰：“人言有密诏到，不全谏议命，谏议家族将为奈何？”超曰：“然，汝等当修饌，伺吾食毕，可进毒于吾，吾甘死颖。”掌阁等闻言，乃备珍饌。掌阁在厨修办，掌书进之于超。超食次，忽见其犬，乃分与食之。涕泣抚犬曰：“我今日死矣，汝托于何人耶？”犬闻之不食，走入厨，乃咬掌阁喉；复至堂前，啣掌书。二奴俱为犬所

害。超未晓其事。后经数日，敕诏还京，而复雪免，方知其犬之灵矣。（出《集异记》）

柳超，唐中宗朝的时候是谏议大夫，因为获罪，被贬黜到岭南。柳超以清廉俭朴自守，凡他经过的州郡，他不去打扰那些廉洁的郡守而靠自己供给自己。他领着两个奴仆，一个叫掌，一个叫掌书，还有一条狗。走到江州，柳超由于郁愤而病倒了。两个奴仆想要图谋他的资财行装，就一起谋划道：“可以把毒药交给谏议大夫，我们拿走财物去做良民，难道不好吗？”掌书说：“好！”掌阁就对柳超说：“有人说有密诏到了，不能保全你的性命。你的家族能怎么样呢？”柳超说：“是这样。你们应该给我准备一些好吃的，等我吃完了，可以把毒药给我，我情愿死了。”掌阁和掌书听了，就准备了一些好吃的东西。掌阁在厨房里做好，掌书就去送给柳超。柳超吃的时候，忽然看到那条狗，就分一些东西给它吃。他哭着对狗说：“我今天死了，把你托付给谁呢？”狗听了就不吃了，它跑进厨房，就咬断了掌阁的喉咙，又跑到堂前，咬死了掌书。两个奴仆都被狗咬死了。柳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过了几天，皇上下诏让他还京，雪冤免罪，这才知道那条狗的灵性了。

姚 甲

吴兴姚氏者，开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养二犬，在南亦将随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皆勇壮，谋害其主，然后举家北归。姚所居偏僻，邻里不接。附子忽谓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窜南荒，流离万里，忽有不祥，奴当扶持丧事北归。顷者以来，已觉衰惫，恐溘然之后，其余小弱，则郎君骸骨，不归故乡。伏愿图之。”姚氏晓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尔虑之。”姚请至明晨。及期，奴父子俱膳，劝姚饱食。奉觞哽咽。心既苍黄，初不能食，但以物饲二犬。值奴入持，因抚二犬云：“吾养汝多年，今奴等杀我，汝知之乎？”二犬自尔不食，顾主悲号。须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断而毙。一犬遽入厨，又咋其少奴喉，亦断。又咋附子之妇，杀之。姚氏自尔获免。（出《广异记》）

吴兴县的姚氏，开元年间被流放到南方。这个人平常养了两条狗，在南方他也把它们带在身边。他的家奴附子和附子的儿子小奴全都勇猛健壮，要杀害自己的主人，然后全家回到北方去。姚氏住的地方很偏僻，附近没有邻居。附子对主人说：“您本来是北方人，现在流窜到南荒来，离

家万里，如果忽然发生不祥之事，我应该办理丧事回北方去。最近以来，我觉得我的身体衰老疲惫，恐怕忽然死去，其余的人又小又弱，那就不能把您的尸骨运回故乡了。请您想个办法吧！”姚氏明白他的意思，说：“你想让我死吗？”奴仆说：“正是这样想的。”姚氏请求到明天早晨再死。到了第二天早晨，奴仆父子二人准备了早饭，劝姚氏饱餐一顿。姚氏捧着酒杯哽咽。心里已经慌乱不定，并没有吃，只是用那些东西喂狗，赶上奴仆进厨房拿东西的时候，他就抚摸着两条狗说：“我养了你们多年，现在奴仆们杀我，你们知道吗？”两条狗因而不吃了，看着主人悲号。不一会儿，附子来了，一条狗扑上去咬断了他的喉咙，他死了。另一条狗迅速跑进厨房，又咬断附子儿子的喉咙，又咬死附子的老婆。姚氏因而获免。

刘巨麟

刘巨麟开元末为广府都督。在州恒养一犬，雄劲多力，犬至驯附，有异于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护，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从如云，宁有非意之事。”使家人关犬而出。上马之际，犬亦随之。忽咋一从者喉中，顷

之死。巨麟惊愕，搜死者怀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捶此仆，故修其犯，私欲报复，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难。（出《摭异记》）

刘巨麟开元年末是广府都督。在州里时他总是养着一条狗。这条狗雄劲有力，极其驯服，和别的狗不一样。刘巨麟有一天夜里要去迎接一位使者，狗忽然拦住他，不让他出去。刘巨麟也领悟地说：“狗不让我走啊！”徘徊了好长时间，有人进来报告说使者快要到了。刘巨麟大声说：“我行动起来部从如云，难道还能发生不测之事？”他让家人把狗关起来，自己走出来。上马的时候，狗跟出来了。狗忽然咬断一个随从的喉咙，这随从很快就死了。刘巨麟很惊愕，命人到死者怀中一搜，搜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当初刘巨麟曾经鞭打过这个仆人，所以造成仇怨，心里一直想要报复。而狗预先知道了这事，所以刘巨麟就免除了此难。

章 华

饶州乐平百姓章华，元和初，常养一犬。每樵采入山，必随之。比舍有王华者，往来犬辄吠逐。三年冬，王华同上山林采柴，犬亦随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华。盘

踞于地，然犹未伤，乃踞而坐。章华叫喝且走，虎又舍王华，来趁章华。既获，复坐之。时犬潜在深草，见华被擒，突出，跳上虎头，咋虎之鼻。虎不意其来，惊惧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袭其主口取气，即吐出涎水。如此数四，其主稍苏。犬乃复以口袭王华之口，亦如前状。良久，王华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状，一夕而毙矣。（出《原化记》）

饶州乐平县的百姓章华，元和初年，曾经养过一条狗。每次章华进山打柴，狗一定跟着他。近邻有个叫王华的，他来往经过这里，狗就叫着追赶他。元和三年冬天，王华和章华一块上山打柴，狗也跟着。忽然有一只老虎，从榛丛中跳出来扑向王华，把他摠在地上。但是王华还没有受伤，老虎就把他坐到屁股底下。章华大喊大叫，而且快跑，老虎就放下王华，来追章华。老虎捉到章华以后，又把他坐到屁股底下。那时狗藏在深草里，见到章华被擒，它突然就跳出来，跳到老虎的头上，咬老虎的鼻子。老虎根本没想到还有一只狗，吓跑了。章华和王华都昏倒在地上，像醉汉似的。那狗把鼻子对着主人的嘴帮助主人呼吸，主人便吐出一些口水。如此三四次，主人稍微醒了些。狗又把鼻子对着王华的嘴帮他呼吸，也像前边那样。许久，王华能走路了。王华和章华互相扯着站起来。但是，这条狗却倒下了，也像个醉汉，一夜之后它就死了。

范 翊

范翊者，河东人也。以武艺授裨将。养一犬，甚异人性。翊有亲知陈福，亦署裨将。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绵绮，时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气而蔑福，因成仇恨，乃暗构翊罪。潜状（“状”原作“收”，据陈校本改。）申主帅。主帅不晓其由，谓其摭实，乃停翊职。翊饮恨而归，福乃大获补署。其犬见翊沉废，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断其首，衔归示翊。翊惊惧，将福首级（“级”原作“及”，据陈校本改。），领犬诣主帅请罪。主帅诘之，翊以前事闻。主帅察之，却归翊本职。其犬主帅留在使它。（出《集异记》）

范翊是河东人，凭武艺被授为裨将。他养了一条狗，特别通人气。他有一个亲友叫陈福，也是裨将。范翊被派到南方出差，收购绵绮。当时陈福是副职，范翊由于酒后气盛对陈福有瞧不起的表现，因此结下仇恨。陈福就暗中罗织范翊的罪名，偷偷地写状子到主帅那里把范翊告了。主帅不了解内情，以为他罗列的罪名属实，就罢了范翊的官。范翊含恨回家为民。陈福就接替了范翊的官职。那条狗见范翊消沉颓废，就跑到陈福家里，等到陈福睡了，咬

掉了他的脑袋，叼着他的脑袋回来给范翊看。范翊十分惊惧，拿着陈福的脑袋，领着狗到主帅那里请罪。主帅盘问是怎么回事，范翊就把以前的事讲了。主帅明白了，恢复了范翊的官职。主帅把那条狗留在自己的使宅里。

郭 钊

郭司空钊，大和中，自梓潼移镇西凉府。时有阍者甚谨朴。钊念之，多委以事。常一日，钊命市纹缯丝帛余段，其价倍，且以为欺我，即囚于狱，用致其罪。狱既具，钊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阍者曰，某好阅佛氏《金刚经》，自孩稚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钊叹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释放阍者。（出《宣室志》）

司空郭钊，大和年间，从梓潼迁移去镇守西凉府。那时他有个守门的人特别谨慎俭朴。他很信任这个守门人，常把一些事情交给这个人去办。曾经有一天，他让这人去买一百多段丝织品，这人花了成倍的钱。他以为守门人骗他，就把那人捉起来投到狱中，要弄清这人的罪行。投入狱中以后，郭钊又命人在院子里用鞭子打他。忽然有十几条狗争抢着挤在他的背后护着他，吏卒不能制止这些狗。

郭钊很惊异，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守门人说：“我喜欢读佛教的《金刚经》，从孩提时候就常常把好吃的东西给狗吃。不知道别的。”郭钊感叹道：“狗尚且能感恩，我怎么能可以不施恩德呢？”于是就放了守门人。

卢言

卢言者，上党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见一犬羸瘦将死颖。言悯之，乃收养。经旬日，其犬甚肥悦。自尔凡所历郡邑，悉领之。后将抵亳，忽于市肆遇友人邀饮，大醉而归，乃入房就寝。俄而邻店火发，犬忙迫，乃上床，于言首嗥吠，乃衔衣拽之。言忽惊起，乃见火已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难。（出《集异记》）

卢言是上党人，经常旅居其它县邑。他在路上走，忽然发现一条狗瘦弱得眼看要死了。卢言可怜它，就把它收养了。经过十来天，那狗变得很肥壮。从此，无论他到哪个郡邑去，全都领着这条狗。后来要到亳州去，忽然在市上遇见友人请他喝酒。他喝得大醉才回来，回来就进屋睡着了。不一会儿邻店失了火。他的狗慌忙急迫地跳到床上，在他头上嗥叫，还叼着他的衣服用力拽他。他忽然惊起，见他这屋的柱子都着火了。他和狗穿过火焰跑出来，才免

除这场灾难。

赵叟

扶风县西有天和寺，在高冈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贫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儿，病足伛偻，常策杖行乞。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食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龕中。时大雪，叟无衣，裸形俯地，且战且呻。其群犬俱集于叟前，摇尾而噪。已而环其衽席，竟以足拥叟体。由是寒少解。后旬余，竟以寒死其龕。犬俱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出《宣室志》）

扶风县县西有个天和寺。这寺建在高冈上，下面有一个佛龕。佛龕宽敞高大，就像堂屋，穷汉赵叟以它为家。赵叟没妻没儿，瘸腿驼背，常常拄着拐杖到处要饭。街道里的人们可怜他年老多病，而且穷困无家可归，都给他东西吃。赵叟得到吃的东西以后，常常是先聚集一群狗来把它们喂饱。后来一年多之后，赵叟又病又冷，躺在佛龕中。当时正下大雪，赵叟没有衣服，光着身子趴在地上，一边哆嗦一边呻吟。那些狗都集聚到赵叟跟前，摇着尾巴噪叫。然后就环绕着他的席子，争抢着用爪子抱着赵叟的躯体。

赵叟因此感到暖和了一点。十几天之后，赵叟终于冻死在佛龕里。那些狗全都悲哀地鸣叫，昼夜不停，几天之后才离去。

陆机

晋陆机少时，颇好猎。在吴，有家客献快犬曰“黄耳”。机任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常借人三百里外（“外”原作“奴”，据明抄本改），犬识路自还（“还”原作“随”，据明抄本改）。机羁官京师。久无家问。机戏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驰取消息否？”犬喜，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犬颈。犬出路，走向吴。饥则入草噬肉。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载渡。到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向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筒，复系犬颈。犬复驰还洛。计人行五旬，犬往还才半。后犬死，还葬机家村南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呼之为“黄耳冢”。（出《述异记》）

晋朝陆机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打猎。在吴地，有一位客人献给他一条名叫黄耳的快狗。陆机在洛阳任职，常常把这条狗带在身边。这条狗狡黠聪慧，能听懂人的话。

有一回，陆机把它借给别人，出去三百里，它还认识路自己跑了回来。陆机在京城做官，很久没有家信，他就开玩笑对狗说：“我家好长时间没有书信了，你能不能回家给我送信再把家书带回来呢？”狗听了很高兴，又摇尾巴又出声，表示答应了。陆机写好书信，把它装到竹筒里，系到狗脖子上。狗上了车道，奔向吴地。饿了就到草地咬小动物吃。每次遇到大的河流，就依傍在过河的人身边，顺从地向人家摇尾巴，于是人家就能把它带过去。到了陆机家里，它用口着竹筒，出声让家人看到。陆机家里人打开竹筒取出信来看完，它又鸣叫，好像求家人做什么事情。陆机家人写了回信，装到竹筒内，又系到狗脖子上，狗又跑回洛阳。这段路人走要五十天，而狗往返一次才用上一半的时间。后来这条狗死了，陆机把它运回家乡，葬到村南二百步的地方。聚土堆成坟，村里人管这坟叫“黄耳坟”。

石玄度

宋元徽中，有石玄度者畜一黄犬，生一子而色白。犬母爱之异常，每衔食饲之。及长成，玄度每出猎未归，犬母辄门外望之。后玄度患气嗽，渐就危笃。医为处方，须

白狗肺焉。市索卒不得，乃杀所畜白狗，取肺以供汤用。既而犬母跳跃嗥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煮狗，与客食之，投骨于地，犬母辄衔置屋中。食毕，乃移入后园中一桑树下，爬（“爬”原作“掘”，据明抄本改。）土埋之。日夕向树嗥吠，月余方止。而玄度所疾不瘳，以至于卒。终谓左右曰：“汤不救我疾，实枉杀此狗。”其弟法度，自此不食犬肉焉。（出《述异记》）

南北朝宋元徽年间，有一个叫石玄度的人养了一条黄狗。黄狗生了一条白色小狗。狗妈妈对狗儿子非常喜爱，常常叼食物喂它。等到小狗长大，石玄度每次出去打猎没回来，狗妈妈就到门外盼望。后来石玄度得了咳嗽病，渐渐病得严重。医生为他开了一个药方，需要白狗的狗肺。到市场上去买没有买到，就杀了自家养的那条白狗，把它的肺取出来煎药。然后那狗妈妈就跳跃嗥叫，整天不停。家里人煮狗给客人们吃，骨头扔到地上，狗妈妈就把骨头叼到屋里。吃完之后，它又骨头一根一根地挪到后园里的一棵桑树下，扒土埋了。它日夜冲着桑树嗥叫，一个多月才停止。而石玄度的病也没有治好，终于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对左右说：“药治不了我的病，实在是白杀了这条狗！”他弟弟石法度，从此不吃狗肉了。

刘 琼

唐禁军大校齐琼者，始以驰骋，大承恩宠。以是假御中衔，至于剧宪。有畜良犬四，常畋回广圃，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食已则复至。齐窃异之。一日，令仆伺其所往，则北垣枯窞，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齐亦义者，奇叹久之，乃命筐牝犬归，以贩茵席之，余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知感。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又更律廬，齐亦殂落。犬嗥吠终夕，呱呱不辍。越月，将有事于丘陇，则留爨以御奸盗。及悬窆之夕，犬独以（“以”原作“来”，据明抄本改。）足爬（“爬”原作“踏”，据明抄本改。）土成（“成”原作“城”，据明抄本改。）坳，首扣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致毙。（出《述异记》，明抄本作出《集异记》）

唐朝禁军大校齐琼，当初因为善于骑射，很受皇帝宠爱，所以才能在宫中做官，官做到剧宪。他家里养了四只好狗。他经常带着这四只狗出去打猎，总是用好粮好肉喂它们。其中有一只狗把好吃的东西衔在嘴里不咽就走出去，好像是隐蔽到树丛草莽之间然后才吃，吃完了就再回来。

齐琼心里感到奇怪。有一天，他让仆人跟在后面看这只狗到什么地方去。原来在北墙下有一个枯洞，一只老母狗，也就是这只狗的母亲在那里边。老母狗又老弱又污秽。狗儿子把东西吐出来给母亲吃。齐琼也是个重义气的人，惊奇感叹了半天，就让人用筐把老狗弄回家中，而且买了坐垫给老狗铺在身下，用剩余的饭菜喂它。它的儿子则又摇尾又点头，好像怀有知遇之感。从此之后，凡是捉拿坏人追捕野兽，用手一指或使一个眼神儿，这只狗就拼命飞奔。带着它去陪伴皇帝打猎，一定能得到皇帝的重赏。过了年老母狗死了，这只狗就更加勤恳卖力，还更能管束自己。齐琼也死了。这只狗日夜嗥叫不歇。过了一个月，将在坟墓之前举行葬仪，就把狗留在那里防止坏人盗窃。到了埋葬的那天晚上，这只狗独自用脚扒土把坟扒成平地，往棺材上磕头都磕出了血。它又扒土掩埋，还没埋完，它自己也死了。

石从义

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有犬生数子，其一献戎帅琅琊公。自小至长，与母相隔。及节使率大将与诸校会猎于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于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状名。猎罢，

各逐主归。自是其子逐日于使厨内窃肉，归饲其母。至有衔其头肚肩胁，盈于衙将之家，衙中人无有知者。（出《玉堂闲话》）

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里，有一只狗生了几个小狗崽，把其中一只献给了主帅琅琊公。这只狗从小到大，一直与它的母亲相隔离。等到有一次主帅率领大将和校官们在田野间会猎，那只狗忽然和它的母亲相遇了，母子欣喜亲近的样子，简直没法形容。打猎结束，母子各自跟着自己的主人回去。从此，这位狗儿子天天从主帅的厨房里偷肉，送给它的母亲吃。甚至有时候把头、肚、肩、胁整块整块地叼来，装满了石从义的家，府衙里的人们却没有知道的。

田 招

田招者。广陵人也。贞元初，招以他事至于宛陵。时招有表弟薛袭在彼。袭见招至，主礼极厚。因一日，招谓袭曰：“我思犬肉食之。”袭乃诸处觅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内犬何用，可杀而食之。”袭曰：“此犬养来多时，谁忍下手？”招曰：“吾与汝杀之。”言讫，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觅。后经旬日，招告袭，将归广陵。袭以亲表之分，遂重礼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见袭犬

在道侧，招认而呼之，其犬乃摇尾随之。招夜至旅店，将宿，其犬亦随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衔归焉。袭惧，遂以兹事白于州县。太守遣人覆验，异而释之。（出《集异记》）

田招，广陵人。贞元年初，田招因为自己的事来到宛陵。当时田招有个表弟薛袭住在那里。薛袭见田招来了，招待得非常好。于是有一天，田招对薛袭说：“我想狗肉吃。”薛袭就到处寻觅狗肉，没找到。田招说：“你家里的狗有什么用？可以杀它吃！”薛袭说：“这条狗养了好长时间了，谁忍心下手！”田招说：“我给你杀它！”说完，田招就想要捉那条狗，狗却忽然不见了，找也找不到。后来过了十几天，田招告诉薛袭，说他要回广陵了。薛袭看在亲表的份上，就给准备了很多礼品，把他打发走了。田招走出城来，来到一个竹室停步休息，忽然发现薛袭的狗在道旁。田招认识它，就唤它过来。那狗就摇着尾巴跑过来跟着他。田招夜里住旅店，这狗也跟着住进去。等到田招睡了，狗就咬掉了田招的脑袋，叼着脑袋回到家中。薛袭很害怕，就把这事向州县报告了。太守派人查验之后，感到特别惊异，把薛袭放了。

裴 度

裴令公度性好养犬，凡所宿设燕会处，悉领之，所食物余者，便和碗与犬食。时子婿李甲见之，数谏。裴令曰：“人与犬类，何恶之甚？”犬正食，见李谏，乃弃食，以目视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仇于子，窃虑之。”李以为戏言。将欲午寝，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见之，乃疑犬仇之。犬见未寝，又出其户。李见犬去后，乃以巾栉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状如人寝。李乃藏于异处视之。逡巡，犬入其户，将谓李已睡，乃跳上寝床，当喉而啮。啮讫知谬，犬乃下床愤跳，号吠而死。（出《集异记》）

令公裴度喜欢养狗，凡是他去参加宴会的时候，他都领狗去。吃剩的东西，就连碗一块给狗吃。当时他的女婿李甲看见了，多次劝裴令公不要这样。裴令公说：“人和狗差不多，你为什么讨厌狗讨厌得这么厉害？”狗正吃着，听到李甲进谏，就弃食不吃了，用眼睛看了看李甲而离开。裴令公说：“这只狗通人性，一定对你产生了仇恨，我真替你担心。”李甲以为是玩笑话。李甲将要午睡的时候，那狗就面对着他蹲在那里。李甲见此情景，才怀疑狗对自己产生仇恨。狗见他没睡，又走出门去。李甲见狗出去了。就

把头巾等放在枕头上，又多摆放一些衣服，用被盖上，弄成人睡觉的样子。他自己便藏到别处看着。不一会儿，狗又进来，以为李甲睡着了，就跳到床上去，对着喉咙处就咬。咬完便知上当了，狗就跳下床来，气得乱蹦乱跳，号叫着死去。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坚 王 珣

李 德 温敬林 庚 氏 沈 霸

田 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 义

胡志忠 韩 生 杜修己 袁继谦

李道豫

安国李道豫，宋元嘉中，其家犬卧于当路。豫蹶之，犬曰：“汝即死，何以踏我？”豫未几而卒。（出《述异记》）

安国县李道豫，南北朝宋元嘉年间，他家的狗趴在道路正中，李道豫踩了它。它说：“你要死了，为什么踩我？”不久李道豫就死了。

朱休之

有朱休之者，元嘉中，与兄弟对坐之际，其家犬忽蹲视二人而笑。因摇头而言曰：“言我不能歌，听我歌梅花。今年故复可，那汝明年何？”其家靳犬不杀。至梅花时，兄弟相斗，弟奋戟伤兄。收系经年。至夏（“夏”原作“夜”，据明抄本改。），举家设死。（出《集异记》）

有一个叫朱休之的人，南北朝宋元嘉年间，他与弟弟对面而坐的时候，他家的狗忽然蹲在地上看着兄弟二人发笑，摇着头说：“说我不能唱歌，听我唱一唱梅花。今年仍然还可以，那你明年怎么办呢？”他家不舍得杀这条狗。到了梅花开放的时候，兄弟相斗，弟弟挺戟把哥哥刺伤了，被收监一年。到了夏天，全家得了瘟疫而死。

李叔坚

汉汝南李叔坚少为（“为”原作“时”，据明据本改。）

从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请杀之。叔坚曰：“犬马谕君子，见人行而效之，何伤也？”后叔坚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惊，叔坚亦无所怪。犬寻又放灶前畜火，家人益惊愕，叔坚曰：“儿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烦邻里，亦何恶也？”居旬日，犬自死，竟无纤芥之灾。而叔坚终享大位。（出《风俗通》）

汉朝时汝南人李叔坚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从事。他家的狗忽然间像人那样站着走路，家里人全都让他把狗杀掉。李叔坚说：“狗和马就像君子。看见人走路就模仿，为什么要伤它？”后来李叔坚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床上，狗就戴着帽子跑出去。全家人特别吃惊。李叔坚也没有什么责怪的。这条狗不久又在灶前烧火，家里人更加惊愕。李叔坚说：“奴婢们都在田地里干活，狗帮着烧火，可以不麻烦邻里是好事，怎么也厌恶呢？”过了十几天，狗自己死了，到底没发生一点点灾祸，而且李叔坚终于当了大官。

王 瑚

山阳王瑚字孟琏，为东海兰陵人。夜半时，有黑帻白单衣吏诣县扣阁。迎之，忽然不见。如是数年。后伺之，见一老狗黑头白躯，犹故至阁。使人以白，孟琏杀之，乃

绝。(出《搜神记》)

山阳县令王瑚，字孟璉，是东海兰陵人。有一天半夜时分，一个黑头巾白衣衫的官吏到县里来敲官署的门。王瑚去迎接，忽然又不见了。此后如此好几年。后来派人侦察，发现一条黑头白身子的老狗好像以前到官署里来过的那个人。被派去的人向王瑚作了汇报。王瑚把那狗杀了，夜半敲门的怪现象便绝迹了。

李 德

司空东莱李德停丧在殡，忽然见形，坐祭床上，颜色服饰，真德也。见儿妇孙子，次戒家事，亦有条贯。鞭朴奴婢，皆得其过。饮食既饱，辞诀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断绝。如是四五年。其后饮酒多，醉而形露，但见老狗，便共打杀。因推问之，则里中沽酒家狗也。(出《搜神记》)

司空东莱人李德，死后停丧待葬，忽然又活了。他坐在祭床上，颜色服饰像真李德一样。见了儿子、媳妇、孙子，依次告戒家事，也说得很有条理。鞭打奴婢，也都和奴婢们的过错相符。吃饱喝足之后，就告别而去。家里大大小小不再哀痛。如此四五年。后来喝酒过量，现了原形，原来是一条老狗。大家一齐动手把它打死。于是就追查，

原来是巷子里一个卖酒的家里养的狗。

温敬林

晋秘书监太原温敬林亡一年。妇桓氏，忽见林还，共寝处，不肯见子弟。兄子来见林，林小开窗，出面见之。后酒醉形露，见邻家老黄狗，乃打死之。（出《幽明录》）

晋朝秘书监太原人温敬林死后一年，他的妻子桓氏忽然又见到他回来了，就又和他住在一起。但是他不肯见子弟。他哥哥的儿子来见他，他把窗子打开一条缝，露出脸来看看。后来他喝醉酒露出原形，是邻居家的老黄狗。于是就把狗打死。

庚氏

太叔王氏后娶庚氏女，年少美色。王年六十，常宿外，妇深无怵。后忽一夕见王还，燕婉兼常。昼坐，因共食。奴从外来，见之大惊，以白王。王遽之，伪者亦出，二人

交会中庭，俱著白，衣服形貌如一。真王便先举杖打伪者，伪者亦报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与手。王儿乃突前痛打，遂成黄狗。王时为会稽府佐。门士云。恒见一老黄狗，自东而来。其妇大耻，发病死。（出《续搜神记》）

太叔王氏后娶了庚氏女。庚氏女年轻美貌。太叔王六十岁了，常在外面过夜。妻子独自在家，郁郁寡欢。后来忽然有一天晚上，她见太叔王回来了，非常温柔，白天也陪她坐着。于是就一起吃饭。有一个奴仆进来，见了大吃一惊，就把这事出去告诉了太叔王。太叔王急忙走进来，假太叔王也往外走，两个在中庭相会，都是白色便帽，衣服形体容貌全都一样。真太叔王便先举棍向假的打去，假的也还手打真的。两个人都下令让子弟动手，太叔王的儿子便突然上前痛打假太叔王，于是假太叔王就变成一条黄狗。太叔王当时是会稽府佐。门士说，经常看到一条老黄狗从东边来。他妻子感到耻辱，发病而死。

沈 霸

吴兴沈霸，太元中，梦女子来就寝。同伴密察，唯见牝狗，每待霸眠，辄来依床。疑为魅，因杀而食之。霸复梦青衣人责之曰：“我本以女与君共事，若不合怀，自可见

语，何忽乃加耻欤？可以骨见还。”明日，收骨葬冈上，从是乃平复。（出《异苑》）

晋朝太元年间，吴兴人沈霸，梦见一位女子来和他睡觉。他的同伴秘密观察，只看到一条母狗，每当沈霸睡了之后，就来依靠到床上。人们认为这是妖魅，就把它杀了吃肉了。沈霸又梦见一个青衣人责备他说：“我本来把女儿给你侍奉你，如果不合你的意，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忽然就让她蒙受耻辱呢？你可以把她的骨头还给我。”第二天，沈霸把狗骨头收起来，埋到冈顶上，从此就平复了。

田 琰

北平田琰，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密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明抄本“幸可不甘”四字作“岂可如此”。）。”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著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病死。（出《搜神记》）

北平的田琰，母亲死了，他经常住在守墓的小屋子里。有一天晚上他忽然来到妻子的住室。妻子暗暗奇怪，说道：

“你处在守丧之时，还能干交媾这种事！”田琰不听，和妻子合房。后来田琰暂时进来，不和妻子讲话，妻子怪怨他不说话，并且拿前边那件事责怪他。他知道是妖魅作怪。将近天黑的时候，他没有睡觉，将丧服挂在守墓的小屋里。不一会儿，只见一只白狗到小屋中叼了丧服，变成人形，把丧服穿上，进到田来妻子屋中。田琰跟在后面追赶，见那狗将要上妻子的床，便打死了它。他的妻子又羞又愧，一场大病病死了。

王仲文

宋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缙氏县北。得休，因晚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差牙吐舌，甚可憎恶。仲文与仲文奴并击之，不胜而走。未到家，伏地俱死。（出《搜神记》）

宋人王仲文是河南郡主簿，住在缙氏县北。遇上一个休息日，就在傍晚时分驱车在洼地里行走。他见车后有一条白狗，特别喜欢，就想捉走它。那白狗忽然变成人的样子，很像被人称作“方相”的驱疫避邪的神像，眼睛赤红如火，龇牙吐舌，特别可憎。田仲文和奴仆一起去打它，没有打胜，回头就跑，没等跑到家就都趴到地上死去。

崔惠童

唐开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万敌者性至暴，忍于杀害。主家牝犬名“黄女”，失之数日。适主召万敌，将有所使。黄女忽于主前进退，咋万敌。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则隐。主家怪焉。万敌首云：“前数日，实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万敌云：“见埋其首所在。”取以为信，由是知其冤魂。

唐朝开元年间，高都郡郡主的女婿崔惠童，他家的一个叫万敌的奴仆特别残暴，狠心杀害生灵。主人家里的一只名叫“黄女”的母狗丢了好几天了，恰巧主人召万敌去，要派他做什么事。黄女忽然在主人面前出现，扑上去猛咬万敌。别人呵叱那狗也不能禁止，好长时间它才退下。喊它，它便隐没了。主人家感到奇怪。万敌自首说，前几天，他已经把这条狗煮着吃了，不知为什么它又来到这里。人们不信。万敌说，可以看看埋狗头的地方。他把狗头取来做凭证，因此知道那是狗的冤魂。

李 义

唐李义者，淮阴人也。少亡其父，养母甚孝，虽泣笋卧冰，未之过也。及母卒，义号泣，至于殡绝者数四。经月余，乃葬之。及回至家，见其母如生，在（“在”原作“存”，据明抄本改）。家内。起把义手，泣而言曰：“我如今复生，尔葬我之后，潜自来，尔不见我。义喜跃不胜，遂侍养如故。仍谓义曰：“慎勿发所葬之柩。若发之，我即复死。”义从之。后三年，义夜梦其母，号泣踵门而言曰：“我与尔为母，宁无劬劳襁褓之恩？况尔少失父，我寡居育尔，岂可我死之后，三年殊不祭飧？我累来，及门，即以一老犬守门，不令我入。我是尔母，尔是我子，上天岂不知。尔若便不祭享，必上诉于天。”言讫，号泣而去。义亦起逐之，不及。至曙，忧疑怆然，无以决其意。所养老母乃言：“我子今日何颜色不乐于我？必以我久不去世，致尔色养有倦也。”义乃泣言，实以我夜梦一不祥事，于母难言，幸勿见罪。遂再犹豫。数日，复梦其母，及门号叫，抚膺而言曰：“李义，尔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极！自葬我后，略不及我冢墓，但侍养一犬。然我终上诉于天，尔当坐是获谴。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尔。”言讫又去，义

亦逐之不及。至曙，潜诣所葬之冢，祝奠曰：“义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世，岂无母之恩也，岂无子之情也？至於母存日，冬温夏 ， 昏定晨省，色难之养，未尝敢怠也。不幸违慈颜，已有终天之痛。苟存残喘，本欲奉祭祀也。及葬母之日，母又还家再生，今侍养不缺。且两端不测之事，裁无计，迟回终日，何路明之？近累梦母悲言相责，即梦中之母是耶？在家之母是耶？从梦中母言，又恐伤在家之母；从在家之母言，又虑梦中之事实。哀哉！此为子之难，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讫大哭，再奠而回。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义而谓之曰：“我与尔为母，死而复生。再与尔且同生路，奈何忽然迷妄，却於空冢前破其妖梦？是知我复死也。”乃仆地而绝。义终不测之。哀号数日，复谋葬之。既开其冢，是其亡母在是棺中。惊走而归，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极老黑犬，跃出，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唐朝时的李义是怀阴人，从小死去父亲。他奉养母亲特别孝顺，即使是“泣笋”的孟宗，“卧冰”的王祥，也不能超过他。等到他母亲死了，他恸哭，在灵柩前哭昏好几次。一个多月之后才埋葬。等到他葬完母亲回到家里，见母亲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坐在家里。母亲起身拉着李义的手哭着说：“我现在又活了，你葬了我之后，我自己偷偷回来，你没有看见我。”李义不胜喜悦，就像原来一样侍养她。她还对李义说：“千万不要打开埋葬了的灵柩。如果打开了，我就还得死。”李义顺从了她。三年后，李义做了一

个梦，梦见母亲来到门前号泣着说：“我给你做了一回母亲，难道没有养育之恩？况且你从小失去父亲，我守寡养育你，你怎么可以在我死后三年一趟不来祭奠呢？我屡次回家来，走到门口，就有一只老狗守着门，不让我进。我是你母亲，你是我儿子，上天难道不知道？你要是还不来祭我，我一定到天上去告你！”说完，号泣着走了。李义也起来追赶。没追上。等到天亮，心里又愁又疑，很是悲伤，却拿不定主意。活着的老母亲就说：“我儿为什么今天对我不大高兴？一定是因为我这么长时间不死，致死你孝养侍奉母亲感到厌倦了。”李义便哭泣着说：“其实是因为我夜里梦到一件不详的事，对母亲很难说出口，希望母亲不要怪罪我。”于是就又犹豫了。几天后，他又梦到母亲。母亲走到门前大声号叫，摸着胸口说：“李义，你是我儿子不是？你怎么能如此不孝？自从埋葬了我之后，你一次也不到我坟前来，只养了一条老狗。然而我终将到天上去告你，你犯不孝的罪将受到惩罚。我由于母子之情，所以再来告诉你。”说完又走了。李义又去追赶，没追上。到了天明，他偷偷地到母亲的坟上去，祷告祭奠说：“李义我是母亲生的，是母亲养大的，所以才成人世，哪能忘记养育之恩呢？哪能没有母子之情呢？母亲活着的时候，冬天让您温暖，夏天让您凉爽，晚上为您安定床铺，早晨起来向您问安，承顺您的颜色侍奉供养，不曾敢怠慢过。不幸与您永别，已经有了天一样久远的悲痛，勉强活命，本来想要奉行祭祀的。等到埋葬了母亲那天，母亲又回到家里复活了，

现在侍养得很周到。况且两头都是不可测定的事，没有办法判断，犹豫终日，哪条路是明确的？近来连连做梦梦见母亲悲伤地说些责备的话。那么是梦里的母亲是对的，还是家中的母亲是对的？顺从了梦中母亲的话，又怕伤了在家母亲的心；顺从在家母亲话，又怕梦到的是事实。悲哀啊！这是做儿子的难处，不是不孝。上天可以明察我！”说完就大器，再次祭奠而回。他在家里的母亲已经知道了，她迎着李义说道：“我给你做母亲，死而复生，再次与你共同生活，你为什么忽然迷妄了，竟然到空坟前去破那妖梦，这是知道我又死了！”于是就倒在地上昏死过去。李义到底没有弄清楚，哀号了几天，又打算埋葬她。打开那个墓之后，见他已死的母亲还在棺材中。他吓得跑了回来。他新死的母亲就变成一条极老的老狗跑出去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胡志忠

处州小将胡志忠奉使之越。夜梦一物，犬首人质，告忠曰：“某不食岁余，闻公有作稽之役，必当止吾馆矣。能减所食见沾乎？”忠梦中不诺。明早遂行。夜止山馆。馆吏曰：“此厅常有妖物，或能为祟。不待寝食，请止东序。”

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进膳。方下箸次，有异物，其状甚伟，当盘而立。侍者慑退，不敢傍顾。志忠彻炙，乃起而击之。异物连有伤痛之声，声如犬，语甚分明。曰：“请止请止！若不止，未知谁死。”忠运臂愈疾。异物又疾呼曰：“斑儿何在？”续有一物，自屏外来，闪然而进。忠又击之。然冠隳带解，力若不胜。仆夫无计能救，乃以釜扑。罗曳入于东阁，颠仆之声，如坏墙然。未久，志忠冠带俨而出，复就盘命膳。卒无一言。唯顾其阁，时时咨嗟而已。明旦将行，封署其门。嘱馆吏曰：“俟吾回驾而后启之。尔若潜开，祸必及尔。”言讫遂行。旬余，乃还止于馆。索笔砚，泣题其户曰：“恃勇祸必婴，恃强势必倾。胡为万金子，而与恶物争。休将逝魄趋府庭，止于此馆归冥冥。”题讫，以笔掷地而失所在。执笔者甚怖，觉微风触面而散。吏具状申刺史，乃遣吏启其户，而志忠与斑黑二犬，俱仆于西北隅矣。（出《集异记》）

处州小将胡志忠奉命到越地去。他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狗头人身的东西告诉他说：“我一年多没吃东西了，听说你要到会稽去办事，一定得住我这个旅馆，能节省一些吃的东西给我吗？”胡志中梦里没有答应。第二天早晨就上路继续走。夜里住进一个山村旅馆里。馆吏说：“这个屋曾经有妖物，也许能作祟，不是急等着吃饭睡觉，请住到东屋去吧。”胡志忠说：“我正直可以抵御鬼怪，我的勇力可以排除奸邪，有什么妖物！”他催促人家快些把饭菜

端上来。刚要吃饭，就有一个怪物出现。怪物样子很大，面对着盘子站着。侍者吓跑了，不敢在旁边看。胡志忠把盘中的鱼肉撤下来，站起身去打那怪物。怪物连连发出伤痛的声音，声如狗叫。还清清楚楚地说：“请止请止，若不止，未知谁死！”胡志忠打得更急。怪物又喊道：“斑儿在哪！”接着便有一个东西从屏外闪了进来。胡志忠又打它。但是帽子坏了，带子开了，气力好像支持不住了。仆夫们没办法能救他，就用扫帚扑打。胡志忠和怪物纠缠在一起进入东屋。颠扑厮打的声音，就像墙倒塌了。没多久，胡志忠冠带整齐地走出来，就又走近杯盘让上饭上菜。他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看着东屋，时时嗟叹而已。第二天要走的时候，他封了那屋的门，嘱咐馆吏说：“等我回来以后再打开。你要是偷着打开，就难免一场灾祸。”说完就上路走了。十几天之后，就回来又住进这个旅馆。他要来笔和砚，哭泣着在那门上题写道：“恃勇祸必婴，恃强势必倾，胡为万金子，而与恶物争。休将逝魂趋府庭，止于此馆归冥冥。”写完了，他把笔往地上一扔就不见了。拿笔的人非常害怕，只觉得一股微风触面而散。馆吏把这事写状子报告给刺史，刺史就派人打开那屋的门，只见胡志忠和一条花狗一条黑狗都倒在屋西北角。

韩 生

唐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常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罪？”乃令朴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朴。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于隙中窥之。忽见韩生所畜黑犬至厩中，且噪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既挟鞍致马上，驾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击马，跃而过。黑衣者乘马而去，过来既，（明抄本“过来既”三字作“至半夜还”。）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噪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去，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历历可辨，直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马迹方绝。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俯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数食”原作“日”，据陈校本改）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外至（“外至”原作“空”，据明抄本改）。于野，有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

‘韩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练石下。吾子无以为忧。”褐衣者曰：“慎忽泄，泄则吾属不全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者曰：“韩氏稚儿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即编于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唯而（“衣唯而”原作“而衣堆”，据明抄本改）。去。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诱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乃次所闻，遂穷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纪莫不具，盖所谓韩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异，命致犬于庭，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邻居士子千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其墓，墓中有数犬，毛状皆异，尽杀之以归。（出《宣室志》）

唐朝贞元年间，有一个大理的评事叫韩生，侨居在西河郡南。他有一匹特别豪俊的马。曾经有一天清晨，这匹马忽然把头垂到马槽子里，出了一身汗，而且喘息急促，就像奔驰了很远累成的那样。养马的人很奇怪，就去向韩生说明。韩生生气了，骂道：“你夜里偷着把马骑出去，把我的马累成这样，谁的罪过？”就命人鞭马喂马人。喂马人无话可说，只好挨打。到了第二天早晨，那马还是又喘而且出了一身汗，喂马人心里觉得怪，却不知怎么回事。这天晚上，喂马人趴伏在马棚里，关上门，从门缝里偷偷地看着。忽然看到韩生养的一条黑狗来到马棚中，又嗥叫又跳跃，顷刻间变成一位青年男子，衣服帽子全是黑的。这

位男子把马鞍搬到马背上，自己骑上去就出去了。走到门口，门是关的，墙又很高，黑衣人用鞭子猛一打马，马就跳了过去。黑衣人骑马回去，回来之后，下马解鞍，又是一阵又蹦又叫，又变成一条黑狗。养马人非常惊异，没敢向别人泄露。这一天晚上，黑狗又骑着马出去了。天要亮的时候才回来。养马人就寻找着马的踪迹，要查清黑狗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因为夜里下了一场雨，刚刚放晴，所以马的踪迹清清楚楚。养马人一直寻到南边十几里的一个古墓前，马的踪迹才不见了。养马人就在这个坟墓一边用草盖了个小屋。到了晚上，养马人先进到小屋里，向外边观察着。天黑之后，黑衣人果然骑着马来了。他下了马，把马拴到一棵树上，自己走入坟墓。坟墓里发出几个人欢乐地谈笑的声音。喂马人在草屋里他细听着，不敢动弹。几顿饭的工夫之后，黑衣人告退，几个人送出墓外来，来到原野上。有一个穿褐衣的看看黑衣人说：“老韩家的名册现在在哪？”黑衣人说：“我已经把名册放到捶衣石下面了，您不必担心。”穿褐色衣服的说：“千万不要泄露，一旦泄露，我们就难以保全了。”黑衣人说：“记住了！”穿褐色衣服的说：“姓韩的小儿子有名了吗？”黑衣人说：“还没有呢，我等他有了名，就把他编到名册里，不会忘的。”褐布衣服的人说：“明晚上再来，应当听到你的好消息。”黑衣人答应着离去。到了天亮，喂马人回来，就把这事秘密地向韩生报告了。韩生立即让人用肉引来那条狗，用绳子把它绑起来。于是就到听说的捶衣石下搜寻，果然搜到一本

书。书上面详细地记载着韩生兄弟妻子儿女家僮的姓名，记得没有不详细不全面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韩氏名册。有一个小儿子刚出生一个月，只有他书上面没写，这就是所谓小儿子没有名字。韩生很吃惊。他让人把那狗弄到院子里来，用鞭子把它打死了。把肉煮熟，让家僮吃了。然后率领邻居士子一千多人，拿着各自的兵刃，来到郡南古墓前，把那墓打开。墓中有几条毛色形状都与众不同的老狗。众人一齐动手，把狗打死之后便回来了。

杜修己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 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馐。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内，欲啮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犬即摇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尔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忽一日，方在室内同寝，修己自外入，见之，即（“即”原作“曰”，据明抄本改）。欲杀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归薛 。后半年，其犬忽突入薛 家，口衔薛氏髻而背负走出。家人趁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负薛氏直入恒山内潜之。每至夜，即

下山，窃所食之物。昼即守薛氏。经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虽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于山中抚养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诣薛以告。薛氏乃令家人取至家。后其所生子年七岁，形貌丑陋，性复凶恶。每私走出，去作盗贼。或旬余，或数月，即复还。薛患之，欲杀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尔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时我不忍杀。尔今日在薛家，岂合更不谨。若更私走，出外为贼，薛家人必杀尔。恐尔以累他，当改之。”其子大号哭而言曰：“我禀犬之气而生也，无人心，好杀为贼，自然耳，何以我为过？薛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当与我一言，何杀我也（“也”原作“而”，据明抄本改。）？母善自（“母善自”三字原作“时善有”，据明抄本改。）爱，我其远去（“远去”原作“达矣”，据明抄本改。）不复来。”薛氏坚留之，不得。乃谓曰：“去即可，又何不时来一省我也？我是尔之母，争忍永不相见。”其子又号哭而言曰：“后三年，我复一来矣。”遂自携剑，拜母而去。及三年，其子果领群盗千余人，自称白将军。既入拜母后，令群盗尽杀薛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携母而去。（出《潇湘录》）

杜修己，越地人，善长医术。他的妻子是赵州富人薛的女儿。这个女人性情淫逸。杜修己家里养了一条白狗，她特别喜欢它，常常给它好东西吃。有一天，杜修己出去了，那狗突然进到室内，想要咬杜修己的妻子薛氏，还象有奸污她的想法。于是薛氏感到奇怪，问道：“你想和我私

通吗？如果是这样，你就不可咬我。”狗就摇尾跳到床上。薛氏很惊惧，就和它私通。那狗的做法和人没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此后，每当杜修己出去了，狗就进来与薛氏无度地奸淫。忽然有一天，薛氏正在和狗同寝，杜修己从外边走进来看见了。杜修己当即就要杀死那狗，狗跑出去了。杜修己大怒，把妻子赶回到娘家去了。半年人，那狗忽然进到薛家里，用口叼着薛氏的发髻，背着她往外跑。家人追赶没有追上。不知它跑到哪儿去了。狗背着薛氏直接进入恒山把她藏了起来。每到夜晚，狗就下山去偷吃的东西，白天就守着薛氏。一年之后，薛氏怀了孕，生了一个男孩。这孩子虽然身形模样像人，但是浑身是白毛。薛氏只好在山里抚养他。又过了一年，那狗忽然死去，薛氏便抱着儿子几经周折出山来，进入冀州要饭。有知道此事的人，就去告诉了薛。薛让人把她们母子弄回家去。后来这个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性情凶恶，常常私自跑出去偷东西，有时候十几天，有时候一个多月才回来。薛担忧了，想要杀他。薛氏就哭着劝戒儿子说：“你是一条白狗的儿子，小时候我不忍心杀你。你现在在薛家，哪能更不谨慎？你要是再私自跑出去偷东西，薛家人非杀你不可，怕你连累了别人，你应该改了！”她的儿子大哭着说：“我禀承狗的气质而出生，没有人心，好杀好偷，这是自然的，为什么把它当成我的过错？薛能容我就容我，不能容我，应该告诉我一声，为什么要杀我？母亲你好好照顾自己，我到很远的地方去，不再回来了！”薛氏坚决地留他也留不

住，就说：“走是可以的，为什么不能时常来看我呢？我是你母亲，怎么忍心永不相见呢？”她的儿子又哭着说：“三年后，我再回来一趟。”于是就自己带着剑，拜别母亲而去。等到三年之后，她的儿子果然领着一千多盗贼回来了，他自称白将军。他拜见母亲之后，让盗贼们把薛家人全杀了，只留下他的母亲。还放火烧了宅院，带着母亲走了。

喜继廉

少将（本书卷五百袁继谦条“将”作“监”。）袁继谦郎中常说：顷居青社，假一第而处之。素多凶怪。昏，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敬惧，莫遂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声至浊，举家怖惧，谓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窗隙中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夕月晦，观之既久，似黄狗身而首不有举。遂以铁挝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输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举家大笑而安寝。（出《玉堂闲话》）

少将袁继谦郎中曾经说，不久前住在东方，借一所房子暂住。这地方平常多有凶怪，一到黄昏。人们就不敢出门，关上门还担惊受怕的，没有能安安稳稳睡觉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晚上，听到了一种吼声，像是在瓮中呼喊似的，

声音特别浑浊。全家都很害怕，认为这一定是更大更厉害的妖怪。于是就到窗前从缝隙中往外看，看见一个苍黑色的东西在院子里来回地走动。这天晚上月色很暗，看了很久，见那东西像狗，但是头抬不起来。于是就用铁挝过它的脑袋。忽然间轰地一声，家里的狗惊叫着跑了。大概那天庄上刚把油运回来，狗把头钻进油罐子里挣不出来的原因。全家人大笑了一阵就安安稳稳地睡觉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羊

月氏稍割 西域大羊 鎰宾青羊 齐讼者

梁 文 顾 霈 潘 果 李审言

杨 氏 陈正观 安 甲

豕

燕 相 杜 愿 都 末 刘 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汤 应 安阳书生

吴郡士人 晋州屠儿 元 舍 崔日用

李 汾 徐州军人

羊

月氏稍割

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宾，亦稍自补复。有大秦国，北有羊子，生于土中。秦人候其欲萌，为垣以绕之。其脐连地，不可以刀截，击鼓惊之而绝。因跳鸣食草，以一二百口为群。（出《异物志》）

月氏国有一种羊尾巴很大，可以一点一点地割下来给客人做菜吃，也能一点一点地自己长好复原。有一个大秦国，这个国家北部有一种羊，羊羔子从土里生出来。大秦国的人等到羊羔将要萌生的时候，砌墙把它围起来。它的脐带连着地，不能用剪刀剪断，敲鼓一惊，它自己就挣断了。于是它就可以跳起来鸣叫、吃草。这种羊往往以一二百头为一群。

西域大羊

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上有一村，养羊大如驴。

(出《酉阳杂俎》)

和尚玄奘到西域去，路过大雪山高岭上有一个村子，养的羊像驴那么大。

錚宾青羊

錚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出《酉阳杂俎》)

錚宾国出产一种野青羊，尾巴像翠鸟的颜色。当地人吃这种羊。

齐讼者

齐庄公时，有里徵者，讼三年而狱不决。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证于社。二子将羊而刺之，洒其血，羊起触二子，殪于盟所。(出《独异志》)

齐庄公的时候，有一个叫里徵的人，告状告了三年，官司也没有个定论。齐庄公就让被告原告两个人准备一头

羊，到土地神那里去盟誓。两个人把一头羊弄去之后就用刀刺它，要洒羊血盟誓。羊怒了，起来撞他们。二人都被撞死在盟誓的地方。

梁文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上施皂帐，常在其中。积十数年，后因祀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得进其帐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见颜色。谓文曰：“授手来。”文纳手，得持其颐，髯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杀羊声。座中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出《搜神记》）

汉朝时，齐人梁文喜欢道术。他家里有三四间专门用来祭神的屋子。他在座位上挂了黑色帐幔，自己常在这里边祭祀。十几年之后，有一天他又在祭祀，帐幔中忽然有人说话。此人自称高山群，说自己很能吃很能喝，治病很灵验。梁文对这位说话的神很恭敬，一共侍奉了几年才能进到帐幔中。有一天神喝醉了，梁文就要求看看神的模样。神对梁文说：“你把手伸过来。”梁文把手伸过去，摸到了神的面颊，胡须特别长。梁文突然间使劲一拽，听到了一

种极像杀羊时的羊叫声。在座的人们被吓了一跳，一齐上去帮着梁文往外拽。拽出来一看，原来中袁公路家的一头羊。这头羊丢了七八年了，谁也不知它在什么地方。这头羊被杀了之后，这个神也绝灭了。

顾 霈

顾霈者，吴之豪士也，曾送客于升平亭。时有沙门流俗者在座中。主人欲杀一羊，羊绝绳，因走来投此道人，穿头向袈裟下。主人命将去杀之，即行炙。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下，觉炙走行皮中，痛毒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针贯焉，炙犹动摇。乃破肉视之，故是一膋肉耳。道人于此得疾，作羊鸣，吐沫，还寺少时而卒。（出《搜神记》）

顾霈是吴地的一位豪放任侠之士。有一天他在升平亭送客，当时在座的有僧徒也有俗人。主要想要杀一只羊，羊挣断了绳子，于是它就跑来投向一位和尚。它把头钻进和尚的袈裟下面。主人让人把羊弄回去杀了。烤好羊肉之后，先割一块给那和尚吃。和尚吃了之后，觉得烤肉就在他的皮下走动，痛得不可忍受。找医生来针灸，用几根针穿透那烤肉。于是就割破皮肉察看，见里边仍然有一块肉。和尚从此得了一种病，像羊那般叫唤，嘴里吐白沫。他回

到寺里不久就死了。

潘 果

唐京师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时，任都水小吏。归家，与少年数人出田游戏。过于冢间，见一羊为牧人所遗，独立食草，果因与少年捉之，将以归家。其羊中路鸣唤。果惧主闻，乃拔却羊舌，于夜杀食之。后经一年，果舌渐缩尽。陈牒解吏，富平县令郑余庆疑其虚诈，令开口验之，乃见全无舌，根本才如豆许不尽。官人问之因由。果取纸，书以答之。元状官之时弹指（明抄本“元状官之时弹指”七字作“众官知之”。《法苑珠林》七一作“元状官人一时弹指”。）教令为羊追福，写《法华经》。果发心信教，斋戒不绝，为羊修福。后经一年，舌渐得生，平复如故。又请官陈牒。县官用为里正。余庆至贞观十八年，为监察御史，自向说尔。（出《法苑珠林》）

唐朝时京城里有个人姓潘名果，年龄不满二十岁。武德年间，他任都水的小官。他回到家里，和几个年轻人到野外游戏，从几个坟墓间走过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羊被放羊人丢下了，独自在那吃草。潘果就和几个年轻人把羊捉住，要弄回家去。那羊半路上鸣叫，潘果怕羊的主人听见，

就把羊舌头给拔掉了。夜里，他们把羊杀掉吃了。后来经过一年的时间，潘果的舌头渐渐萎缩，要缩没了。他只好写文书要求解职。富平县令郑余庆怀疑他撒谎，就让他张开口查验，只见他口中根本没有舌头，舌头根上只有像豆料那么大的一点点没有消尽。官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取来纸笔，写字回答，说明了因由。众官知道此事之后，教给他羊祈求冥福，抄写《法华经》。潘果下决心信教，坚持斋戒，为羊祈求冥福。后来经过一年，他的舌头渐渐长了出来，平复如初。他又递交文书请求官职，县官用他当了里正。郑余庆到贞观十八年的时候，做了监察御史，他亲口讲的这个故事。

李审言

万寿年中，长安百姓李审言忽得病如狂，须与羊同食。家人无以止。求医不效。后忽西走，近将百里，路傍遇群羊，遽走入其内。逐之者方至，审言已作为一大羊，于众中不能辨认。乃家人齐至，泣而择之。其一大羊，乃自语曰：“将我归，慎勿杀我。我为羊快乐，人何以比。”遂将归饲养，以终天年。（出《潇湘录》）

万寿年间，长安百姓李审言忽然得了一种病，疯狂一

般，要和羊一块吃草。家人没办法制止他，求医也无效。后来他忽然往西跑，跑了将近一百里，遇到路边一群羊。他迅速跑进羊群里。追赶他的人刚赶到，他已经变成一只大羊，和其它羊不能区分。等到家人都来了，一齐哭着到羊群里找他。其中一个大羊说：“把我弄回家吧，千万别杀我。我做羊很快乐，人怎么能比！”于是家人把他弄回来饲养，终其天年。

杨氏

长安杨氏宅恒有青衣妇人，不知其所由来。每上堂，直诣诸女曰：“天使吾与若女友。”悉惊畏而避之。不可，则言词不逊。所为甚鄙，或裸体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间，与男子调戏，猛而交（陈校本作“狡”。）秽。擒捕终不可得。一日，悉取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胜其忿，极口骂之。遂大肆丑言，发其内事，纤毫必尽。如此十余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辄来，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会杨氏所亲，自远而至，具为说之。此人素有胆，使独止其宅，夜张灯自卧。妇人果来。伪自留之寝宿。潜起（“潜起”原作“私令”，据明抄本改。）匿其所曳履。求之不得，狼狈而去。取履视之，则羊蹄也。以计寻之。

至宅东寺中，见长生青羊，而双蹄无甲，行甚艰蹶。赎而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长安一家姓杨的宅院里，经常有一个穿青衣服的妇人，谁也不知她是从哪儿来的。她每次走上堂来，直接走到女儿们面前说：“上天让我和你们在一起。”女儿们全都吓得躲开了。她没达到目的，就说些低级下流的话，做些卑鄙的动作，或者裸着身子行走，左右的人都捂上眼睛不敢看。于是她就到外面去，和男人调戏，迫不及待地淫乱。捉拿她始终捉不到。有一天，她把女儿们包袱里的衣服全拿出去的，扔在院子里，女儿们不胜愤怒，狠狠地骂她。她就大肆地说些下流话，把女儿们的私事也抖露出来，一点也不保留。如此十多天。请神巫来，用符咒禁止驱逐她，神巫走了她就又来了，全都不能制止她。于是就只好搬家躲避她。赶上杨家的一个亲戚从远方来，杨家就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他。此人素来胆大，让他独自住在这个宅子里。夜里他掌灯自卧，那青衣妇人果然来了。他假装留她睡觉，偷偷地起来把她的绿鞋藏了起来。她找不到自己的鞋，很狼狈地走了。他把鞋找出来一看，原来是羊蹄子。按计策继续寻找，找到宅子东边一座寺院里，发现一只长生青羊，一双蹄子上没有蹄甲，走起路来非常艰难。他把那关买回来杀了，那怪就消灭了。

陈正观

颍川陈正观斫割羊头极妙。天宝中，有人诣正观。正观为致饮馔。方割羊头，初下刀子，刺其熟脑。正观暂乃洗手。头作羊鸣数声。正观便尔心悸，数日而死。（出《广异记》）

颍川人陈正观砍割羊头割得非常熟练。天宝年间，有人到陈正观这里来，陈正观为客人置办饮食，正在割羊头。刚下刀子，就刺入羊的熟脑里。正观暂时就去洗手，割下来的羊头叫唤了几声，陈正观便从此心悸，几天后就死了。

安甲

州有民姓安者，世为屠业。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棚其母，缚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双跪前膝，两目涕零。安生亦惊异之。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唤一童稚共事棚宰。而回遽失刀，乃为羔子衔之，致墙根下，而

卧其上。安生俱疑为邻人所窃，又惧诣市过时，且无他刀，极挥霍。忽转身跃起羔儿，见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顿悟，解下母羊并羔，并送寺内乞长生。自身寻舍妻孥，投寺内竺大师为僧，名守思。（出《玉堂闲话》）

州有一个姓安的百姓，世代以屠宰为业。他家里有一头母羊和一只羊羔。有一天，他想要杀那只母羊。母羊被绑到架子上之后，那羊羔忽然来到姓安的面前，跪下前边的两腿，两眼里潸然泪下。姓安的也惊诧了。好久，他就把刀扔到地上，出去唤一名小孩子和他一块宰杀。但是回来的时候就丢了刀。是被羊羔叼去，扔到墙根下，而且它还趴在上面。姓安的和小孩都认为被邻居偷去了，又担心宰晚到市上过了时，还没有别的刀可用。他极迅速地忽然转身用脚挑起了羊羔，见刀在羊羔肚子下藏着，姓安的于是就顿然醒悟。他解下母羊，和羊羔一起送到寺内乞求长生。不久之后，他自己也离开妻子儿女，到寺内投奔竺大师当和尚，名叫“守思”。

豕

燕相

朔人有献大豕于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见梦于

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糝。伏君之灵得化，今始得为鲁之津伯也。”（出符子）

有一个北方人献了一口大猪给燕国宰相。宰相让厨师把猪煮了。猪死之后，托梦给燕国宰相说：“自然把我生成猪形，把人的污秽给我吃。依靠于你的意志得到变化，现在才能成为鲁国的管理渡物口的首领。”

杜 愿

晋杜愿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甚富。有一男名天保，愿爱念，年十岁。泰元三年，暴病死。后数月，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后官长新到，愿将以作礼，就捉杀之。有比丘忽至愿前，谓曰：“此是君儿也。如何百余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见。愿寻视，见在云（“云”原作“火”，据明抄本改。）中，腾空而去。云气充布，弥日乃歇。（出《法苑珠林》）

晋朝时的杜愿，字永平，梓州潼涪人。他家里特别富有。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天保，他特别喜欢这个孩子。泰元三年，天保十岁得了一场暴病死了。几个月后，杜愿家的猪生了五个猪崽，其中有一个最肥。后来因为官长新到任，杜愿想拿这只最肥的猪崽作礼品，就把它捉出来杀了。有

一个和尚忽然来到杜愿面前，对他说：“这头小猪是你儿子，怎么才一百来天就把他忘了呢？”和尚说完了，忽然就不见了。杜愿寻视四方，见和尚站在云中，和尚腾空而去。云气布满天空，整整一天才散。

都 末

莎车王杀于闐王。于闐大人都末出见野豕，欲搏之。乃人语曰：“无杀我，为汝杀莎车。”都末异之，即与兄弟共杀莎车王。（出《张》汉记）

莎车王杀死了于闐王。于闐大人都末出来看到一头野猪，他想要捕杀这头野猪。野猪就像人那样说话道：“不要杀我，我替你杀莎车王。”都末感到奇怪，就和兄弟们一起杀死了莎车王。

刘 胡

后魏植货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永安

年中，胡杀猪，猪忽唱乞命，声及四邻。邻人谓胡兄弟相斗，来观之，乃猪也。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合家入道焉。（出《伽蓝记》）

后魏时，植货里住着刘胡兄弟四人，他们是太常的百姓，以屠宰为业。永安年间，刘胡杀猪，猪忽然大喊“饶命！”喊声传到四邻，邻人以为刘胡兄弟互相打斗，跑来一看，原来是猪。刘胡于是就把宅院施舍给归觉寺了。他们全家人入道修图正果了。

耿伏生

隋冀州临黄县东，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资产。隋大业十一年，伏生母张氏避父将绢两疋与女。数岁后，母亡，变作母猪，生在其家。复产二。伏生并已食尽，遂更不产。伏生即召屠儿出卖。未取之间，有一客僧从生乞食，即于生家少憩。僧将一童子入猪圈中游戏。猪与之言：“我是伏生母，为往日避生父眼，取绢两疋与女，我坐此罪，变作母猪。生得两儿，被生食尽。还债既毕，更无所负。欲召屠儿卖我，请为报之。”童子具陈向师，师时怒曰：“汝甚颠狂，猪那解作此语。”遂即寢眠。又经一日，猪见童子。又云：“屠儿即来，何因不报？”童子重白师。师（“师”原

作“主”，据明抄本改。）又不许。少顷，屠儿即来取猪。猪逾圈走出，而向僧前床下。屠儿逐至僧房。僧曰：“猪投我来，今为赌取。”遂出钱三百文赎猪。后乃窃语伏生曰：“家中曾失绢否？”生报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绢两疋。”又问娣姒几人？生云：“唯有一弟，嫁与县北公乘家。”僧即具陈童子所说。伏生闻之，悲泣不能自己。更别加心供养猪母。凡经数日，猪忽自死。托梦其女云：“还债既毕，得生善处。”兼劝其女，更修功德。（出《法苑珠林》）

隋朝冀州临黄县东，有一个叫耿伏生的人。他家里略有些资产。隋朝大业十一年，耿伏生的母亲张氏背着丈夫把两匹绢给了女儿。几年后，耿伏生的母亲死了，变成一头母猪，生在他家。母猪又生了两头小猪。小猪长大了都被耿伏生杀吃了。于是母猪没有再生小猪。耿伏生就把杀猪的人找来，要把母猪卖掉。杀猪的人还没把母猪取走的时候，有一个客游的僧人向耿伏生要饭吃，就在耿伏生家少事休息。僧人让一个童子进到猪圈中游戏，猪对童子说：“我是耿伏生的母亲，因为以前背着耿伏生的父亲，拿了两匹绢给女儿，我犯了这样的罪行，变成了母猪，生了两个孩子，全被耿伏生吃光了。债已经还完了，再不欠他什么了。他要把我卖给杀猪的。请代我告诉他。”童子全都告诉了师傅，师傅当时生气地说：“你太颠狂了，猪怎么知道说这样的话！”于是就睡下了。又过了一天，猪看见童子，又说：“杀猪的就要来了，你为什么不告诉他？”童子重新告诉师傅，师傅又不让他讲。不多时，杀猪的人来取猪，猪

从圈里跳出来就跑，跑到僧人面前的床下。杀猪的人追了进去。僧人说：“猪投到我这来，我就为它买条命吧！”于是拿出三百文钱买下这头猪。然后就悄悄对耿伏生说：“你家里曾经丢过绢没有？”耿伏生说：“先父健在的时候，曾丢过两匹绢。”僧人又问耿伏生姊妹几个，耿伏生说：“只有一个妹妹，嫁给了县北的公乘家。”僧人就把童子说的事详细地告诉了耿伏生。耿伏生听了之后，悲伤地哭泣，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以后他更加用心供养母猪了。几天之后，母猪忽然死了。它托梦给耿伏生的妹妹说：“债已经还完，得以托生到好人家去了。”又劝女儿再修功德。

李校尉

唐龙朔元年，怀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怀州卖。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钱买。将至怀州，卖与屠家，得六百钱。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怀州上番，因向市欲买肉食。见此特猪，已缚四足，在店前，将欲杀之。见此校尉，语云：“汝是我女儿，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索，不可供足，我大儿不许。我怜汝母子，私避儿与五斗米。我今作猪，偿其盗债。汝何不救我？”校尉问此屠儿赎猪。屠儿初不之信。余人不解此猪语，唯校尉得解。

屠儿语云：“审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对我更讲共话。”屠儿为解放已，校尉更请猪语云：“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将婆还舍，未知何处安置婆？”猪即语校尉云：“我今已隔，并受此恶形。纵汝下番，亦不须将我还。汝母见在，汝复为校尉，家乡眷属见我此形，决定不喜，恐损辱汝家门。某寺有长生猪羊，汝安置我此寺。”校尉复语猪言：“婆若有验，自预向寺。”猪闻此语，遂即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为寺僧说此灵验。合寺僧闻，并怀怜（“怜”原作“懈”，据明抄本改。）愍，为造舍居处安置。校尉复留小毡令卧。寺僧道俗竞施饮食。后寺僧并解猪语。下番，辞向本州，报母此事。母后自来看猪，母子相见，一时泣泪。猪至麟德元年，犹闻平安。（出《法苑珠林》）

唐朝龙朔元年，怀州有一个人到潞州买猪到怀州卖。有一头大猪，在潞州花三百钱买来，把它运到怀州，卖给屠户，卖了六百钱。到了冬天十一月，潞州有一个姓李的人，是一个校尉，他到怀州轮番执勤，由于来到市上想要买肉吃，看到了这头猪。它已经被绑了四条腿放在店前，马上就要杀它了。这猪见了李校尉，说道：“你是我女儿的儿子，我是你外婆。本来因为你家穷，你妈多次跟我要东西，我不能满足她，因为我大儿子不让。我可怜你们母子，私自背着儿子给了你们五斗米。我现在做猪，是偿还偷那五斗米的债。你为什么不救我？”李校尉问屠夫，要买这头猪。屠夫起先不信。其余的人都不懂猪的话，只有李校尉一个人能听懂猪语。屠夫说：“如果弄清楚确实是你外婆，

我就放了它。请你当着我的面和它说话。”屠夫把绑猪的绳子解开。李校尉又对猪说：“我现在轮番执勤一个月，不能把外婆送回家，不知该把外婆安置到什么地方？”猪就对李校尉说：“我现在与人世相隔离，又变成这么丑的模样，即使你下了番，也不必把我带回去了。你母亲还在，你又是校尉，家乡的眷属见了我这等模样，肯定不会喜欢，恐怕会有损于你家的名声。有个寺院里有长生的猪羊，你可以把我安置到这个寺里去。”李校尉又对猪说：“外婆果真有灵验，就自己走向寺院去。”猪听了这话，立即就起来走向寺院。寺里的和尚开始不肯接受，李校尉详细地说了这件事情。全寺院的和尚听了，都很怜悯。为猪建了猪舍，把它安置在里边。李校尉又留下一块毡子让它铺在身下。寺里的僧俗争抢着给它送吃的东西。后来，寺里的和尚们都能听懂这头猪说的话。李校尉完成轮番执勤的任务之后，回到本州，向母亲禀报了此事。他母亲亲自来看这头猪。母女相见，一时泪下。到麟德元年的时候，听说这头猪还平安无事。

汤 应

吴地，庐陵县亭重屋中，每有鬼物，宿者辄死。自后

使人，莫敢入亭止宿。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遂入亭宿焉。吏启不可，应不听。悉屏从者还外，唯持一大刀独处亭中。至三更竟，忽闻有扣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问。”应使进，致词而去。顷复有扣阁者云：“府相闻。”应复使君进焉，了无疑也。旋又有扣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方疑是鬼物，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服，齐进坐之（“之”原作“是”。据是抄本改）。称府君者，便与应谈，而部郡者忽起。应乃回顾，因以刀砍之。府君者即下座走焉。追至亭后墙下，及之，砍几刀焉。应乃还卧。达曙，方将人寻之，见有血迹，皆得之。称府君者，是一老獐，獐，猪也，部郡者是一老狸。自此其妖遂绝。（出《搜神记》）

吴时，庐陵县县亭的重屋中，常有鬼物出现，住宿在里边的人动辄就死了。以后出差到这来的人，没有敢在这住宿的。丹阳人汤应，很有胆量和武艺，他出差来到庐陵，就住在县亭里。亭吏告诉他不可住，汤应不听。到了晚上，他把随从人员全都打发到外边去，独自拿着把大刀呆在亭中。到了三更之后，忽听得有人敲门。汤应远远问道：“是谁？”回答说：“是部郡来问候你。”汤应让他进来，他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便离去。不多时又有人敲门，说是府君来看望。汤应又让府君进来，一点可疑的地方也没有。不一会儿又有敲门的，说是部郡和府君来了。汤应这才怀疑来的是鬼物。于是他拿着刀迎接他们。进来的两个人都穿得很像样，一齐进来坐下。称府君的便和汤应交谈。而那个自

称部郡的忽然站起来，汤应回头一看，挥刀就砍。自称府君的下座就跑。汤应追到亭后墙下，追上了，连砍数刀。于是汤应就回来躺下睡觉，直到天亮才派人去寻找。见地上有血迹，便都找到了。称府君的是一头老猪，称部郡的是一只老狐狸。从此这里的妖怪便绝迹了。

安阳书生

安阳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住此。”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夜半后，有一人著皂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曰：“诺。”（“诺”原作“诺”，据明抄本改。）亭中有人耶？”答曰：“向有（“向有”原作“何者”，据明抄本改。）书生在此读书，适休，未似寝。”乃暗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帻者，来呼亭主，问答如前。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问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向者黑衣来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西邻老雄鸡也。”“汝复谁也？”“我是老蝮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天晓，亭民来视，惊曰：“君何独得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

与乡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鼙，毒长数尺；西家得雄鸡；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中遂安静也。（出《搜神记》）

安阳城南有一驿亭不能住宿，住宿就死人。有一个书生打此经过，就住宿在此亭中。亭民对他说：“此亭不能住，前前后后在这亭中住宿的，没有活着的。”书生说：“你不要感到为难是我自愿住进来的。”于是他就住进了官吏办公的那间屋子，就端坐在那里读书。很久才躺下，好象还没睡。半夜后，有一个人穿黑衣，来到门外，喊亭主，亭主答应说：“哎。”又问：“亭中有客人吗？”回答：“有一书生在此读书，刚睡下。”于是悄没声儿地离去。接着又有一个戴着红头巾的人来喊亭主，问答和前者一样。他走了之后便很寂静。书生知道没有来的了，就起来走到刚才有人问的地方，模仿着喊亭主，亭主也答应了。书生又问：“亭中有人吗？”亭主仍然像前面那样回答。书生问：“刚才来的那个穿黑衣服的是谁？”亭主说：“是北屋的老母猪。”书生又问：“戴红头巾的是谁？”亭主说：“是西邻的老公鸡。”书生又问：“你是谁？”亭主回答说：“我是老蝎子。”于是书生静静地读书到天明，没敢睡觉。天亮之后，亭民来看，惊奇地说：“为什么只有你活下来了？”书生说：“快拿剑来，我给乡民们捉鬼！”于是他拿着剑来到昨夜应声的地方，果然找到一只老蝎子，像鼙鼓那么大，毒针有几尺长。又从西家找到老公鸡，到北屋找到老母猪。把它们全都杀了，亭中也就太平了。

吴郡士人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塘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送至家，都无女人。因过（“过”原作“逼”，据明抄本改。）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也。（出《搜神记》）

晋朝时，有一个士人姓王，家住在吴郡。他回家走到曲阿，天黑了，就动身来到船上过夜。船正对着大坝。他见水塘上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就喊她进来住了一宿。到天亮，他把一只金铃系在那女子的胳膊上，派人把她送回家去。后来，到她家里一看，她家里的全都不认识那女人。路过猪圈的时候，见母猪的腿上系着一个金铃。

晋州屠儿

唐显庆三年，徐玉为晋州刺史。有屠儿在市东巷，杀

一猪命断，汤皮毛并落，经过半日。会杀余猪，未及开解。至晓，以刀破腹，长划腹下一刀。刀犹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门，直入市西，至一贾者店内床下而卧。市人竞往看之。屠儿执刀走逐。看者问其所由，屠儿答云：“我一生已来杀猪，未常闻见此事。”犹欲将去。看者数百人，皆嗔责屠儿，竞出钱赎猪。诸人共为造舍（“舍”原作“塔”，据明抄本改。）安置，猪身毛皮始得生。咽下及腹下疮处差已，作大肉块，粗如臂许。出入来去，不污其室，性洁不同余猪。至四十五年方卒。（出《法苑珠林》）

唐朝显庆三年，徐玉是晋州刺史。有一个屠夫在市场东胡同里杀一头猪，已经杀死，猪身上的毛已经烫掉，死了已经半天了，赶上忙着杀别的猪，没来得及开膛解剖。到了天亮，屠夫拿着刀去开膛，用刀往它肚子上一划，刀还没划进肚子里去，那头猪忽地就跳起来跑不出门去，一直跑到市西，来到一家商人店内的床下趴下了。市上的人争抢着来看。屠夫拎着刀跑来。看热闹地问屠夫是怎么回事，屠夫说：“我一辈子杀猪，未曾听说这样的事。”他还想要把猪弄回去，几百个看热闹的人都嗔怪责任屠夫，争抢着出钱为猪买命。人们共同为猪建造屋舍安置它。猪身上的皮毛开始生长，咽喉下边和肚子下边的伤口长好之后，长成大肉块，像胳膊那么粗。这头猪出入来去，不污染它的屋舍，生性爱干净，不同于其它猪。这一直活了四十五年才死。

元 佶

唐长安中，豫州人元佶居汝阳县。养一牝猪经十余年。一朝失之，乃向汝阳，变为妇人，年二十二三许，甚有资质。造一大家门云：“新妇不知所适，闻此须人养蚕，故来求作。”主人悦之，遂延与女同居。其妇人甚能梳妆结束，得钱辄沽酒，并买脂粉而已。后与少年饮过，因入林醉卧，复是牝猪形耳。两颊犹有脂泽在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朝长安年间，豫州人元佶住在汝阳县。他养了一头母猪已经十多年了，忽然有一天就丢失了。原来它跑到汝阳城中，变成一位妇人。这妇人年纪在二十二三岁左右，很有姿色。她来到一个大家门前说，她是一个新媳妇，找不到她要去的那个地方了，听说这里需要人养蚕，所以来要求做工。主人很高兴，就把她迎进去，让她和女儿住到一起。这个妇人特别喜欢梳妆穿戴，挣了钱总是用来买酒买脂粉罢了。后来她和一位年轻人喝酒喝过了量，就进到树林里醉卧，又是母猪的形象了，两颊上还有脂粉在上面呢！

崔日用

开元中，崔日用为汝州刺史。宅旧凶，世无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扫，处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烛独坐。半夜后，有乌衣数十人自门入，至坐阶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问：“君辈悉为何鬼，来此恐人？”其跛者自陈云：“某等罪业，悉为猪身。为所放散在诸寺，号长生猪。然素不乐此生受诸秽恶。求死不得，恒欲于人申说。人见悉皆恐惧。今属相公为郡，相投转此身耳。”日用谓之曰：“审若是，殊不为难。”俱拜谢而去。翌日，寮佐来见日用，菲不惊其无恙也。衙毕，使奴取诸寺长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见也。叹异久之，令司法为作名，乃杀而卖其肉，为造经像，收骨葬之。他日又来谢恩，皆作少年状。云：“不遇相公，犹十年处于秽恶。无以上报，今有宝剑一双，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详，消弥凶厉也。”置剑床前，再拜而去。日用问：“我（“我”原作“何”。据明抄本改。）当何（“何”原作“收”，据明抄本改。）官？”答云：“两日内为太原尹。”更问得宰相否？默而不对。（出《广异记》）

唐朝开元年间，崔日用是汝州刺史。这里有一所宅子一向凶恶，世代没人居住。崔日用到任之后，修理洒扫一

番，就住了进去，一点不怀疑。那天晚上，崔日用在堂屋里点着蜡烛独坐。半夜之后，有几十个穿黑衣服的人从门外进来，都坐在台阶下，有的瘸腿，有的瞎了一只眼。崔日用问：“你们都是些什么鬼？为什么来吓唬人？”那个瘸腿的说道：“我们有罪。我们全都是猪身，被散放在各寺院里，叫做长生猪。可我们一向不愿意这一辈子遭受这秽恶，求死不能，总想对人申说，人见了又全都恐惧。现在是你做郡守，乞求你还我身形罢了。”崔日用对他们说：“如果真是这样，一点也不难！”他们全都拜谢而去。第二天，僚属们来看崔日用，没有不惊奇他安全无恙的。衙门的事情办完，崔日用派奴仆到各寺中把长生猪都捉来。捉来之后，有的瘸有的瞎，和昨夜见过的没什么两样。他叹息惊奇了好久。然后，他让司法参军为它们判定罪名，就把它杀了卖肉，用所得的钱建造经像。又把它们的骨头收起来埋了。改日它们又来谢恩，都变成年轻人的样子，说：“要是不遇上你，还得十年处在秽恶当中。没有什么报答你，现在有一双宝剑，各值千金，可以用来除去邪恶不祥之事，可以消除凶神恶鬼。”他们把剑放在床前，再拜而去。崔日用问：“我应当做什么官？”回答说：“两日内就是太原尹。”崔日用又问能不能当宰相，他们沉默而不答。

李 汾

李汾秀才者，越州上虞人也。性好幽寂，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天宝末，中秋之夕。汾步月于庭，抚琴自适。忽闻户外有叹美之声。问之曰：“谁人夜久至此山院？请闻命矣。”俄有女子笑曰：“冀观长卿之妙耳！”汾启户视之，乃人间之极色也。唯觉其口有黑色。汾问曰：“子得非神仙乎？”女曰：“非也，妾乃山下张家女也。夕来以父母暂过东村，窃至于此。私面君子，幸无责也。”汾忻然曰：“娘子既能降顾，聊可从容。”女乃升阶展叙，言笑谈谑，汾莫能及。夜阑就寝，备尽缱绻。俄尔晨鸡报曙，女起告辞。汾意惜别，乃潜取女青毡履一只，藏衣笥中。时汾欹枕假寐，女乃抚汾悲泣，求索其履。曰：“愿无留此，今夕再至。脱君留之，妾身必死谢于君子。”汾不允，女号泣而去。汾觉，视床前鲜血点点出户。汾异之，乃开笥，视青毡履。则一猪蹄壳耳。汾惶骇，寻血至山前张氏溷中，见一牝豕，后足硕一壳。豕视汾，睨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白张叟，叟即杀之。汾乃弃山院，别游他邑。（出《集异记》）

李汾是越州上虞县的一名秀才，平日喜欢幽静寂寞，

曾住在四明山，山下有一个张老庄。他家里挺富，养了许多猪。天宝年末，中秋之夜，李汾在院子里走在月光之下，抚琴自乐，忽然听到门外有喝彩声。他问道：“是谁夜深来到这山中小院，有什么指教？”不一会儿便有个女子笑着说：“希望看看长卿的美妙罢了。”李汾打开门一看，来人竟是人间的绝色，只是觉得她的嘴有些黑色。李汾问道：“你大概是神仙吧？”女子说：“不是。我是山下老张家的女儿。今晚因为父母暂时到东村去了，我偷着来到这里，私自来见你，请不要见怪。”李汾高兴地说：“娘子既然能来看我，暂且可以随便些。”女子便登上台阶来和他叙谈，又说又笑，幽默风趣，李汾比不上她。夜深睡到一起，情意缠绵，难舍难分。不多时雄鸡报晓，女子起来告别。李汾心里舍不得离别，就偷偷拿了女子的一只青毡鞋，藏在衣箱里。当时李汾斜躺在枕上假睡，女子就抚摸着 he 悲伤地哭泣，要她的鞋，说：“希望你不要留鞋，今晚我再来。如果你留了，我就非死不可。”李汾没有允许，女子号哭着走了。李汾觉得有些不大对头，往床前一看，有点点血迹向门外而去。他惊异了，打开衣箱一看，哪里是什么青毡鞋，竟是一只猪蹄壳子。李汾害怕了，寻着血迹来到山前老张家猪圈，见圈里有一头母猪，后蹄子没有甲壳了。猪见了李汾，瞪着眼吼叫，好像很生气。李汾把事情告诉了张老汉，老汉就把这头猪杀了。李汾就离开了山中院落，另到别的城邑中去了。

徐州军人

后唐长兴中，徐州军营将烹一牝豕。翌日，将宰之。是夕，豕见梦于主曰：“尔勿杀我，我之胎非豕也。尔能志之，俾尔丰渥。”比明，忘而宰之，腹内果怀一小白象，裁可五寸，形质已具，双牙灿然。主方悟，无及矣。营中汹汹咸知之。闻于都校，以纸缄之，闻于节度使李敬周。时人咸不测之，亦竟无他。（出《玉堂闲话》）

后唐长兴年间，徐州军营中将要烹杀一头母猪。明天要杀它，当晚它就托梦给军营主帅说：“你不要杀我，我肚里的胎儿不是猪。你要能记住，一定让你富起来。”到了天明，主帅把梦忘了，就把母猪杀了。母猪的肚子里果然怀着一头小象。估计小象有五寸长，形体已经长全，两颗牙很光洁。主帅这才恍然大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军营中像开了锅一样，全知道了。都校听说之后，写文书向节度使李敬周报告。当时人们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到底没出现别的事。

猫

唐道袭 卖醋人 归 系

鼠

王周南 终 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 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萧悉达

逆旅道士 李 测 天宝骑

毕 杭 崔怀嶷 李 甲 王 缙

郝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卢 嵩

柴再用 苏长史 卢 枢 朱 仁

李昭嘏

鼠狼

张文蔚

猫

猫目睛，旦暮圆，及午，竖敛如线。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过耳，则客至。楚州谢（陈校本“谢”作“射”。）阳出猫，有褐花者。灵武有红叱拨及青骢色者。猫一名“蒙贵”，一名“乌员”。平陵城古谭国也，城中有一猫，常带金锁，有钱，飞若蛺蝶。土人往往见之。（出《酉

阳杂俎》)

猫的眼睛，早晨和晚上是圆的，到了中午，就收拢成一条竖线。它的鼻尖总是凉的，只有夏至这一天是暖的。它的皮毛不藏跳蚤虱子。黑色毛在暗处逆着毛摩挲，就像有火星。一般人说猫洗脸超过耳内，就有客人来。楚州谢阳县出产猫，有褐色花的。灵武有红叱拨和青骢马那样颜色的。猫的一个名字叫“蒙贵”，还有一名叫“乌员”。平陵城古谭国，城里有一只猫，经常带着一把金锁，有金钱斑花纹，飞跑起来像蝴蝶，当地人常常看到它。

唐道袭

王建称尊于蜀，其嬖臣唐道袭为枢密使。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尔雷电大至，化为龙而去。（出《稽神录》）

王建在蜀地称帝，他的宠臣唐道袭是枢密使。夏天在家中，赶上下大雨，他养的那只猫在屋檐下玩那檐溜水。唐道袭眼看着它一点点长大，不一会儿前爪伸到屋檐了。忽然一阵雷电，猫变成龙飞去了。

卖醋人

建康有卖醋人某者，畜一猫，甚俊健，爱之甚。辛亥岁六月，猫死。某不忍弃，置猫坐侧。数日，腐且臭。不得已，携弃秦淮水。既入水，猫活。某自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乌铺吏获之。缚置铺中，锁其户，出白官司，将以其猫为证。既还，则已断其索，啮壁而去矣。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建康有个卖醋的人，他养了一只猫。这只猫非常超俗、健壮，他特别喜欢这只猫。辛亥年六月，猫死了，他不忍心把它扔掉，就放在坐位旁边。过了几天，死猫腐烂发臭。不得已，他只好把死猫扔到秦淮河里去。死猫入水之后，又活了。那人就下去救它。于是他就被淹死了。而那猫上岸跑了。金乌铺的铺吏捉到它，把它绑起来放到铺子里，锁了门，前去向官府报告，将以这只猫为证据。回来之后，那猫却已经挣断了绳索，咬穿了墙壁逃跑了。后来一直没再见到它。

归 系

进士归系，暑月，与一小孩子于厅中寝。忽有一猫大叫，恐惊孩子。使仆以枕击之，猫偶中枕而毙。孩子应时作猫声，数日而殒。（出《闻奇录》）

有一个叫归系的进士，夏天和一个小孩子在厅里睡觉。忽然有一只猫大叫，吓醒了孩子。归系让仆人用枕头打那猫。猫偶然被枕头击中而毙命。那孩子当时喊出猫叫声，不几天就死了。

鼠

旧说，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说，鼠母头脚似鼠，尾苍口锐，大如水中獭（“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时有鼠灾，多起于鼠母。鼠母所至处，动成万万鼠。其肉极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则为鼠王。俗云：鼠啮上服有喜，凡啮衣，欲得有盖，无

盖凶。(出《酉阳杂俎》)

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头悉已白，然带以金枷。商贾有经过其国，不先祈祀者，则啮人衣裳也。得沙门（“门”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咒愿，更获无他。释道安昔至西方，亲见如此。(出《异苑》)

不尽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洞赤。时时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人纺绩其毛，织以为布。用之若有垢脚，以火烧之则净也。(出《神异记》)

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有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其毛八尺，可以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声闻千里。其毛可以来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为灾，此类也。(出《神异录》)

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陇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采捕者若获一，则其一不去。南中妇人，买而带之，以为媚药。(出《岭表录异》)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见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跃而去。秦川中有之。(出《录异记》)

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余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来。民有灾及为恶者，鼠辄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鼯鼠者，治其皮，饰为带，颇能涩刍。为其三毛出于一孔，与常皮有异，人多宝之。(出《录异记》)

义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递相咬尾，三五为群，惊之则散。俗云：见之者当有吉兆，成都有之。（出《录异记》）

唐鼠形如鼠，稍长，青黑色，腹边有余物如肠，时亦脱（“脱”原作“污”，据明抄本改。）落。亦名“易肠鼠”。昔仙人唐窻拔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不死而肠出数寸。（“寸”原作“尺”，据明抄本改。）三年易之，俗呼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出《异苑》）

白鼠，身毛（“毛”原作“如”，据明抄本改。）皎白，耳足红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当获金玉。云鼠五百岁即白。耳足不红者，乃常鼠也。（出《录异记》）

旧时有一种说法，说鼠王的精液是尿出来的，一滴就能成一只老鼠。还有一种说法，说母鼠的头和脚像老鼠，尾巴是苍色的，嘴巴是尖的，大小有如水獭，怕狗，尿一滴就变成一只老鼠。当时有鼠灾，多半都是鼠母造成的。鼠母所到之处，动不动就会出现千千万万只老鼠。老鼠肉味道极美。凡是吃了死人眼睛的老鼠，就能成为鼠王。俗话说，老鼠咬了上衣有喜事。凡是老鼠咬了衣服，要能有东西遮盖着才吉，没有东西盖着就凶。

西域有一种老鼠，大的像狗那么大，中的像兔子那么大，小的像平常的大老鼠那么大。这种老鼠的头全都已经白了，但是带着金色枷锁。经过这个国家的商人，不先进行祈祷的，老鼠就咬他们的衣裳。种地的要请僧徒唱诵祝

愿一番再收割，没有别的办法。释道安以前到西方，亲眼看到的就是这样。

不尽木火中有千斤重的大老鼠。它的毛二尺多长，丝一样细，它总呆在火里。鼠洞是红的，它时常出来，而毛色是白的。用水追赶它，灌它，它就死了。人们把它的毛纺成线，织成布，用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了污垢，用火一烧就干净了。

北方结冰万里，冰有一百丈厚，有一种鼠就生活在这冰层下边的土中。它有样子像老鼠，吃草木，体重一千斤，肉可以做脯。吃了这种鼠肉脯止热退烧。它的毛有八尺长，可以做褥子。铺这种褥子防寒。它的皮可以蒙鼓，响起来千里之处都能听见。它的毛可引来老鼠。把它的尾巴放在哪里，老鼠就向哪里聚集。现在江南老鼠吃草木成灾，就是这种情况。

红飞鼠大多出自交趾和广管陇州。这种老鼠都有深颜色的毛，毛茸茸的，只有肉翅是浅黑色的。它们大多成双成对地趴伏在芭蕉花之间。捕捉它的人捉到一个，那另一个也不离去。南方的妇人买它带在身边，把它当成一种讨男人喜欢的药物。

拱鼠的样子和通常的老鼠一样。它行走在田野里，见了人就拱手而立。人靠近想要捕捉它，它就跳跃着跑开。秦川有这种老鼠。

鼯鼠的头和尾巴像老鼠，青黑色，脚短有趾，个头很大，体重可达一千多斤。这种鼠出产在零陵郡界内，不知

是从哪儿来的。有灾祸和做了坏事的百姓，鼯鼠就进到他的田里，振落身上的毛，毛都变成小老鼠，把他的庄稼吃光了便离去。有人捉到了鼯鼠，就把它的皮加工成皮带。这种皮带很涩，用它捆喂牲畜的草很好使，因为它三根毛出自一个毛孔，与通常的毛皮不一样。人们都很珍惜它。

义鼠的样子像老鼠，尾巴短。每当走路，三五成群，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受到惊吓就散开。一般人说到义鼠的人，将有吉祥的事情来临。成都有义鼠。

唐鼠样子像鼠，比常鼠稍长，青黑色，肚子一边有一块很像肠子的多余的东西，这东西时常也会脱落，所以它也叫易肠鼠。过去，仙人唐窻全家成仙升天，鸡和狗全都跟着去了，只有老鼠从半空里掉下来，虽然没摔死，但是肠子摔出来几寸，三年换一次，一般叫它唐鼠。城固川中有唐鼠。

白鼠，身上的毛很白，耳朵和爪子是红的，眼眶是红的。眼眶红的是金玉精，见它从哪里出来，就去挖掘，能挖出金玉米。俗语说老鼠五百年就变白。耳朵和爪子不红的是平常的老鼠。

王周南

魏齐王芳时，中山有王周南者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语曰：“周南尔以某日死。”周南不应。至期，更冠帻皂衣而出曰：“周南尔以日中死。”亦不应。鼠复入穴。日适中，鼠又冠帻而出曰：“周南汝不应，我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出《幽明录》）

三国魏齐王曹芳的时候，中山有一个叫王周南的人是襄邑长。有一天忽然有一个老鼠从洞中钻出来说，王周南你在某天死。王周南不应声。到了那天，那老鼠又戴上帽子穿上衣服出来说道：“王周南你在中午的时候死！”王周南也不应声。老鼠又进入洞里。日到中午，老鼠又戴着帽子出来说：“王周南你不应声，我有什么办法！”说完，它倒地而死，衣服帽子都不见了。近前看它，和通常的老鼠没什么两样。

终祚

吴北寺终祚道入卧斋中，鼠从坎出，言终祚后数日当死。祚呼奴，令买犬。鼠云：“亦不畏此，其犬入户必死。”犬至果尔。祚常为商，闭户谓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既元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夫。”时桓玄在南州，禁杀牛甚急。终祚载（“载”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数船（“船”原作“宰”，据明抄本改。）窃买牛皮，还东货之，得二十万。这时户犹阖也，都无所失，其怪亦绝。自后稍富。（出《幽明录》）

吴北寺终祚道人躺在禅房里，一只老鼠从洞中钻出来，说几天后终祚应当死。终祚喊来奴仆，让奴仆买狗。老鼠说：“我也不怕这个，那狗进了门一定得死。”狗买回来果然死了。终祚常常作买卖。他闭上门对老鼠说：“你正想要让我致富呢！现在我将要远行，你要勤勉地守着我的房屋，不要有什么损失。”那时桓玄在南州，禁止杀牛非常紧急。终祚载运几船偷偷收购来的牛皮，到东方卖了，赚钱二十万。他回到家里的时候，门还是关的，什么东西全都没有损失。那怪物也绝迹了。从此以后他渐渐富起来。

清河郡守

清河郡太守至，前后辄死。新太守到，如厕，有人长三尺，冠帻皂服，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应，意甚不乐。乃（“乃”原作“崔”，据明抄本改。）使吏为作亡具。（“亡具”原作“主人”，据明抄本改。）外颇怪其事。（“事”原作“日”，据明抄本改。）日中如厕，复见前所见人，言府君今日中当死。三言亦不应。乃言府君当道而不道，鼠为死。乃顿仆地，大如豚。郡内遂安。（出《幽明录》）

清河郡前前后后的太守，总是一到任就死。新太守到任，上厕所，有一个三尺长的小人，戴着头巾穿着黑衣服，说府君某日当死。太守不应声，心里很不高兴，就派官吏为他准备死亡的器具。外人都感到奇怪。中午上厕所，他又见到前边见过的那个小人。小人说府君今天中午应该死。说了三次太守也不应声。于是小人说：“府君应当说话却不说，老鼠替你死！”于是就立刻倒地而死，象小猪那么大。郡内于是就太平了。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人。性深沉，有恩义。少为书生，善易。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相为。使之反死，乃以朱。书其手腕横纹后为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于前。（出《搜神记》）”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人，性情深沉，有恩德讲义气，年轻时是书生，擅解《易经》。高平县的刘柔夜里躺在床上，被老鼠咬了左手中指，心里非常讨厌，就来问淳于智。淳于智为他占卜之后说：“老鼠本来想杀你，但是办不到，应该学它，反而让它死。”于是用朱砂在刘柔手腕横纹下写成“田”字，有一寸见方那么大，让他夜里把手露在外面睡觉。他照做了，有一只大老鼠趴在他手前死了。

徐 密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纳，有色，密乐之。鼠乃托为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心，以手摩其四体，便觉缩小，因化为鼠而走。（出《幽明录》）

上虞县魏虔祖的一名婢女名叫皮纳，很有姿色，徐密很喜欢他。有一只老鼠变成皮纳的模样，来和徐密睡觉。徐密心里怀疑，就用手摸她的四肢，便觉得她在渐渐缩小。于是她就变成老鼠跑了。

蔡喜夫

宋前废帝景平中，东阳大水，蔡喜夫避住南塋。夜有大鼠，形如子，浮子而来，径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辄以余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居。鼠以前脚捧青纸，裹二个珠，置奴前，啾啾似语。从此去来不绝。亦能隐形，又知人祸福。后同县吕庆祖牵狗野猎，暂过，

遂啗杀之。(出《异苑》)

南北朝宋废帝景平年间，东阳发大水，蔡喜夫避水灾住在南垄。夜里有一只大老鼠，样子象一头小猪，浮水而来，径直来到蔡喜夫奴仆的床角上趴下了。奴仆可怜它，没惹它。每当吃饭的时候，就把剩饭给它吃。水势消退以后，蔡喜夫回到家中。那只老鼠用前爪捧着用青纸包着的两颗珍珠，放到奴仆面前。老鼠啾啾地叫，好象在讲话。从此它不断地来来去去，也能隐形，又知道人的吉凶祸福。后来同县的吕庆祖牵着狗到野外打猎，暂时路过这里，狗把这只老鼠咬死了。

茅崇丘

齐世祖永明十年，丹阳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厨中有人语笑。复明灯火，有宴饌之声。及开门视之，即无所见。及闭户，即依然闻。如此数旬，忽有一道士诣崇丘问曰：“君夜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怀中取一符与之，谓崇丘曰：“但钉于灶上及北壁，来日早视之。”言讫，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见厨中有五六大鼠各长二尺，无毛而色如朱，尽死于北壁。乃竟绝。(出《穷怪录》)

南北朝齐世祖永明十年，丹阳郡百姓茅崇丘家里，夜夜厨房里有人说笑，还亮着灯，有喝酒吃饭的声音。等到开门看，就什么也看不见。等关上门，就仍然能听到那声音。如此过去几十天。忽然有一天，一个道士来到茅崇丘面前问道：“你家夜夜有妖怪为患吗？”茅崇丘说：“是。”道士就从怀里取出一道符来交给他，对他说：“只钉在灶上和北墙上，明天早晨看看。”说完，道士就不见了。茅崇丘高兴了，就按照道士的话做了。第二天，见厨房里有五六只大老鼠，都二尺多长，没有毛，色如朱砂，都死在北墙下。于是妖怪绝灭了。

萧悉达

北齐平原太守兰陵萧悉达，腰带为鼠啮。杨遵彦以俗事戏之曰：“当迁官。”未几，除家令，寻失职。鼠后啮其。遵彦曰：“当复得官。”悉达曰：“某（“某”原作“鼠”，据明抄本改。）便为吏部尚书，何关人事。”（出《谈薮》）

北齐时，平原太守兰陵人萧悉达，腰带被老鼠咬了，杨遵彦用俗间对待这种事的态度开玩笑说：“应该升官。”不久，萧悉达被任命为家令。不久他又丢掉了这一官职。后来老鼠又咬了萧悉达的靴子。杨遵彦说：“应当再得到官

职。”萧悉达说：“我即使做了吏部尚书，和这能有什么关系呢？”

逆旅道士

唐万岁元年，长安道中有群寇昼伏夜动，行客往往遭杀害。至明旦，略无踪由。人甚畏惧，不敢晨发。及暮，至旅次。后有一道士宿于逆旅，闻此事，乃谓众曰：“此必不是人，当是怪耳。”深夜后，遂自于道旁持一古镜，潜伺之。俄有一队少年至，兵甲完具，齐呵责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顾生命也！”道士以镜照之，其少年充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诵咒语。约五七里，其少年尽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复逆旅，召众以发掘。有大鼠百余走出，乃尽杀之。其患乃绝。（出《潇湘录》）

唐朝万岁元所，长安的道上有一群贼寇白天潜伏夜间出动，走路的旅客常常遭到他们的杀害。到了第二天早晨，又一点踪迹都找不到。人们特别害怕，不敢起早上路，一到傍晚就找客栈住下。后来有一个道士住在客栈里，他听说了此事之后，就对大伙说：“这一定不是人，可能是怪物。”深夜之后，道士独自拿着一面古镜潜伏在道旁观察着。不一会儿有一队年轻人来了。这些年轻人的兵器铠甲

都很完备。他们一齐呵斥道士道：“道旁是什么人？为什么不顾性命呢？”道士用古镜照他们，他们丢盔卸甲地逃跑。道士追赶他们，还念诵咒语。大约追了六七里，那些年轻人全都跳进一个洞中，道士守到天亮，回到客栈，召来大伙挖那个洞。有一百多只大老鼠从里边跑出来，众人把它们全都杀光。那道中的祸患便根绝了。

李 测

李测，开元中，为某县令，在厅事。有鸟高三尺，无毛羽，肉色通赤，来入其宅。测以为不祥，命卒击之。卒以柴斧砍鸟，刃入木而鸟不伤，测甚恶之。又于油镬煎之，以物覆上。数日开视，鸟随油气飞去。其后又来。测命以绳缚之，系于巨石，沉之于河。月余复至。断绳犹在颈上。测取大木，凿空其中，实鸟于内，铁冒两头，又沉诸河。自尔不至。天宝中，测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数日，宅中有小人长数寸，四五百头，满测官舍。测以物击中一头，仆然而殪。视之悉人也。后夕，小人等群聚哭泣，有车载棺，成服祭吊，有行葬于西阶之下，及明才发。测便掘葬处，得一鼠，通赤无毛。于是乃命人力，寻孔发掘，得鼠数百，其怪遂绝，测家亦甚无恙。（出《广异记》）

李测，开元年间是某县的县令。他正在历中议事，有一只鸟来到他家。这只鸟有三尺高，没有羽毛，全身通红。李测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就让兵卒打它。兵卒用砍柴的斧子吹那鸟，斧刃吹进树木里，那鸟却不受伤。李测特别讨厌它，又把它放到油锅里煎，用东西盖上。几天之后打开看，那鸟随着油气飞出去。后来它又来。李测命人用绳子把它绑到大石头上，沉到河里去。一个多月之后，它又来了，断绳还系在它的脖子上。李测让人拿来一根大木头，凿空，把鸟装进去，又用铁箍住两头，再把它沉到河里去。从此它不再来了。天宝年中，李测的官职有了变化，他的宅子也凶起来。到任不久，宅子里有四五百个几寸高的小人布满了李测的官舍。李测用东西打中一个，它倒在地上死了。上去一看，完全象个人。后一天晚上，小人们聚集在一起哭泣，有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小人们按照辈份穿着不同的丧服祭奠凭吊，葬到了西阶之下，到天明才发丧完。李测就挖掘那个埋葬的地方，挖出来一只死老鼠，浑身通红，没有毛。于是他就让不少人寻找洞口挖掘，挖出来几百只老鼠。那妖怪便灭绝了。李测家也没有不祥的事发生。

天宝骑

天宝初，邯郸县境恒有魍鬼。所至村落，十余日方去。俗以为常。骑三人夜投村宿。媪云：“不惜留住，但恐魍鬼。客至必当相苦，宜自防之。虽不能伤人，然亦小至迷闷。”骑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后，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顷而忽觉，见一物以外入，状如鼠，黑而毛，床前著绿衫，持笏长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遽魍。魍至二人。次至觉者，觉者径往把脚，鬼不动，然而体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诘问。鬼初不言。骑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镬煎汝。”遂令村人县油镬。乃言已是千年老鼠，苦魍三千人，当转为狸。然所魍亦未尝损人。若能见释，当去此千里外。骑乃释之，其怪遂绝。御史大夫尝（“尝”原作“当”，据《广异记》改。）为邯郸尉崔懿，（《文异记》“崔懿”二字在“御史大夫”上，又“懿”作“憲”，下同。）亲见其事。懿再从弟恒说之。（出《广异记》）

天宝年初，邯郸县境内经常有魍鬼出现。魍鬼到了哪个村子，要十几天以后才离开。人们都习以为常了。骑等三人晚上到村里来投宿，一个老太太对他们说：“不是不愿意

留你们，只是怕魔鬼。客人到这儿来住，一定要受苦的，应该自己注意提防才行。虽然不能伤人，但是也起码能让人迷惑憋闷。”骑本来就不怕鬼，就留宿在这里。二更天以后，另外两个人在前边的床上睡熟了，只有骑一个人睡了一会儿又忽然醒了。他看见一个东西从外面进来，那东西样子象老鼠，黑色，有毛。它在床前穿着绿色衣衫，拿着一个五六寸长的笏板，向一睡熟的人躬一下身然后离开，那个人立刻就魇着了。魇完第二人的时候，下一个应该是骑了，骑直接去握住魔鬼的脚。鬼不动了。但是鬼的身体冰一般凉。三个人交替着把着鬼的脚。到了天亮，村里人都来盘问那鬼，鬼开始时不说话。骑生气地说：“你意敢不说话，我用油锅煎你！”于是就让村人准备油锅。鬼这才说：“我是一只活了一千年的老鼠，如果能让一千人魇着，就能变成狸猫，但是魇着的人也没受到什么损害。如果能把我放了，我就到千里之外去。”骑就把它放了，魔鬼便绝灭了。御史大夫崔懿曾经做过邯郸尉，他亲眼见过此事。是他的再从兄弟崔恒讲的这件事。

毕 杭

天宝末，御史中丞毕杭为魏州刺史，陷于禄山贼中，

寻欲谋归顺而未发。数日，于庭中忽见小人长五六寸数百枚，游戏自若。家人击杀。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载死者以丧车凶器，一如士人送丧之备。仍于庭中作冢。葬毕，遂入南墙穴中。甚惊异之，发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热汤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数百枚。后十余日，杭以事不克，一门遇害。（出《广异记》）

天宝年末，御史中丞毕杭是魏州的刺史，失身在安禄山的叛军之中。他要去找时机归顺朝廷还没去。几天之后，在他家庭院中忽然出现了几百个五六寸高的小人，它们在自由自在地做游戏。家人袭击了它们。第二天。这群小人都穿了白衣服，还哭，用丧车拉着死者和办丧事所需的器物，完全象士人送葬准备的那样。他们还在院子里堆起一个坟堆。葬礼完毕，这些小人就钻进南墙下的洞里。人们特别惊异挖开那个坟子，挖出一只死老鼠。于是就烧了许多热水，灌进洞中，过一阵再挖掘，挖出来几百只死老鼠。十几天之后，毕杭因为没有归顺朝廷，全家遇害。

崔怀疑

崔怀疑，其宅有鼠数百头于庭中两足行，口中作呱呱声。家人无少长，尽出现。其屋轰然而塌坏。疑外孙王汶

自向余说。

近世有人养女，年十余岁。一旦失之，经岁无踪迹。其家房中，屡闻地下有小儿啼声。掘之，初得一孔，渐深大，纵广丈余。见女在穴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秃鼠大如斗。女见家人，不识主领。父母乃知为鼠所魅。击鼠（“鼠”原作“儿”，据明抄本改。）杀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为人所杀？”家人又杀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疗之，遂死。（出《广异记》）

崔怀疑，他家有几百只老鼠在院子里两条腿站起来走路，口里还“呱呱”地出声。全家人无论老少，全都出来观看。就在这时，他家的房屋“轰”地一声倒塌了。这是崔怀疑的外孙王汶亲口对我讲的。

近代有一个人家里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忽然有天失踪了，一年多没有找到。这家屋里，屡次听到地下有小孩子的啼哭声。挖掘，一开始先挖到一个小孔，越往深处越大，长宽一丈多。只见那女儿坐在洞中，手里抱着孩子，旁边有一个斗大的秃老鼠。女儿见了家人，不知道是家长来领他，父母才知道她被老鼠魅住了。他们把老鼠打死了，女儿就哭泣着说：“这是我丈夫，为什么忽然被人杀了？”家人又杀了她的孩子，她就悲伤地哭个没完没了，没等她治好，她就死。

李 甲

宝应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于洛阳。其世以不好杀，故家未尝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孙，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其亲友会食于堂。既坐，而门外有数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僮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踪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圯。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恩，而报恩者亦宜力其报。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出《宣室志》）

宝应年间，有一个不知名字的姓李的人，家住在洛阳。他家世代因为不喜欢杀生，所以家里不曾养猫，从此来宽容老鼠，不致被猫杀死。等到他的孙子，也能继承祖辈的意愿。曾经有一天，李家隆重地聚集亲友在堂中会餐。入座以后，门外有几百只老鼠都像人那样站着，用前爪儿拍巴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家僮很惊异，告诉了李氏。于是老老少少全都跑出去看。人走光之后，堂屋忽然倒塌。家人及亲友没有一个受伤的。屋倒之后，老鼠也都跑了。可悲啊，老鼠本来是种小动物，还能够知恩必报，何况人呢？如此看来，施恩的应该越广越好，报恩的也应该用力

去回报。有不顾恩义的人，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应该感到羞愧。

王 缙

唐相国王公缙，太历中，与元载同执政事。常因入朝，天尚早，坐于烛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进，觉其重不可举。公启视之，忽有一鼠长尺余，质甚丰白，囊中跃出。公大惧，顾谓其子曰：“我以不才，缪居卿相。无德而贵，常惧有意外之咎。今异物接于手足，岂非祸之将萌耶？”后数日，果得罪，贬为缙云守。（出《宣室志》）

唐朝相国王缙，太历年间，与元载共同执掌政事。曾经有一天，因为入朝时间尚早，他就坐在烛光下等着。他的床前有一个口袋，他就让侍童把口袋拿过来。侍童拿着口袋过来，觉得口袋挺重，举不起来。王缙打开一看，忽然有一只一尺多长的大老鼠从里边跳了出来。这只老鼠又肥又洁白。王缙非常惊惧，看着儿子说：“我因为不才，错过了卿相的位置，没有美德而地位显贵，常常担心会有意外的灾祸。现在亲手接触了怪物，难道不是祸事将要发生吗？”几天后，他果然获罪，贬为缙云太守。

郗士美

许昌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于册书。一日晨兴，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靴，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过庭，北面拱手而舞。八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惧意。因掷靴以击，鼠即奔逸。有毒虺坠入靴中，珠目锦身，尺长细，螫焰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以致臃指溃足之患。参寥子曰：“是知泉鸣鼠舞，不恒为灾。大人君子，遇之则吉。”（出《阙史》）

许昌人郗尚书名士美，元和年末，是鄂州观察使。他仁慈地抚爱属下，忠诚地侍奉上司，政教风化的美誉载于史册。一天早晨起来，要出去办事，系好衣带之后，伸手拽过靴子来，未等伸进脚去，忽然有一只大老鼠跑过院子，面朝北拱手舞动。郗士美大怒，吓唬它，它一点也不怕。于是就扔出靴子打它。老鼠立即就逃跑了。有一个毒虺掉进靴子里，双目如珠，身如织锦，一尺来长，筷子粗细，蛇信子勃勃而动，有如火焰。如果没有鼠妖，就会得肿手烂脚的疾患？参寥子说：“由此可知猫头鹰鸣叫，老鼠起舞，不一定总是预示灾难，大人君子遇上这种情况便是吉

兆。”

李知微

李知微，旷达士也。嘉遁自高，博通书史。至于古今成败，无不通晓。常以家贫夜游，过文成宫下。初月微明，见数十小人，皆去数寸，衣服车乘，导从呵喝，如有位者。聚立于古槐之下。知微侧立屏气，伺其所为。东复有垣数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带其严，拥侍十余辈悉稍长。诸小人方理事之状。须臾，小人皆趋入穴中。有一人，白长者曰：“某当为西阁舍人。”一人曰：“鞭当为殿前录事。”一人曰：“某当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当为南宮书佐。”一人曰：“某当为驰道都尉。”一人曰：“某当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当为游仙（明抄本、陈校本“仙”作“佃”。）使者。一人曰：“某当为东垣执戟。”如是各有所责，而不能尽记。喜者，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请所欲。长者立视，不复有词，有似唯颌而已。食顷，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从，入于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颜状枯瘦，杖策自东而来。谓紫衣曰：“大为诸子所扰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讫，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

群鼠百数，奔走四散。紫衣与老父，不知何物也。（出《河东记》）

李知微，是一个旷之士。他喜欢隐遁，自恃清高，博览群书，通晓古今成败。有一次，他因为家里穷，夜间走路，路过文成宫下的时候，在不太明亮的月光下，他看到几十个小人。这些小人都是几寸高，穿着衣服，驾驭车马，前导随从吆吆喝喝，象是很有地位的人。他们聚集在一棵古槐树下。李知微屏住呼吸站在一侧，观察他们干什么。东边还有几段断墙，旁边通微个洞穴。洞穴里有一个穿紫衣服的人，穿戴特别严整。拥侍在此人前后的十几个人全都略高一些。那些小人象正在处理事情的样子。不一会儿，小人们都来到洞穴中。有一个人，对紫衣人说：“我应当做西阁舍人。”一个人说：“我应该做殿前录事。”一个人说：“我应当做司文府史。”一个人说：“我应当做南宫书佐。”一个人说：“我应当做驰道都尉。”一个人说：“我应当做司城主簿。”一个人说：“我应当做游仙使者。”一个人说：“我应当做东垣执戟。”如此各有负责的事情，这里不能全记下来，不平的，都像有所依恃似的，好像有什么要求的样子，激昂陈词，都力陈自己的想法。紫衣人站在那里，没有言语，像在等人。过去一顿饭的时间，众小人各率领自己的部属，前呼后拥来到古槐树下。片刻便有一位枯瘦模样的老头拄着拐杖从东边走来。他对紫衣人说：“被这些小子们吵闹坏了吧！”紫衣人只笑不说话。老头也笑着说：“可以说吗？”说完，他们互相牵引着进了洞里去了。第二

天，李知微挖掘古槐树寻找，只有一百多只老鼠奔走四散，那紫衣人和老头，不知是什么东西。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鱼，弃鱼头于地。俄而壁下穴中，有人乘马，铠甲分明，大不盈尺，手执长槊，径刺鱼头。驰入穴去。如是数四。即掘地求之，见数大鼠，鱼头在旁，唯有箸一只，了不见甲马之状。无何，其人卒。（出《稽神录》）

建康县有一个人正在吃鱼，把鱼头扔在地上。片刻之后，墙下的洞中，有人骑着马跑出来。人不够一尺高，铠甲分明，手执长槊，径直刺到鱼头上，挑着鱼头跑回洞中去。如此三四次。于是这个人就挖地寻找，看到几只大老鼠，鱼头放在旁边，只有一根筷子，完全没有铠甲、马匹的影子。不久，这个人死了。

卢嵩

太庙斋郎卢嵩所居，釜鸣，灶下有鼠如人哭声。因祀灶。灶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尽食所祀之物，复入灶中。其年，嵩补兴化尉，竟无他怪。（出《稽神录》）

太庙斋郎卢嵩的住处，锅响，灶下有老鼠象人那样发出哭声，于是他就祭灶。灶下有五只大老鼠，各是五个方位的颜色。它们吃光了祭祀的东西，又回到灶里去。那一年，卢嵩补做兴化县尉，始终没出别的怪事。

柴再用

龙武统军柴再用常在厅事，凭几独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状。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起逐之，鼠乃去。而厅屋梁折，所坐床几，尽玉糜碎。再用后为庐鄂宣三镇节度使卒。（出《稽神录》）

龙武统军柴再用有一天在厅堂里靠着几案独坐，忽然

有一只老鼠跑到庭下，向着柴再用拱手而立，好象要作揖的样子。柴再用生气了，呼叫左右，左右都没来。他就起来追赶那老鼠。老鼠就跑了。这时候厅堂的梁折了，他坐的座椅和几案都压碎了。柴再用后来做庐、鄂、宣三镇节度使一直到死。

苏长史

苏长史将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谏止之。苏曰：“尔恶此宅，吾必独住。”始宿之夕，有三十余人，皆长尺余，衣道士冠褐，来诣苏曰：“此吾等所居，君此速去，不然及祸。”苏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后竹林中而没，即掘之，获白鼠三十余头。宅不复凶。（出《稽神录》）

苏长史将搬家到京口去住，那里的宅子一向不吉祥，妻子劝他别搬了。苏长史说：“你讨厌那宅子，我一定自己住。”于是他自己去住。刚去住的那天晚上，有三十多个小人，都一尺多高，穿戴着道士的衣冠，来对苏长史说：“这是我们的住处，你必须赶快离开，不然你将有难！”苏长史生气了，举着棍棒就去追赶。小人们都跑到宅子后边的竹林里不见了。苏长史就在竹林里往下挖，挖出来三十多只白老鼠，那宅子不再有不祥的事了。

卢 枢

侍御史卢枢，言其亲为建州刺史，暑夜独出寝室，望月于庭。始出户，闻堂西阶下，若有人语笑声。蹑足窥之，见七八白衣人，长不盈尺，男女杂坐饮酒。几席食器，皆具而微。献酬久之。其席一人曰：“今夕甚乐，然白老将至，奈何？”因叹吒。须臾。坐中皆哭。入阴沟中，遂不见。后罢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穴堂西阶地中，获白鼠七八，皆杀之。（出《稽神录》）

侍御史卢枢讲，他们一位亲戚，是建州刺史，夏天的夜晚屋里闷热，就独自走出寝室，在院子里望月。刚出门，就听到堂西的石阶下好象有人说笑的声音。他蹑手蹑脚地去偷看，看到七八个穿白衣服的小人，一个个高不满一尺，男女杂坐在一起饮酒。几席食品和用具，都很完备，但是都很小。他们互相敬酒喝了很长时间。其中一个人说：“今晚上非常高兴，但是白老快到了，怎么办？”于是就叹气，愤怒地大叫。片刻之间，满座都哭，钻进阴沟之中，就不见了。后来，刺史的任期已到，新刺史家里有一只猫叫“白老”，白老在堂西阶下挖了一个洞，捉到七八个白老鼠，全咬死了。

朱 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为业。后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岁。求寻十余年，终不知存亡。后一日，有僧经游，造其门，携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于内，设供养。良久问僧曰：“师此弟子，观其仪貌，稍是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惊起问仁曰：“僧住嵩山薜萝内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号来投我。我问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踪由，不甚明。僧因养育之，及与落发。今聪悟无敌，僧常疑是一圣人也。君子乎？试自熟验察之。”仁乃与家属共询问察视。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记。”逡巡验得，实是亲子。父母家属，一齐号哭。其僧便留与父母而去。父母安存养育，倍于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晓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为作盗。伺而窥之，见子每至夜，化为一大鼠走出，及晓却来，父母问之，此子不语。多时对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是我形，我不复至矣。”其父母疑惑间，其夜化鼠走去。（出《潇湘记》）

朱仁，世代住在嵩山下，以种地为业。后来朱仁忽然丢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寻找了十多年，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和尚经过这里，来到他家门前。和尚领着一位弟子，那模样就象朱仁丢的那个孩子。朱仁于是就把和尚及弟子迎进来，设宴招待。好久朱仁才问和尚说：“大师的这个弟子，看他的模样，有点象我家十年前丢的那个孩子。”和尚吃惊地站起来说：“我隐居在嵩山里三十多年了。十年前，偶然有一天，这个孩子哭着来投我。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年龄太小，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就养育了他，一直到给他落发为僧。现在这孩子聪慧无比，我常常怀疑他是一个圣人，是你儿子吗？你自己仔细察看察看吧。”于是朱仁就和家属一起询问察看那弟子。朱仁的妻子说：“我儿子背上有一块黑痣。”立刻就验查完毕，确实是亲生儿子。父母家属一齐痛哭。那和尚便把弟子交给父母，自己离去。父母对这个孩子的关心体贴，胜过一般的孩子。这个孩子一到夜间就不见了，天亮才回家。如此二三年之久。父母以为他出去偷东西，就暗中监视他，发现他每到夜晚，就变成一只大老鼠跑出去，到天亮又回来了。父母问他怎么回事，他不说话。好久才说：“我不是你们的儿子，我是嵩山下老鼠王下的老鼠。你们既然看到我的真模样了，我就不再来了。”父母正疑惑的时候，他夜间变成老鼠跑了。

李昭嘏

李昭嘏举进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并无荐托之地。主司昼寝，忽寤。见一卷轴在枕前，看其题，乃昭嘏之卷。令送于架上，复寝暗视。有一大鼠取其卷，衔其轴，复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来春及第。主司问其故，乃三世不养猫。皆云鼠报。（出《闻奇录》）

李昭嘏参加进垣考试没有考中。登科这一年，已经有了主考官，但是没有举荐他的地方。这一天主考官白天睡觉，忽然醒来，见一份试卷放在枕边。一看题目，是李昭嘏的试卷。他让人把试卷送回到架上去。他假装又睡了，偷偷地看着，发现有一只大老鼠到架上去，叼着那份卷子又送回到枕边。如此多次。李昭嘏第二年春天考中了。主考官问李昭嘏为什么会有老鼠为他送试卷的事。原来李昭嘏家里三代没养猫。大家都说老鼠报恩。

鼠狼

张文蔚

相国张文蔚庄在东都柏坡。庄内有鼠狼穴，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于穴外土，恰容蛇头。伺蛇出穴，裹入所 处。出头，度其回转不及，当腰啮断，而劈蛇腹，衔出四子，尚有气。置之穴外，衔豆叶，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灵者人，胡不思之？（出《北梦琐言》）

相同张文蔚的庄园在东都柏坡。庄园里有一个黄鼠狼洞穴。黄鼠狼生养的四只小崽被蛇吞了。一对老黄鼠狼爱子情切，就在洞穴的外面用土涂饰起来，留有一孔仅能容下蛇头。等蛇吞完小黄鼠狼钻出来，从涂饰的孔中露出头来，老黄鼠狼估计蛇来不及转身了，就把蛇当腰咬断，劈开蛇肚子，衔出四只小黄鼠狼。小黄鼠还有气儿。老黄鼠狼把它们放在洞外，衔来豆叶，嚼烂了敷到它们身上，它们都活了。为什么这样的小动物能如此有情义有智慧呢？最灵的是人，为什么不想一想呢？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狮子

魏武帝 后魏庄帝 杂说

犀

通天犀 杂说

象

白象 阆州莫徕 华容庄象 安南猎者

淮南猎者

蒋武 杂说

杂兽

萧志忠

狮子

魏武帝

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哮吼奋迅，左右咸惊汗。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车轭上。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于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狮子一子。此兽还，未至洛阳三十里，路中鸡狗皆伏，无鸣吠者。（出《博物志》）

魏武帝领兵去计伐冒顿，经过白狼山，遇上一头狮子。魏武帝派人去打死这头狮子，反倒被狮子杀伤许多人。魏武帝就亲自率领经常跟在身边的几百个健儿去打狮子。狮子吼叫跳跃，左右都吓出汗来。忽然有一个东西从林子里跑出来，样子像狸猫一下子跳到魏武帝车前曲木上。狮子扑上来的时候，这兽就跳到狮子的头上，狮子就趴下不敢动了。于是就把狮子打死了。魏武帝得到了一头小狮子和那个小兽，回来的时候，离洛阳还有三十里，道上的鸡和狗就都惧怕趴伏着，不鸣不吠了。

后魏庄帝

后魏，波斯国献狮子，永安末，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或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遂。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善，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帝大笑。（出《伽蓝记》）

后魏的时候，波斯国献来一头狮子，永安年末才送到京城。庄帝对待中李或说：“我听说老虎见了狮子必定驯服，可以找来试一试。”于是就下诏给靠近大山的郡和县，让他们捉老虎送来。巩县和山阳县一块送来两虎一豹。虎和豹见了狮子，全都闭上眼睛，不敢仰视。园中平常养了一头瞎眼熊，性情非常温顺。庄帝让人把熊弄来一试。管山泽的官把瞎眼熊牵来。熊闻到狮子的气息，便吓得一蹦一跳地拽着锁链跑了，庄帝大笑。

杂 说

释氏书言：狮子筋为弦。鼓之，众弦皆绝。西城有黑狮子、棒狮子。集贤校理张希复言：“旧有狮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旧说，苏合香，狮子粪也。（出《酉阳杂俎》）

释迦牟尼氏的书中说，用狮子的筋做琴弦，一弹它，其它的琴弦全都断了。西城有黑狮子、棒狮子。集贤校理张希复说，以前有用狮子尾巴做的拂尘，夏季苍蝇不敢落在那上面。旧时有一种说法，说苏合香就是狮子的粪便。

犀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也。得真角一尺，刻

以为鱼，而衔以入水，水常为开。方三尺，可得息气水中。以其角为叉导者，将煮毒药为汤，以此叉导搅之，皆生白沫，无复毒矣。（出《抱朴子》）

通天犀的角，有像线一样的白色纹理。用这种犀角盛米，放到一群鸡当中，鸡想要啄米，一走近就吓跑了。所以南方人叫它“骇鸡”。得到一尺真正的通天犀角，把它刻成鱼，衔在嘴里潜入水中，水常常退开三尺见方的地方，人便可以在水中呼吸。用这种犀角做成叉子，把毒药煮成汤，用这叉子去搅动，都成白沫，不再有毒。

杂 说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当其溺时，人赶不复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断不通。故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段成式门下医人吴士皋常职于南海郡。见舶主说，本国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徂。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烂折，则不能起。犀角一名奴角。有鹤（《酉阳杂俎》十六“鹤”作“鸩”。）处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出《酉阳杂俎》）

犀中被称作“通天”的一定怕影子，它经常喝浑水。当它撒尿的时候，人赶它它也不再挪步。通天犀角的纹理，形状像各种东西。有的纹理不通，那是它的毛病。但是它的纹理有“倒插”、“正插”、“腰鼓”之分。叫“倒插”的一半以上是中间空通的；叫“正插”的，一半以下是中间空通的；叫“腰鼓”的，中间隔断不通。所以波斯国称象牙是“白暗”，称犀角为“黑暗”。段成式门下有个医生叫吴士皋，他曾经在南海郡任职，他在那里听到一个大船主说，本国人捕捉犀，先在山路上立上一些像死树桩的木桩，犀的前脚是直的，常常靠在木桩上休息，木桩折了，犀就起不来了。犀角又叫“奴角”。有鹤的地方就肯定有犀。犀的一个毛孔长三根毛。刘孝标说：“犀的角掉下来之后它就把它埋起来，人用假角把它换出来。”

象

白 象

后魏洛水桥南道东，有白象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罗国所献。背设五彩屏风、七宝坐床，容数十人，真是异物。常养于乘黄。象常曾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太后遂徙象于此坊。

(出《加蓝记》)

后魏洛水桥南道东，有一座白象坊。白象是永平二年乾罗国献来的。象背上设有五彩屏风和七宝坐床，可容下几十个人，真是个不一般的东西。这头白象曾经和宫中的马放到一起饲养。白象常常毁坏房屋和墙壁，跑到外边去，遇上树就拔树，遇到墙就推倒墙。百姓害怕，吓得东奔西跑。太后于是把白象迁到这座坊中来饲养。

阆州莫徕

阆州莫徕以樵采为事。常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余里，深入泽中。泽中有老象，卧而喘息，痛声甚苦。至其所，下于地。老象举足，足中有竹丁。莫徕晓其意，以腰绳系竹下，为拔出，脓血五六升许。小象复鼻卷青艾，欲令塞疮。莫徕摘艾熟，以次塞之，尽艾方满。久之，病象能起，东西行立。已而复卧，回顾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声。小象乃去。须臾，得一牙至。病象见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顷之，又将大牙。莫徕呼象为将军，言未食，患饥。象往折山栗数枝食之，乃饱。然后送人及牙还。行五十里，忽尔却转。人初不了其意，乃还取其遗刀。人得刀毕，送至本处。以头抵人，左

右摇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直，至四十万。寻至他人肆，胡遽以苇席覆牙。他胡问是何宝，而辄见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见牙色动，私白主人，许酬百万。又以一万为主人介绍。佯各罢去。顷间，荷钱而至。本胡复争之云：“本买牙者我也，长者参市，违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贯，我岂无耶？”往复交争，遂相殴击。所由白县，县以白府。府诘其由，胡初不肯以牙为宝。府君曰：“此牙会献天子。汝辈不言，亦终无益。”固靳。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龙，相而立，可绝为筒。本国重此者，以为货，当值数十万万。得之为大商贾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并进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龙筒。谓牙主曰：“汝貌贫贱，不可多受钱物。”赐敕闾州，每年给五十千。尽而复取，以终其身。（出《广异记》）

闾州人莫徕以打柴为生。有一天他在江边割芦苇，突然来了一只大象。大象用鼻子把他卷到背上，走了一百多里，来到一个沼泽的深处。沼泽中有一头老象。老象趴在那里喘息，发出痛苦的声音。来到老象跟前，他下到地上。老象举起一只脚。脚上扎了一个竹钉子。莫徕明白它的意思，把腰绳系在竹丁上，为它拔了出来。大约淌出五六升脓血。小象又用鼻子卷来一些青艾，想要让他把伤口塞上。莫徕把艾叶摘下来用手仔细揉一揉，一点一点地往伤口里塞，艾叶用光了，正好塞满伤口。过了一会儿，病象能站起来了。它来回走动、站立，然后又趴下。它回头看看小象，用鼻子指着山，发出呦呦的声音。小象就向小山去了。

不多时，小象取来一颗象牙。病象看到这颗象牙就大吼大叫，意思好象是嫌这颗牙不好。小象又拿着牙返回去，过了一会儿又取来一颗大象牙。莫徭称大象为将军，说自己没吃饭，饿了。象就到山上去，折来几枝山栗给他吃。于是他就吃饱了。然后象把他和象牙送回来。走了五十里，忽然又返回去。莫徭起先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是回去取他丢下的柴刀。他拿到柴刀之后，象把他送回原来的地方。象用头抵触莫徭的身体，左右摇动耳朵，久久才离去。那颗象牙特别大。他把它运到洪州，有一个经商的胡人要买，累累加价，加到四十万。不多时便来到别人的店铺中，那胡人急忙用苇席把象牙盖上了。另一个胡人问：“是什么宝贝，立即就盖起来了？”莫徭把席子拿掉，说：“只是一颗大象牙罢了。”这个胡人见了象牙，神色为之一动，私自对莫徭说，他愿意出一百万，还给另加一万介绍费。两个胡人各自假装作罢离去了，片刻之间都拿着钱回来了。前一个胡人争辩说：“本来买象牙的是我，你以长者身份强行买卖违背公法。主人要是要千百贯钱，我难道没有吗？”翻来覆去地争辩，就互相打了起来。有关官吏报告给县里，县里又报告给府里。府里盘问这是为什么，那胡人起先不肯承认这是宝贝。府君说：“这颗象牙会献给天子的，你们不说，也到底不会有什么好处。”府君好一顿奚落，胡人才说道：“这象牙里的纹理是两条龙形，好象会动似地立在那里，可以切断做成笏板。他们本国特别看重这东西，把它拿出去卖，能值几十万，得了它就成为大富商了。”洪州

就把象牙、莫徕和两个胡人一块送进宫去。天后让人把象牙剖开，果然得到了龙形的笏板。天后对莫徕说：“你的相貌贫贱，不能多得钱物，我给阆州下诏书，每年给你五十千，用完了再去取，供你一辈子。”

华容庄象

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扒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出《朝野僉载》）

上元年间，华容县有一头象走进村里一家的院子里躺下了。它一只脚上扎了一根树搓，这家的主人它为它拔出来。象就趴伏在地上，让人骑上去，驮它来到深山，用鼻子刨土，挖出几十颗象牙报答那人。

安南猎者

安南人以射猎为业，每药附箭镞，射鸟兽，中者必毙。

开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树下。忽有物触之，惊起，见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为将军。祝之而拜。象以鼻卷人上背，复取其弓矢药筒等以授之。因尔遂骑行百余里，入邃谷，至平石。迴望十里许，两崖悉是大树，围如巨屋，森然隐天。象至平石，战惧，且行且望。经六七里，往倚大树，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缘树上。象于树下望之，可上二十余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导令复上。人知其意，迳上六十丈。象视毕走去。其人夜宿树上。至明，见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见巨兽，高十余丈，毛色正黑。须臾晴朗，昨所见大象，领凡象百余头，循山而来，伏于其前。巨兽食二象。食毕，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药矢端，极力射之，累中二矢。兽视矢吼奋，声震林木。人亦大呼引兽。兽来寻人，人附树。会其开口，又当口中射之。兽吼而自掷，久之方死。俄见大象从平石入，一步一望。至兽所，审其已死，以头触之，仰天大吼。顷间，群象五六百辈，云萃吼叫，声彻数十里。大象来至树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树。上其背，象载人前行。群象从之。寻至一所，植木如陇。大象以鼻揭楂，群象皆揭，日旰而尽。中有象牙数万枚。象载人行，数十步内，必披一枝，盖示其路。讫，寻至昨寐之处，下人于地，再拜而去。其人归白都护。都护发使随之，得牙数万，岭表牙为之贱。使人至平石所，巨兽但余骨存。都护取一节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来去。（出《广异记》）

安南有一个人以打猎为生。他常常把毒药敷到箭头上，用来射鸟兽，中箭的必死无疑。开元年间，这个人曾经有一天走进深山，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忽然有个什么东西触动了他，他吓得爬起来看，原来是一头白象。这白象的个头有其它象两个大。这个安南人称它为将军，颂扬它、参拜它。白象用鼻子把他卷到背上，又把他的弓、箭、药筒什么的全都卷起来交给他，然后就载着他奔走一百多里，走进深谷，来到一块大平石前。远望十里左右，两边的山崖上全是大树，围起来象巨大的房屋，森然把天都遮隐住了。白象走到大平石，很害怕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张望。走过六七里，白象去靠到一棵大树上，把鼻子仰起来拂弄那人。那人领悟了它的意思，就带着弓箭药筒往树上爬。象在树下望着他。他爬了二十多丈高，想要停止，象鼻子直指上方，意思是让他再往上爬。他知道它的意思，一直爬了六十丈。象看了看就走了。这个人夜间宿在树上。到了天明，看到树下平石上有两束目光。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是一头巨兽，十几丈高，一身黑毛。不一会天色晴朗了，他看见昨天那头大白象领着一百多头普通象顺着山走来，趴伏在那巨兽的面前。巨兽起来吃了两头大象。吃完了，兽和象各自退去。树上的人这才知道白象的用意，是让他射杀巨兽。于是就在箭头上敷了药，极力射下来，连连射中两箭。巨兽看看箭大吼大叫，声震林木。树上的人也大喊大叫吸引巨兽。兽来找人，那人附在树上，赶上兽张开大口，就又向口中射了一箭。巨兽又吼又蹦，好长时间才

死。立刻见大象从平石走来，一步一望。来到巨兽跟前，见它已经死了，用头碰了碰它，就仰天大叫。顷刻间，五六百头大象云集而来，一阵欢呼，声传几十里。大白象来到树下，屈膝再次参拜，用鼻子招那人下来。那人便从树上下来，爬到象背上。象载着他往前走，其它象在后面跟着。不久来到一个地方，树木立如小山，大象及群象一齐用鼻子一层层揭去立木，日晚才揭尽。露出来几万颗象牙。大白象载着这个人走，几十步之内，一定要裂断一个树枝，大概是标示路线的。完毕之后，不多时来到昨天睡觉的地方。象把人放到地上，再拜而去。那人回去向都护报告了此事，都护派人跟着他，找到了那数万颗象牙。岭南的象牙因此大降其价。都护派人到平石那儿去，巨兽只剩下骨头了。都护让人弄回来一节骨头，是十个人抬回来的。这块骨头上有一个孔，人可以从孔中走来走去。

淮南猎者

张景伯之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猎者，常逐兽山中。忽有群象来围猎者，令不得去。有大象至猎夫前，鼻绞猎夫，置之于背。猎夫刀仗坠者，象皆为取送还之。于是驮猎夫径入深山。群象送于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经大磬

石。石际无他物，尽象之皮革，余血肉存焉。猎夫念曰：“得无于此啖我乎？”象负之且过。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树。象以背依树，猎夫因得登木焉。弓坠于地，象又鼻取，仰送之。猎夫深怪其故。象既送猎夫讫，因驰去。俄而有一青兽，自松树南细草中出。毳毛，爪牙可畏，其大如屋，电目雷音。来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顷，一次象自北而来，遥见猛兽，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惧战栗。兽见之喜，以手取之，投于空中。投已接收，犹未食啖。猎夫望之叹曰：“畜兽之愚，犹请救于人。向来将予于山，欲予毙此兽也。予善其意，曷可不救。”于是引满，纵毒箭射之，洞其左腋。兽既中箭，来趋猎夫。又迎射贯心，兽踣焉，宛转而死。小象乃驰还。俄而诸象二百余头，来至树下，皆长跪。展转猎夫下。前所负象，又以背承之，负之出山。诸象围绕喧号。将猎夫至一处，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凡三百余茎，以示猎夫。又负之至所遇处。象又皆跪，谢恩而去。猎夫乃取其牙，贷得钱数万。（出《纪闻》）

张景伯治理和州。淮南大象很多。和州有个打猎的人，曾经在山里追赶野兽，忽然有一群大象包围了他，使他不能离开。有一头大象来到猎人跟前，用鼻子卷起猎人，把他放到自己背上。猎人掉在地上的刀、杖等东西，大象都为他捡起来还给他。于是大象驮着猎人一直来到深山。群象送到山口就回去了。进到山里五十里，经过一块大磐石。石边没有别的东西，全是象皮，还剩余的血肉在上面。猎人想道：“莫非在这吃我吗？”大象驮着他走了过去。距离

大磐石五十步，有一棵大松树。大象把背靠在松树上，猎人就能爬到树上去了。弓掉到地上，大象又用鼻子捡起来，仰送给他。猎人感到特别奇怪。大象把猎人送到树上之后，就奔驰而去。不一会儿有一个青色野兽，从松林南边的细草中走出来。这野兽的鬃毛竖起，张牙舞爪，很是可怕。它庞大如房屋，目如电光，声如雷霆。它来到磐石上停下，好象等待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个比前一个大象差一些的象从北边走来。它远远望见猛兽，趴伏下用膝盖走路。走到磐石旁的时候，它恐惧战栗。猛兽见了很高兴，伸手把它抓起，抛向空中。抛完了又伸手接住。还没吃，猎人望着它感叹地想：“畜兽虽愚蠢，还能向人求救。象刚才把我弄进山来，想让我打死此兽，我认为它的心是好的，怎么能不救它呢？”于是他拉满弓，放出毒箭射那猛兽。箭射进兽的左腋。兽便来追赶猎人。猎人迎着它射出一箭，箭穿进它的心脏，野兽便倒下了，折腾了半天才死。小象就跑了回来。立刻便有二百多头象来到树下，都跪下，辗转在猎人下边。先前驮他的那头象，又用背接他下来，驮着他走出山来。群象围绕着他喧叫。它们把猎人送到一个地方，用鼻子挖开土丘，露出藏在这里的三百多颗象牙，给猎人看。然后，又驮猎人回到遇到他的地方。大象们又全都跪下，谢恩而去。猎人就去取回那些象牙卖了好多钱。

蒋武

宝历中，有蒋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伟壮，胆气豪勇。独自山岩，唯求猎射而已。善于蹶张，每赍弓挟矢，遇熊罴虎豹，靡不应弦而毙。剖视其镞，皆一一贯心焉。忽有物叩门，其急速。武隔扉而窥之，见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诘曰：“与象叩吾门何也？”猩猩曰：“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请话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余里，有嵌空之大岩穴，中有巴蛇，长数百尺，电光而闪其目，剑刃而利其牙。象之经过，咸被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今知山客善射，愿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众各思报恩矣。”其象乃跪地，洒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许行，便请挟矢而登。”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见双目，在其岩下，光射数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张端矢，一发而中其目。象乃负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至螟蛇殒。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于是有十象，以长鼻各卷其红牙一枝，跪献于武。武受之。猩猩亦辞而去。遂以前象负其牙而归，武乃大有资产。（出《传奇》）

宝历年间，有一个叫蒋武的人，是循州河源县人。他魁梧健减，胆气过人，独处于山岩之中，只是为了射猎而已。他善于用脚踏弩张弓射箭的技艺，常常带着弓和箭，遇到熊、黑、虎、豹，没有不应弦而死的。剖开野兽躯体看箭头，都是射中心脏。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东西敲门，敲得很急。蒋武隔着门看了看，见一个猩猩骑着一头白象。蒋武知道猩猩能说话，就问道：“你和象敲我的门想干什么？”猩猩说：“大象有难，知道我能说话，所以驮着我来投奔你。”蒋武说：“你有什么苦难，请说清来由。”猩猩说：“这座山以南二百多里，有一个大山洞，洞中有一条大巴蛇。这条蛇有几百尺长，目光如电，牙利似剑。凡是经过这里的象，全被它吞吃了。先后被吃的已有几百头，没有办法躲避藏匿。现在知道你善射，希望你拿毒箭射它，除去此患，众象就各思如何报恩了。”那头象便跪到地上，洒泪如雨。猩猩说：“你如果答应前往，就请带着弓箭跨到象背上。”蒋武被它的话感动了，在箭头上淬了毒就骑了上去。到那一看，果然看到了双目，在那岩洞下，光射几百步。猩猩说：“这就是那蛇的眼睛。”蒋武大怒，用脚踏弩，开马射箭，一发而射中蛇眼。大象就驮着他奔逃躲避。顷刻间，洞中好像雷鸣，蛇跳出洞来，扭曲弯转，或藏或跳。几里之内，林木草芥有如大火烧过。到天黑蛇死了，才到洞穴去看。象骨象牙堆积如山。于是有十头象，用长鼻子各卷那红色象牙一颗，跪献给蒋武。蒋武收下了。猩猩也辞别而去。于是蒋武骑先前那头象驮着象牙回来了。蒋武

就发了大财。

杂 说

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能默识之”至“遇人相争”十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出《朝野僉载》）

龙象，六十岁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咸亨二年，周澄国遣使上表，言诃伽国有白象，口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二十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贞白言：“夏月合药，宜置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尤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则下，潜刺杀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古训言：“象孕五岁始生。”（出《酉阳杂俎》）

环王国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余。牝者牙才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则环守。牝象死，共挖地埋之，号吼移

时方散。又国人养驯者，可令代樵。（出《酉阳杂俎》）

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种。象胆不附肝，随月转在诸肉。楚越之间，象皆青黑。唯西方狝林大食国即多白象。刘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之畜牛马也。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楼前入舞象，曲动乐作，优倡引入。象以金羁络首，锦绣垂身，随折腾蹋，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即天宝中舞马之类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国进驯象三头，当殿引对，亦能拜舞。后放还本国。（出《岭表录异》）

安南有一种象，能默默地识别人的是非曲直。它在山中往来，遇有人与人争斗，有理的就放过；负心的就用鼻子卷起来抛向空中，再用牙接住，当时就摔碎了。没有敢争逐的。

龙象，六十年才能长全骨头。现在荆地的象，色黑，两颗牙，就是江猪。咸亨二年，周澄国派人向皇帝奏表章，说诃伽国有一种白象，口中垂着四颗牙，身上动着五条腿。有象的地方，那地方一定丰产。用水洗象牙，喝了能治病。他请求皇上发兵去迎取这种白象。这种象的肝，随着四时的变化，在四条腿上。春天在前左腿，夏天在前右腿，好像没有一定的部位。它的鼻子尖上有小爪可以拾起针来。它的肉有十二种，只有鼻子是它的本肉。陶贞白说，夏天配药，应该把象牙放在药物旁边。南方人说，象特别害怕狗叫。猎人带着干粮爬到大树上去，搭一个熊窝在里边等

候观察，有象群经过，就发出狗叫声。象就全都举起鼻子吼叫，巡视守卫这里不再离去，有的一直守五六天。这样，它们就会困倒。人就下来，悄悄把它们杀死。象的耳穴像鼓皮那么薄，一刺就死。象胸前的小横骨，烧成灰用酒冲服，能使人善于浮水。吃了象肉，让人增加体重。古训说，大象怀孕五年才生产。

环王国的野象成群，一头公象管着三十多头母象。母象的牙才二尺长。母象们轮流地向公象供给水草。公象趴卧在哪里，母象们就在那时环绕着守卫着它。母象死了，大家一起挖坑埋葬它，吼叫一会儿才散开。当地人驯养的大象，可以让它替人打柴。

广州所属的潮循州，野象很多。这种象的牙小，而且是红色的，最适合用来做笏板。潮循人有的捉到了象，争抢着吃它的鼻子，说象鼻子又肥又脆，最适合用来做烤肉。有的说，象肉有十二种，象胆不附着在肝上，随着月份的变化转附在各种肉上。楚、越一带，象都是青黑色的。只有西方的拂林国大食国多白象。刘恂有表奏说，他曾经奉使云南，那地方的豪门望族，各家都养大象，让它驮着重物走远道，就像中原养牛养马一样。当地的国王在百花楼宴请汉使，楼前进来一些跳舞的象。音乐一响，演员把大象领进来。大象的头上套着金光闪闪的笼头，身上披挂着锦绣的衣衫，随着节拍踏步，摆头摇尾，全合乎节奏，就像天宝年间舞马那样。唐朝乾符四年，占城国献来三头驯养的象，能面对宫殿回答皇上的问话，也能参拜、起舞。

后来又把它们放还本国去了。

杂 兽

萧志忠

唐中书令萧志忠，景云元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置罗。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疟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有人声。初以为盗贼将至，则匍匐伏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被豹，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月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猎。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泊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即实以分。然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杀汝辈，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毕矣。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时薪者疾亦少间，

随往覘之。既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寐。惊起，见使者曰：“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腊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请。黄冠曰：“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既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已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有二狐自称多媚，能取之。河东县尉翟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绛州庐司户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乃吟曰：“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更将斑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久居于此，将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人知仆曾居于此矣。”乃书北壁曰：“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班革，六十（许本“十”作“千”。）甲子血食润。饮厕猿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时薪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泊美酒瓶，各纳一囊中。以朱书一符，取水之，二囊即飞去。薪者惧且为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出《玄怪录》）

唐朝中书令萧志忠，景云元年的时候，是晋州刺史。他将在腊月初八出外打猎，大力置办风罗。头一天，有一个打柴的在霍山，忽然发病不能回家，就住进一个山洞里，痛得一个劲儿地呻吟，不能睡觉。夜将尽的时候，他似乎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一开始他以为盗贼要来了，就趴在地上藏在林木中。当时山中的月光很亮，他看到一个人身高一丈多，鼻子上有三只角，身披豹皮，目光如电。这个人对着山谷长啸一声，不多时，虎狼獐鹿，狐兔雉雁，各种鸟兽都来了，共同围绕在百米左右的地方。这个巨人便宣布说：“我是玄冥使者，奉北帝的命令。明天是腊月初八，萧使君应当按照进节来打猎，你们有若干应该死于弓箭，有若干应该死于标枪，有若干应该死于罗网，有若干应该死于棍棒，有若干应该死于猎狗，有若干应该死于驾鹰。”说完，群兽都趴在地上颤抖，像请求饶命的样子。老虎和麋鹿，都屈膝脆向巨人说：“按照我们的命运，则实在是应该的。但是萧公是个仁义之人，并不是诚心要残害生物，来赶时令罢了，如果稍有点原因，他也就作罢了。使者难道没有办法救我们吗？”使者说：“不是我想要杀你们，我现在只是按照北帝的命令宣布你们的刑名，我使者的任务就完成了。从现在起，任你们自己想办法。但是我听说东谷里的严四兄善于谋略，你们可以到他那请求。”群兽全都跳跃欢呼。使者就向东走来。群兽全都跟在后面。这时打柴人的病痛也略有好转，便也跟了去看。到了东谷一看，有几间茅屋，屋里有一个戴黄帽子的人正在熟睡。

架子上挂着一张虎皮。这人被惊醒，见到使者便说：“已经相别很久了，常常想念你。今天你到这儿来，大概是给群生分配腊月初八的刑名吧？”使者说：“正像你所说的，但是他们都向四兄求救，四兄应该为他们想个办法。”老虎和老麋鹿，立即跪倒哀求。戴黄帽子的人说：“萧使君每次使用人，一定体恤他们的饥寒温饱，如果祈求滕六下雪，巽二起风，他就不能出去打猎了。我昨天收到滕六的信，知道他已经丧偶。又听说索泉家第五娘子是歌妓，因为妒忌被罢黜了。如果你们能求得美人献给他，立即就能下雪。另外，巽二好喝酒，你如果能弄到好酒送给他，风也立即就到。”有两只狐狸自称很会讨好，能弄到美人 and 美酒。河东县尉崔知的三妹妹，美丽娇艳。绛州卢司户善于酿酒，他妻子生孩子，一定有好酒。两只狐狸说完这些话便去了。群兽都有欢乐的声音。戴黄帽子的人就对使者说：“回想当年我生活在仙都，哪里能想到做了千年的野兽，心里总是抑郁烦闷，暂且做了一首《述怀》诗。”于是他吟诵道：“昔为侧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更将斑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他又说：“然而我受贬谪的期限已满，再有十一天就要回归紫府了。久居于此，忽然将别，心里也不无遗憾，因此在墙上题写几句，让后人知道我曾经在这儿住过。”于是他在北墙上写道：“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班革，六十甲子血食润。饮厕猿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当时打柴人因为素常懂得诗词歌赋，就在心中记住了。不多时，老狐狸背着美女回来了。

美女才到可以盘发的年龄，用红袖子擦眼睛，妆残而更显得妖媚。另一只狐狸背来两瓶美酒，香气极浓烈。严四兄就把美女和美酒，各装到一个口袋里，用朱砂写了一道符，取来水喷了喷，两个口袋便飞去。打柴人怕被他们发现，就寻着原路回来了。没到天亮，风雪突然大作，整整一天才停。萧使君便没有出去打猎。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兽九

狼

狼 狽 狼 豕 冀州刺史子

王 含 正平县村人 张某妻

熊

子 路 升平入山人 黄 秀

狸

董仲舒 张 华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刘伯祖 吴兴田父 孙 乞 黄 审

留元寂 郑氏子 晋阳民家

狨

费 秘 许钦明客 戏场狨

狼

狼 狽

狼大如狗，苍色，作声诸窍皆沸。中筋大如鸭卵，有犯盗者熏之，当今手挛缩。或言狼筋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

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两物。狽（“狽”原作“狼”，据明抄本改。）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狽。（出《酉阳杂俎》）

狼像狗那么大，灰白色，发出声音的时候七窍都动。它大腿里有鸭蛋大的筋包，有犯偷盗罪的人，用狼筋熏他，能让他的手痉挛、收缩。有人说狼筋像编织的小口袋，是虫子做的。点狼粪的烟垂直地往上升，报告敌情的烽火用它。有人说狼和狽是两种东西，狽的前腿极短，每次走路总是驾驭着两只狼，失去狼就不能动。所以世人说事情背离了常理是“狼狽”。

狼冢

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有人曾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仍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狽也。（出《酉阳杂俎》）

临济郡西有一个高大的狼坟。近代有人曾经独自在田野走路，遇上了几十只狼。那人窘迫着急，就爬到一个草垛上去。有两只狼就钻到坟穴中背出来一只老狼。老狼来

了之后，用口从草垛往下拔了几棵草，群狼争抢着往下拔。草垛将要被它们拔倒的时候，遇上一位猎人救了他。他后来领人来挖开这个坟墓，捉到一百多只狼，全杀了。人们怀疑那头老狼就是狈。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传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予往未出境，见贵人家宾从众盛。中有一女容色美丽。子悦而问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辄此狂妄。我幽州庐长史家娘子，夫主近亡，还京。君非州县之吏，何诘问顿剧？”子乃称父见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惊骇，稍稍相许。后数日野合，中路却还。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复诘问。然新妇对答有理，殊不疑之。其来人马且众，举家莫不忻悦。经三十余日。一夕，新妇马相蹶。连使婢等往视，遂自拒户。及晓，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见奴婢。至枋中，又不见马。心颇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应。令人坏窗门开之，有大白狼冲人走去。其子遇食略尽矣。（出《广异记》）

唐朝冀州刺史的儿子，传讲故事的人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当初他父亲让他讲京，请求改任官职。他在前往的路

上，还没走出州境，看到一个富贵人家宾客随从很多、很气派，其中有一位女子模样美丽。他高兴地上去打听。这一家很惊愕。一个老婢女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人？竟敢这么狂妄？这是幽州卢长史家的娘子，夫君近来亡故去，这是要回京城去。你也不是州县的官吏，为什么般问得这么急切？”刺史的儿子就说自己的父亲是冀州刺史，想要求婚。对方一开始惊骇，渐渐就答应了。几天后在野外交会。半路上他就回来了。刺史夫妻二人因疼爱儿子，不再盘问什么。而且新媳妇对答有理，根本没有怀疑她。她带来了许多人马，全家没有不高兴的。三十多天之后，一天晚上，新媳妇的马互相踢踏，她连连派奴婢们去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就自己关了门。等到天亮，刺史家的人到儿子房前不见奴婢，到马厩去又不见了马，心里很怀疑就向刺史报告了。刺史夫妻就来到儿子房前喊儿子，儿子不应，就让人砸开门窗。有一只大白狼冲着跑出来。刺史那儿子已经要被吃光了。

王 含

太原王含者，为振武军都尉。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马，素以犷悍闻。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

熊鹿狐兔，杀获甚多。故北人皆惮其能而雅重之。后年七十余，以老病，遂独止一室，辟侍婢，不许辄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寝。往往发怒，过杖其家人辈。后一夕，既扃其户，家人忽闻轧然之声，遂趋而视之。望见一狼，自室内开户而出。天未晓，而其狼自外还，入室又扃其门。家人甚惧，具白于含。是夕，于隙中潜窥，如家人言。含忧悸不自安。至晓，金氏召含，且令即市麋鹿。含熟以献。金氏曰：“吾所须生者耳。”于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尽。含益惧。家人辈或窃语其事，金氏闻之，色甚惭。是夕既扃门，家人又伺而覘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还。（出《宣室志》）

太原人王含，是振武军都将。他的母亲金氏，本来是胡人的女儿，善于骑马射箭，向来以犷悍闻名。她经常骑着健马，挎着弓箭，进入深山老林，猎取熊鹿狐兔，捕获的东西特别多。所以北方人都惧怕她的能力而敬重她。后来她七十多岁了，因为老病，就单独住在一个屋里。她躲避侍婢，不允许婢女靠近她。到了夜晚，就关着门睡觉。她常常发怒，责备打骂她的家人们。后来一天晚上，她已经关了门，家人忽然又听到她屋里“轧”地一声响。于是跑去看，望见一只狼，从屋里开门出来。天没亮，没狼又从外面回来了，进屋之后又关上门。家人非常害怕，详细地向王含说了。这天晚上，王含从门缝中偷着看，见到的和家人说的一样。王含又愁又怕心神不安。到了天亮，金氏到含喊来，让他立即去买一头麋鹿来。王含把麋鹿做熟

了献给她。金氏说：“我要的是生的！”于是又把一头生麋鹿肉送到她的面前。金氏立刻就把麋鹿吃光了。王含更加害怕。家人们有的偷偷地议论这件事，被金氏听见了，她显得很羞惭。这天晚上关门以后，家人们又等候在那里观察，见一只老狼破门而出。从此就没再回来。

正平县村人

唐永泰末，绛州正平县有村间老翁患疾数月。后不食十余日。至辄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诣田采桑者，为牡狼所逐。遑遽上树，树不甚高，狼乃立衔其衣裾。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额。狼顿卧，久之始去。村人平暑方得下树。因寻狼迹，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说始末。子省父额上掏痕，恐更伤人，因扼杀之，成一老狼。诣县自理，县不之罪。（出《广异记》）

又其年，绛州他村有小儿，年二十许。因病后，颇失精神，遂化为狼，窃食村中童儿甚众。失子者不知其故，但追寻无所。小儿恒为人佣作。后一日，从失儿家过，失儿父呼其名曰：“明可来我家作，当为置一盛饌。”因大笑曰：“我是何人，更为君家作也？男人岂少异味耶！”失儿父怪其辞壮。遂诘问。答云：“天比使我食人。昨食一小

儿，年五六岁，其肉至美。”失儿父（“父”字原厥，据明抄本补。）视其口吻内有臊血，遂乱殴，化为狼而死。（出《广异记》）

唐朝永泰末年，绛州正平县有一个村里的一位老头患疾病几个月，后来十多天不吃东西，到了夜间就不知他到哪去了。人们没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有一天晚上，村里有一个人到田里采桑，被一只公狼追赶。这个人急忙爬到树上。树不很高，狼就立起来咬住了那人的衣襟。那人于危急之中，用斧子砍它，正砍到它的额头上。它顿时就倒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它才离去。那个村人天亮的时候才从树上下来，就寻找狼的血迹，一直寻到了那个老头家。村人进了屋就喊老头的儿子，对他说了事情的始末。儿子察看了老头额上的斧痕，怕他再伤人，就把他掐死了。他变成了一只老狼。儿子到县里自首，县里没有办他的罪。

另外也是那年，绛州另一村里有一个年轻男儿，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由于生病之后，很没有精神，就变成了一只狼，偷吃了村里许多儿童。丢失孩子的人不知道原因，只是没地方寻找。这个男儿经常给人家做工。后来有一天，他从一个丢了孩子人家门前过，那个丢了的孩子父亲喊着他的名字说：“明天你到我家来做工，我给你置办一顿好饭。”他就大笑着说：“我是什么人？再来为你家做工？男子大丈夫难道就缺一顿美味吗？”丢失孩子的父亲听到他的话如此豪壮感到奇怪，就盘问他。他说：“天近来让我吃人。昨天我吃了一个小男孩，年纪有五六岁，他的肉特别

美。”丢失孩子的父亲见他的嘴唇上还有肉沫和血迹，于是就一阵乱打。他变成一条狼死了。

张某妻

晋州神县民张某妻，忽梦一人衣黄褐衣，腰腹甚细，逼而淫之，两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饱。恒咬唇齿而怒，性毅力狠戾。居半岁，生二狼子，既生即走，其父急击杀之。妻遂病恍惚，岁余乃复。乡人谓之狼母。（出《稽神录》）

晋州神山县百姓张某的妻子，忽然梦见一个穿黄色粗布衣服，腰腹很细的人，威逼奸污了她，相交两次那人就走了。然后她就怀了孕。于是她开始喜欢吃生肉，常常恨自己没吃饱，经常舔唇咬齿地发怒，性情变得更加凶狠。过了半年，她生了两个狼崽子，生下来就会跑。她丈夫急忙把狼崽子打死了。她也病得恍恍惚惚，一年多才康复。乡人叫她“狼母”。

熊

子 路

东土呼熊为子路。以物击树云：“子路可起。”于是便下。不呼则不动也。（出《异苑》）

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出《酉阳杂俎》）

陕西以东管熊叫“子路”。用东西敲着树说：“子路可起。”于是熊就从树上下来，不叫它就不动。

熊胆，春天在脑袋里，夏天在肚子里，秋天在左脚里，冬天在右脚里。

升平入山人

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然深绝，内有数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入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栗，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以置此人前。此人饥久，于是冒死取啖之。既转相狎习。熊母每旦觅食果还，辄分此人，此人赖以延命。后熊子大，其母一一负将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意，便抱熊之足。于是跳出，遂得毋他。（出《续搜神记》）

晋朝升平年间，有一个人进山射鹿，忽然掉进一个洞穴里。洞穴很深，里边有几个熊崽子。不一会儿，有一只

大熊进洞来，瞪着眼看这个人。这人以为它一定要咬死自己。许久，大熊拿出收藏的山果栗子来，分给各个小熊。最后分了一份，放在那人跟前。这个人饿了好长时间了，于是就冒死拿过来吃了。以后就渐渐和熊亲近习惯了。熊妈妈每天早晨采回山果来，总是分一份给他。他便靠这个活了下来。后来小熊长大了，它们的母亲把它们一个一个背出去。小熊走光了，这人料想一定会死在洞中，绝对没有出路。熊妈妈不多时又回来了，进到洞里坐在那人身边。那人理解它的意思，就抱住熊的腿，熊就跳了出来，于是就没有发生别的事情。

黄 秀

邵陵高平黄秀，以宋元嘉三年入山，经月不还。其儿根生寻觅，见秀蹲空树中，从头至腰，毛色如熊。问其何故，答曰：“天谪我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恻而归。逾年，伐山人见其形，尽为熊矣。（出《异苑》）

邵陵郡高平县的黄秀，在南北朝宋元嘉三年进山，一个多月没回来。他的儿子根生到处寻找，见他蹲在空树洞中，从头到腰长出毛来，象熊了。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天贬谪我这样，你自己回去吧。”根生哀恻地回来了。过

了年，伐木人见他全身都变成熊了。

狸

董仲舒

汉董仲舒尝下帷独咏。忽有客来，风姿音气，殊为不凡。与论五经，究其微奥。仲舒素不闻有此人，而疑其非常。乃谓之曰：“巢居却风，穴处知雨，卿非狐狸，即是老鼠。”客闻此言，色动形坏，化成老狸，蹶然而走。（出《幽明录》）

汉朝董仲舒曾经放下屋里的所有帷幕，独自在其中咏读。忽然有一位客人来。这位客人的风姿音容气质很不平常，与董仲舒谈论五经。知道得很精微很深奥。董仲舒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就怀疑他不是个正常人，就对他说：“巢居的不怕风，穴居的知道雨，你若不是狐狸，就是老鼠。”客人听了这话，脸色难堪，变成一只老狸猫，急急忙忙地跑了。

张 华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积年能为幻化，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为无不可。但张司空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书生不从，遂诣华。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辩校声实，华未尝闻也。复商略三史，探颐百家，谈老庄之奥区，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擲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则是狐狸。”书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请退。华子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疑于仆也。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御防甚严。丰城令雷焕，博物士也。谓华曰：“闻魑鬼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复能别，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则形见。燕昭王墓前华表，已当千年。”乃遣人伐之。使之既至，华表叹曰：

“老狸自不自知，果误我事。”于华表空中，得青衣小儿，长二尺余，将还至洛出，而变成枯木。燃之以照书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叹曰：“此二物不值，千年不可复得。（出《集异记》）”

张华，字茂生，晋惠帝的时候是司空。当时燕昭王墓前，有一只长了一身花纹狸猫。这只狸猫活得时间很长了，能随意变化。于是就变成一位书生，想要到张公张茂先那里去。书生路过墓前的时候问华表说：“凭我的才貌，能不能见到张司空？”华表说：“你很聪明，没有不可以的事。但是张司空机智善断，恐怕很难笼络，你去一定会遭遇耻辱，恐怕不能回来，不但丧失你千年的形质，也可能耽误我的事。”书生不听从，就去张华那里。张华见他头上的总角扎得很风流，脸色洁白如玉，举止大方，顾盼生姿，很敬重他。于是二人就谈论文章。书生辩其声韵。校对实在，都是张华从未听说过的。又谈论三史。书生探讨百家。谈老庄哲学的深奥微妙，表现出风雅的极致，包容“十圣”，贯通“三才”，规劝“八儒”，挑剔“五礼”。张华没有不应声表示自己不如的，就叹道：“天下哪有如此少年就如此博学的！如果不是鬼怪，就是狐狸。”书生就说：“张公应该新生人才容纳众人，赞美好的而同情无能的，为什么怕人家有学问？默默子讲兼爱，难道可以如此吗？”说完，就要走。张华已经派人守住门口，出不去。于是他又对张华说：“张公门口派人把守，可能是对我产生怀疑，这样做恐怕将要让天下之人闲口而不进忠言，让智谋之士，望门而不敢

进来。我真替你感到可惜啊！”张华不吱声，而让人防御得更严了。丰城县令雷焕，是个知识渊博的人，他对张华说：“听说鬼怪怕狗。狗所能区别的只是几百年的鬼怪罢了。千年的老妖精，狗就不再能辨别。只有用千年的枯木照它，它才能现原形。”燕昭王墓前的华表，应当已经千年以上了，就派人去伐它。被派的人到了之后，华表叹道：“老狸猫没有自知之明，果然误了我的事！”伐了华表之后，在华表的空中，得到一个穿青色衣服的小男孩，二尺多高。把这个小男孩拿回到洛阳，它变成了一段枯木。燃烧这段枯木照那书生，书生变成一只只有花纹的狸猫。张华叹道：“这两样东西要是不遇上我，这千年之物不再会有了。”

山中孝子

晋海西公时，有一母终，家贫无以葬，因移柩深山。于其侧作屐，昼夜不休。将暮，有一妇人抱儿来寄宿。转夜，孝子作屐不已。妇人求眠，于火边睡，乃是一狸抱一乌鸡。孝子因打镰，掷后坑中。明日，有男子来问细小，昨行以寄宿，今为何在？孝子云“一狸，即已杀之。”男子曰：“君枉杀吾妇，何诬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视，狸已成妇人。男子因缚孝子赴官。应偿死。乃谓令曰：“此

实妖魅，但出猎犬则可知。”魅复来催杀孝子。令因问猎事，能别犬否？答云：“性畏犬，亦不别也。”因放犬，便化为老狸，乃射杀之。视妇人，已复成狸矣。（出《法苑珠林》）

晋朝海西公的时候，有一个人死了母亲，家里很穷，没有钱用来安葬，他就把母亲的灵柩移进深山，在灵柩旁边做木底鞋，白天黑夜都不闲着。天将黑的时候，有一位妇人抱着一个孩子来借宿。到了夜间，孝子不停地做木鞋，妇人要睡觉，就睡在火边。原来是一只狸猫抱着一只乌鸡，孝子就把它打死了，扔到了后边的一个坑里。第二天，有一位男子来问家眷的下落：“我的妻子和儿子昨天走到这里，在这里寄宿，现在她们在哪？”孝子说：“什么妻子儿子，是一只狸猫抱着一只乌鸡，已经让我打死了。”男子说：“你枉杀了我的妻子，为什么还诬蔑她是狸猫？狸猫现在在哪？”孝子就和男子一块来到坑边，一看，死狸猫居然复变成了死妇人。男子于是就把孝子绑起来去打官司。理应偿命。孝子对县令说：“这确实是妖魅，只要放出猎狗来就可以。”那妖魅又来催促县令快杀孝子。县令就问他打猎的事：“你能识别狗的好坏吗？”他说：“我生来怕狗，不能识别。”于是就把狗放了出来。他就变成一只老狸猫。于是就射死了他。看那妇人，已经又变成死狸猫了。

淳于矜

晋太元中，瓦棺佛图前淳于矜年少洁白。送客至石头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访问。二情既洽，将入城北角，共尽忻好。便各分别，其更克集，将欲结为伉俪。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并在，当问我翁母。”矜便令女归，问其翁母，翁母亦愿许之。女因敕婢取银百斤，绢百匹，助矜成婚。经久，生两儿，当作秘书监。明果骑卒来召，车马导从（“从”原作“后”，据明抄本改。）前后部鼓吹。经少日，有猎者过，觅矜。将数十狗，径突入，咋妇及儿，并成狸。绢帛金银，并是草及死人骨。（出《玄怪录》）

晋朝太元年间，瓦棺寺前有一个叫淳于矜的人，此人年轻，脸色很白。有一次他送客人来到石头城南，遇见一位女子。此女子模样很美，淳于矜很喜欢她，于是就上前搭话。两个人很投缘，一见钟情，淳于矜就把她领到城北角，共同做了好事，便各自分别。淳于矜希望约定个日子再相会，将来想结为夫妻。女子说：“能得到你这样的夫婿，就是死了也没什么怨恨。我兄弟挺多，父母都在，应该问问父母才好。”淳于矜就让女子回家去了。女子回家一

问，父母也愿意把女儿许配淳于矜。女子就让婢女们取来四百斤白银，一百匹绢，帮助淳于矜办婚事。婚后，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赶上他被授为秘书监，第二天便有骑马的侍卒来请他。他便立即前往。有车有马，前导随从很多，前后都有鼓乐。走了不长时间，有一个猎人打此经过。猎人寻找淳于矜，领着十几条狗直接闯进来。狗咬死了妻子和儿子，妻子和儿子都变成狸猫。那些绢帛金银什么的，都是草和死人骨头。

刘伯祖

晋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京师诏书每下，消息辄豫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买羊肝，于前切之。齋（“齋”原作“腐”，据有抄本改。）随刀不见。两羊肝尽，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视者举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举著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都啖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某月某日书当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惧，谓神曰：“今职在刺举，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绝无声。”（出《法苑珠

林》)

晋朝博陵人刘伯祖是河东太守。他的住处的天花板上，有一个神能说话，每次京城里发下诏书，神总是提前把消息告诉刘伯祖。刘伯祖问神要吃点什么东西，神说想吃羊肝。买来羊肝在神前切割，肉随刀不见了。两个羊肝吃光了，有一只老狸猫在桌案前出现。看到的人举刀就要砍，刘伯祖慌忙呵止，亲自把它送回到天花板上。片刻间，神大笑说：“刚才吃肝吃醉了，忽然间露出原形，让府君看见了，很惭愧。”后来伯祖将要做司隶，神又提前告诉了他，说某月某日信应该送到。到时候果然象神说的那样。等到刘伯祖进了司隶府，神也跟着赶到天花板上，总是说官署里的事。刘伯祖很害怕，对神说：“现在我的职责是质视检举，朝内左右的贵人听说有神在这里，会害我的。”神回答说：“如果府君担心，我应当离去。”于是就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吴兴田父

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归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往。父忧恐儿为所困，便自往。儿谓是鬼，便杀

而埋之。鬼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积年不觉。后一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儿白父，父大怒。师便作声入，父即成一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愤亦死。（出《搜神记》）

吴兴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曾经见到他们的父亲来骂他们，打他们。两个儿子回家就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又问父亲。父亲大惊，知道是鬼怪干的，就告诉两个儿子用刀砍那鬼东西。鬼于是消声匿迹不来了。他们的父亲怕两个儿子被鬼怪困住，便亲自去看看。两个儿子以为他是鬼怪，就把他杀了。埋了。这时候鬼就又来了，变成他们父亲的模样。并且对家里说，两个儿子已经把妖怪杀了。很长时间没有发觉。后来一位法师路过他们家，对两个儿子说：“你们的父亲有很大的邪气。”两个儿子告诉了父亲，父亲特别生气。法师便大喝一声走进来，老头立刻变成一只老狸猫，钻到床下去了，于是把它捉起来杀了。以前杀的那一个，才是他们真正的父亲。于是就重新戴孝治丧。一个儿子自杀了，另一个由于忿满，也死了。

孙 乞

乌伤县人孙乞，义熙中，赍文书到郡。达石亭，天雨日暮。顾见一女，戴青伞，年可十六七，姿容丰艳，通身紫衣。尔夕，电光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所杀。伞是荷叶。（出《异苑》）

乌伤县人孙乞，义熙年间，到郡里去送文书，走到一个石亭，天色已晚，而且下雨，便住了下来。他看见一位女子，拿着一把青伞，年纪有十六七岁，体态丰满，容色娇艳，通身穿紫色衣服。这天夜里，电光照亮亭屋，他看清那女子原来是一只大狸猫，就抽刀杀了她。那把伞竟是一个荷叶。

黄 审

句容县麋村民黄审，于田中耕。有一妇人过其自上度，从东适下而复还。审初谓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审

因问曰：“妇数从何来也？”妇人少住，但笑不言，便去。审愈疑之。预以长镰伺其还，未敢斫妇，但斫所随婢。妇化为狸走去。视婢，但狸尾耳。审追之不及。后人有见此狸出坑头，掘之，无复尾焉。（出《搜神记》）

句容县麋村村民黄审，在田中耕作，有一妇人从他的田间走过，走在田埂上，从东边刚走下来又回去了。黄审一开始的时候以为她是人，见她日日如此，心里就非常奇怪。黄审于是问她说：“你一次一次是从哪来的？”妇人稍微停了停，只笑不说话，就离去了。黄审很怀疑她，准备了一把长镰等着她再来。他没敢砍妇人，只砍了跟随妇人的婢女。妇人变成狸猫跑了。看婢女，只是一条狸猫尾巴而已。黄审去追那狸猫没有追上。后来有人看见这狸猫在坑头出，就去把它挖出来，它没尾巴。

留元寂

长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曾捕得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获一狸，方见五脏，三狸虽相抱怀，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为怪，以皮挂于屋后。其夜，有群狸绕之号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无他。（出《异苑》）

长山县人留元寂，南北朝宋元嘉十九年，曾经捉到一

只狸猫，剖腹的时候剖出来一只狸猫，又剖腹，又剖出一只，然后才见到五脏。三只狸猫虽然是一个怀着一个，但是大小没有差别。留元寂不认为怪，把狸猫皮挂在屋后。那天夜里，有一群狸猫绕着狸猫皮号叫。狸猫皮不见了，留元寂家也没有发生别的事情。

郑氏子

近世有郑氏子者，寄居吴之重玄寺。暇日登阁，忽于阁上见妇人，容色甚美。因与结欢，妇人初不辞惮。自后恒至房。郑氏由是恶其本妻，不与居止。常自安处者数月，妇人恒在其所。后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诵。妇人遂不复来。郑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还寺，妇人又至。尼来复去。如是数四。后恒骂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诵。妇人忽谓郑曰：“曩来欲与君毕欢，恨以尼故，使其属厌。今辞君去矣，我只是阁头狸二娘耳。”言讫不见，遂绝。（出《广异记》）

近代有个姓郑的男人，寄居在吴地的重玄寺。闲暇之日，他登上亭阁忽然在阁上见到一位妇人。这妇人容色极美，于是他就和她结欢。那妇人一开始就不推辞不害怕，以后就总到他的房里来。姓郑的从此就讨厌他的妻子了，

不跟妻子住在一起。他独自住在一个屋里几个月的时候，那妇人就总在他的房里。后来他的妻子求一位操行高尚的尼姑到家里来念经，那妇人就不再来了。姓郑的大怒，骂道：“为什么叫这妖尼到家来，让我的女人不来了？”尼姑如果回寺里去，那妇人就又来。尼姑来了，妇人就又去。如此好多次。后来姓郑的经常骂妻子，不让她留那个尼姑。妻子知道念经有效，就留尼姑常住在屋里，日夜地念诵。妇人忽然对姓郑的说：“以前想和你好到底，可恨因为有尼姑在，让我感到厌恶，现在就离开你了，我只是阁头的狸二娘罢了。”说完就不见了。于是就再也没来过。

晋阳民家

晋阳以北，地寒而少竹。故怪人多种苇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长庆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林苇。里中尝有会宴，置余食于其舍。至明日，辄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贮缙帛于其室者，亦亡之。民窃异焉。后夜闻婴儿号者甚众，迫而听之则阒然矣。明夕又闻。民惧且甚。后一日，乃语里中他民曰：“数多闻林中有婴儿号，吾度此地不当有婴儿，惧其怪耳。”即相与芟除其林，雉其草。既穷，得一穴，中有缙帛食器。见野狸十余，有而俯者，呻而仰者，

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苦相愁状。民尽杀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出《宣室志》）

晋阳以北，土地寒冷，竹子很少。所以居民们大多种芦苇。用来会南方的竹子。唐朝长庆初年，北都有一个人，他家地里有成大片的芦苇。街道上曾有宴会，把剩余的饭菜放在他家里。到了第二天，就不知这些饭菜哪去了。他家屋里存放的一些丝织品也不见了。他心里很惊异。后来夜里听到芦苇里有许多婴儿哭号，走近去听，就寂然无声了。第二天夜里又听到了。他怕得更厉害了。后一天，他就对街上的其他人讲：“我多次听到芦苇林里有婴儿号哭，我估计这地方不该有婴儿，恐怕那是妖怪。”于是就共同割倒那片芦苇，割除那里的野草。割尽之后，发现一个洞穴，里边有丝织品和吃饭的用具，还有十几只野狸猫，有皱眉而低头的，有呻吟而仰头的，有闭目而喂奶的，有仰卧而蹲坐的，嗷嗷地象发愁的样子。他把它们全杀了。从此村民们住得很太平。

狷

费 秘

梁末，蜀人费秘刈麦，值暴风雨，隐于岩石间避雨。

去家数里，遥望前路，有数十妇人，皆着红紫栏衣，歌吟而来。秘窃怪田野何因有一群彩衣妇女？心异之。渐近，寂然无声。去秘数步，乃各住立。少时，悉转背向秘。秘到边过看之，其面并无眉耳鼻口，唯垂乌毛而已。于是秘惊怖，心迷闷倒地。至一更，秘父怪不来，把火寻之。见秘卧在道旁，左侧有十刺猬，见火争散走。秘至其家，百余日而死。（出《五行记》）

南北朝梁末，蜀地人费秘割麦子，赶上暴风雨，就躲在岩石间避雨。这里离家几里远。远远望见前边的路上，有几十个妇人，都穿着红紫色的格衣服，唱着歌儿走来。费秘暗自奇怪这田野间怎么会有一九彩衣妇女，心里感到惊异。妇人们渐渐走近，却寂然无声。离费秘几步远的时候，就各自站住。稍过一会儿，她们会都转过去，背朝着费秘。费秘到路边过去看她们，见她们的脸上并没有眉耳鼻口，只垂着一些黑毛罢了。于是费秘非常害怕，昏倒在地上。到一更天，费秘的父亲见他没回来感到奇怪，就举着火把来找他，见他倒在路旁，左侧有十只刺猬。刺猬见了火把四散而逃。费秘回到家里，一百多天之后就死了。

许钦明客

唐东都仁和坊有许钦明宅。尝有人于许氏厅事，冬夜燃火读书。假寐，闻虫鼠行声。密视，见一老母，通体白毛，上床就炉，炙肚搔痒。形容短小，不类于人。客惧，猝然发声大叫，妖物便扑落地，绝走而去。客以宅舍墙高，无从出入，乃一呼奴持火。院内寻索。于竹林中，见一大石。发石，得一白猬，便杀之。（出《西京杂记》）

唐朝东都仁和坊有许钦明的住宅。曾经有一个人在许钦明的厅堂里，冬夜点着火读书。他穿着衣服小睡，听到像虫子老鼠走路的声音。偷偷一看，见有一位老女人，一身白毛，上床就近炉火，烤肚子挠痒痒。她的身材短小，不象人。读书人害怕了，突然大叫一声，妖物便扑落到地上，极快地跑了。读书人因为宅院墙高，没有地方出入，就喊奴仆拿灯火来，在院子里寻找。在竹林中，找到一块大石头，搬开石头，捉到一只大刺猬，便杀死了它。

戏场猬

京国倾风，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云：“二刺猬对打，即合节奏，又中章程。”时座中有将作李少监韞，亦云曾见。（出《尚书故实》）

猬见虑，则跳入虎耳。（出《酉阳杂俎》）

近几年京城街道中有聚观戏场的。有人问围观什么，就有人说：“两个刺猬对打，即合节奏，又有章程。”当时座中有一个将作少监的李韞，也说曾经见过。

刺猬见了老虎，就跳进老虎耳朵里。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兽十

麈

吴唐李婴

獐

刘

鹿

苍鹿科藤铜环鹿马

紫石陆绍弟唐玄宗彭世

鹿娘张盍蹋车甲嵩山老僧

王祐杂说

兔

岚州杨迈

麈

吴唐

吴唐者，庐陵人也。少好射猎，矢不虚发。尝方春，将其子出猎。乃值一麈，将鞞戏焉。麈觉有人气，引鞞潜去。鞞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麈惊还悲鸣。

唐乃置鞞净地，自藏草中。麋来俯舐顿顿伏，唐又射之，应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麋，张弩之间，箭忽自发，激中其子。唐即投弓抱子，抚膺而哭。忽闻空中呼曰：“吴唐，麋之爱子，与汝何异！”惊视左右，虎从旁出，遥前，搏折其臂。还家一宿而卒。（出《宣室志》，《御览》九〇六引作《宣验记》）

吴唐是庐陵人，年轻的时候爱好打猎，箭不虚发。曾经在刚到春季的时候，带他的儿子一块出去打猎，就遇上一只麋鹿和一头幼麋在嬉戏玩耍。麋鹿觉出有人的气味，就领着幼鹿逃跑。幼鹿不知道害怕，就走近了吴唐。吴唐把它射死了。麋鹿惊恐地跑回来，发出悲惨的叫声。吴唐就把死幼鹿放在干净的地方，自己藏到草丛里。麋鹿过来舔舐它的孩子，吴唐又射麋鹿，麋鹿也应弦而倒。接着他又看到一头鹿，张弓的时候，箭忽然自己射出去了，射中了自己的儿子。吴唐就扔下弓，去抱起自己的儿子，摸着胸中恸哭。忽然听到空中有喊声说：“吴唐，麋鹿爱它的孩子，和你爱你的儿子有什么两样？”他吃惊地往左右看，一只老虎从旁边跳出来，远远地扑上前去，折断了他的胳膊。他回到家里只一夜就死了。

李 婴

有李婴者，与弟绦。皆善用弩。曾射得一麇，解其四脚，脚置树间，剖以为炙。列于火上，方欲共食，忽见山下有一神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悉斂肉及皮骨，并列火上者于囊中，迳还山去。婴与弟绦惊骇，莫知所措。亦竟无他焉。（出《鄱陟记》，《御览》九〇六引作《鄱阳记》，黄刻本作出《谢蟠杂说》）

有一个叫李婴的人，和他的弟弟李绦，都善于射猎。有一回他们射到一头驼鹿，就割下鹿的四条腿，县挂在树木之间，割着烤肉吃，割得一片一片地摆在火上。正要一块吃的时候，忽然看到山下有一个三丈来高的神人，迈大步走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口袋，来到之后，把驼鹿的肉、皮、骨头，以及摆在火上的肉全部收进口袋里，径直走下山去。李婴和李绦非常惊惧，不知该怎么办，但也到底没出别的事。

刘 幡

青州有刘幡者，元嘉初，射得一獐。剖腹，以草塞之，厥然而起。俄而前走。幡怪而拔其塞草，须臾还卧。如此三焉。幡密录此种，以求其类，理创多验。（出《述异记》）

元嘉初年的时候，青州有一个叫刘幡的人，射到一头獐子，剖开肚子，用草塞上，这獐子居然急急忙忙地站了起来，顷刻之间就能往前走。刘幡感到奇怪，掏出塞在里面的草，它立刻就又躺下了。如此多次。刘幡在心里记下这草的种类，去寻找同样的草，用来治伤口，很有效。

鹿

苍 鹿

鹿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汉成帝时，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视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为脯，食之，寿至二千岁。余干县有白鹿，土人传千

岁矣。晋成帝遣人捕得，有铜牌镌字，在角后，云宝鼎二年，临江所献苍鹿。（出《述异记》）

鹿活一千年变成苍鹿，苍鹿再活五百年变成白鹿，白鹿再活五百年变成黑鹿。汉成帝的时候，中山有一个人捕到一头黑鹿，煮完了看它的骨头，全是黑色的。仙人方士说，把黑鹿加工成骨干，吃了可活到两千岁。余干县有一头白鹿，当地人传说它已经一千岁了。晋成帝派人捉到它，它的身上带着一块刻字的铜牌，在角的后面：宝鼎二年，临江县献上一头苍鹿。

科 藤

合浦康头山有一鹿，额上载科藤一枚，四条直上，各一丈许。（出《交州记》）

雷郡有鹿，腥无味，不可食。俗云：“海鱼所化。郡人尝见鱼首而身为鹿者，斯信矣。与鹰、鸠、雀、雉之化奚异哉！”（出《投荒杂录》）

合浦的康头山上有一头鹿，额头上戴着一棵藤子，四根枝条直伸向上方，各一丈来长。止雷州有一种鹿，一身腥味，肉不能吃。一般人都说是海里的鱼变的。郡里有人曾经见过鱼头鹿身的鹿，这才相信了。和鹰、鸠、雀、雉

等东西变的有什么不同呢？

铜 环

胡向为虢州时，猎人杀一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贯铜环，环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识。

胡向治理虢州的时候，有一个猎人捕杀一头鹿。鹿重一百八十斤，蹄子上边拴着一个铜环。铜环上有篆字，知识渊博的人也不认识。

鹿 马

洮阳县东有华山。去县九十里，回跨峙堞，峰岭参差。昔有人因猎，见二鹿。其一者霜毛纯素，照耀山谷；一者五彩成文，灿烂曜日。猎人惊其奇异而不射。前行数里，见二人诃责云：“使君何来，不见二马耶？”答云：“唯见双鹿。”曰：“吾为虞帝所使，至衡山，与安丘道士相闻。君所见鹿，是吾马也。（也《录异记》）”

兆阳县东去九十里是华山。华山的峰岭高低起伏，连绵不断。从前有一个人由于进山打猎。看到两鹿。其中一头是纯白色的，照耀山谷。另一头五彩斑纹，灿灿发光。猎人感到奇异，就没有射这两头鹿。往前走了几里，遇见两人呵斥道：“您从哪来？没看到两匹马吗？”猎人回答说：“只见到两头鹿。”那两个人说：“我们受虞帝派遣，到衡山去，和安丘道士相见。你看到的鹿，就是我们的马。”

紫石

晋安有东山樵人陈氏，恒见山中有紫光烛天。伺之久，乃见一大鹿，光自口出。设捕而获之。剖其腹，得一紫石，圆莹如珠，因宝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孙，奢纵好酒，醉而玩其珠，以为石何神，因击碎之。家自是贫矣。（出《稽神录》）

晋安有一个姓陈的人在东山打柴，经常见到有一束紫光照耀天空。侦察了好久，才发现原来是一头鹿，光是从鹿的口中发出来的。他想办法捕到了它。剖开它的肚子，得到一块紫色石头，又圆又莹润，象珍珠。于是就把它当成宝贝珍藏起来，他家从此就富了。到他孙子的时候，奢侈放纵喜欢喝酒，喝醉了的时候玩赏那颗珠子，认为一块

石头能有什么神奇，就把它打碎了。他家从此就穷了。

陆绍弟

唐虞部郎中陆绍弟（“弟”作“第”，据《酉阳杂俎》十六改。）为卢氏县尉，掌时猎，遇鹿五六头临涧，见人不惊，毛斑如画。陆怪猎人不射。问之。猎者言：“此是仙鹿也。射之不能伤，且复不利。”

陆不信，强之。猎者不得已，一发矢，鹿带箭而去。及返，射者坠崖，折左足。（出《酉阳杂俎》）

唐朝虞部郎中陆绍的弟弟，是卢氏县的县尉，掌管应时打猎的事。遇到五六头鹿面临山涧，见了人也不害怕。这些鹿的毛色斑点象一样美。陆县尉责怪猎人为什么不射，猎人说：“这是仙鹿，射也射不伤它，而且还对自己不利。”陆县尉不信，硬让猎人射。猎人不得已，一放箭，鹿就带着箭跑了。等到往回走的时候，射鹿的那个猎人掉到崖下，摔断了左腿。

唐玄宗

开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驾至咸阳原，有大鹿兴于前，然其躯，颇异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发而中。乃驾还，乃敕厨吏炙其已进，而尚食且熟俎献。时张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赐之。果谢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岁矣。陛下幸问臣。”上笑曰：“此一兽耳，何遂言其千岁耶？”果曰：“昔汉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从臣有生获此鹿而献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寿将千岁。今既生获，不如活之。会武帝尚神仙，由是纳臣之奏。”上曰：“先生给矣！且汉元狩五年，及今八百岁。其鹿长寿，岂历八百岁而不为畋所获乎？况苑囿内麋鹿亦多，今所获何妨为他鹿乎？”果曰：“曩时武帝既获此鹿，将舍去之。且命东方朔以炼铜为牌，刻成文字，以识其年，系于左角下，愿得验之，庶表臣之不诬也。”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诏内臣高力士验之。凡食顷，曾无所见。上笑曰：“先生果谬矣！左角之下，铜牌安在？”果曰：“臣请自索之。”即顾左右，命钳，钳出一小牌，实铜制者，可二寸许。盖以年月修久，

为毛革蒙蔽，始不见耳。持以进，上命磨莹视之，其文字硕，不可识矣。上于是信果之不谬。又问果曰：“汉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编何事？吾将徵诸记传。先生第为我言之。”果曰：“是岁岁次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用习水战，因搜狩以顺礼焉。迨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汉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开。其甲子亦无差。上顾谓力士曰：“异乎哉！张果能言汉武时事，真所谓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开元二十三年秋天，唐玄宗到近郊打猎。车马来到了咸阳原野，有一头大鹿出现在面前。这头鹿跑起来很有力，和平常的鹿很不一样。皇上让人用箭射它，一发而中。等到回到宫中，皇上让厨吏把鹿大腿烤好了送进来，而且还要把食具准备齐全和切肉的砧板一起献上来。当时张果老先生侍立在皇上面前。皇上让张果坐到前边来，把鹿肉赐给他。张果射恩之后便吃起来，吃完之后便奏道：“皇上认为这只鹿怎么样呢？”皇上说：“我只知道它是鹿，也不知道它怎么样。”张果说：“这头鹿的年龄将近一千年了。请皇上问我。”皇上笑着说：“这只是一头野兽罢了，怎么就能说它一千年了呢？”张果说：“以前，汉朝元狩五年秋天，臣子侍奉汉武帝在上林打猎，有一个从臣活捉了这头鹿献给汉武帝。汉武帝把它给臣子们看，有一个臣子奏道：‘这是一头仙鹿，活了将近一千年了。现在既然是活捉，不如放了它让它活命吧！’赶上汉武帝崇尚神仙，因此采纳了那个臣子的奏请。”皇上说：“先生撒谎了。汉朝元狩五年到

现在八百年了，这头鹿长寿，难道经历八百年而没被猎获。况且苑囿里有很多鹿，今天猎到的这一头，为什么不能是别的鹿呢？”张果说：“以前汉武帝得到这头鹿之的将要放它时，皇上就让东方朔用纯铜做了一个牌刻上文字，记上年月日，系在鹿左角上边。希望查验一下，就能证明我没说错。”皇上立即就让人把鹿头放到前边，让内臣高力士查验。一顿饭的时间，竟然没看到什么。皇上笑着说：“先生果然错了。左角之下，铜牌在哪？”张果说：“请让我亲自找找看。”于是他看了看左右，让人拿来一把铁钳，钳出来一块小牌，确实是铜做的，有二寸来长。大概因为年月久远，被毛蒙蔽着，才看不见了。张果把它献给皇上，皇上让人把它磨光了看，那上面的文字磨损严重，不能认了。皇上于是便相信张果没说错。皇上又问张果说：“汉朝元狩五年是什么甲子？历史上有什么大事？我要到记传里去查证，你只管对我讲。”张果说：“那一年是癸亥年，汉武帝开始修建昆明池，用来习演水战，因而打猎的顺应礼仪。到今年是甲戌年，共八百五十二年。”皇上立即命人查阅汉史，那昆明池，果然是元狩五年建的，那年月也没错。皇上看看高力士说：“怪呀，张果能说出汉武帝那时候的事来，真是所说的思想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了，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

彭 世

鄱阳乐安彭世，晋咸康中，以猎射为业。每入山，与子俱行。后忽厥然而倒，化成一鹿，步跃而去。其子终身不复戈猎。至孙却习其事。曾射一鹿，两角间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名字，及乡居年月焉。睹之悔懊，自此永断射猎。（出《异苑》）

鄱阳乐安有个叫彭世的人，以打猎为业。晋朝咸康年间，他和儿子一块进山打猎，忽然就倒在地上，变成一头鹿，跳跃着跑了。他的儿子终身不再打猎了。到了他的孙子却又做起打猎的事来。孙子曾经射死一鹿，鹿的两角之间有道家的七星符，还有彭世的名字以及住址年月什么的。孙子看了非常懊悔，从此永不射猎了。

鹿 娘

常州江阴县东北石筏山者，梁时有伐材人入此山，见

覩鹿产，仍闻小儿啼声。往视，见产一女子。因收取养之。及长，乃令出家为道士。时人谓之“鹿娘”。梁武帝为置观，名为圣观。（出《洽闻记》）

常州江阴县东北，有一座石筏山。梁代时，有一个打柴的人进入此山，看到有一头母鹿生产。他还听到小孩的啼哭声，就走过去看，见母鹿生下的是一个女孩。于是他就收养了这个女孩。等到女孩长大，就让她出家当了道士。当时人们叫她“鹿娘”。梁武帝为她建了道观，名叫“圣观”。

张盍跖

昔张盍跖、宁成二人，并出家于蜀云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黄练单衣，葛巾，到其前曰：“劳乎道士？”因以镜照之，见是一鹿。遂责问之曰：“汝草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言讫，化成老鹿而走去。（出《抱朴子》）

从前，张盍跖、宁成二人，一块在蜀地云台山的石室中出家修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黄色绢做成的单衣，戴着用葛麻织成的头巾，来到他们面前说：“道士辛苦了！”于是二人就用镜子照他，发现他是一头鹿，就责问他说：“你是山野中的一头老鹿，怎么还敢骗人变成人的样子！”

他们二人刚说完，那人便装成一头老鹿跑了。

车 甲

陶潜《搜神记》曰：有一士人姓车，是淮南人。天雨，舍中独坐。忽有二年少女来就之。着紫纈襦，立其床前，共语笑。车疑之：天雨如此，女人从外来，而衣服何不沾湿？必是异物。其壁上先挂一铜镜，径数寸。回顾镜中，有二鹿在床前。因将刀斫之，而悉成鹿。一走去，获一枚，以为脯食之。（出《五行记》）

陶潜《搜神记》里说，有一个姓车的士人，是淮南人。天下着雨，他一个人在屋里独坐，忽然有两个年轻女子来到他面前。二女子穿紫色丝绸短袄，站在他的床前，和他一起说笑。姓车的挺怀疑。天这么下雨，二女子从外面进来，但是衣服不湿，一定是异物。那墙上原来看起来着一块铜镜，直径几寸长。他回头看镜中，有两头鹿站在床前。于是他拿起刀来就砍。两人都变成鹿，一头跑掉了，一头被他捉获，做成肉干吃了。

嵩山老僧

嵩山内有一老僧，结茅居薜萝间，修持不出。忽见一小儿独参礼，恳求为弟子。僧但诵经不顾。其小儿自旦至暮不退。僧乃问之曰：“此深山内，人迹甚稀，小儿因何至？又因何求为弟子？”小儿曰：“本居山前，父母皆丧，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发愿，舍离尘俗，来求我师。实欲修来世福业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于俗人。志愿虽嘉能从道，心惟一乎？”小儿曰：“若心与言违，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师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缘，遂与落发。小儿为弟子后，精进勤劬，罕有伦等。或演法于僧，僧不能对；或问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为圣贤也。后数年，时在素秋，万木凋落，凉风悲起，溪谷凄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长生深山内，更何入他不二门。争如访取旧时伴，休更朝夕劳神魂。”吟讫，复长啸。良久，有一群鹿过，小儿跃然，脱僧衣，化一鹿，跳跃随群而去。（出《潇湘录》）

嵩山里有一位老和尚，在薜荔女萝之间盖茅舍，坚持修行不出山。忽然看到一个小男孩单独来行礼，恳求收他

为弟子。老和尚只是念经，不睁眼看他。那小男孩从早到晚不离开。老和尚就问他说：“这深山之内，人迹非常稀少，你一个小孩子是怎么来的？又为什么要我收你为弟子？”小男孩说：“我本住在山前，父母都死了。从小就失去依靠，一定是前生不修善果造成的。所以现在发誓，舍弃尘俗。来求我的老师，其实是想要修来世之福啊！”老和尚说：“你能如此吗？难道你能忍受僧家的寂寞？出家人不同于俗人。你的志愿尽管很好，可你能一心一意地从道吗？”小男孩说：“如果我的心和说的相违背，上有天下有地，自然不会容我。不光是老师不容我。”老和尚见他很聪明，知道有善缘，就给他落了发，让他当了小和尚。小男孩成为老和尚的弟子之后，勤奋刻苦，精心进取，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人。有时他在老和尚面前演练法术，老和尚不能应对。有时候他向老和尚探问道理，老和尚不能把他驳倒。老和尚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圣贤。几年后的一个深秋，万木凋落，凉风悲起，溪谷凄冷。他忽然感慨地四处观望，大声吟诵道：“我本长生深山内，更何入他不二门。争如访取旧时伴，休更朝夕劳神魂。”吟诵完毕，就大声鸣叫。许久，有一群鹿跑过来。小和尚蹦蹦跳跳着脱去僧衣，变成一只鹿，跳跃着跟着群鹿跑了。

王 祐

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豪富之家也。第宅华丽，拟于贵显。常开馆舍，以待往来。至于珍饌芳醪，虽有千人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谒祐，自称华山道士学真。携一张琴，负一壶药，来求寄泊。祐性且好道，既问之，忻然出迎。延于深院，敬待倍常。道士问曰：“君如是富，足敌侯伯之乐也。福则福矣，其如不贤。”祐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设食于门下，以俟贤俊耶？以待饿者而饲之耶？若以待饿，方今天下安乐，余粮栖，人无乏绝，又何伺之？若以俟贤俊，则不闻君延一贤，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贤耳。无讶我言，我恐君有凭痴之名，喧哗于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缘感君倍常敬仰我也。”祐遂慨然动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闻人之好光，必有其师。事纵横者，实存游说之志；读孙吴者，那无争战之心哉！某手携一张琴，负一壶药者，岂独欲劳顿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风，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还淳朴，省浇浮也。负药壶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出。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药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济于人，与夫家累千金，剥割人者

则殊。如以古之豪贵之家待士，则忤矣。必以贤愚有别，慎何身名，无反招谤耳。”祐复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才曙，遽辞而去。祐令人潜侦之，见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岐州西二十里，有一个叫王祐的人。他家是个豪富之家。宅第很华丽。他模仿那些显贵之家。经常开设馆舍，用来接待来往的行人。至于好酒好菜，即使上千人到这儿来，也不会缺乏。忽然有一天，有一个道士来拜访王祐。道士自称是华山的道士，名叫学真。他带着一张琴，背着一壶药，来求寄住。王祐本来就好道，听说之后，高高兴兴地出来迎接。他把道士请进深院，比对待别人更加尊重。道士问王祐说：“你如此有钱，足可能比得上侯伯的欢乐了。享福倒是挺享福的，却好象不能。”王祐笑着站起来参拜。道士说：“你在门下准备了饭菜，是用来等待贤俊之士呢，还是用来等待饥饿的人给你们吃呢？如果是用来等待饥饿的人，方今天下安乐，物多粮足，人无缺乏，又给谁吃呢？如果是用来等待贤俊之士的，却没听到你迎进一位贤士，一个俊才。足可以知道你自己就不是贤者。对我的话不要感到惊讶。我怕你只靠一个痴想的虚名喧哗在人们口上，所以我就用这直言让你醒悟，也因为感激你对我特别敬仰的原因。”王祐于是就非常感慨，为之动容，再次参拜。道士又说：“我听说人爱好音乐，一定有老师教他。从事合纵连横的，确实有游说的志气。读《孙子兵法》的，哪能没有争战之心！我带着一张琴，背着一壶药的原因，

难道只是想要劳苦吗？只是另有意图罢了。带琴，我知道琴有古风，想要让人家知道我好古，又想要让人变得淳朴些，使浮落的世风减少一些。背药壶，我知道人大多有病，想要让人家知道我有为人治病的想法。我的琴不是只用来感化自己的，是为了感化别人。我的药不是只为了治自己的病，是为了给别人治病。唉，你富贵能帮助别人，与那些家有千金还剥削人的不一样。如果用古代的豪贵之家对待贤士的情形来比较，就惭愧了。一定要把贤和愚区分开，慎重地保持自己的名誉，不要反招来诽谤。”王祐又一次参拜。道士就让摆上酒自斟自饮。天刚亮，急忙告辞而去。王祐让人暗自监视于后，见道士变成一头大鹿，向西跑去，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杂 说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乌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之异。或作覲鹿声，则麇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却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

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毙鹿，何其苦也欤？夫獠麝孔雀，以有用贾害，良可愍之。（出《北梦琐言》）

江陵郡松滋县的枝江村射鹿的人，一般是用淘河乌的胫骨作管。用鹿心上的脂膜作簧，吹成鹿鸣的声音，有大号小号的区分。有的吹作母鹿鸣叫的声音，公鹿就都集中而来，大概是被母鹿鸣声引诱来的，人就能发箭射它们。南方多鹿。一头公鹿管上百头母鹿。公鹿到了春季很瘦弱，大概是交配母鹿太多的原因。到了夏天就只吃菖蒲一种植物，却肥了。当它的角脱落的时候，新长出的角是很痛的，猎人碰上它，它也不敢快跑，趴在那里不动。猎人用绳子系住它的茸角，把茸截取下来，先喝它的血，然后再打死它。多么残酷啊！金丝猴、香獐、孔雀等等，因为有用而遭到祸害，很可怜哪！

兔

岚州

永淳年，岚胜州兔暴，千万为群，食苗并尽。不知何物变化。及暴已，即并失却，莫知何所。异哉！（出《朝野僉载》）

永淳年间，岚胜州兔子祸害人。千万只兔子成群结队，

把庄稼苗全吃光。不知是什么东西变的。等到祸害完了，就都没了，不知都到哪儿去了。怪啊！

杨 迈

司农卿杨迈少好畋猎。自云：在长安时，放鹰于野。遥见草中一兔跳跃，鹰亦自见，即奋往搏之。既至无有，收鹰上鞬。行数十步，回顾其处，复见兔走。又搏之，亦不获。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盖兔之鬼也。（出《稽神录》）

司农卿杨迈，年轻的时候好打猎。他自己说，在长安的时候，有一次放鹰于田野之上，远远地望见一只兔子在草里跳跃，鹰也自己看到了，就奋力扑上去捉它。扑下去之后却没有兔子。收鹰上了臂套，走了几十步，回头看那地方，又发现兔子在跑，就又撒鹰扑去，也没捉到。如此多次。于是就让人把草割去找那只兔子，找到的是一具兔子骨头。远远见到的那只兔子，大概是兔子的鬼魂。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兽十一

猿上

白猿 周群 猪国 欧阳纆

陈岩 魏元忠 韦虚己子

王长史

白猿

越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臣闻越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请问手战之道也。”于是王乃请女。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问女曰：“闻子善为剑，得一观之乎？”处女曰：“妾不敢有所隐也，唯公所试。”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槁，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节入之三。女因举杖击之。袁公飞上树，化为白猿。（出《吴越春秋》）

越王问范蠡请教手战的战术，范蠡说：“我听说越地有一个处女，国人都称赞她，请大王向她打听手战的办法。”于是越王就请那位处女。女将要见越王，在道上碰到一位

老人。老人自称袁公。他问女子说：“听说你善于使剑，能让我见识见识吗？”处女说：“我不敢隐瞒什么，请你试试吧！”袁公就从树林顶上拉下来一根竹子，象用桔槔打水那样，把竹子的梢折断扔在地上。处女接住竹子的梢，袁公就操起那竹子的干来刺他。她随着节拍攻入多次。于是就举杖打他。他飞上树去，变成一只白猿。

周 群

周群妙闲讖说，游岷山采石。见一白猿从绝峰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之刀，以投白猿。猿化为一老翁，手中有玉板，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公是何年生？”答曰：“今已衰迈，忘其生之年月。忆从轩辕之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术。至颡，更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之徒，权略虽验，未得其门。尔来世代，不复可纪，因以相袭。至大汉之时，有洛下閤，得其大旨。”群复其言，更精勤算术，乃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皆称周群详阴阳之类也。蜀人谓之后圣。（出《王子年拾遗记》）

周群善于预言未来。有一次他到岷山中采石，遇见一只白猿从绝壁上下来，面对着他站着。他抽出带在身上的刀，把它扔给白猿。白猿变成一位老头。老头手里拿着一块八寸长的玉板。他把玉板送给周群。周群问他：“您是哪年出生的？”老头说：“现在已经衰朽老迈了，记不住出生的年月了。记着跟随轩辕的时候，开始学习历法。风后、容成，都是黄帝的史官，他们向我传授历法知识。到了颡的时候，进一步考定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纠正了许多差错。到了春秋时期，有子韦、子野、裨灶等人，他们权变的谋略虽然很灵验，但是没有掌握宗旨。从此以后的各朝代，不再可记，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到了汉朝，有个叫洛不闳的掌握了历法的大旨。”周群回答了他的话，从此更精勤于演算之术，就考证校对年历的运行情况，查验地图。他预言蜀国将要灭亡，到了第二年伪蜀就归顺了。人们都说周群熟悉阴阳之类的事。蜀人称其为“后圣”。

国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猪国，一名马化，或曰驩。伺道行妇

女青少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不敢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杨，率皆是豷国马化之子孙也。（出《搜神记》）

蜀中西南的高山上，有一种动物和猴子相似，七尺高，能象人那样站着走路，善于奔跑追赶人，名叫“豷国”，另一个名叫“马化”，或者叫“驪”。豷国发现道上走着年轻的妇女，就抢去，人不能知道抢到哪去了。如果有行人从旁边经过，全都用长绳子互相牵引着，即使这样，还是难以避免。这种动物能辨别男人女人的不同气味，所以只捉女人，男人不知道。如果捉到女人，就作为妻子。那些没有生孩子的，终身不能回来。十年之后，样子就和豷国一样了。心里也就糊涂了，不再想回家。如果是生了孩子的，就抱着孩子送回家来。生的孩子都是人的模样。有不养育的，她就死了。所以人们都很害怕，没有不敢养的。孩子长大了，和人没什么两样，全都以“杨”字为姓，所以现在蜀中西南大多数人都姓杨，一般都是豷国马化的子孙。

欧阳纥

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深入险阻。纥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地有人，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甚疑惧，夜勤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尔夕，阴雨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寤者，即已失妻矣。门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险，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纥大愤痛，誓不徒还。因辞疾，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雨浸濡，犹可辩识。纥尤凄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透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渡。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间笑语音。扞萝引，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有东向石门，妇人数十被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见人皆漫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纥

具以对。相视叹曰：“贤妻至此月余矣。今病在床，宜遣视之。”入其门，以木为扉。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纻就视之，回眸一睇，即疾挥手令去。诸妇人曰：“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刺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因促之去。纻亦遽退。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尝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指其旁一岩曰：“此其食禀，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气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竞以玉杯进酒，谐笑甚欢。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又闻嬉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顾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竞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刀，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言绝乃死。搜其藏，宝

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人三十辈。皆绝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唯止其身，更无党类。旦盥洗，著帽，加自裕，被素（“素”原作“表”，据明抄本改。）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石磴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剡然而逝。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须无不立得。夜就诸床翫戏，一夕皆周，未尝寐。言语淹详，华音会利。然其状即猪鬃类也。今岁木落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顾诸女，泛澜者及。且曰：“此山峻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绝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纒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皆归，犹有知其家者。纒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纒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出《续江氏传》）

南北朝梁大同末年，派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兵到桂林，攻破李师左、陈彻的军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部队

主将欧阳纥攻城略地来到长乐，平定所有的山洞，举动入险阻之地。欧阳纥的妻子纤弱白净，姿色非常美丽。他的部下对他说：“将军为什么带着佳人经过这里？这地方有人善于偷窃少女，好看的就更加难免。应该谨慎地保护才是。”欧阳纥又怀疑又害怕。他率领兵卒包围了住处，把妻子藏在一个密室中，门窗关得非常牢固，由十几个女奴伺守着。这天夜里，阴雨漆黑。到了五更天，寂然无声。守卫的人困乏了，就合衣睡着了。忽然好象有什么东西，惊醒了守卫的，却已经丢了他的妻子了。门窗仍然关着，不知从哪出去的。山门就是险山，走不远便令人迷乱憋闷，不能寻找追赶。等到天明，一点没有踪迹。欧阳纥非常愤怒，非常痛心，发誓决不独自回去。于是他托病，将军队驻扎在这里。一人天天四处远去，近深谷凌险峰去寻找。一个月以后，忽然在百里之外的一丛羊蹄草上捡到了妻子的一只绣鞋。鞋虽然被雨浸湿，但是还可以辩认。欧阳纥悲极了，找妻子的决心更坚定了。他逃选了三十名壮士，拿着兵器，带着干粮，在岩石上睡在野地里吃，又找了十几天。离驻地大约二百里的时候，向南望见一座山，葱茏挺秀，非常突出。他们来到这山下边。山下有一条深溪环绕着。他们就编了一个木筏渡过去。绝壁翠竹之间。时时可望见红色，能听到笑语声。他们攀扯着树枝野藤，登到了山上。山上乃是嘉树成行，名花盛开，树下绿茵，丰软

如毯。这地方既清幽又寂静，真是不同寻常所在。有一个朝向东方的石门，几十名衣服鲜艳，又说又笑的妇人出入其中。看到有人来，妇人们全都放慢脚步轻漫地看着他们。他们走到门前，妇人便问他们来干什么。欧阳纆详细地作了回答。妇人们互相看看叹气说：“你的贤妻到这来一个多月了，现在病在床上，应该送你去看看。”走进那门，是用木头做的门扇。有三间象堂屋那样宽敞的房屋，四壁放着床，全都铺着彩色的草席。他的妻子躺在石床上，铺了几重席子，面前摆放着许多好吃的东西。欧阳纆走上前去看她，她只回眸一视就急忙挥手让他离开。众妇人说：“我们和你的妻子，有比她早来十年的。这是一个神物住的地方。他的力气极大，可以杀人。即使一百名男子拿着武器也不能战胜他。幸亏他还没有回来，你应该赶快避开。只要你弄到两斛美酒、十条肉狗、几十斤麻，咱们应当共同想办法杀他。来的时候必须是正午之后，千万不可太早。以十天为期。”于是就催促他快离开。欧阳纆也迅速退出来。于是他就寻求好酒、狗和麻。如期前往。妇人说：“那好酒，常常让他醉，醉了他就一定要显示他有力气，让我们用彩练把他的手脚绑在床上，他一跳就全都挣断。曾经用三幅彩练拧到一起绑他，他就怎么用力也挣不开了。今天把麻藏在帛里绑他，估计他是挣不断的。他全身都象铁一样，只有肚脐下边几寸的地方，总是护着隐蔽着，这地方肯定

不能防兵刃。”妇人指着一旁的一块岩石说：“这是他的粮仓，你应该隐茂在这里，静静地等着。酒放在花下，狗散放到林子里。等到我们计策成功了，我招唤你你就马上出来。”欧阳纥象她说的那样，屏住呼吸等待。日将晚，有一个东西象一匹白练，从别的山上下来，穿空而至，象飞一样，直接进入洞中。过了一会儿，有一位身高六尺，穿白衣拄手杖的美髯丈夫，在诸妇人的簇拥下，走了出来。他看见狗，吃惊地看了看，腾身一跳，把狗捉住，吮血嚼肉，很快吃饱。妇人们争抢着用玉杯给他敬酒说笑得非常开心。喝了几斗之后，便扶着他回去。接着又传了嬉笑的声音。许久，妇人出来招唤欧阳纥。欧阳纥就拿着兵刃进去。他看到一只大白猿，四肢被绑在床上，见了人很窘迫，逃脱不得，目光如电。欧阳纥及兵卒们争抢着举兵刃砍去，就象砍在铁石之下。刺它的肚脐下边，才刺了进去，血射如注。这时它才叹道：“这是天让我死，哪儿是你的能耐！但是你的妻子已经怀孕，不要杀那个孩子，他将来遇上一位圣帝，一定能光大宗祖。”说完它就死了。搜查它的收藏，发现宝器堆积如山，珍品罗列几案，凡人世间珍贵的，应有尽有。名香几斗，宝剑一双，妇人三十多位，都是绝色佳人。妇人中来得最久的已经到这十年了。她说，色衰的一定会被它扔掉，不知它放到哪去了。出去偷抢女人以及财宝，全是它自己干的，没有同伙。它早晨起来洗漱，戴

帽子，加白色衣领，披白色罗衣。它不知道冷暖，遍身白毛。毛有几寸长。它在屋里常读木简，字象符篆，全都不可认识。读完了就放到石阶之下。晴天，它有时候舞剑，电光环绕着它飞动，象圆圆的月亮。它的饮食无常，喜欢吃果栗，尤其爱吃狗，嚼肉喝血。时间刚过中午，它就极快地消逝了。它半天能往返几千里，到了晚上一定回来。这是它的规律。它所需要的东西，没有不立刻得到的。夜间它就到所有妇人床上去寻欢，一夜全轮遍，不曾睡过觉。它的语言迟缓而详尽，声音好听措词锋利。但是它的样子就是猪鬃一类。今年树叶刚落的时候，它忽然悲怆地说：“我被山神上告了，将得到死罪。我也向众神灵请求救护了，也许可以获免。”前几天，就是这个月的初三晚上，它在石阶上生火，把书简烧了，怅然若失地说：“我已经一千岁却没有儿子，如今有了儿子，又到了死期！”于是它看看各位妇人，久久地流泪，而且说：“这座山险峻陡绝，不曾有人来过。上高处一望，绝对看不到打柴的，下边有许多虎狼怪兽。现在能上来的，不是天助他是什么呢？”欧阳纆带上珍珠宝贝和妇人们回来。有的妇人还认得自己的家。欧阳纆的妻子一年之后生了一个男孩，他的模样很象白猿。后来欧阳纆被陈武帝处死。他平常与江 是好朋友，江 喜欢他那儿子聪悟绝人，曾经把他收养了，所以免于遭难。等他长大了，果然长于文学，精于书法，知名于当时。

陈 岩

颍川陈岩字叶梦，舞阳人，侨居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如京师。行至渭南，见一妇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负冤抑之状。生乃讯之。妇人哭而对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阳县。先人以高尚闻于湘楚间，由是隐迹山林，未尝肯谒侯伯。妾虽一女子，亦有箕颖之志。方将栖踪蓬瀛昆阆，以遂其好。适遇有沛国刘君者，尉弋阳，常与妾先人为忘形之友。先人慕刘君之高义，遂以妾归刘氏。自为刘氏妇，且十年矣，未尝有纤毫过失。前岁春，刘君调补真源尉。未一岁，以病免。尽室归于渭上郊居。刘君无行，又娶一卢氏者，濮上人，性极悍戾，每以唇齿相及。妾不胜其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云霞，安岩壑之隐，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终老。岂徒扰于尘世，适足为累？今者分不归刘氏矣。”已而容怨咽，若不自解。岩性端恇，闻其言，甚信之。因问曰：“女郎何所归乎？”妇人曰：“妾一穷人，安所归？虽然，君之见问，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岩喜。即以后乘驾而偕焉。至京师，居永崇里。其始

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岩恶之而且悔。明日岩出，妇人即阖扉，键其门，以岩衣囊置庭中，毁袭殆尽。至夕岩归，妇人拒而不纳。岩怒，即破户而入。见己之衣资，悉已毁裂。岩因诟而责之。妇人忽发怒，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啮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时。岩患之。不可制。于是里中民俱来观。族其门。时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视鬼，有符呵禁之术。闻妇人哭音，顾谓里中民曰：“此妇人非人，乃山兽也。寓形以惑于世耳。”民且告于岩。岩即请焉。居士乃至岩所居，妇人见居士来，甚駭。（“駭”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掷之，妇人大叫一声，忽跃而去，立于瓦屋上。岩窃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掷之，妇人遂委身于地，化为猿而死。若既悟其妖巽，心颇怪悸。后一日，遂至渭南，讯其居人。果有刘君，庐已郊外。岩即谒而问焉。刘曰：“吾常尉于弋阳。弋阳多猿，遂求得其一。近兹且十年矣。适遇有故人自濮上来，以一黑犬见惠。其猿为犬所啮，因而遁去。”竟不穷其事。因录以传之。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秦州上谿尉。客有游于太原者，偶于铜锅店精舍，解鞍憩焉。于精舍佛书中，得刘君所传之事，而文甚鄙。后亡其本，客为余道之如是。（出《宣室志》）

颍川陈岩，字叶孟，舞阳人，侨居东吴。景龙末年，参加孝廉考试，到京城去，走到渭南，遇见一位妇人。这

位妇人容貌很美，穿白色衣服，站在路边，用衣袖蒙着脸哭泣，好象受到委屈的样子。陈岩就上前问她。她哭着回答说：“我是楚地人，姓侯，家住弋阳县，先人因为品德高尚闻名于湘楚之间。因此隐居在山林之中，不曾肯去拜见侯伯。我虽然是一名女子，也有隐居的大志。正要隐踪于神仙之境，以遂心愿，恰巧遇上一个沛国的刘君在弋阳做县尉。他和我的先人是忘形之交。我的先人爱慕刘君的高尚正义，就把我嫁给刘君。自从做了刘君的妻子，将近十年了，不曾有丝毫的过错。前年春天，刘君调补真源县尉。不到一年，因为有病而罢免，全家回到渭上居住，刘君没有善行，又娶了一个姓卢的女人，是濮上人，性情极其凶恶，常常以恶言恶语相加。我受不了这气，所以逃到这里来。而且我本来就仰慕神仙，常常想要高高站在云霞之上，安心地隐居在岩壑之间，以橡子栗子的味道为香甜，也足够过一辈子了，难道能仅仅被尘世困扰吗？回去肯定会受牵轻，现在我是不想回刘家了。”然后她皱眉哽咽，好象不能自作辩解的样子。陈岩的性情端正诚实，听了她的话，非常相信，于是就问道：“那么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妇人说：“我是一个无路可走的人，哪有地方去！即使这样，那么，你问我，难道有意收留我吗？果真如此，又怎么敢不服从你的安排呢？”陈岩心中高兴，立即就把后边的马给她骑，一起行进。到了京城，住在永崇里。那妇人起先很

谨慎，后来就渐渐不恭了，往往破口大骂，发狂一般。陈岩非常憎恶，而且后悔。第二天陈岩出去了，妇人就关上门，把陈岩的衣囊扔到院子里，全部撕扯得不成样子。到了晚上陈岩回家，妇人不让进屋。陈岩怒了，破门而入，见自己的衣物全被毁坏，就责骂她。妇人忽然发怒，撕毁了陈岩的衣襟和佩带，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布条。又挠他的脸，咬他的肉，一身全是伤，血流满地。然后便嗥叫了好长时间。陈岩害怕了，没法制止她。于是街道里的居民都来看，簇拥在他家门前。当时有个郝居士住在这条街上。郝居士善于分辩鬼神，有用符咒整治鬼神的法术。听到妇人的哭声，郝居士对居民们说：“这个妇人不是人，是山兽，作出人样来迷惑世人罢了。”居民就把这话告诉了陈岩。陈岩立即就去请郝居士。郝居士就来到陈岩家中。妇人见郝居士来了，很害怕。郝居士拿出一道墨符向空中一扔，妇人大叫一声，忽然蹦跳着跑去，站在瓦房顶上。陈岩暗暗地吃惊。郝居士又拿出丹符向空中一扔，妇人就摔落在地上，变成一只猿而死。陈岩已经知道它是妖怪，心里又奇怪又害怕。一天之后，就来到渭南，打听那里的居民，果然有一个刘君。刘君的住所在郊外。陈岩就到郊外去拜访他。刘君说：“我曾经做过弋阳县尉。弋阳猿很多，所以我就弄到一只，到现在快十年了。恰巧有朋友从濮水来，给我带来一条黑狗，那猿被狗咬了，因而便逃出

去，最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因而刘君便记下此事，使它流传下来。陈岩后来以明经身份做了官，死于秦州上邽尉。有一位游太原的客人，偶然在铜锅店精舍中，从佛书中看到了刘君所传的事，但是文字很鄙陋，后来这种文本散失了。那位客人对我讲了这个故事。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强正（“正”原作“止”，据明抄本改），有干识。其未达时，家贫。独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还，乃见老猿为其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无人力，为我执爨，甚善乎？”又常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又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鸛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之曰：“鸛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矣。元忠历太官至侍中中书令仆射。则天崩，中宗在应谅暗，诏元忠摄冢宰。百官总己以听三日，年八十余方薨。始元忠微时，常谒张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仆千里裹粮而

来，非徒然也。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尽勤勤之意耶！然富贵正由苍苍，何预公事？”因拂衣长揖而去。景藏遽牵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后当贵极人臣。卒如其言。（出《广异记》）”

唐朝时的魏元忠，本名真宰，一向刚强正直，有办事才能和胆识。他未发达的时候，家里很穷，只有一个婢女。有一天，婢女正在厨房做饭，出去打水回来，就见到一只老猿为自己烧火。婢女很吃惊地告诉了魏元忠。魏元忠慢慢地说：“猿可怜我没有人力，替我烧火做饭，很好嘛！”有一次魏元忠喊奴婢，奴婢没答应，狗就替他喊，他又说：“这是一条孝顺狗，还能替我干活！”有一次他一个人独坐，有一群老鼠在他面前拱手而立，他又说：“老鼠饿了，到我这来要东西吃。”于是就让人拿东西给老鼠吃。有一天夜里，猫头鹰在他屋顶上叫，家人要用弹弓打，他又阻止说：“猫头鹰白天看不到东西，所以它夜里飞出来，这是天地养育的，不让它向南跑到越地去，向北跑到胡地去，那它将到哪儿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怪事。魏元忠做官，从太官一直做到侍中中书令仆射。武则天驾崩，中宗在居丧期间，让魏元忠代摄政事，百官各统其职听命三天。他活了八十多岁才死。当初魏元忠地位贫贱的时候，曾经拜谒过张景藏。张景藏对他很冷淡。他向张景藏请教“通”与“塞”的问题，张景藏也不回答。他就非常生气地说：“我

从千里之外带着干粮来这里，不是白来的，以为你一定会有什么赐教于我，你却用金口木舌对待我，十分不愿成全我殷勤的心意吗？但是定贵是由天定的。以后还怎么和你办事！”于是他拂袖长揖而去。张景藏急忙拉住他说：“你的相貌在怒中，你将来应当是人臣之中最显贵的！”到底象他说的那样。

韦虚己子

户部尚书韦虚己，其子常昼日独坐阁中。忽闻檐际有声，顾视乃牛头人，真地狱图中所见者。据其所下窥之，韦伏不敢动。须臾登阶，直诣床前，面临其上。如此再三，乃下去。韦子不胜其惧。复将出内，即以枕掷之，不中。乃开其门，趋前逐之。韦子叫呼，但绕一空井而走。迫之转急，遂投于井中。其物因据井而坐。韦仰观之。乃变为一猿。良久，家人至，猿即不见。视井旁有足迹奔蹶之状，怪之。窥井中，乃见韦在焉。悬缢出之，恍惚不能言。三日方能说，月余乃卒。（出《广异记》）

户部尚书韦虚己，他的儿子曾经在一个白天，自己独坐在小楼中。忽然听到房檐上有声音，抬头一看，见有一

个牛头人，就象地狱图里画的那种，从屋檐上往下看。韦虚己的儿子趴在那里不敢动。不多一会儿，牛头人登阶而上，直接来到他的床前，从上面面对着他。如此多次才下去。他不胜恐惧。牛头人又要进来的时候，他就把枕头扔出去打它，没打中。它就推开门，跑上来追赶他。他大喊大叫，只知道绕着一口井快跑。它追逼更急，就只好跳到井里去。牛头人就占据了井口，坐在上面。他仰头一看，见牛头人变成了一只猿。好久，家人赶到，猿不见了。家人见井边足迹奔踏的样子，感到奇怪。往井里一看，见他在里边，就垂绳子把他拽上来。他恍恍惚惚不能说话，三天之后才能讲，一个多月就死了。

王长史

东都崇让里有李氏宅。里传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李生既卒，其家尽徙居陆浑别墅。由是键其门。且数年矣。开元中，有王长史者亡其名。长史常为清显官，以使酒忤权贵，遂摈为长史于吴越间。后退居洛中，因质李氏宅以家焉。长史素劲，闻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独处堂之西宇下。后一

夕，闻其哀啸之音，极清楚，若风籁焉。长史起而望之，见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长史严声叱之，其人即便举一足，击长史肩。长史惧而退，其人亦去。长史因病疮且甚。后旬余方少愈。夜中，又闻哀啸之音。家僮寻之，时见黑衣人在庭树上。长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发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庑屋瓦而去。明日寻其迹，皆无所见。岁秋，长史召工人重修马厩，因发重舍，内得一死猿，有矢贯胁。验其矢，果长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尔。（出《宣室志》）

东都崇让里有一户姓李的。里中居民传说，李家的宅子不是吉祥之地，根本不能居住。姓李的死了之后，家人全都搬到陆浑别墅里去住了。从此，这所宅子锁上大门将近几年时间了。开元年间，有一个王长史，笔者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曾经是清显官，因为酒后抵触了权贵，就被摈弃为吴越间的一个长史。后来他隐退住到洛中，因此买了李家的宅子居住。长史向来刚强正直。听说这宅子有不详名声，就说：“我的命在天，不在宅子。”就搬进去住了。他曾经一个人住在堂屋西边的屋子里。后来一天夜里，他听到一种哀叫的声音，非常清楚，象风声。长史站起来一望，见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站在几案上。王长史厉声呵斥那人，那人立即抬起一脚，来踢王长史的肩膀。王长史吓得往后快退，那人也离去了。王长史于是就病了，病得挺

厉害，十几天之后才稍微好了些。一天夜里，又听到哀叫的声音。家僮寻找过去，看到一个黑衣人站在树上。王长史有个弟弟善于射箭，于是就让他张弓射那黑衣人，一箭就射中了。那人嗥叫着，跳到西厢房的瓦顶上跑了。第二天寻找那人的血迹，什么也没有发现。这年秋天，王长史找来工人重新修建马厩，因此要扒掉一些房舍，从中扒出来一只死猿，有一支箭穿透了猿的胸胁。检验那箭，果然是王长史弟弟的箭，这才知道穿黑衣服的人就是这只猿。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兽十二

猿中

张 杨 叟 孙 恪 崔 商

张

吴郡张，成都人。开元中，以卢溪尉罢秩。调选，不得补于有司，遂归蜀。行次巴西，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出迳中出，拜而请曰：“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命以请，愿随某去。”因问曰：“尔君为谁，岂非太守见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即随之，入山迳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环卫，虽侯伯家不如也。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于门曰：“愿先以白吾君，客当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曰：“客且入矣。”既之，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趋而拜。即拜，其人揖升阶。谓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又拜以谢。已而命开筵置酒，其所玩用，

皆华丽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且传教曰：“今日贵客来，愿得尽欢宴，故命奉请。”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然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犷，曰白额侯也。又起而拜，白额侯亦拜。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巴西又拜，沧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巴西又拜，五豹将军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钜鹿侯也。巴西侯揖之。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向北，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钜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白额侯酒酣，顾谓曰：“吾今夜尚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愿教之。”白额侯曰：“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贵客耶？”白额侯笑曰：“吾之言乃戏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与坐，且问曰：“何为而来乎？”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故辄奉白。”巴西侯曰：“所忧者何也？”曰：“席上人将有图君。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曰：“吾欢宴方

洽，何处有怪焉！”命杀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则吾死，君亦死。将若之何？虽有后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杀卜者，置于堂下。时夜将半，众尽醉而皆卧于榻。亦侯寐焉。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龕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钜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龕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既见，大惊，即出山逢，驰告里中人。里中人相集得百数，遂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处，其后猿忽惊而起。且曰：“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围其龕，尽杀之。其所陈器玩，莫非珍丽。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缙帛，涂至此者，俱无何则失，且有年矣。自从绝其患也。（出《广异记》）

吴郡的张，是成都人。开元年间，张因为卢溪县尉任期已满，另有人选，他不能补任官职，就只好回蜀地去。走到巴西的时候，赶上日暮，正催马往前赶，忽然有一个人从左边的山路上跑出来，向他下拜并且邀请说：“我家主人听说客人天黑没地方安身，想要邀请你前往，让我来请你，希望跟着前去。”张主问道：“你家主人是谁？难道是

太守召见我吗？”那人说：“不是太守，是巴西侯。”张就跟那人往前走。入山走了一百多米，望见一所红色大门很是高大，人也很多，由执兵披甲的卫士环卫着，即使是侯伯之家也不如。又走了几十步，就来到门前，那人让张站在门外说：“请让我先去禀报主人，你应该在这稍候。”进去一会儿又出来，说：“请进！”张进门之后，见一个人站在堂上，穿着短皮袄，相貌非常怪。一些穿绮罗珠翠的奴婢拥侍在左右。张急忙走上前去下拜。拜完，那人揖请张登上台阶。那人对张说：“我是巴西侯，住在这儿几十年了。刚才听说你黑天没地方住，所以就前去邀请你，请小住而尽欢。”张又拜，表示谢意。然后就让人开筵置酒。这里所玩的，用的，全都是华丽的珍贵器具。巴西侯又让左右去请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并且传教说：“今天贵客前来，希望能尽欢，所以才派人相请。”被派的人答应着去了。过了一会儿，人就请到了。前边有六个人，全都是黑衣服，个人都是很猛壮的样子，叫“六雄将军”。巴西侯起来下拜，六雄将军也下拜。又一个人穿锦衣，戴白帽，样子很狰狞，叫“白额侯”。巴西侯又起来下拜，白额侯也下拜。又一个人穿灰白色衣服，他的躯体魁伟高大，叫“沧浪君”。巴西侯又拜，沧浪君也拜。又一个人穿着斑纹衣服，样子象白额侯而略小一些，叫“五豹将军”。巴西侯又拜，五豹将军也拜。又一个人穿

粗布短衣，头上有三枝角，叫“钜鹿侯”。巴西侯向他作揖。又一个人穿黑衣，样子象沧浪君，叫“玄丘校尉”。巴西侯也向他作了一揖。然后就坐下。巴西侯朝南坐，张朝北坐，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在东侧、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在西侧。坐下之后，开始行酒奏乐。又有十几个美人，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随着音乐，各尽其妙。白额侯喝到酣畅时，看着张说：“我今晚上喜欢吃东西，你能让我吃饱吗？”张说：“不知你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请告诉我。”白额侯说：“你的身体就可以饱我的肚子，为什么还看重别的呢？”张恐惧地往后退。巴西侯说：“没有这样的道理，怎么宴席上还能抵触贵客呢？”白额侯笑着说：“我的话是开玩笑罢了，哪有这样的事呢？本来不是这样的。”过了一会儿，有人报告说洞玄先生在门外，要拜见巴西侯说什么事情。说完，有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个人射穿黑色衣服，脖颈很长，身体很宽。这个人参拜巴西侯。巴西侯向他作了一揖，让他坐下，问道：“干什么来了？”对方回答主：“我是个善于占卜的人，知道你将有非常忧愁的事，所以就来告诉你。”巴西侯说：“所忧愁的是什么呢？”回答说：“席间的人其中有的要谋害你，现在不除掉他，以后肯定是祸害。请你全部知道。”巴西侯说：“我现在欢宴正融洽，哪里有什么怪异啊！”他下令杀那人。那人说：“听信我的话，都能活；不听我的话，就都死，你也死，能

怎么样呢？即使后悔，还来得及吗？”巴西侯于是就杀了这个善于占卜的人，放在堂下。这时夜已将半，众人都喝醉了，都躺在床上。张也穿着衣服睡下了。天快亮的时候，张忽然心跳而醒了。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石龕中。这里边设有绣花帷帐，旁边排列着珍珠、犀角、象牙之类金物。有一个人样的巨猿醉卧在地上，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巴西侯；又有头巨熊躺在前边，大概这就是所说的六雄将军；又有一只虎，头顶是白的，也倒在前面，所谓的白额侯；又有一条狼，所谓沧浪君；又有纹豹，所谓五豹将军；又有一鹿，一狐，都躺在前边，大概就是钜鹿侯和玄丘校尉，都是昏昏然象大醉的样子。又有一只龟，样子很特别，死在龕前，大概是先前杀的那位洞玄先生。张看了之后，非常吃惊，立即沿山路逃走，回来告诉里中的人们。里中的人们聚集了一百多人，于是就拿着弓带着箭进到山里。来到那地方之后，那猿忽然惊醒，爬了起来，说道：“不听洞玄先生的话，今天果然如此了！”于是人们包围了石龕，把它们全杀了。那些摆放在那里的器皿玩物，没有不是珍宝的。于是就把事情详细地向太守报告了。以前这里的人如果是拿着珍珠繒帛之类打这路过，都是很快就丢失，而且有年头了。从此就把这种祸患根除了。

杨 叟

乾元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赡闻于郡中。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仅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是翁之病心也。盖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则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闻之，以为生心故不可得也，独修浮图氏法，庶可以间其疾。即召僧转经，命工图铸其像。已而自赆食，诣郡中佛寺饭僧。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迳中，见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跨于磐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术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绍修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笑。人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笑。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豪贵之门。亦以善淡谑，故又以之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

独吾好浮图氏，脱尘俗，栖心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菩提投崖以饲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宗素因告曰：“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仁勇俱极矣。虽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僧曰：“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吾岂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兽，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愿致一饭而后死也。”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吾既食矣，当亦奉教。然俊吾礼四方之圣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礼。礼东方已毕，忽跃而腾上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俄召宗素，厉而问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僧曰：“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且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图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异，惶骇而归。（出《宣室志》）

乾元初年，会稽百姓有一个姓杨的老头，他家因为资

财丰足在郡中很出名。一天，老杨头快要死了。他躺在那里呻吟几乎几个月了。老头有个儿子叫杨宗素，因为孝顺在乡里人心目中很受好评。到他父亲有病，他用光了财产来求医求药，后来求到一位陈生探明了病因。他说：“这老头的病是心里的病，大概因为财产多了之后，他的心被利欲运出，所以他的心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不吃活人心，不可能补救了。但是天下的活人心怎么可以弄到呢？这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杨宗素听了之后，认为活人心根本就弄不到，只好念佛行善，也许可以减缓父亲的病情。于是他就请和尚念经，让工人铸造佛像，还亲自送饭到郡中各寺院去给和尚吃。有一天，他因为去送饭，走在一条山路上，看见山下有一个石龛，龛中有一位胡人和尚。和尚很老，很瘦，穿着一缕一缕的毛做成的短袈裟，蹲在一块盘石上。杨宗素以为这和尚是是一位异人，就行礼问道：“大师是什么人？你独处穷谷之中，以人迹不到的地方为家，又没有人侍奉您，您不怕山野之兽害您吗？不然，您是获释迦牟尼氏的道术的人吧？”和尚说：“我本姓袁，祖先住在巴山，以后的子孙，有的在弋阳，散游在群山之中，都能继续修行祖业，是林泉间的闲逸之士，极能吟笑。人喜欢作诗，多被称为善于吟笑。于是就略有名声。有姓孙的，也是我的本家，他们则大多游玩于豪贵之门，也善谈笑，所以又游于市场店铺之间。每一次嬉戏，都能让人获利。只有我

喜欢佛教，摆脱尘俗，安心山谷之中永不动摇，在这里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常常羡慕歌利王割截自己的身体，以及菩提投崖而喂饿虎的善行，所以我吃橡子、栗子，喝泉水，恨没有老虎来吃我。假设有虎吃我，我心甘情愿地接受。”杨宗素于是告诉他：“大师真是修养到最高境界的人，能舍弃自己的身体而不顾，将把自己喂野兽，真可谓仁慈英勇到了极点了。既然这样，那么，弟子的老父亲有病已经几个月了治也没治好，我日夜忧愁，毫无办法。有医生说，是心里的病，不吃活人心，无论如何也是治不好的。现在大师能把身体扔给狼和虎，用来解它的饥饿，哪里比得上把命舍给人，来把他救活呢？愿大师详细地考虑。”和尚说：“实在是这样！果然是我的志愿！施主为了父亲来求我，我哪能有不答应的道理呢？况且我把身体交给野兽，哪里比得上给人恩惠把人救活呢？但是今天我还没吃饭，请给我一顿饭吃，然后我再死。”杨宗素又是高兴又是感谢，立即把带来的饭送到和尚面前。和尚立刻把饭吃光了。和尚又说：“我既然吃了饭，就应该照你说的去做。但是要等我拜完了四方的神灵。”于是和尚整整衣服，来到龕外，开始行礼。向东方行完礼之后，他忽然蹦到一棵高树上。杨宗素以为这是他的神通变化，恐怕不可推测。不一会儿他召唤杨宗素，厉声问道：“施主刚才求我什么事啊？”杨宗素说：“想得到活人心，来治我父亲的病。”和尚说：“施

主请求的，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想先说一说《金刚经》的深奥意义，想听吗？”杨宗素说：“我一向崇尚佛教，今天能遇上您，怎么敢不听呢？”和尚说：“《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施主如果想取我的心，也不可得了！”说完，他忽然跳跃大叫，变成一只猿跑了。杨宗素惊异，又惊又怕地回来了。

孙 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迳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诗曰：“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颇益渐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后。女曰：“某之丑拙，况不

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唯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见恪。美艳愈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缙。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傲，不求名第，日治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忽遇表兄张闲云处士，恪谓曰：“既久睽间，颇思从容。愿携衾绸，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禀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消，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内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娶

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夺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鋤箠，久处冻馁，因滋婚娶，颇似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侔亚也。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剑，隐于室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节行于人世也？”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撩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部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后十余年，

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参杂。后恪之长安，谒旧友人王相国缙，遂荐于南康张万顷大夫，为经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铄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极高，能别形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斋蔬之类。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途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上。后悲啸扞萝而跃，袁氏恻然。俄命笔题僧壁曰：“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良久，抚二子一恸。乃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贫道为沙弥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于上阳宫内。及安史之乱，即不知所之。于戏！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河陵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方今悟矣。”恪遂惆账，舫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回棹，不复能之任也。（出《传奇》）

唐朝广德年间，有一个叫孙恪的秀才，因为落第，游于洛中。他走到魏王池畔，忽然看到一所挺大的宅第，土木都是新的。路上的人指着说：“这是老袁家的府第。”孙恪径直走上去敲门，没有人答应的。门旁有一所小房，里边的帘帷、帐幔很干净，孙恪认为是来客暂时等待的地方，就一挑门帘走了进去。许久，忽然听到开门的声音。一位女子映入他的眼帘。这女子象镜子一样光洁，艳丽得惊人，象珍珠刚洗出月儿似的光华，象稚柳刚含象烟一样的妩媚，象兰一样芬芳让人精神焕然，象玉一样晶莹让尘埃为之澄清。孙恪认为她是这家主人的女儿，只是偷偷地看她罢了。女子摘下院子里的一棵萱草，久久地站在那里凝思，于是就吟诗道：“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她吟诗时的样子很凄惨。后来由于她也来挑门帘，忽然看到了孙恪，于是又吃惊又害羞地走进门去。她让一个婢女来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夜间到此？”孙恪就把要租房子的事情说了。他又说：“不幸冲撞地你家小娘子，我心里很不安，请你转告她。”婢女全都告诉了那女子，女子又让婢女传话说：“我又丑又拙，况且还没修饰面容。你在帘内看了好久，应该全都看到了，哪敢再回避呢？请你在内厅少候，我应该暂时打扮一下再去去。”孙恪爱慕她的容貌好看，不胜欣喜。他向婢女说：“你家小娘子是谁家的女儿？”婢女说：“以前袁长官的女儿，从小丧父，再

没有别的亲戚，只与我们三五个下人住着这所宅第。小娘子想要找个合适的人嫁出去，只是还没有实现。”好久，小娘子才出来见孙恪。比他刚才见到她时更美艳了。她让婢女给孙恪献茶，说：“郎君既然没有房住，可以把东西搬到这宅院里来。”她指着婢女对孙恪说：“不管需要什么，只要告诉这些人就行。”孙恪心里只觉得羞愧。他没有妻室，又见这女子如此美艳，就提出了求婚的要求。女子也欣然接受。于是他就娶她为妻。袁氏家里富足，金银缙帛有的是。而孙恪一直很穷，忽然间车马焕然一新，服饰玩物华美，很让亲友们怀疑和惊讶。有许多人来盘问孙恪是怎么富起来的，孙恪也不实说。孙恪于是就开始变得傲慢，不求功名，一天天 and 豪贵混在一起，纵酒狂欢。如此过了三四年，没离开洛中。有一天他忽然遇上了表兄张闲云处士。孙恪对他说：“离别好长时间了，很想见到你，请带着你的行李过来住，夜里好说说话。”张闲云按他说的做了。到半夜要就寝的时候，张闲云握着孙恪的手说：“愚兄曾经受过道家的传授，刚才观察你的话语和脸色，妖气很重，还没有看明白你遇到了什么妖物，希望你把事情的大小巨细全都告诉我，不然的话，必得遭到灾祸的。”孙恪说：“我没遇上什么呀？”张生说：“人禀承阳气，妖接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和生。魄掩魂消，人则立死。所以，鬼怪无形，全是阴气。仙人无形，全是阳气。阴阳的盛衰，魂魄的矛

盾，在体内少有不正常，就会表现在气色上的。刚才观察你的气色，阴气侵夺了阳气的位置，邪气干预正腑，真精已经耗损，心智渐渐毁坏，津液流出，伤了根本，骨将变土。你脸上没有红润，一定是被妖异缠磨得如此，为什么还硬是隐瞒不说实话呢？”孙恪这才惊醒，就说出了娶妻的前前后后。张闲云大惊道：“就是这事！你想怎么办？”孙恪说：“我琢磨她，什么怪异呀？”张闲云说：“姓袁的哪能海内没有一个亲戚呢？她又聪慧善辩，能力极佳，这就够怪的了！”于是孙恪对张闲云说：“我一生艰难，长期处在冻饿之中，因婚娶而滋生很象死而复生，很象死而复生，不能忘恩负义，怎么办呢？”张闲云生气地说：“大丈夫不以侍奉人，怎么还能去侍奉鬼？相传说，妖是由于人而兴起的，人没有灾祸，妖不能自己作怪。况且义和身哪一个更亲近？身体受到她的危害，还顾及她鬼怪的恩义，三岁的小孩也认为不可以，何况大丈夫！”张闲云又说：“我有一把宝剑，也是可以和干将相提并论的。凡是有鬼怪，见了这把宝剑就消失了。前前后后特别灵验，不可能全都说出来。明天早晨我借给你，如果你偷偷地拿进去，一定能看到她的狼狈相，不亚于从前王君拿着宝镜照鸚鵡。不过样，你就断不了和她的恩爱。”第二天，孙恪就接受了那把剑。张闲云告退，拉着孙恪的手说：“要见机行事！”于是孙恪就把那宝剑藏到室内，但他脸上总有难色。袁乐很快

便发觉了，大怒地谴责他说：“你穷困愁苦，是我使你顺畅安泰，你不顾恩义，于是就胡作非为。这种用心，连猪狗都不如，怎么能树立名节活在人世上呢？”孙恪受到谴责，惭愧又担心，叩头说：“这是表兄让我干的，不是我本来就想这么做。愿以饮血发誓，更不敢有别的想法。”他汗流满面地趴在地上。于是袁乐搜出那把宝剑，一寸一寸地折断，象折断莲藕那么轻松。孙恪更加害怕，好象要奔逃的样子。袁氏就笑着说：“张闲云这个小子，不能用道义来教诲他的表弟，倒让你做凶险的事，他来，我应该羞辱羞辱他。然而观察你的心，确实不是这样。我嫁给你几年了，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孙恪这才稍微安下心来。几天后，由于外出遇到张闲云，孙恪对他说：“不久前你让我去撩拨老虎的胡须，几乎被老虎吃掉！张闲云问剑在哪里，孙恪全都如实说了。张闲云大惊道：“这是我没想到的。”他非常害怕，没敢来拜见。十几年后，袁氏生养了两个儿子，治家很严谨，不喜欢和别人混在一起。后来孙恪到了长安，拜见老朋友相国王缙，于是王缙把他推荐给南康张万顷大夫，让他当了经略判官。他带着全家前往。袁氏每次遇到青松高山，都凝视许久，好象有不快的心思。到了端州，袁氏说：“离此一半的路程，江边上有一所处峡山寺，我家以前有一个门徒僧惠幽，住在这个寺里。相别几十年了。这个和尚出家的年头很久了，能辨别人的形体，善于超出尘垢。如

果能经过那，在那吃饭，对于我们往南走是有好处的。”孙恪说：“是这样。”于是就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等到了那寺中，袁氏非常高兴。她换了衣服，化了妆，领着两个孩子到老和尚院里去。她好象很熟悉这里的道路，孙恪觉得挺奇怪。袁氏就把一枚碧玉环献给老和尚，说：“这是这个寺院以前的东西。”老和尚也不明白。等到吃完饭，有几十只野猿从高树上扯着手下来，在生台上吃东西。后来它们悲叫着，抓着藤萝跳跃而去。袁氏很悲痛，立刻拿起笔在和尚的墙壁上写道：“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烟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于是把笔扔到地上，抚摸着两个孩子哭泣几声，对孙恪说：“你好好留住吧，我得永别了！”于是她撕裂衣服，变成一只老猿，追赶着那些悲啸的野猿，跳到树上远去。要到深山的时候，它又回过头来望了望。孙恪这才感到可怕，好象神飞魂散。良久，他抚摸着两个孩子，父子一齐恸哭。然后就向老僧询问。老僧这才恍然大悟，说道：“此猿是贫僧刚出家时养的。开元年间，有一天皇帝的使者高力士经过这里，喜欢它慧黠，用一束帛把它换走了。听说到了洛京，献给天子了。时常有天子的使者经过这里，大多都说它慧黠过人，长期驯养在上阳宫内。到了安史之乱，就不知它到哪里去了。呜呼！没想到今天又看到它的怪样子了！那枚碧玉环，本来是河陵胡人施舍的，当时悬戴在猿的脖子上，现在我

才想起来。”孙恪于是就非常惆怅，停船六七天，才领着两个孩子回船而返，不再去上任了。

崔 商

元和中，荆客崔商上峡之黔。和水既落，舟行甚迟。江滨有溪洞，林木胜绝。商因杖策徐步，穷幽深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桥竹扉，板屋茅舍，延流诘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诣。有尼众十许延客。姿貌言笑，固非山壑之徒。即升其居。见庭内舍上，多曝果栗。及窥其室，堆积皆满。须臾，则自外斋负众果累累而去。商谓其深山穷谷，非能居焉，疑为妖异，忽遽而返。众尼援引留连，词意甚恳。商既登舟，访于舟子。皆曰：“此猿獠耳。前后遇者非一赖悟速返。不尔，几为所残。”商即聚僮仆，挟兵杖，亟往寻捕，则无踪迹矣。（出《集异记》）

元和年间，荆地客人崔商经过三峡到黔地去。秋天江水已经下落，船走得很慢。江边有个溪洞，林木繁茂，景致胜绝，崔商于是就拄着手杖，慢慢向幽静处深入。走了不到三四里，忽然看到有人的居处。石头小桥，竹编的门扉，板屋茅舍，溪流弯转，景象殊异。崔商于是走了过去。

有十来个尼姑出来迎他。从尼姑的姿貌言笑看，绝不是山野里的一般人。进到院里，是屋上屋下到处都晾晒着果栗。等到他往屋里一瞧。屋里也堆满了干果。。不多时，就见尼姑们从外屋背着累累的山果离去。崔商认为这深山穷谷之中，不是人能居住的，怀疑她们是妖怪，忽然急急忙忙往回走。众尼姑拉拉扯扯地挽留，显得特别诚恳。崔商上船之后，向摆船的人打听。摆船的人说：“那是些猿猴罢了，前前后后遇见的不是一回两回。多亏你醒悟得早很快回来了，不然，几乎会被它们残害。”崔商立即就聚集僮仆。带着兵刃急速返回去寻捕它们，却不见踪迹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兽十三

猿下

楚江渔者 王仁裕

猕猴

翟 照 徐寂之 张寓言 薛放曾祖

杨于度 猕猴

猩猩

好 酒 能 言 焦 封

猓

狨

猿下

楚江渔者

楚江边有一渔者，结茅临流，唯一草衣小舟纶竿而已，别无所所有。时以鱼换酒，辄自狂歌醉舞。人虽笑之，略无渐色。亦不言其姓氏，识者皆以为渔之隐者。或有问之曰：“君之渔，隐人之渔耶？渔人之渔耶？”渔者曰：“昔姜子牙之渔，严子陵之渔，书于青史，皆以为隐人之渔也。殊不知不钓其鱼，钓其名耳。隐人之渔高尚乎？渔人之渔高尚乎？若以渔人之渔，但有明月，风和浪静，得鱼供庖宰，一身足，余则易酒独醉，又焉知隐人之渔渔人之渔也？”问者深叹伏之。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经于此。其渔者见之，悲号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怆恋之情。其人甚怪。渔者乃坚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与，幸垂悯察以见赐。庶余不负山僧之义。其人惊念，遂特赐之。渔者常恩养是小猿。经一载，忽告渔人辈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属，今日辞尔辈归之。”遂跳跃化为一老猿，携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楚江边上有一位钓鱼的人，面对江流盖了房子，只有

一件草衣、一只小船和一把钓竿，别的什么也没有。他时常用鱼换酒，动不动就狂歌醉舞。人们虽然笑他，他却一点惭愧的脸色都没有。他也不说他姓什么叫什么，认识他的人大都以为他是个钓鱼的隐士。有的人问道：“你钓鱼，是隐士钓鱼，还是渔夫钓鱼？”他回答说：“从前姜子牙钓鱼，严子陵钓鱼，都写在史书里，都认为那是隐士钓鱼。竟不知不钓鱼，钓的是名声而已。是隐士的钓鱼高尚呢，还是渔夫的钓鱼高尚呢？如果认为渔夫的钓鱼是高尚的，只要有明月，风和浪静，弄到鱼拿回来做着吃，我就满足了。剩下的就换酒独醉，又哪里知道什么隐士的钓鱼渔夫的钓鱼呢？”问的人对他深深地叹服。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带着一只小猿猴经过这里，他见了就悲伤地哭个不停。那小猿猴也不肯离去，好象有悲怆眷恋之情。那个人感到很奇怪。钓鱼的人就硬请求那人把小猿猴送给他。他说：“这是我前年丢的，是一位山里的和尚给我的，希望你能可怜我，把它送给我，能让我不辜负山里和尚的一片情意。”那人吃惊地想了想，就把小猿猴赠送给他。他常年喂养着这只小猿猴。经过一年，他忽然告诉人们说：“我在南山里有亲属，今天告别你们回去了。”于是他一跳变成一只老猿，领着小猿奔跑而去，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王仁裕

王仁裕尝从事于汉中，家于公署。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焉。怜其小而慧黠，使人养之，名曰野宾。呼之则声声应对。经年则充博壮盛。縻絜稍解，逢人必啮之，颇亦为患。仁裕叱之，则弭伏而不动。余人纵鞭捶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缭绕，并是榆槐杂树。汉高庙有长松古柏，上鸟巢不知其数。时中春日，野宾解逸，跃入丛林，飞于树稍之间。遂入汉高庙，破鸟巢，掷其雏卵于地。是州衙门有铃架，群鸟遂集架引铃。主使令寻鸟所来，见野宾在林间。即使人投瓦砾弹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馁而就挚。乃遣人送入巴山百余里溪洞中。人方回，询问未毕，野宾已在厨内谋餐矣。又复絜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帅厨中，就动用食器之属，并遭掀折秽污。而后登屋，掷瓦拆砖。主帅大怒，使众箭射之。野宾骑屋脊而毁拆砖瓦。箭发如雨，野宾目不妨视，口不妨呼，手拈足掷，左右避箭，竟不能损其一毫。有使院老将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狮。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来。”于是大胡狮跃上衙屋赶之，逾垣蓦巷，擒得至前。野宾流汗体浴而伏罪。

主帅亦不堪诟怒。众皆看而笑之。于是颈上系红绡一缕，题诗送之曰：“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碧云心。三秋果熟松稍健，任抱高枝彻晓吟。”又使人送入孤云两角山，且使繫在山家。旬日后，方解而纵之，不复再来矣。后罢职入蜀，行次冢庙前，汉江之鉢，有群猿自峭岩中，连臂而下，饭于清流。有巨猿舍群而前，于道畔古木之间。垂身下顾。红绡仿佛而在。从者指之曰：“此野宾也。”呼之，声声相应。立马移时，不觉惻然。及耸轡之际，哀叫数声而去。及陟山路，转陟山路，转壑回溪之际，尚闻呜咽之音，疑其肠断矣。遂继之一篇曰：“家祠边汉水滨，此猿连臂下嶙峋。渐来子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梦，松餐非复稻梁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年旧主人。（出《王氏见闻》）”

王仁裕曾经在汉中做官，家住在公署。巴山有一个猎人，把一只小猿献给了他。他喜爱那小东西慧黠，就派人养活它，起名叫“野宾”。喊它的名字，他就声声答应。经过一年就长得挺大挺健壮了，一解开绳索，遇着人就咬，很让人害怕。王仁裕呵斥它，它就温顺地趴在那里不动。其他人用鞭子打它。它也不怕。那衙门四周，全是榆、槐杂树。汉高祖庙有高大的青松古柏，树上的鸟巢多得不知有多少。当时是中春时日，野宾任意奔跑，跳进丛林，飞

跃于树梢之间，于是就进了汉高祖庙。它弄破鸟巢，把小鸟和鸟蛋扔到地上。这时候州衙门门前有铃架，群鸟就聚集到铃架上拉铃。州主让人寻找鸟从哪儿来，一寻便发现野宾在林子里，立即就让人扔瓦打它，都没有打中。傍晚的时候，它肚子空了，才因为饿而就缚。于是就派人把它送到巴山一百多里处的一个山洞里，人刚回来，问话还没问完，野宾已经在厨房里找东西吃了。又把它拴起来。忽然有一天它又任意奔跑，进到主帅厨房中，所有应该用的食器等物品，全都被它掀翻摔坏弄脏，然后它跑到房上去，扔瓦拆砖。主帅大怒，让众人用箭射它。野宾骑在房脊上拆砖揭瓦。箭象雨点一样射上去。野宾眼睛不耽误看东西，口不耽误呼叫。它用手拨，用脚踢，左右避箭，竟然不能损伤它一根毫毛。有一位使院老将马元章说：“市上有一个人，善于摆弄胡猕。”于是就把那个人找来，把野宾指给他看，说：“赶快把它捉起来！”于是便有一只大胡猕跳到衙门屋顶上去赶野宾，穿墙越巷，把野宾捉了来，野宾满身是汗，伏罪地趴在那里，主帅也就不怎么愤怒了。大伙看后都笑了。于是在它的脖子上系上一缕红绸子，主帅在上面题了诗。诗曰：“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碧云心。三秋果熟松稍健，任抱高枝彻晓吟。”又派人把它送到孤云两角山，而且拴在山中人家，十几天后，

才解开绳索放了它。它不再回来了。后来王仁裕罢官到蜀地去，走到 冢庙前的汉江边上，有一群野猿从峭岩上扯着手下来，到江边喝水。有一只大猿离开猿群走上前来，在道旁古树之间垂身往下看，红绸子好象还在。随从人员指着它说：“这是野宾！”喊它，它声声都答应。立马观望时，王仁裕不知不觉内心里涌起悲伤。等到他耸辔扬鞭之时，野宾也哀叫了几声跑去。等到王仁裕登上山路，走在回转的溪壑边上，还能听到野宾那呜咽的哀鸣。他怀疑它是不是肠子断了。于是他又接着写下一首诗：“冢祠边汉水滨，此猿连臂下嶙峋。渐来了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梦，松餐非复稻粱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年旧主人。”

猕猴

翟 昭

晋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后宫养一猕猴，在妓女房前。前后妓女，同时怀娠，各产子三头，出便跳跃。昭方知是猴所为，乃杀猴及十子。六妓同时号哭。昭问之云：“初见

一年少，着黄练单衣，白纱帽，甚可爱，语笑如人。（出《续搜神记》）

晋朝太元年间，丁零王翟昭，后宫养着一猕猴，养在妓女的房前。前后的妓女，同时怀了孕，各生下三头小猕猴，一生出来就蹦蹦跳跳的。翟昭这才知道是猕猴干的，就杀了猕猴和十头小猕猴。六个妓女同时号哭。翟昭问她们，她们说：“当初看到一位年轻人，穿黄绢单衣，白纱帽，非常可爱，说笑象人。”

徐寂之

太元末，徐寂之常野行，见一女子操荷，举手麾寂之。寂之悦而延住。此后来往如旧。寂之便患瘦瘠。时或言见华房深宇，芳茵广筵。寂之与女觴肴，宴乐。数年，其弟之闻屋内群语，潜往窥之，见数女子从后户出，唯余一者隐在簑边。之遂入。寂怒曰：“念方欢集。何故唐突。”忽复共言云：“簑中有人。”之即发看，有一牝猴，遂杀之。寂病渐瘳。（出《异苑》）

太元末年，徐寂之曾经在野外走路，看见一位女子拿着荷花，向他招手。他很喜欢这女子，就把她接到家里来

住。此后便经常来往。徐寂之便得了一种病，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当时，他和那女子或者在华房深宅里见面，或者在芳茵广筵上闲谈，两个人饮酒作乐好几年。有一回，他的弟弟徐衍之听到屋里有不少人讲话，就偷偷地过去往里窥视，见几个女子从后门出去了，只剩下一个藏在一个竹筐旁边。徐衍之径直进到屋里。徐寂之生气地说：“我正图快乐，你干什么这儿乱闯！”忽然他二人又一块说：“竹筐里有一个人！”徐衍之打开竹筐一看，是一只母猴，就把它杀了。徐寂之的病渐渐好了。

张寓言

山人张寓言素有道术，博学多才，常寓居于朝士家。其宅大且凶。主人移出，寓言出饮，甚醉而还。不知其家已出，遂寝于堂庑下。夜半后颇醒。竖告之，寓言惧。时夜昏黑，乃有引其架上书者。寓言自暗窥之，乃鬼也，集于书架之旁。寓言计将击之，因起。寓言多力，先叱之，鬼称革。寓言殴之，而踏其喉就地，又击之。因绝声大叫云：“吾擒得鬼。”守者遂以火至，乃一猕猴也，被击已死，方知误焉。先是一沐猴不知何来，每夜入人家偷窃。及寓

言以为鬼而杀之，一里无患矣。（出《纪闻》）

以卜封、算命为业的张寓言一向很有道术，博学多才。他曾寄居在一个朝廷官吏家中。这所宅第很大，而且闹鬼。主人搬出去了。张寓言出去喝酒，醉得很厉害才回来。他不知道主人家已经搬出去了，就睡在堂屋下面的厢房里。半夜后稍微清醒了些，僮仆告诉他主人已经搬走了。张寓言很害怕。当时夜很黑，竟然有人到书架上拿书，张寓言从暗中偷看，是鬼。书被堆在书架旁边。张寓言心里打算打它，就起来了。张寓言很有力气。他先大声呵斥它。鬼举起地一块皮革。张寓言就和它殴打。他把它的喉咙踩在地上，又打，于是就没有声音了。他大声说：“我捉住鬼啦！”守卫的人就把灯火拿进来，一看，是一只猕猴。猕猴已经被打死，这才知道错了。原先这里有一只沐猴不知从哪里来，每天晚上都进到人家偷东西。等到张寓言把它当成鬼杀了之后，整个街道都没有忧患了。

薛放曾祖

薛放尚书曾祖为湖南刺史，罢郡，京中闲居。善治家，旦暮，必策杖检校其它。常晨起，因至厨中，见灶内有灯

荧荧然。薛怒其者曰：“灯不灭，又置灶中何也？”及至灶前视之，忽见一狝猴子长六七寸。前有一小台盘子，方圆尺余，内食品物皆极小而甚备。又前置一盏灯，猴对之而食。薛大骇异，乃以拄杖刺之。灶虽浅，而尽其杖终不能及。乃命妻子僮仆观之，皆莫测，不知所为。其猴忽置灯于盘子上，以头戴盘而出灶，人行至堂前阶上，复设灯置盘而食，傍若无人。薛氏惊惧，乃令子弟出外，访求术士以禳之。及出门，忽逢一道士乘驴。谓薛氏子曰：“郎君神情，极甚仓卒，必有事故。适过此宅，见妖气甚盛。某平生所学道术，以济急难。如有事，请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下马拜请至宅。使君具簪筒出迎。妻女等悉拜迎。坐于中堂。猴见道士，亦无惧色。道士曰：“此乃使君积世深冤。今之此来，为祸不浅。”使君及妻子，悲涕求请良久。道士曰：“有幸相遇，当为祛除。然此物终当屈辱使君，方肯解释。”薛曰：“苟得无他，敢辞屈辱？”道士曰：“此猴今欲将台盘及灯，上使君头上食，必当去。可乎？”薛不敢辞。妻子皆泣曰：“此是精魅物，安可置头上？乞尊师别为一计。”道士曰：“不然，先将台盘子于头上，后令于盘中食之，可乎？”妻子又曰：“不可。”道士曰：“不然，无计矣。”薛又哀祈之良久。道士曰：“家有厨柜之类乎？令使君入其中，令猴子于其上食，可乎？”皆曰：“可。”乃取木柜，中施禱，薛入柜中，闭之。猴即戴台盘，提灯而上，

乃置之而食。妻子环绕其旁，共忧涕泣。忽失道士所在。惊骇求觅之次，猴及台盘灯亦皆不见。遂开柜视之，使君亦不见。举家号哭求觅，无复踪迹。遂具丧服，以柜招魂而葬焉。（出《灵保集》）

薛放尚书的曾祖父是湖南刺史。不做刺史以后，在京城里闲居。他善于治家，一早一晚，一定要拄着手杖把宅院检查一遍。有一天早晨起来，就来到厨房里。他见灶内荧荧地亮着灯，就生气地对烧火做饭的人说：“不把灯吹灭，还放到炉灶里头干什么？”等他走到灶前一看，看到一只猕猴在灶内。这只小猴。有六七寸高，面前有一个小盘子，方圆一尺左右。盘子里的食品都极小但是特别齐全。还在面前放了一盏灯。猴子就对着灯吃着盘子里的东西。薛刺史很吃惊，就用手杖去刺它。灶虽然不深，但是把手杖全伸进去，还是够不着。于是他就让妻子儿女僮仆都来看。都不能推测出怎么回事，不知该怎么办。那猴子忽然把灯放到盘子上，用头顶着盘子走出灶来，象人那样走到堂前的台阶上，又把灯和盘子放下开始吃，旁若无人。薛刺史又惊又怕，就让子弟们出去，访求术士来除掉它。他的儿子出门之后，忽然遇上一位骑驴的道士。道士对薛氏子说：“您的神情，非常慌张仓卒，一定有什么急事。刚才路过这所宅子，发现妖气很重。我平日学的道术，用来为人排忧解难。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解除它。”薛氏子

大喜过望，下马拜请到家。薛刺史用簪子簪好头发捧着筒贴出来迎接，妻子儿女全都拜迎。道士坐在中堂，猴子见了他也没有惧色。道士说：“这是刺史积世的深冤，今天到这来，为祸不小啊！”薛刺史和妻子儿女，伤心地哭泣着请求了好久。道士说：“有幸遇上我，我应该为你除掉它。但是这个东西到底应该使刺史屈辱一番，才肯罢休。”薛刺史说：“如果不发生别的事，怎敢推辞屈辱？”道士说：“这猴子现在想要拿着盘子和灯，到刺史的头上去吃。这样它就一定能离去。可以吗？”薛刺史不敢推辞，妻子儿女都哭着说：“这是精怪之物，哪能放到头上去？请尊师另想办法。”道士说：“不这样，先把盘子放到头上，然后让它到盘子里去吃。可以吗？”妻子说：“不可以。”道士说：“不这样就没有办法了。”薛刺史又哀求了好长时间。道士说：“家里有橱柜之类的东西吗？让刺史进到柜子里去，让猴子在柜子上吃，可以吗？”都说可以。于是就搬来木柜，在里边铺好了被褥，薛史进到里边，关上门。猴就顶着盘子提着灯走上去，放到那上面吃。妻子儿女环绕在旁边，提心吊胆地哭泣。忽然道士不见了。惊骇寻找的时候，猴子、台盘、灯，全都不见了。于是打开柜一看，刺史也不见了。全家哭号寻找，没再见到踪迹。于是准备丧服，用柜招魂而葬。

杨于度

蜀中有杨于度者善弄胡狮，于闾闾中，乞丐于人。常饲养胡狮大小十余头入。会人语。或令骑犬，作参军行李，则呵殿前后，其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时。如弄醉人，则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来。”辄不起。“御史中丞来。”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来”，胡狮即便起走，眼目张惶，佯作惧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实，巡检内外，主严重，人皆惧之。故弄此戏）。一日，内厩胡狮维绝走上殿阁，蜀主令人射之。以其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获者三日。内竖奏杨于度善弄胡狮，试令捉之。遂以十余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内厩胡狮亦在舍上窥觑。于度高声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狮来。”手下胡狮一时上舍，齐手把捉内厩胡狮，立在殿上。蜀主大悦，因赐杨于度绯衫钱帛，收系教坊。有内臣因问杨于度，胡狮何以教之而会人言语？对曰：“胡狮乃兽，实不会人语。于度缘饲之灵砂，变其兽心，然后可教。”内臣深讶其说。则有好事者知之，多以灵砂饲胡狮鸚鵡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兽食灵砂，尚变人心，人食灵砂，足变凡质。

(出《野人闲话》)

蜀中有一个叫杨于度的人，善于摆弄胡狮。他让胡狮在市区向人们乞讨。他曾经饲养了大大小小十几头胡狮。这些胡狮会人语。有的让它骑着狗，扮演参军、行军这样的官吏，则前呼后拥，随从成群。它们拿着鞭子赶马，戴帽子，穿靴子，也可以取笑一时。如果扮演醉人，则一定躺倒在地上，扶它它也久久不起来。杨于度喊道：“街使耒啦！”它还是不起来。杨于度再喊：“御史中丞来啦！”它还是不起来。如果他对它小声说：“侯侍中来啦！”它立即就起来。而且，它眼神张惶，装作恐惧的样子。人们都笑。有一天，宫内马圈里的胡狮挣断绳索跑到殿阁之上，蜀主让人用箭射它。因为它矫健敏捷，全都射不中，竟然三天没捉住它。宫内的僮仆对蜀主说杨于度善于摆弄胡狮，让他捉一捉试试。杨于度就来了。他领着十几头胡狮进来，朝殿上参拜。胡狮们拱手站成一行。宫内的胡狮也在房舍顶上往下看。杨于度大声喊道：“奉旨把房顶上的胡狮捉下来！”手下的胡狮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就把那胡狮捉了下来，站在殿下。蜀主很高兴，于是就赐给杨于度不少衣服钱帛之类东西，收留他在教坊里做事。有的内臣就问杨于度，胡狮怎么能教是它们会说人话呢？杨于度说：“胡狮是兽，确实不会人语，我因为喂它们灵砂了，改变了它们的兽心，然后就能教会。”内臣对他的说法很是惊讶，就有好事的人知道了，很多人都用灵砂喂胡狮、喂

鸚鵡、喂狗、喂老鼠等，然后教它们。所以知道禽兽吃了灵砂，还能变成人心。人吃了灵砂，足可以改变普通的形质。

猕猴

猕猴见僧，即必围绕，状如供养。戎泸彝僚，亦啖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禅，则必相悦而来，驯扰之。逡巡众去，唯留一个，伴假僧偶坐。僧以斧击，将归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击之。然众竟不之觉。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迳，仍削木棒可长一二尺者三五十条，于侧边。其猴啖糟醉后，拈棒相击，脚手损折，由此并获。是知嗜酒者，得不鉴斯兽之贾害乎。（出《北梦琐言》）

猕猴见到和尚，就一定会围绕在和尚的周围，样子象是供养和尚。西南少数民族，也吃这种东西。人只要在野外在石头上，象佛教徒那样坐着，用什么东西蒙上脸，就象坐禅那样。那么猴子们就一定会高高兴兴地跑来，渐渐打扰那个人。很快又都离去，只留下一个，伴着假和尚坐着。假和尚

用斧子把它打死，拿回去吃掉。改日还想要，也还用这种办法打死几个。但是猴子们竟然发觉不了。另外，因为猴子祸害庄稼，人就用盆盛着酒糟，放到野外的道上，还削一些一二尺长的木棒放在身边。那些猴子吃了酒糟就会醉，就用身边的大棒互相殴斗，把手脚打折，因此就全都被捉获。从这件事上可以知道，嗜酒的人，能不借鉴这些兽类受骗上当自取灭亡的教训吗？

猩猩

好 酒

猩猩好酒与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詈云：“诱我也。”乃绝走而去之。去而复至。稍稍相劝，顷尽醉。其足皆绊。或图而赞之曰：“尔形唯猿，尔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养真。”（出《国史补》）

猩猩喜欢喝酒，爱穿木鞋。人想要捉它的时候，就把这两样东西放在那里引诱它。猩猩们刚发现的时候，一定会大

骂道：“这是引诱我们呢！”于是便很快跑开。但是它们去而复返，渐渐地互相劝酒。顷刻间就全都喝醉，而且它们的脚全被木鞋绊住了。有的人为它们画像并题词道：“尽管你的样子象猿，你的脸面象人，可你的话不能使你感到羞愧，你的智慧不能保护你自身。想学韩信辅佐汉朝？想学李斯相秦？哪里比得上隐居深山，躺在高处修养你本来的身心？”

能 言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帕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养畜，能传送言语，人不如（“如”原作“知”，据《朝野僉载》改）也。（出《朝野僉载》）

安南武平县封溪县境内，有猩猩，象美人，能理解人语，知道往事。因为猩猩嗜酒的原因，人们用木鞋把它们捉来，成百成百地关在一个牢笼里。要宰吃的时候，猩猩们自己挑选身体肥胖的送出来，洒泪而别。当时送一只给封溪县令，用手帕盖着，县令问是什么东西，猩猩就在笼子里说道：“只有我和一壶酒罢了。”县令笑了，很喜欢它，就把它养起来。它

能传送语言，比人都强。

焦 封

前浚仪令焦封罢任后丧妻。开元初，客游于蜀。朝夕与蜀中富人饮博。忽一日侵夜，独乘骑归。逢一青衣，如旧相识。马前传语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从之，心亦疑是误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峥嵘。既坚请入。封乃下马入之。须臾，有十余婢仆至，并衣以罗纨，饰之珠翠，皆美丽其容质。此女仆齐称夫人欲披揖。封惊疑未已，有花烛两行前引，见大扇拥蔽一女子，年约十七八，殊常仪貌。遂令开扇，引封前，拜揖于堂而坐。前后设琼浆玉饌，奏以女乐。乃劝金樽于封。夫人索红笺，写诗一首以赠。诗曰：“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小年欢醉后，只恐苦相留。”封捧诗披阅，沉吟良久，方饮尽，遂复酌金樽，仍酬以一绝。诗曰：“心常名宦外，终不耻狂游。误入桃源里，仙家争肯留。”夫人览诗，笑而言曰：“谁教他误入来？要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谁怕留千年万年。”夫人甚喜动颜色，乃徐起，佯醉归帐，命封伸伉俪之情。至曙，复开绮席，歌乐嘹亮，又与封共醉。仍谓之曰：“妾是都督府孙长史女。少适王茂。王茂客长安死，妾今寡居。幸见托于君子，无以妾自媒为过。当念卓王孙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复闻是语，转深眷恋，不出经用余，忽自独行而语曰：“我本读诗书，为名宦。

今日名与宦俱未称心，而沉迷于酒色，月余不出，非丈夫也。”侍婢闻者，告于夫人。夫人谓封曰：“妾是簪缨家女，君是宦途中人。与君匹偶，亦不相亏耳！至于却欲以名宦荣身，足得诣金阙谒明主也，妾争敢固留君身，抑君显达乎？何伤叹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无使我虚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宝送封入关。及临岐泣别。仍赠玉环一枚。谓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与我幼时所弄之物也。”复吟诗一首以送。诗曰：“鹊桥织女会，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封览诗，受玉环，怆情尤甚，不觉沾洒。留诗别曰：“但保同心结，无劳织锦诗。苏秦求富贵，自有一回时。”夫人见诗，悲哽良久。复劝金爵而别。封虽已发志，回京洛为名宦，亦常怅恨，别是佳丽。方登阁道，见嶮巖，深所郁郁。忽回顾，遥见夫人奔逐，遂惊异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谓封曰：“我不忍与君离，因潜奔赶君。不谓今日复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辇。”封疑讶，复且喜，遂相携达前旅次。至昏黑，有十余猩猩来。其妻奔出见之，喜跃倍常。乃顾谓封曰：“君亦不顾我东去，我今幸女伴相召归山。愿自保爱。”言讫，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前浚仪县县令焦封罢任以后死了妻子。开元初年，他客游于蜀地，朝夕与当地的富人饮酒赌博。忽然有一天的夜里，他独自骑马回来，遇见一位婢女，象旧相识似的在马前传话招唤他。他正借酒兴，就笑吟吟地跟着她走。他心里也怀疑是婢女认错了人。片刻来到一所府第，屋亭高峻雄伟。婢女

硬让他进去，他就下马走进来。不一会儿，来了十几个婢女，都穿的是绫罗绸缎，佩戴珠翠，都很美丽娇艳。这些女仆一齐说夫人要来会见。他正在惊疑，已经有两行花烛前边引路，一面大扇拥蔽着一位女子走来。这位女子年约十七八岁，容貌异常艳丽。于是她就让人移开扇子，把焦封领到面前。焦封作揖下拜，在堂中落坐。前后摆上美酒及山珍海味，歌舞伎开始演奏。女子就向焦封劝酒。她找来红笺，写了一首诗赠给焦封。诗是这样的：“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小年欢醉后，只恐苦相留。”焦封捧着诗笺阅读，沉吟了好久。刚喝完一杯，就又被斟满。焦封也酬答一首诗：“心常名宦外，终不耻狂游。误入桃源里，仙家争肯留。”夫人看了诗，笑着说道：“谁让他误入来！要是不留，也不行呀！”焦封也笑着回答：“恐怕不留。谁怕留一千年一万年！”夫人非常高兴，喜形于色，就慢慢地站起来，装作喝醉了，回到帐内，让焦封作夫妻之事。到天亮，又摆开酒宴，歌乐大作，喝得大醉。夫人对焦封说：“我是都督府孙长史的女儿，年轻时嫁给王茂，王茂客死在长安。我现守寡而居，有幸托付给你，你不要把我自己作媒当成为错，应该想想卓王孙家，卓文君爱上了司马相如，也曾经这样。”焦封听了这些话，对她的眷恋更加深切。他一个多月没有出去。忽然有一天他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我本来是为了功名仕途而苦读诗书的，现在功名不成，官位没有，而沉迷于酒色，一个多月不出去，不是大丈夫啊！”有的婢女听到了，就告诉了夫人。夫人对焦封说：“我是显贵人家的女儿，你是仕途上的人，和你匹配，也亏不着你。至于要想用功名仕宦来荣身，那就要到京城去见明主，我哪敢

死死地留住你的身子，而影响你的前途呢？你何必如此伤心地叹气！”焦封说：“感谢夫人体谅我，不让我虚度一生老死在蜀城中。”夫人于是就把金银珠宝送给焦封，让他入关。等到在道上挥泪而别，又送一枚玉环给他。她对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是我小时一直玩弄的东西，你要好好珍藏它。”又吟诗一首送给他。诗曰：“鹊桥织女会，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焦封看了诗，接受了玉环，更加悲伤，不知不觉泪洒如雨。也留一诗给她：“但保同心结，无劳织锦时。苏秦求富贵，自有一回时。”夫人看了诗，哭泣了好久，又敬上一杯酒而别。焦封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回京洛求取功名富贵，心里也常常怅然若失。他离别了这个佳人，刚登上阁道，见山路艰险难行，草木深深，一回头，远远望见夫人飞奔着赶来。于是他就惊异地等着她。她很快来到他的面前，悲泣不止。她对他说：“我不忍心和你离开，就偷偷地跟在后面追赶你。不要以为今天是又来看看你，请你带着我一块到京城吧！”焦封惊疑，而且高兴，于是就领着她到前面的一个客栈住下。到了傍晚，来了十几只猩猩，他的妻子跑出去见它们，非常高兴，就看着焦封说：“你也不顾我，独自东去，我现在多亏女伴来找我回山。请你自己珍重。”说完，她变成一只猩猩，和同伴们追逐着跑了，不知到哪儿去了。

獾 然

剑南人之采獾然者，得一獾然，其数十獾然可得。何哉？獾然有伤其类者，聚族悲啼，虽杀之不去。此禽兽之状而人心也。乐羊、张仁愿、史牟，则人之状而禽兽心也。（出《国史补》）

剑南捕获獾然的人，只要捕到一只獾然，就可以捕到几十只獾然。为什么呢？因为獾然有同情它同类的性情。同类出了事，它们就整个家族聚集到一起悲啼，即使杀死它们也不肯离去。这是禽兽之身而长了人心。乐羊、张仁愿、史牟之流，则是人身长了禽兽之心。

狨

狨者猿獠之属，其雄毫长一尺、尺五者，常自爱护之，如人披锦绣之服也。极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为暖座者是也。生于深山中，群队动成千万。雄而小者，谓之狨奴。猎师采取者，多以桑弧檠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闻人犬之声，则

舍群而窜。抛一树枝，接一树枝，去之如飞。或于繁柯浓叶之内藏隐之。身自知茸好，猎者必取之。其雌与奴，则缓缓旋食而传其树，殊不挥霍。知人不取之，则有携一子至一子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则拔其矢嗅之，觉有药气，则折而掷之。颦眉愁沮，攀枝蹲于树巅。于时药作抽掣，手足俱散。临堕而却揽其枝，揽是者数十度。前后呕啐，呻吟之声，与人无别。每口中涎出，则闷绝手散。堕在半树，接得一细枝稍，悬身移时，力所不济，乃堕于地。则人犬齐到，断其命焉。猎人求嘉者不获，则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则解摘其子，湑去复来，抱其母身，去离不获，乃母子俱毙。若使仁人观之，则不忍寝其皮，食其肉。若无怜悯之心者，其肝是铁石，其人为禽兽。昔邓芝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叶塞疮。芝曰：“吾违物性，必将死焉。”于是掷弓矢于水中。山民无识，安知邓芝之为心乎？（出《玉堂闲话》）

狨是猿猴的一种。那些雄性的，毛长一尺到一尺半，经常自己爱护它的毛，就象人穿了一套很漂亮很值钱的衣服。极好的狨毛颜色象金子，如今大官们做暖座用的就是这种毛皮。狨生在深山之中，一群狨动不动就成千上万。雄性而且还没长大的，叫“狨奴”。猎人捕狨，大多用桑木条做成的弓和用樗树条做的箭射它。那些雄性而且有长毛的，听到人和狗的声音，就离开群体而逃窜，抛开这个树枝，又抓到另一个树枝，行动如飞。或者在茂密的枝叶间隐藏着。它自己知道自己的毛好，猎人一定会捉它。那些雌性的和狨奴，则是慢慢

地一边吃着东西一边从这树到那树，不着急因为它知道人不捉它。有许多怀里抱着一两个小崽。那些雄性的，如果有中箭的，就把那箭拔出来闻一闻，觉出有药味，就把箭折断扔掉，皱着眉头，沮丧忧愁，攀着树枝蹲到树的最顶端。在药物发作的时候，它就开始抽搐，手脚全都抓不紧，要掉下来了，却死死地抓着树枝不放，抓这个枝抓不住，又抓另一个，一直抓几十次。前前后后的全都呕吐，呻吟的声音和人一样。每一次有涎水从口中流出来，就憋闷得松开手，掉到半树上抓到一根细枝就不放，在半空里悬挂半天，实在支持不住了，便掉到地上来。人和狗就同时上去，结果它的性命。猎人捉好的捉不到，就射那些雌性的。雌性的如果中了箭，就把怀里抱的小崽扔出去。小崽被扔出去又跑回来，跑着它母亲的 身体。即使跑开了，不被猎人捉获，那就要母子一块死。如果让仁慈的人看了这场面，就会不忍心睡在它的皮上，不忍心吃它的肉。如果没有怜悯之心，他的心肝就是铁石，他这人就是禽兽。以前邓芝射母猿，猿的儿子为它把箭拔出来，用树叶把伤口塞上，邓芝说：“我违背了生物的本性，一定要死了。”于是他把弓和箭扔到河里去。山民没有知识，哪知道邓芝的用心呢？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说 狐 瑞 应 周文王 汉广川王
陈 羨 管 辂 习凿齿 陈 斐
孙 岩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齐后主
宋大贤 长孙无忌 狐 神 张 简
僧服礼 上官翼 大安和尚

说 狐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出《玄中记》）

狐狸活五十岁就能变成妇人，一百岁就能变化成美女，变化成神巫，或者变化成成年男子与女人发生性行为，能知道千里之外的事，善于蛊惑迷人，使人丧失理智。狐狸活到一千岁就能和天沟通，叫做“天狐”。

瑞 应

九尾狐者，神兽也。其状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国。音如婴儿。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气，及蛊毒之类。（出《瑞应编》）

九尾狐是神兽。它的身体是红色的，四条腿九只尾巴，出自青丘国。它叫起来声音象婴儿。吃了九尾狐的人，不能遇上妖邪之气和毒虫什么的。

周文王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纣，免西伯之难。（出《瑞应编》）

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散宜生到涂山去弄到一只青色狐狸，把它献给商纣王，就免除了周文王的灾难。

汉广川王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栾书冢，其棺枢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白狐一头，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因生疮，至死不差。

汉朝广川王喜欢挖掘坟墓。一次，挖开栾书的坟墓，里边的棺木器物全都烂光了，只有一只白狐狸，见了人吓跑了。左右的人去追没追上，用戟伤了它的一只脚。这天晚上，广川王梦见一位胡须和眉毛全白的男子来对他说：“为什么伤我的左脚？”那男子用手杖敲广川王的左脚。广川王醒之后，左脚肿痛，就生了疮，到死也没治好。

陈 羨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羨为西海都尉。其部曲士灵孝无故逃去，羨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羨久不见，囚其妇。其妇实对，羨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闻人犬声怪避。羨使人扶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索阿紫，阿紫雌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寤。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道士云：“此山魅。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名曰阿紫，化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也。”（出《搜神记》）

后汉建安年间，沛国郡人陈羨是西海都尉。他的部下有一个叫灵孝的，此人是个寡闻陋见的人，无缘无故就逃跑了。陈羨想要杀了他。过了不久，灵孝又跑了。陈羨很长时间见不到灵孝，就把灵孝的妻子囚禁起来。灵孝的妻子说了实话。陈羨说：“这一定是被鬼魅弄去了，应该出去找找。”于是他就率领几十名骑兵，领着猎狗，在城外周旋寻找。果然发现灵孝在一个空坟墓里。灵孝听到人和狗的声音，感到奇怪而躲避。陈羨让人把他扶回来，他那样子很象狐狸了。一点也

不再和人相适应，只哭着喊着找阿紫。“阿紫”是一只雌性狐狸的名字。十几天之后，才渐渐清醒了些。他说：“狐狸刚来的时候，在屋拐角鸡窝旁边变化成一位美妇人的样子，自称阿紫，向我招手。如此不止一回两回。忽然有一天就跟她去了。就把她当妻子，天黑就和她一起回到她家。遇上狗狗也发觉不了。”他说与阿紫在一起其乐无比。道士说这是山怪。狐狸是先古的一位淫妇，名叫阿紫。变成了狐狸，所以这一类鬼怪大多自称阿紫。

管 辂

魏管辂常夜见一小物状如兽，手持火，向口吹之，将薰舍宇。辂命门生举刀奋击，断腰，视之狐也。自此里中无火灾。（出《小说》）

魏时管辂曾经在一天夜里发现一个样子象兽的小东西，手里拿着火，用口吹着，要点着房屋。管辂让门生举刀用力击打，砍断了它的腰，一看，是一只狐狸。从此这条街上没有火灾。

习凿齿

晋习凿齿为桓温主簿，从温出猎。时大雪，于临江（明抄本“临江”作“江陵”）城西，见草雪上气出。觉有物，射之，应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脚上带绛缙香囊。（出《渚宫故事》）

晋朝时习凿齿是桓温的主簿。他跟着桓温出去打猎。当时正下着大雪。在临江城西，发现草雪上冒出气来，觉出其中有东西，就用箭射。那东西应弦而死。去取出来一看，是一只老公狐狸，脚上带着一个绛红色丝绸香囊。

陈 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愁不乐。将行，卜吉凶。日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斐不解此语。卜者曰：“君去，自当解之。”斐既到官，侍医有张侯，直医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谓诸侯。乃远之。即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

谓。夜半后，有物来斐被上。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匍匐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鬼乃言曰：“我实无恶意，但府君能赦我，当深报君耳。”斐曰：“汝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岁狐也，今字伯裘有年矣。若府君有急难，若呼我字，当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义也。”即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电，从户出。明日，夜有击户者。斐曰：“谁。”曰：“伯裘也。”曰：“来何为？”曰：“白事。北界有贼也。”斐验之果然。每事先以语斐，无毫发之差，而咸曰圣府君。月余，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惧为伯裘所白，遂于诸侯谋杀斐。伺旁无人，便使诸侯持杖入，欲格杀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来救我！”。即有物如曳一疋绛，割然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缚取考讯之，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与诸侯谋杀斐。会诸侯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伯裘乃谢斐曰：“未及白音奸情，乃为府君所召。虽效微力，犹用惭惶。”后月余，与斐辞曰：“今后当上天，不得复与府君相往来也。”遂去不见。（出《搜神记》）

酒泉郡，每位太守到任，都不久就死。后来有一位渤海人陈斐被授为酒泉郡守。他忧愁不乐。要启程的时候，他去占卜吉凶。卜者说：“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陈斐不理解这话。卜者说：“你去了，自然就理解了。”陈斐到任以后，侍医有一个叫张侯的，直医有一个叫王侯的，士卒中有一个叫史侯的，一个叫董侯的。陈斐心里明白了，这就是所说的“诸侯”。于是他就和这些人保持距离，不亲近他们。

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心里想着“放伯裘”的意思，不知说的是什么。半夜以后，有一个东西来到陈斐被上，他使用被把它蒙上捉住了它。那东西一跳一跳地发出哄哄的响声，外面的人听到了，拿着灯火进来，要杀它。它就说话了：“我其实没有恶意，只要府君能饶我，我一定重重地报答。”陈斐说：“你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忽然来冒犯太守？”它说：“我本来是一只千岁的狐狸，现在名叫伯裘，已经好多年了。如果府君有急难，喊我的名字，就能化解。”陈斐就高兴地说：“可真是‘放伯裘’的意思！”于是就放了伯裘。忽然有一道红光象电一样，从窗口飞出去。第二天夜里，有敲门声，陈斐问：“谁？”外边有人说：“是伯裘。”陈斐问：“来干什么？”伯裘说：“说一件事。北边有贼！”陈斐去查验一下，果然有贼。每次有事，伯裘都先来告诉陈斐，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人们都说陈斐是一位圣明的府君。一个多月以后，主簿李音和陈斐的婢女私通，而后他就怕伯裘告诉陈斐，于是他就和诸侯谋划要杀死陈斐。瞅准一个旁边无人的机会，他便让诸侯拿着棍棒进屋，想要打死陈斐。陈斐恐惧，就大喊：“伯裘快来救我！”立即有一个东西象扯起来的一疋红绸子，带着响声飞进来。李音、诸侯吓得趴在地上，丢了魂一样。陈斐就把他们绑起来审讯。他们都服罪，说，陈斐到官，李音就已经怕失去权力，与诸侯谋划杀陈斐，赶上诸侯被排斥，事没成。陈斐就把他们杀了。伯裘就向陈斐谢罪说：“我没来得及向府君报告李音的奸情，就被府君召来，尽管尽了一点力，还是很惭愧很不安。”一个多月以后，伯裘向陈斐告辞，说：“今后我应该上天了，不能再与府君来往了。”于是就逝去不见了。

孙岩

后魏有挽歌者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狐尾。岩惧而出之。甫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人。初变为妇人，衣服净妆，行于道路。人见而悦之，近者被截发。当时妇人着彩衣者，人指为狐魅。（出《洛阳伽蓝记》）

后魏时，有一个以唱挽歌为职业的人，名叫孙岩。他娶妻三年，妻子一直不脱衣服睡觉。孙岩心里很奇怪。有一回他见妻子睡了，他就偷偷地解开她的衣服，见她有一个三尺长的尾巴，象狐狸尾巴。孙岩害怕就休弃了她。刚要离开，妻子拿起剪刀剪掉他的头发就跑了。邻居去追她，她变成一只狐狸，追不上了。这以后京城里被剪去头发的有一百三十人。狐狸先变成一位妇人，打扮得花枝招展，走在路上。人见了都很喜欢她，走近她的就被剪去头发。那时候凡是穿彩衣的妇人，人们都指为狐妖。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淳于智卜。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愕惧，遂驰诣智。智曰：“祸甚急，君速归！在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惧，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出《搜神记》）

夏侯藻的母亲病得很厉害，他将要到淳于智那去占卜。有一只狐狸面对他家门口嗥叫，他非常惊惧。于是他就跑到淳于智那儿去。淳于智说：“灾祸来得非常急，你赶快返回去，在狐狸嗥叫的地方，拍着胸口啼哭，让全家人感到吃惊、奇怪，大大小小都出来。有一个人不出来，你的哭声也不要停止。这样，你的祸便可以免除了。”夏侯藻照办了。他的母亲也带着病走出来，全家人都集中到外边来了。这时候，五间堂屋，轰然一声倒塌了。

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弟子曰：“气绝便殓，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

胡道洽，自己说他是广陵人，喜欢音乐、医术一类事情。他身上有臊味，自己经常用名香防止。他只忌怕厉害的狗。他自己弄清了死的日子，嘱咐弟子们说：“我一咽气就出殓，不要让狗见到我的尸体。”他死在山阳。入殓之后，人们觉得棺木很轻，就打开看。棺中没有他的尸体了。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狐狸。

北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中，朔州府门，无故有小儿脚迹，及拥土为城雉之状。察之乃狐媚。是岁，南安王（“南安王”原作“安南正”，按《北齐书》武平五年，朔州行台南安王思好反。

安南正当是南安王讹倒)，起兵于北朔。（出《谈藪》）

北齐后主武平年间，朔州府门外，无缘无故出现了小孩的脚印儿以及堆土作城墙的样子，经观察是狐狸作怪。这一年，南安王在北朔发起兵变。

宋大贤

隋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眇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无妖怪。（出《法苑珠林》）

隋朝南阳西郊有一所亭楼，人不能在里边过夜。在里边过夜就会有祸事发生。本邑人宋大贤坚持正义之道，曾经宿在亭子里。夜里，他坐在那里弹琴，忽然有一个鬼从楼梯下面走上来，和宋大贤说话。那鬼咬牙瞪眼，样子很可怕。宋

大贤弹琴如旧，并不害怕。鬼就离去，到外面去找了一个死人头回来，对宋大贤说：“难道你能睡着吗？”于是就把死人头扔到宋大贤眼前。宋大贤说：“很好。我夜里睡觉没有枕头，正想要弄个玩艺儿。”鬼又离去，好久才回来，说：“难道你敢和我搏斗吗？”宋大贤说：“好！”话没说完，鬼已来到他的面前。他便迎上去捉住鬼的腰。鬼只是焦急地说了个“死”字，宋大贤就把它杀死了。第二天一看，竟是一只老狐狸。从此这亭舍里再也没有妖怪了。

长孙无忌

唐太宗以美人赐赵国公长孙无忌，有殊宠。忽遇狐媚。其狐自称王八。身長八尺余，恒在美人所。美人见无忌，辄持长刀斫刺。太宗闻其事，诏诸术士。前后数四，不能却。后术者言：“相州崔参军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恒谓其僚云：“诏书见召，不日当至。”数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谓美人曰：“崔参军不久将至，为之奈何？”其发后止宿之处，辄具以白。及崔将达京师，狐便遁去。既至，敕诣无忌家。时太宗亦幸其第。崔设案几，坐书一符。太宗与无忌俱在其后。顷之，宅内井灶门厕十二辰等数十辈，或长或短，状貌奇怪，悉至庭下。崔呵曰：“诸君等为贵官家神，职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赂也。”崔令捉狐去。少顷复来，各著刀箭，云：“适已苦战被伤，终

不可得。”言毕散去。崔又书飞一符。天地忽尔昏暝。帝及无忌惧而入室。俄闻虚空有兵马声。须臾，见五人，各长数丈，来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阶，小屈膝。寻呼帝及无忌出拜庭中。诸神立视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烦执事取之。”诸神敬诺，遂各散去。帝问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闻兵马声，乃缠一狐坠砌下。无忌不胜愤恚，遂以长剑斫之。狐初不惊。崔云：“此已通神，击之无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奸私，神道所殛，量决五下。”狐便乞命。崔取东引桃枝决之，血流满地。无忌不以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间五百，殊非小刑。为天曹役使此辈，杀之不可。”使敕自尔不得复至相公家，狐乃飞去。美人疾遂愈。（出《广异记》）

唐太宗把一个美人赐给赵国公长孙无忌。这美人受到非常的恩宠，但她忽然被狐狸迷住了。那狐狸自称叫王八，身长高八尺有余，经常呆在美人的住所里。美人见到长孙无忌，就拿着长刀砍他。唐太宗听说这事以后，诏来诸术士，前前后后好几次，也不能把狐狸赶走。后来术士们说，相州的崔参军能治好这病。当初崔参军在州里对同僚们说：“皇帝下诏书召见我，不几天诏书就能到。”几天后诏书果然送到。崔参军便起程回京。王八悲伤地哭泣，对美人说：“崔参军不久就要到了，怎么办啊？”崔参军出发后，他的止宿之处，王八总是详细地告诉美人。等到崔参军要到达京城的时候，狐狸便逃跑了。崔参军到达后，皇上让他到长孙无忌家里去。当时

唐太宗也来到长孙无忌的家中。崔参军摆放了几案，坐下书了一道符。唐太宗和长孙无忌都坐在他的后面。不一会儿，宅子里井、灶、门、厕及十二辰宿等几十人，或高或矮，奇形怪状，全站在院子里。崔参军呵斥他们说：“你们作为这一家的家神，责任不小，为什么让一只妖狐进到家里来？”神们上前说道：“这是一只天狐，我们的能力制不住它，并没有受贿赂。”崔参军让他们去捉拿那妖狐。片刻他们又回来了，说，刚才已经苦战过，被狐狸打伤，始终不能捉到它。说完他们便散去。崔参军又写了一道符，这道符飞上天去，天地忽然间昏暗下来。唐太宗和长孙无忌吓得退到屋里去。不一会儿听到半空里有兵马的声音。立刻，出现五个人，各有几丈高，来到崔参军面前，站成一行行礼。崔参军就下到阶下，稍微屈一下腿，请皇帝和长孙无忌到院子里来与诸神见面，诸神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罢了。崔参军说：“赵国公家里有一只妖狐，烦请各位去把它捉来。”诸神答应一声，就各自散去了。皇帝问是什么神，崔参军说是五岳神。又听到兵马声，就有一只被绑的狐狸被扔到墙下。长孙无忌不胜愤怒，就用长剑去砍。那狐狸一开始并不害怕。崔参军说：“这狐狸已经通神，打它没好处，自讨麻烦罢了。”于是他宣判道：“你任意作奸淫之事，按神道是应该处死的，现在酌情裁决，打你五下。”狐狸便乞求饶命。崔参军使用东引桃枝打它五下。狐狸血流满地。长孙无忌不大高兴，只恨打得太少。崔参军说：“五下是人间的五百下，绝对不是小刑罚。因为天府要使用它，杀了是不行的。”他下令从此以后不准狐狸再到长孙无忌家来。狐狸便飞去。美人的病便好了。

狐 神

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出《朝野僉载》）

唐朝初年以来，百姓大多都信奉狐神，在屋里祭祀狐狸以求狐狸施恩。狐狸吃的喝的和人一样。各家供奉的不是一样的牌位。当时有这样的谚语：“无狐魅！不成村。”

张 简

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缙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有野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须臾简至，弟子怪问之。简异曰：“前来者必野狐也。”讲罢归舍，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适煮菜冷，兄来何迟？”简坐，久待不至，乃责其妹。妹曰：“元不见兄来，此必是野狐也。更见即杀之！”明日又来。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鬼魅适向舍后。”简遂持棒。见真妹从厕上出来，遂击之。妹号叫曰：“是儿。”简不信，因击杀

之。问络丝者，化为野狐而走。（出《朝野佥载》）

唐朝国子监助教张简，是河南缙氏县人。他曾经在乡学讲《文选》。有一只野狐狸变化成张简的样子，讲了一课书之后走了。不一会儿张简来了，弟子们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张简惊异地说：“前面来的那个定是野狐。”讲完课回到家里，见妹妹坐在那里缠线。妹妹对张简说：“刚才做的菜都凉了，哥哥为什么回来晚了？”张简坐在那里等妹妹端上饭菜来，等了半天也没端上来。张简就责备妹妹。妹妹说：“我根本不知道哥哥回来了，这一定是野狐狸装的，哥哥再见了应该杀了她！”第二天，张简回来了，见妹妹坐在那里缠线。妹妹对张简说：“妖怪刚才到房后去了。”张简就拿了棒子，见他真妹妹从厕所里出来，张简举棒就打，妹妹号叫说：“是我！”张简不信，就把她打死了。回去问那个缠线的妹妹，缠线的妹妹变成一只狐狸跑了。

僧服礼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礼谒之者，见其形底于天，久之渐小，才五六尺，身如红莲花在叶中。谓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为正身。”礼敬倾邑。僧服礼者，博于内学。叹曰：“正法之后，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

法。末法之法，至于无法。像法处乎其间者，尚数千年矣！释迦教尽，然后大劫始坏。劫坏之后，弥勒方去兜率，下阎浮提。今释迦之教未亏，不知弥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幡花旒盖，悉是冢墓之间纸钱尔。礼抚掌曰：“弥勒如此耶？”具言如状，遂下走，追之不及。（出《广异记》）

唐朝永徽年间，太原有一个人自称是弥勒佛。礼拜他的人见他的身形高入云天，过一会儿就渐渐变小了，才五六尺高，身体就象红莲花在莲叶当中。他对人们说：“你们知道佛有三个身子吗？其中最大的是正身。”全城的人都祭祀他，尊敬他。和尚服礼精通佛学，他叹道：“释迦牟尼得佛法之后，才进入像法，像法之外，还有末法，末法的‘法’，到了‘无法’的程度。像法处于其间，差不多几千年了。释迦牟尼的教到头了，然后大劫才毁坏。大劫毁坏之后，弥勒佛才去兜率天，到阎浮提去。现在释迦牟尼的教并没有亏缺，不知弥勒佛为什么竟然下来了？”于是他就虔诚的行礼，就象对弥勒佛行礼那样。忽然看到脚下是一只老狐狸，旗幡花盖等等，全是坟墓之间的纸钱。服礼拍着手说：“弥勒佛就是这个小样吗？”他详细地说了这些眼见之物。狐狸就往下跑去，服礼追它没追上。

上官翼

唐麟德时，上官翼为绛州司马。有子年二十许，尝晓日独立门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绝代，行过门前。此子悦之，便尔戏调，即求欢狎。因问其所止，将欲过之。女云：“我门户虽难，郎州佐之子，两俱形迹，不愿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来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辞，此子将欲便留之，然渐见许。昏后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来。经数日，而旧使老婢于牖中窥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断，终不能制。魅来转数，昼夜不去。儿每将食，魅必夺之杯碗，此魅已饱，儿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贻儿。至手，魅已取去。翼颇有智数，因此密捣毒药。时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两叠，以一置毒药，先取好者作啖，遍与妻子，末乃与儿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药者作啖，与儿，魅亦将去。连与数啖，忽变作老狐，宛转而仆。擒获之，登令烧毁讫，合家欢庆。此日昏后，闻远处有数人哭声，斯须渐近，遂入堂后，并皆称冤，号擗甚哀。中有一叟，哭声每云：“若痛老狐，何乃为喉咙枉杀腔幢？”数十日间，朝夕来家，往往见有衣缋经者，翼深忧之。后来渐稀，经久方绝，亦无害也。（出《广异记》）

唐朝麟德年间，上官翼是绛州司马。他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曾经有一天独自站在门外，有一个十三四岁，姿色绝美的女子打门前路过。他儿子很喜欢这女子，就和她调戏，寻欢作乐。他儿子问女子家住哪里，想要到她家去一趟。女子说：“我家虽然很艰难，你是州官的儿子，两方面的形迹，我都不想让人知道。只要你能有真心，有机会我就来找你。”上官翼的儿子邀请她来，从早到晚地盼望。女子一开始的时候坚决地推辞。上官翼的儿子想要把她留住。后来渐渐地她就答应了。黄昏后，他在徘徊留连地等她，到时候她果然来了。从此后，她常常在夜间前来。几天后，被一位老婢女从窗口看见了，便知道是妖怪。老婢女把这事告诉了上官翼。上官翼千方百计地禁止，始终不能禁得住。而且那妖怪来得更频了，白天黑夜不离开。儿子每当要吃东西的时候，妖怪就夺去碗筷杯子什么的。妖怪已经吃饱了，而儿子还没吃。上官翼曾经亲自做吃的，分给儿子吃，刚送到，东西已被妖怪拿去。上官翼很有智慧。他因此偷偷地捣细一些毒药。当时是晚秋，油麻刚成熟。上官翼就让人熬了两叠油麻，把其中的一叠放了毒药。先拿那叠好的吃，妻子儿女全都吃过之后，最后才给儿子吃。未等儿子接去，妖怪先接了去。这时候便把有毒的拿过来，递给儿子，又被妖怪接了去。一连给了几次。妖怪忽然变成一只老狐狸，跌跌撞撞地倒了下去。上官翼让人把它捉住，立刻把它烧毁。全家欢庆。这天黄昏之后，听到远处有几个人的哭声，片刻之间渐渐靠近，于是就进到堂屋后边，一齐喊冤，捶着胸口号哭，很是悲哀。其中有一个老头，哭着说：“你痛死老狐了！为什么竟然为了

口欲而枉杀了身子呢？”几十天当中，这些狐妖一早一晚都到上官翼家里来，常常看到有穿丧服的。上官翼非常忧虑。后来渐渐来得少了，时间久了便断绝，不再来了，也没有别的危害。

大安和尚

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宫，前后所言皆验，宫中敬事之。数月，谓为真菩萨。其后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见女菩萨未？安曰：“菩萨何在？愿一见之。”敕令与之相见。和尚风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观心，试观我心安在？”答曰：“师心在塔头相轮边铃中。”寻复问之。曰：“在兜率天弥勒宫中听法。”第三问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悦。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阿罗汉地，则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罗汉之地，汝已不知。若置于菩萨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词屈，变作牝狐，下阶而走，不知所适。（出《广异记》）

唐朝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自称是圣菩萨，人的意念在什么地方，她一定知道。武则天把她召入宫中，她前后说的都很准。宫中对她很敬重。几个月之后，称她为真菩萨。后来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他见过女菩萨没有。大安

说：“菩萨在哪？请让我见一见。”武则天就让他们相见。相见之后，大安和尚表现出藐视的神彩。许久，大安和尚说：“你善于观察人的意念，请看看我的意念在哪儿。”女人回答说：“大师的意念在塔顶相轮边铃之中。”不一会儿又问，她说：“在兜率天弥勒佛宫中听法。”第三次问她，她说：“在非非想天。”她说得全对。武则天很高兴。大安于是暂且把意念放在四果阿罗汉地，她便知道了。大安呵斥道：“我的意念才放在阿罗汉地你已经知道了，如果放到菩萨诸佛之地，你怎么可能知道？”女人词穷，变成一只母狐狸，下阶跑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项生 王义方 何让之 沈东美
杨伯成 叶法善 刘 甲 李参军

李项生

唐垂拱初，谯国公李崇义男项生染病。其妻及女于侧侍疾。忽有一狐，从项生被中走出。俄失其所在。数日，项生亡。（出《五行记》）

唐朝垂拱年初，谯国公李崇义的儿子李项生生病，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身边侍候。忽然有一只狐狸从李项生的被窝里钻出来，顷刻间就不见了。几天之后，李项生死了。

王义方

唐前御史王义方黜莱州司户参军，去官归魏州，以讲授为业。时乡人郭无为颇有术，教义方使野狐。义方虽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瓦礫以击义方。或正诵读，即袭碎其书。闻空中有声云：“有何神术，而欲使我乎？”义方竟不能禁止。无何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前御史王义方被罢黜了莱州司户参军，离开官位回到魏州，以讲授学业为职业。当时乡里有个叫郭无为的人很有道术，他教王义方使用狐狸。王义方虽然能把狐狸呼唤出来，但是狐狸不听使唤，还遭到群狐的强烈反抗，常常扔瓦片袭击他。有时候他正在诵读，就扯裂他的书，听到空中有声音说：“你有什么神术，就想要使唤我呢？”王义方到底不能禁止它们。不久他就死了。

何让之

唐神龙中，庐江何让之赴洛。遇上巳日，将陟老君庙，瞰

洛中游春冠盖。庙之东北二百余步，有大丘三四，时亦号后汉诸陵。故张孟阳七哀诗云：“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膻膻。”原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独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盘石，可容数十人坐。见一翁，姿貌有异常辈。眉鬓皓然，著皂幘巾襦裤，幘乌纱，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荆棘春，闺阁绮罗新。出没头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俄有一贵戚，金翠车舆。如花之婢数十，连袂笑乐而出徽安门，抵榆林店。又睇中桥之南北，垂杨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绮陌，轧乱香尘。让之方叹栖迟，独行踽踽，已讶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阳女儿多，无奈孤翁老去何？”让之遽欲前执，翁倏然跃于丘中，让之从焉。初入丘，曛黑不辨，其逐翁已复本形矣。遂见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让之却出玄堂之外。门东有一筵已空。让之见一几案，上有朱盞笔砚之类，有一帖文书，纸尽惨灰色，文字则不可晓解。略记可辨者。其一云：“正色鸿焘，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崩，垠倪散截。迷肠郗曲，霁（音朦）零（音乙林反）霾噎（入声）。雀燬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袂袂晰晰。用秘功，以岭以穴。拖薪伐药，莽櫟万茁。呕律则祥，佛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其二辞曰：“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涓徐。蛇蜕其皮，吾亦神摅。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蹠？霞袂云裾。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云：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后文甚繁，难以详载。让之获此书帖，喜而怀之，遂跃出丘穴。后数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静来访让之。说

云：“前者所获丘中文书，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祸福中国。郎君必能却归此，他亦酬谢不薄。其人谓志静曰：“吾已备三百缣，欲赎购此书。如何？”让之许诺。志静明日，挈三百缣送让之。让之领讫，遂话志静，言其书以为往还所借，更一两日当征之，便可归本。让之复为朋友所说，云：“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还之？所纳绢，但讳之可也。”后志静来，让之悉讳，云：“殊无此事，兼不曾有此文书。”志静无言以退。经月余，让之先有弟在东吴，别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与让之话家私中外，甚有道。长夜则兄弟联床。经五六日，忽问让之：“某闻此地多狐作怪，诚有之乎？”让之遂话其事。而夸云：“吾一月前，曾获野狐之书文一帖，今见存焉。”其弟固不信，宁有是事？让之至迟旦，揭篋，取此文书帖示弟。弟捧而惊叹。即掷于让之前，化为一狐矣。俄见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状，跨白马，南驰疾去。适有西域胡僧贺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叹让之相给，让之嗟异。未几，遂有敕捕，内库被人盗贡绢三百匹，寻踪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让之囊检焉。果获其缣，已费数十匹。执让之赴（“赴”原作“越”，据明抄本改）法。让之不能雪，卒毙枯木。（出《乾鑿子》）

唐朝神龙年间，庐江的何让之到洛阳去，赶上一个三月三，就去登老君庙，俯视洛阳城中人们游春衣帽纷呈车盖连连的景象。庙的东北二百多步的地方，有三四个大坟丘，当时叫做后汉诸陵。所以张孟阳《七哀》诗说：“恭文遥相望，

原陵郁隳隳。”原陵就是光武陵。有一座陵墓上独特地长着几棵枯柏，那下边是盘石，可容下几十人坐在那里。那里现在坐着一位老头。这老头的神态相貌与一般老头不大一样。他的眉毛、鬓发都白了，穿的是当时最时髦的布料做成的衣裤，头顶乌纱，抱着膝向南瞭望。他吟诵道：“野田荆棘春，闺阁绮罗新。出没头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何让之又望见一位贵戚。这位贵戚的车子金翠辉映，前后有几十个如花似玉的婢女，她们衣袖相连地说笑着从徽安门里走出来。贵戚来到榆林店。又望视中桥南北。垂杨在高空飘拂，繁花在上苑开放，紫禁宫中绮丽的小路上，车子轧乱了香尘。何让之正在感叹歇息，踽踽独行，已经惊讶前面吟诗的老头不是非常人。老头忽然又吟道：“洛阳女儿多，无奈狐翁老去何。”何让之急忙上前想要捉住他。只见他倏地就跳进坟丘里了。何让之也跟了进去。坟丘里很昏暗，看不清东西。何让之追赶的那个老头已经恢复了原形。于是就有一只狐狸跳出来。狐狸的尾巴上有流星一样的火花。何让之也退到玄堂外边来。门东有筵席，已经空了。何让之看到席上有一张几案，几案上有红色小杯、笔墨之类的东西，还有一帖文书。文书的纸全都是惨灰色的，上边的文字已经不能辨认。现将略微可辨的记在下面。其一是：“正色鸿煮，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崩，垠倪散截。迷肠郗曲，霁零霾噎。雀燬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袪袪晰晰。用秘功，以岭以穴。掩薪伐药，莽櫟万茁。呕律则祥，佛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其二是：“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涿徐。蛇蜕其皮，

吾亦神摅。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踝，霞袂云裾。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目是：“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后边的文字特别繁杂，难以详细记载。何让之得了这一书帖，很高兴地把它揣起来。于是他就跳出墓穴。几天之后，河北岸同德寺的和尚志静来拜访何让之。志静说：“前两天你得到的坟丘里的文书，不是你能用的，留下是不祥的。那个人与天界来往密切，可以左右中国的祸福。你要是一定能把文书退还给他，他给你的酬谢也不会少的。那个人对我说，‘我已经准备了三百匹绢，想要赎回这帖书。’怎么样？”何让之同意了。第二天，志静拿来三百匹绢送给何让之。何让之收下之后，就欺骗志静，说那文书已被别人借去了，得过几天把它要回来就可以归还本人。何让之又把这事对朋友讲了。朋友说：“这个志静和尚也是妖物，为什么要还给他？收他的那些绢，只要不承认就行。”后来志静来取文书，何让之全不承认，既不承认志静送来过绢，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文书。志静也没说什么便走了。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何让之的弟弟来了。他这个弟弟在东吴，兄弟分别已经一年多了。弟弟和他说家事的里里外外，说得很有道理。夜间，兄弟俩床挨床睡在一起。过了五六天，弟弟忽然问何让之：“我听说这地方有很多狐狸作怪的事，真有这样的事吗？”何让之就讲了那件事，自夸地说：“我在一个月前，曾经得到野狐狸的一帖文书，现在就在我这儿。”他弟弟根本不信，说：“难道有这样的事？”何让之等到天要亮的时候，打开箱子，把文书拿出来给弟弟看。弟弟捧着文书惊叹。立即就扔到何让之面前，变

成一只狐狸了。不一会儿有一位俊美的年轻人，象个新官的样子，骑着一匹马向南飞快地奔去。恰好有一个西域的胡人和尚祝贺说：“好啊，常在天帝左右啦！”那年轻人慨叹何让之欺骗他。何让之觉得奇怪。不久，就有朝廷的捕快来到。内库里被人偷走三百匹绢，捕快们是寻踪追到此地的。顷刻就有官吏突然闯进来，直接拿何让之的口袋来检查，果然查到了那些绢。绢已经用去几十匹。捕快们捉拿何让之赴法。何让之说不明白，终于死如枯草朽木。

沈东美

唐沈东美为员外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家有青衣，死且数岁。忽还家曰：“吾死为神，今忆主母，故来相见。但吾饿，请一餐可乎？”因命之坐，仍为具食。青衣醉饱而去。及暮，僮发草积下，得一狐大醉。须臾，狐乃吐其食，尽婢之食也，乃杀之。（出《纪闻》）

唐朝，沈东美是员外郎，他家里有一个婢女，死了已经几年了，忽然有一天回到家里来说：“我死了之后变成神，现在想念主母，所以就回来看她。但是我很饿，给点东西吃可以吗？”于是就让她坐下，还给她准备了饭。婢女吃饱喝足就走了。到了傍晚，家僮从一个草堆下面，捉到一条喝得烂醉

的狐狸。不一会儿那狐狸吐了，吐出的食物全是那婢女吃过的食物。于是就把狐狸杀了。

杨伯成

杨伯成，唐开元初，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诣门，通云吴南鹤。伯成见，年三十余，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鹤文辨无双，伯成接对不暇。久之，请屏左右，欲有密语。乃云：“闻君小娘子令淑，愿事门下。”伯成甚愕，谓南鹤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识，君何得便尔？”南鹤大怒，呼伯成为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辞甚众，伯成不知所以。南鹤迳脱衣入内，直至女所，坐纸隔子中。久之，与女两随而出。女言今嫁吴家，何因嗔责。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余辈击之，反被料理，多遇泥涂两耳者。伯成以此请假二十余日。敕问何以不见杨伯成？皆言其家为狐恼。诏令学叶道士术者十余辈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缚，无能屈伏。伯成以为愧耻。及赐告，举家还庄。于庄上立吴郎院，家人窃骂，皆为料理。以此无敢言者。伯成暇日无事，自于田中，看人刈麦，休息于树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来伯成所求浆水。伯成因尔设食。食毕，道士问：“君何故忧愁？”伯成惧南鹤，附耳说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辈。”因求纸笔。杨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犹惧其知觉，戒令无喧。纸笔至，道士书作三字，状如古篆。令小奴

持至南鹤所放前云：“尊师唤汝。”奴持书入房，见南鹤方与家婢相谗。奴以书授之。南鹤见书，匍匐而行，至树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变为狐，异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驱使此辈，不可杀之。然以君故，不可徒尔。”以小杖决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宝赠馈，道士不受。驱狐前行，自后随之。行百余步，至柳林边，冉冉升天，久之遂灭。伯成喜甚，至于举家称庆。其女睡食顷方起。惊云：“本在城中隔子里，何得至此？”众人方知为狐所魅，精神如睡中。（出《广异记》）

杨伯成在唐朝开元年初的时候，是京兆少尹。一天，有一个人来到门前，通报说叫吴南鹤。杨伯成接见了。这个人三十多岁，身高七尺，容貌挺象样。入座之后，吴南鹤的文辞巧辨能力天下无双，杨伯成接对不及。过了一会儿，吴南鹤请屏退左右，要秘密说什么。屏退左右之后，他就说：“听说你女儿美貌贤惠，特来求婚”杨伯成十分惊愕，对吴南鹤说：“女孩子靠媒人传媒才能出嫁，况且我们是偶然相识，你怎么就能这样呢？”吴南鹤大怒，叫杨伯成是“老奴”，说：“我要你女儿，你还敢不顺从？”他说了不少傲慢的话。杨伯成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吴南鹤直接脱去衣服，走进里边去，来到女儿的住处，坐入纸隔子中。过了些时候，他和女儿一块走出来。女儿说：“现在我已经嫁给吴家了。为什么要生气责怪呢？”杨伯成知道是狐狸精作祟，就让十几个家人一齐去打吴南鹤。没想到反被人家收拾了。多次被对手在两耳上涂泥。

杨伯成因此请假二十多天。皇上问为什么没见到杨伯成，大伙都说他家正为狐狸烦恼。皇上诏令学习道术的道士、术师十几个去到杨伯成家，全被两耳涂泥并上了绑。无奈只好屈服。杨伯成感到羞愧、感到耻辱，于是他又向皇上请了假，全家回到家乡的田庄去，在庄上。家人偷偷地骂吴南鹤，都被收拾了。因此没有敢再说的。杨伯成困暇之余没事做，就亲自来田间，看人家割麦子，正在树下休息，忽然来了一位道士。这道士身形挺瘦削，是来向杨伯成要水喝的。杨伯成于是就给他准备了一顿饭。吃完饭，道士问：“你因为什么发愁？”杨伯成怕吴南鹤听见，趴在道士耳边小声说了这件事。道士笑着说：“我是天上的神仙，正奉上帝的命令，追捕四五个这样的妖孽。”于是就让找纸笔。杨伯成让小奴去取。但是还怕吴南鹤知道，警告他不要大声说出去。小奴把纸笔拿来，道士写了三个字，样子象古篆。道士让小奴拿着这三个字到吴南鹤面前，说“尊师叫你！”。小奴拿着三个字进屋，见吴南鹤正与婢女玩笑。小奴把三个字交给他。吴南鹤见了这三个字，趴在地上往前走。来到树下，道士呵斥道：“老野狐敢变成人样？”吴南鹤于是就变成狐狸，非常难看。道士说：“天府驱使这些东西，不能杀它们。但是由于你的原因，不能白白作罢，可用小木棍打它一百下。”打完之后，流血满地。杨伯成把珍宝送给道士，道士不收。道士赶着狐狸在前边走，自己跟在后边。走了一百多步，来到柳林边上，就慢慢地升上天去，过了一会儿就不见了。杨伯成非常高兴。甚至于全家庆贺。他的女儿睡了一顿饭的时间才醒来，吃惊地说：“我本来在城里的隔子里，怎么能到这来？”众人这才知道，被狐

狸迷了，精神就象在沉睡之中。

叶法善

道士叶法善，括苍人。有道术，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开元初，供奉在内，位至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时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将乘舟赴任。于东门外，亲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与亲故车，先往胥溪水滨。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陈设，而妻子不至。宰复至宅寻之，云去矣。宰惊，不知所以。复出城问行人。人曰：“适食时，见一婆罗门僧执幡花前导，有数乘车随之。比出城门，车内妇人皆下从婆罗门，齐声称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寻车迹，至北邙虚墓门。有大冢，见其车马皆憩其旁。其妻与亲表妇二十余人，皆从一僧，合掌绕冢，口称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妇人遂骂曰：“吾正逐圣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于奴仆，与言皆不应，亦相与绕冢而行。宰因执胡僧，遂失。于是缚其妻及诸妇人，皆喧叫。至第，竟夕号呼，不可与言。宰迟明问于叶师。师曰：“此天狐也。能与天通，斥之则已，杀之不可。然此狐斋时必至，请与俱来。宰曰：“诺。”叶师仍与之符，令置所居门。既置符，妻及诸人皆寤。谓宰曰：“吾昨见佛来，领诸圣众，将我等至天堂。其中乐不可言。佛执花前后，吾等方随后作法事，忽见汝至，吾故骂，不知乃是魅惑也。”斋时，婆罗门果至，叩门乞食。妻及诸妇人闻僧

声，争走出门，喧言佛又来矣。宰禁之不可。乃执胡僧，鞭之见血，面缚，舁之往叶师所。道遇洛阳令。僧大叫称冤。洛阳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请与俱见叶师。洛阳令不信宰言，强与之去。渐至圣真观，僧神色惨沮不言。及门，即请命。及入院，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师曰：“速复汝形！”魅即哀请。师曰：“不可。”魅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约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顶礼而去，出门遂亡。（出《纪闻》）

道士叶法善，是括苍人。他有道术，能用符咒禁止鬼神，唐中宗特别器重他。开元年初，他在宫中任职，官位到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当时有一个出身名族的人被授予江南某地的邑宰，将要坐着船去赴任。他的亲戚朋友们在东门外设宴为他送行。他让妻子儿女及亲故的车子先到胥溪岸边等他。傍晚，他来到船边一看，饭食已经摆好，而妻子还没到。他又回到住宅去寻找。有人告诉他，妻子等人已经走了。他大吃一惊，不知怎么回事。他又出门问路上的行人。行人说：“刚才一顿饭的时间之前，看见一个婆罗门僧人拿着旗幡和花在前边引导，有几辆车跟着，接连走出城门。车里的妇人，都下来跟着僧人步行，齐声念佛，一直向北去了。”邑宰寻着车子的踪迹，来到北邙虚墓门。这地方有一个大坟堆。他见到他的车马都停在坟堆旁边。他妻子和其他二十几个亲表妇人，都跟着一个僧人，合掌围绕着坟堆，口里念着佛。邑宰喊她们。她们都有怒色。邑宰上去捉住妻子。妻子就骂：“我正追

赶圣人，现在在天堂。你是什么小人，敢这样阻拦？”至于那些奴仆，也都一样，和他们说话他们不答应，也一块绕着坟堆而行。邑宰于是就去捉那僧人。僧人就忽然不见了。于是邑宰把妻子和各位妇人绑了回来。她们都大吼大叫。回到家里，她们整整哭叫了一夜。不能和她们讲话。天将亮的时候，邑宰去问叶法善。叶法善说：“这是一只天狐，它能通天，斥责它就行了，杀它是不行的。但是这狐狸吃饭的时候一定来，你可以和它一块到我这来一下。”邑宰说好。叶法善还给邑宰写了符，让他把符贴到他家的门上。把符贴上之后，妻子和各位妇人都醒了。妻子对邑宰说：“我昨天看见佛来，领着许多圣人，把我们领到天堂，那里的乐趣简直没法说。佛拿着花走在前前后后，我们正跟在他后面作法事，忽然看见你来了，我因此就骂你，竟不知那是被妖魅魔住了。”吃饭的时候，那僧人果然来了，敲门要饭吃。妻子和各位妇人听到僧人的声音，争抢着跑出门去，大声叫道：“佛又来了！”邑宰阻拦也拦不住。于是他就把胡僧捉起来，用鞭子把胡僧打得见了血。当面把僧人绑起来，抬着往叶法善的住处来。道上遇到了洛阳令。胡僧大声喊冤。洛阳令反说邑宰无法无天。邑宰详细陈述事情的前因后果，还请洛阳令一块去见叶法善。洛阳令不相信邑宰的话，勉强跟他去了。渐渐走近圣真观，胡僧的神色悲惨沮丧，不说话。到了门前，胡僧就请求保全自己的性命。等到进了院子，叶法善让解去胡僧身上的绳子，还是胡僧的样子。叶法善说：“赶快恢复你的原形！”胡僧就哀求饶他。叶法善说：“不行！”这时候胡僧便把袈裟扔到地上，变成了一只老狐狸。叶法善让打了狐狸一百鞭子，又把袈裟

还给狐狸，狐狸便又化作胡僧。叶法善和胡僧约好，让他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胡僧千恩万谢地行大礼而去，出门就不见了。

刘 甲

唐开元中，彭城刘甲者为河北一县。将之官。途经山店，夜宿。人见甲妇美，白云：“此有灵祇，好偷美妇。前后至者，多为所取。宜慎防之。”甲与家人相励不寐，围绕其妇。仍以面粉涂妇身首。至五更后，甲喜曰：“鬼神所为，在夜中耳。今天将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顷之间，失妇所在。甲以资帛顾村人，悉持棒，寻面而行。初从窗口中出，渐过墙东，有一古坟，坟上有大桑树，下小孔，面入其中。因发掘之。丈余，遇大树坎如连屋，有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数百头，悉杀之。（出《广异记》）

唐朝开元年间，彭城人刘甲被授为河北一个县的县令，将要去上任。路上经过一个山区小店，就在那里住宿。有一个人见刘甲的妻子很美，就对刘甲说：“这里有一种鬼神，喜欢偷漂亮女人，先后来过的，大多都被偷去了。你应该严加提防。”刘甲和家人们互相勉励，都不睡觉，围绕在妻子的前前

后后。还用白面把妻子的头和身上涂抹了一遍。到了五更之后，刘甲高兴地说：“鬼神干什么都是在夜间进行，现在天要亮了，它能把我怎么样呢？”于是他就眯了一小觉。顷刻之间，他的妻子就不知哪去了。刘甲用资帛财物雇村里人，让他们全都拿着大棒，寻着白面的踪迹往前走。一开始是从窗子出来的，渐渐过了东墙，那里有一个古坟，坟上有一棵大桑树，树下有一个小孔，白面就进到这个孔里。于是就挖掘。挖到一丈多深，遇到一个大树洞，象挺大的一间屋子，里边有一只老狐狸据案而坐，前边有十几个美女站作两行。这些女人有的唱歌有的奏乐，都是先后偷来的女子。旁边还有几百只小狐狸。刘甲把它们全杀了。

李参军

唐兖州李参军拜职赴任，途次新郑逆旅。遇老人读汉书。李因与交言，便及姻事。老人问先婚何家？李辞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当选婚好。今闻陶贞益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辞之？陶李为婚，深骇物听。仆虽庸劣，窃为足下差之。今去此数里，有萧公是吏部璇之族，门地亦高。见有数女，容色殊丽。”李闻而悦之，因求老人介绍于萧氏。其人便许之。去久之方还。言萧公甚欢，敬以待客。李与仆御偕行。既至萧氏，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初，二黄门持金倚床延坐。少时，萧出，

著紫蜀衫，策鸠杖，两袍袴扶侧，雪髯神鉴，举动可观。李望敬之，再三陈谢。萧云：“老叟悬车之所，久绝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见过。”延李入厅。服玩隐映，当世罕遇。寻荐珍膳，海陆交错，多有未名之物。食毕觞宴。老人乃云：“李参军向欲论亲，已蒙许诺。”萧便叙数十句语，深有士风。作书与县官，请卜人克日。须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萧又作书与县官，借头花钗绢（明抄本“绢”作“媚”。）兼手力等，寻而皆至。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宾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妇人又姝美。李生愈悦。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钿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羨。李至任，积二年，奉使入洛，留妇在舍。婢等并妖媚蛊冶，眩惑丈夫。往来者多经过焉。异日，参军王颙曳狗将猎。李氏群婢见狗甚骇，多骋而入门。颙素疑其妖媚，尔日心动，径牵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门，不敢喘息，狗亦掣挛号吠。李氏妇门中大诟曰：“婢等顷为犬咋，今尚遑惧。王颙何事牵犬入人家？同官为僚，独不为李参军之地乎？”颙意是狐，乃决意排窗放犬，咋杀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变。颙往白贞益，贞益往取验覆。见诸死狐，嗟叹久之。时天寒，乃埋一处。经十余日，萧使君遂至。入门号哭，莫不惊骇。数日，来诣陶闻诉。言词确实，容服高贵，陶甚敬待。因收王颙下狱。土固执是狐，取前犬令咋萧。时萧陶对食，犬至，萧引犬头膝上，以手抚之，然后与食，犬无搏噬之意。后数日，李生亦还。号哭累日，剡然发狂，啮王通身尽肿。萧谓李曰：“奴辈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

当日即欲开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见信。今宜开视，以明奸妄也。”命开视，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贞益以颺罪重，辄身推勘。颺私白云：“已令持十万，于东都取咋狐犬，往来可十余日。贞益又以公钱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谒萧对事。陶于正厅立待。萧入府，颜色沮丧，举动惶扰，有异于常。俄犬自外入，萧作老狐，下阶走数步，为犬咋死。贞益使验死者，悉是野狐。颺遂见免此难。（出《广异记》）

唐朝兖州李参军授职以后赶去上任，路上住在新郑的一家客栈里，遇上一位老人正在读《汉书》，他就和老人交谈起来。于是就说到了婚姻方面的事。老人问他娶谁家的女儿为妻。他说他还没有结婚。老人说：“你是名家子弟。应该选好这门亲事。听说陶贞益是那个州的都督，如果他硬要把女儿嫁给你，你怎么呢？姓陶的和姓李的成婚，多么骇人听闻！我虽然平庸无能，也为你感到羞耻！现在离这几里的地方，有个萧公是吏部萧璿的本家，门第也很高，现有几个女儿，都长得天仙一般美丽。”李参军听了很高兴，就求老人给介绍一下萧氏。老人答应了。老人去了许久才返回来。说萧公很喜欢，对客人很尊敬。李参军便和仆从们一起跟着老人来到萧氏门前。门庭馆舍清新肃然，甲第宽敞显赫，高高的槐，长长的竹，连绵蔓延，世上少有的胜地。一开始，两个宦者拿着金礼器靠在床边欢迎他入座。一会儿，萧公出来了。他穿的是紫蜀衫，拄着鸠形拐杖，两只袍袖和两条裤腿扶在身旁，胡须象雪一样白，眼神象镜子一样明亮，举止可观。李参军

一看便生敬意，再三地陈述谢忱。萧公说：“老叟年过七十辞官之后住在这个地方，很久没人来了，哪里想到君子绕道而来！”萧公把李参军迎进客厅。厅里各种服用和玩赏的物品互相隐映，都是些当今世上难遇的宝物。不长时间便摆好宴席，山珍海味都有，大多是些叫不出名来的东西。吃完饭开始喝酒的时候，老人才说：“李参军刚才要求亲，已得到许诺。”萧公便接着说了几十句话，很有大人风度。他写信给县官，请卜人来给选个好日子。卜人一会儿就来到，说，好日子就在今晚。萧公又写信给县官，借头花、钗绢和杂役人手什么的。不多时什么都齐了。那天晚上，也有县官来作帮助迎送客人。欢乐的事情，和当世没什么两样。进入拜堂的青庐之后，见新娘子特别漂亮，李参军更加高兴。到了天明，萧公就说：“李郎上任有一定的期限，不能久住。”便打发女儿和李参军一起走。五辆用珠宝装饰的牛车，奴婢人马三十多号，其它眼用和赏玩的物品不可胜数，见到的人都以为小夫妻是王妃公主一类人物，没有不艳羡的。李参军到任，过了二年，奉使进入洛阳，将妻子留在京里。婢女们个个都妩媚妖冶，迷惑成年男子，来往的成年男子大多都遇到过她们的挑逗。有一天，参军王颢牵着狗要出去打猎路过这里，李参军的这群婢女们见了狗非常害怕，大多都跑回家里去。王颢素来怀疑她们的妩媚，今天心里一动，径直牵着狗闯到李家宅院里去。李家全家拒守堂门，气儿都不敢喘。狗往前挣着狂叫。李参军的妻子在门里大骂道：“婢女们不久前被狗咬了，到现在还害怕，王颢有什么事牵着狗进人家？你和李参军是同僚，难道这不是李参军的地方吗？”王颢心里判定她是狐狸，就下决

心推开窗子把狗放进去。狗把群狐全咬死了，只有李参军的妻子死了之后还是人身子，但是尾巴没变。王颢去告诉了陶贞益。陶贞益去验尸，看到了那些死狐，嗟叹了好长时间。当时天很冷，就把它们埋在一处。过了十几天，李参军的老丈人萧公来了，进门就哭，没有不惊骇的。几天后，他去拜见陶贞益，提出了控诉，他的言词准确真实，仪容服饰高贵，陶贞益很敬重地接待他。于是就把王颢捉起来下了大狱。王颢坚决认为她们是狐狸。让人把那条狗弄来咬姓萧的。当时姓萧的正在和陶贞益面对面吃饭。狗来了之后，姓萧的把狗头拉到自己的膝盖上，用手抚摩它，然后给它东西吃。狗没有咬他的意思。后来几天之后，李参军也回来了，一天天地号哭，状似发狂，把王颢的全身都咬肿了。萧公对李参军说：“奴才们都说死的全是野狐狸，多么令人痛苦。当天就想要把她们挖出来，怕你被迷惑，不相信。现在打开看，来证明奴才们的奸诈和荒谬。”于是让人挖开看。全是人的身形。李参军更加悲痛。陶贞益因为王颢罪重，把他禁锢起来审查。王颢偷偷告诉陶贞益说，已经派人拿着十万钱到东都去取一条专咬狐狸的狗去了，往来十几天就行。陶贞益又从公家的钱中拨出一百千增加到这件事里来。那条狗取来之后，陶贞益就请萧公来大堂问话。陶贞益站在正厅等着。姓萧的走进府来，颜色沮丧，举动慌张，和平常大不一样。不大一会儿狗从外边进来，姓萧的就变成一只老狐狸，跳下阶去只跑了几步，就被狗咬死了。陶贞益让人查验原先那些死者，全都是狐狸。王颢便免除了这场大难。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郑宏之 汧阳令 李元恭 焦练师
李 氏 韦明府 林景玄 谢混之

郑宏之

唐定州刺史郑宏之解褐为尉。尉之廨宅，久无人居。屋宇颓毁，草蔓荒凉。宏之至官，裒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争，请宏之无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惧妖鬼？吾性强御，终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独卧前堂。堂下明火，有贵人从百余骑，来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于此！”命牵下。宏之不答。牵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贵人命一长人，令取宏之，长人升阶，循墙而走，吹灭诸灯。灯皆尽，唯宏之前一灯存焉。长人前欲灭之，宏之杖剑击长人，流血

洒地，长人乃走。贵人渐来逼。宏之具衣冠，请与同坐。言谈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无备，拔剑击之，贵人伤。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见损，如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寻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数十头。宏之尽执之。穴下又掘丈余，得大窟，有老狐，裸而无毛，据土床坐，诸狐侍之者十余头。宏之尽拘之。老狐言曰：“无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积薪堂下，火作，投诸狐，尽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颊请曰：“吾已千岁，能与天通。杀予不祥，舍我何害？”宏之乃不杀，锁之庭槐。初夜中，有诸神鬼自称山林川泽丛祠之神，来谒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祸乃尔。虽欲脱王，而苦无计。”老狐领之。明夜，又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后夜，有神自称黄獬，多将翼从，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揽鑠，鑠为之绝。狐亦化为人，相与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为黄獬之名，乃狗号也。此中谁有狗名黄獬者乎？既曙，乃召胥吏问之。吏曰：“县仓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无尾，故号为黄獬。岂此犬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鑠系将就烹。犬人言曰：“吾实黄獬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随君，君有善恶，皆预告君，岂不美欤？”宏之屏人与语，乃释之。犬化为人，与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盗。忽有劫贼数十人入界，止逆旅。黄獬神来告宏之曰：“某处有劫，将行盗，擒之可迁官。”宏之掩之果得。遂迁秩焉。后宏之累任将迁，神必预告。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有不中。宏之大获其报。宏之自宁州刺史改定州，神与宏之诀去。以是人谓宏之禄尽矣。宏之至州两岁，风疾去官。（出

《纪闻》)

唐朝定州刺史郑宏之刚开始脱掉百姓的服装当官的时候，做的是县尉。县尉的官署很长时间没人居住了，屋宇破坏严重，庭院特别荒凉。郑宏之上任以后，割去了野草，修理了房屋，然后就要进去住。有个小官吏坚决地规劝，不让郑宏之住进去。郑宏之说：“我走得正行得直，为什么要怕妖鬼？我的性情倔强，终不能改变。”住了两天，夜里，郑宏之独自卧在前堂，堂下灯火明亮。有一位贵人，由一百多位骑马的随从簇拥着，来到庭下。贵人生气地说：“什么人乱闯，敢住到这儿？”贵人命令手下把郑宏之拖下来。郑宏之不吱声。上去拖郑宏之的人走到堂前，不敢靠近。郑宏之就站了起来。贵人命令一个大个子把郑宏之捉起来。大个子登上台阶，顺着墙奔跑，把灯吹灭。所有的灯都被大个子吹灭了，但是郑宏之跟前的一盏依然亮着。大个子想上去吹灭它，郑宏之挥剑刺去，一下就刺中，血流到地上。大个子就跑了。贵人渐渐地逼近，郑宏之整理一下衣服和帽子，请他和自己一块入座。他们谈了一宿，说得很投机。郑宏之知道他没有防备，拔剑就刺。贵人受了伤，他的左右急忙上来扶住他，说道：“大王今天被刺伤了，怎么办哪？”说着，就把他弄走了。接着郑宏之就让一百多个手下寻找那贵人的血迹。寻到北墙下，有一个一寸见方的小洞，血迹进到这里面了。郑宏之下令往下挖。挖了一丈深，挖出大大小小十几只狐狸，郑宏之把它们全都捉了起来。在洞下又挖开一丈多，挖到一个大洞穴。洞

穴里有一只老狐狸。这只老狐狸没有毛，裸露着身子，坐在土床上。旁边还有十几只侍奉老狐狸的小狐狸。郑宏之把它们全部拘捕了。老狐狸说道：“不要害我，我保佑你。”郑宏之命人在堂下堆起了柴薪，点着火，把狐狸一个个扔进去烧死。轮到老狐狸的时候，老狐狸拍打着自己的面颊请求说：“我已经一千岁了。我能和天来往，杀我是不吉祥的。放了我又有什么害处呢？”郑宏之就没杀它，把它锁在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上。头天夜里，有自称是山林川泽丛祠之神的许多神鬼来拜见老狐狸。它们说：“不知道大王遭到不祥的灾祸。虽然想解救你，但是苦于没有办法。”老狐狸点头。第二天夜里，又有一些土地鬼来朝见老狐狸，说的也象山神们说的一样。第三天夜里，有一个神自称叫“黄獬”，领了许多随从，来到老狐狸跟前说：“大哥怎么忽然这样了？”于是就伸手去拽锁，锁被他拽断。老狐狸也变成人，他们一块走了。郑宏之跑来追赶，已经来不及了。郑宏之认为“黄獬”这名是个狗名。这里谁家有狗叫黄獬呢？到了天亮，他召见小官吏们询问。有一人说：“县仓库有一条狗已经老了，不知到哪去了，因为它没有尾巴，所以都叫它黄獬。难道这条狗是妖怪吗？”郑宏之让人把这狗弄来。弄来之后，捆绑起来准备杀了煮肉吃。狗象人那样说道：“我确实是黄獬神。你不要害我。我经常跟随你，你有什么吉凶祸福，我都提前告诉你，难道不好吗？”郑宏之让别人退出去，单独与它谈了一会儿，就把它放了。它也变成了人。郑宏之一直与他谈到半夜才离开。郑宏之掌管捉拿寇盗方面的事。忽然有几十个劫道的窜入境内，住在客栈里。黄獬神来告诉郑宏之，哪里有人行抢，哪里有人偷盗，

捉到可以升官。郑宏之按他说的去围捕，果然抓到了。于是就升了官。后来郑宏之连续被升迁，黄蘧神总是提前告诉他。至于灾祸，也常常让他回避。没有不准的。郑宏之得到极大的报答。郑宏之从宁州刺史改为定州刺史的时候，黄蘧神和他告别而去。因此人们说郑宏之的官禄到头了。郑宏之到了定州之后，因中风而丢了官。

汧阳令

唐汧阳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诵恳至。月余，有五色云生其舍。又见菩萨坐狮子上，呼令叹嗟云：“发心弘大，当得上果。宜坚固自保，无为退败耳。”因尔飞去。令因禅坐，闭门，不食六七日。家以忧惧，恐以坚持损寿。会罗道士公远自蜀之京，途次陇上。令子请问其故。公远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与书数符，当愈。令子投符井中。遂开门，见父饿惫。逼令吞符，忽尔明晤，不复论修道事。后数载，罢官过家。家素郊居，平陆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门，遥见桑林下有贵人自南方来。前后十余骑，状如王者。令入门避之。骑寻至门。通云：“刘成，谒令。”令甚惊愕。初不相识，何以见诣？既见，升堂坐。谓今曰：“蒙赐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岁，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识，何尝有婚姻？”成云：“不许成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须臾震动，井厕交流，百物飘

荡。令不得已许之。婚期克翌日，送礼成亲。成亲后，恒在宅。礼甚丰厚，资以饶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诣京，求见公远。公远曰：“此狐旧日无能，今已善符篆。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恳请。公远奏请行。寻至所居，于令宅外十余步设坛。成策杖至坛所，骂老道士云：“汝何为往来，靡所忌憚？”公远法成，求与交战。成坐令门，公远坐坛，乃以物击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击公远，公远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数十。公远忽谓弟子云：“彼击余殪，尔宜大临，吾当以神法缚之。”及其击也，公远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为之备。公远遂使神往击之。成大战恐，自言力竭，变成老狐。公远既起，以坐具扑狐，重之以大袋，乘驿还都。玄宗视之，以为欢矣。公远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杀。宜流之东裔耳！”书符流于新罗，狐持符飞去。今新罗有刘成神，土人敬事之。（出《广异记》）

唐朝汧阳县有一位县令，笔者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正在任上，忽然说想要出家，念佛诵经极其诚恳。一个月以后，他的房舍上空生有五色云，又看见一位菩萨坐在一只狮子上。菩萨喊着县令感叹地说：“你的发心弘大，能成上等正果。你应该坚定地保全自己，不要退缩，坏了大事。”菩萨说完便飞去。县令于是就禅坐静思，闭门不出，六七天不吃东西。家里人因此很担心，怕他因此而损害寿命。赶上一个叫罗公远的道士从蜀地去到京城，途中暂住在陇上，县令的儿子就去向他请教。罗公远笑道说：“这是一只天狐干的，也不

难对付。”于是罗公远给县令的儿子写了几张符，说这样就能治好。县令的儿子把符扔到井里一张，就把门打开，一看，父亲已饿得不成样子。就逼县令把符吞下去，县令一下子就醒悟了，不再谈论修道的事了。后来过了几年，县令罢官在家。他家住在效外，原野平展辽阔，一望千里。有一天县令无事，就拿着手杖走出门来。他远远望见桑树林下有一位贵人从南方走来。这贵人的前后有十几个骑马的侍从，看样子象王爷。县令回到门里回避。骑马的人不多时便到了门前，通报说，刘成前来拜见县令。县令非常惊愕。从不认识，为什么来见他呢？相见之后，进到堂中落座。贵人对县令说：“承蒙你赐给我婚姻，我哪敢不来拜见。”当初县令在任的时候，有个没出嫁的女儿，到现在已经十六岁了。县令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怎么能把女儿许给你呢？”刘成说：“不把女儿嫁给我，事情也好办。”说完，他用右手拉着口站在那里，县令的房屋顷刻间开始震动，井和厕所互相流淌，什么东西都飘荡不定。县令不得已，只好答应了。当时约定在第二天送礼成亲。成亲之后，刘成总住在县令家里。他送的礼很丰厚，资助的东西也很多，家里的人们不讨厌他。后来，县令的儿子来到京城，求见罗公远。罗公远说：“这个狐狸原先没什么能耐，现在却掌握天帝的‘符篆’了，我也比不上的，有啥办法！”县令的儿子恳切地请求，罗公远才答应跟他走一趟。不久到了县令的居所。罗公远在县令门前十几步的地方设立一坛。刘成拿着木杖来到坛前，骂老道士说：“你来干什么来了？你什么也不怕？”罗公远做法已成，就让刘成和他交战。刘成坐在县令的门口，罗公远坐在坛上。罗公远就用东西袭击刘成。刘成

倒在地上，老半天才起来。刘成也用什么东西袭击罗公远。罗公远也倒在地上，和刘成一样。如此往返进行了几十次。罗公远忽然对弟子说：“他把我打死，你应该大哭，我得用神法绑他。”等到刘成打的时候，罗公远倒在地上，弟子便大哭。刘成很得意，没有防备。罗公远于是就用神法袭击刘成。刘成十分害怕，自己说力已用尽，就变成了一只狐狸。罗公远已经站起来，用坐具打狐狸，把它装进一个大口袋里，乘驿站的车马回京。唐玄宗看了这狐狸，把它当成一种笑料。罗公远上前报告说，“这是天狐，不能杀，应该把它流放到东方去。”于是就写符把它流放到新罗。狐狸拿着符飞去。现在新罗有刘成神，当地人对这神很恭敬。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孙女崔氏，容色殊丽，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累求术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学多智，常问胡郎亦学否？狐乃谈论，无所不至。多质疑于狐，颇狎乐。久之，谓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乃引一老人授崔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自云亦善《广陵散》。比屡见嵇中散，不使授人。其于《乌夜啼》。尤善传其妙。李后问：“胡郎何以不

迎妇归家？”狐甚喜，便拜谢云：“亦久怀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尔。”是日遍拜家人，欢跃备至。李问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门前有二大竹。”时李氏家有竹园。李因寻行所，见二大竹间有一小孔，竟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猥貉及他狐数十枚。最后有一老狐，衣绿衫，从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唐朝吏部侍郎李元恭，他的外孙女崔氏，姿色殊丽，十五六岁的年纪，忽然被狐狸精魔上了。时间长了，那狐狸就变成一个青年男子，自称胡郎。李家多次请术士也不能把他除掉。李元恭的儿子博学多智，曾经问胡郎也有学业没有。狐狸就开始谈论，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无所不谈。他让狐狸解答许多疑难问题，与狐狸相处得很亲近，很随便。时间长了，胡郎就对崔氏说：“人生一世，不能不学点什么。”于是就领来一位老人给崔氏讲授经史。前后三年，崔氏很懂得各家的大义。又领来一人，教崔氏书法。经过一年，崔氏又因为工于书法而闻名。又说：“妇人为什么不会点音乐？箜篌、琵琶，这些本来都是平常乐器，不如学弹琴。”又领来一人，善于弹琴，说姓胡，是隋朝时阳翟县的博士。这位姓胡的琴师把各种曲子全教给她，把曲子的妙处全都讲出来，以及其它名曲，不可胜数。琴师自己说也善于《广陵散》，接连多次见过嵇康，但嵇康不让把《广陵散》教给别人。他对于《乌夜啼》尤其能表达出它的奥妙。李元恭的儿子后来问道：“胡

郎为什么不把媳妇娶回家去呢？”狐狸特别高兴，就拜谢说：“我也很早就这么想了，之所以没敢说，是因为我的地位太微贱了。”这一天狐狸遍拜家人，欣喜若狂。李元恭的儿子问胡郎要来迎妻子，家在什么地方。狐狸说：“我家门前有两棵大竹子。”当时李家有竹园。李元恭的儿子就寻找狐狸的行踪，见两棵大竹子之间有一个小孔，知道这是狐狸洞，就往里灌水，先灌出来猥狽及其它狐狸几十只。最后有一只老狐狸，穿着绿色衣衫，从洞里爬出来，这是它平常穿的那套衣服。家人们高兴地说：“胡郎出来了！”杀了它之后，那怪就绝迹了。

焦练师

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焦因欲以术拘留之。胡随事酬答，焦不能及。乃于嵩顶设坛，启告老君。自言己虽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将隳。言意恳切。坛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云，高数十丈。云中有老君见立。因礼拜陈云：“正法己为妖狐所学，当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于云中作法。有神王于云中以刀断狐腰。焦大欢庆。老君忽从云中下，变作黄裙妇人而去。（出《广异记》）

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位焦练师修练道术，聚集了许多弟子。有一位穿黄裙子的妇人，自称阿胡，向焦练师学道术。经过三年，她把焦练师的道术全学去了，就坚决地要求辞去。焦练师苦苦地挽留她。她说：“我是一只野狐狸，本是来学道术的，现在没有道术可学了，按道义是不能留下的。”焦练师于是就想用法术拘捕阿胡。阿胡能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应对，焦练师总比不上她。于是焦练师在嵩山顶上设坛，启告太上老君。他说：“弟子虽然不才，但是毕竟是道家弟子。妖狐侮辱弟子事小，恐怕道家的大事业也要被她毁坏。”他说得十分恳切。坛的四角忽然有香烟生出，俄而变成紫色的云，几十丈那么高。太上老君出现了，就站在云中。焦练师于是礼拜陈述道：“我的正法已经被妖狐学去了，得另想办法降她。”太上老君就在云中作法，有一位神王在云中用刀砍断了狐狸的腰。焦练师大大地欢喜庆贺。太上老君忽然从云中下来，仍变成了那黄裙妇人走了。

李 氏

唐开元中，有李氏者，早孤，归于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虽不见形，言语酬酢甚备。累月后，其狐复来，声音少异。家人笑曰：“此又别一是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来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顷者我欲取韦家女，造

一红罗半臂。家兄无理盗去，令我亲事不遂，恒欲报之，今故来此。”李氏因相辞谢，求其禳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当来此。大相恼乱，可且令女掐无名指第一节以禳之。”言讫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节。狐以药颗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掷女饭碗中，累掷不中。惊叹甚至，大言云：“会当入嵩岳学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妇持其药者，惧复弃之。人问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骂云：“何物老姬，宁有人用此辈！”狐去之后，小狐复来曰：“事理如何？言有验否？”家人皆辞谢。曰：“后十余日，家兄当复来，宜慎之。此人与天曹已通，符禁之术，无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时，当复至此。”将至其日，小狐又来，以药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车骑载女，出东北行。有骑相追者，宜以药布车后，则免其横。”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载女行五六里，甲骑追者甚众，且欲至，乃布药。追者见药，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当得永免，我亦不复来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以符安大门及中门外钉之，必当永无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适人。后数载，竟失之也。（出《广异记》）

唐开元年中，有一个姓李的小女孩，早早就失去了父亲，母亲领她住在舅舅家。女孩那年十二岁，有一只狐狸想要讨好她。这一只狐狸虽然没有现形，但是它的言语及待人接物的能力都很强。一个月以后，这只狐狸又来了，声音略微有

些变化。家里人笑着说：“这是另外一只野狐狸了。”狐狸也笑着说：“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以前来的是我的十四哥，我是他的弟弟。我还有不长时间就要娶老韦家的女儿了，用红罗做了一件半截袖布衫，我哥不讲理给偷了去，让我的亲事办不成。我一直想报复他，所以就来到这儿。”李氏于是就表示感谢，求它想一个免灾的办法。狐狸说：“明天是十四哥来看人的日子，当他来到这里之时，一定会非常恼怒非常烦乱，可以暂时让你女儿掐着无名指第一节来消灾。”说完便走了。大狐狸来到，赶上女孩正在吃饭。女孩按照小狐狸教给的办法，掐住无名指第一节。狐狸把六七颗菩提子那么大的药丸往女孩饭碗里扔，怎么扔也扔不进去。狐狸非常惊讶，一个劲地叹气，大声说：“这是我到嵩山学道的时候弄到的！”座中有一位老妇人拿到狐狸的药，很怕药丸掉了，有人问她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就说：“野狐野讨好我！”狐狸傲慢地骂道：“老家伙你算个什么东西，哪有人喜欢你这样的！”狐狸走后，小狐狸又来了，问道：“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说的灵不灵”全家人表示感谢。小狐狸说：“十几天以后，我哥还能来，你们要多加小心。这人与天府已经有来往，单会写符念咒的法术，不能把他怎么样。只有我能制住他。等他要来的时候，我还来这里。”将要到那天的时候，小狐狸果真又来了。它把一些包裹的象松花一样的药交给女孩说：“我哥明天一定能来。明天早晨，可以让人用车马载着你，向东北走。有人骑马追你的时候，应该把药散布在车后，这就能免除灾祸。”等到明天，李氏就象小狐狸说的那样，用车拉着女儿向东北走。刚走五六里，就有许多骑马的人追来。将要追上的时候，就把药布

置在车后。追的人见到药，就站住了，不敢再前进。这天晚上，小狐狸又来了，笑着说：“借上我的力没有？另有一法，应该能永远免除你的灾难。以后我也不再来了。”李氏再次下拜，坚决要求小狐狸帮助。小狐狸就让她弄一块向东伸出的桃枝，做成板，在板上用朱砂写齐全州县乡里胡绰、胡邈，把这样的符钉在大门和中门外。小狐狸说，这样做就一定能永远不闹精怪了。小狐狸于是就没有再来。当时李氏的女儿还小，还不到嫁人的年龄。几年以后，她的女儿到底丢了。

韦明府

唐开元，有诣韦明府，自称崔参军求娶。韦氏惊愕，知是妖媚。然犹以礼遣之。其狐寻至后房，自称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语。韦氏累延术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闻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为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为立坛治之。少时，狐至坛，取道士悬大树上，缚之。韦氏来院中，问尊师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术，适聊缚之。”韦氏自尔甘奉其女，无复凯望。家人谓曰：“若为女婿，可下钱二千贯为聘。”崔令于堂檐下布席，修贯穿钱，钱从檐上下，群婢穿之，正得二千贯。久之，乃许婚。令韦请假送礼，兼会诸亲。及至，车骑辉赫，宾从风流，三十余人。至韦氏，送杂彩五十匹，红罗五十匹，他物称是。韦乃与女。经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问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颇成人，叔

父令事高门。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极骂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恼我儿。吾夫妇暮年，唯仰此子，与汝野狐为婿，绝吾继嗣耶？”崔无言，但欢笑。父母日夕拜请。给云：“尔若能愈儿疾，女实不敢复论。”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负心耳！”母频为设盟誓。异日，崔乃于怀出一文字，令母效书，及取鹊巢，于几房前烧之，兼持鹊头自卫，当得免疾。韦氏行其术，数日子愈。女亦效为之，雄狐亦去。骂云：“丈母果尔负约，如何言，今去之。”后五日，韦氏临轩坐，忽闻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风，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谓韦曰：“君夫人不义，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几死。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韦极声诃之曰：“穷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留耶？”狐云：“独不念我钱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钱，今无可还，受此荼毒。君何无情至此？”韦深感其言，数致辞谢。徘徊，复为旋风而去。（出《广异记》）

唐开元年间，有一个狐狸精自称崔参军。到韦明府这里来，向他求婚。韦氏知道这位崔参军是妖物，但是还是以礼相待，把他打发走了。那狐狸没走，他找到后房，对韦氏的女儿说，他就是她的女婿，女儿便哭泣起来。这狐狸说了不少狂妄的话。韦氏多次延请术士，狐狸说话更加傲慢，无法把他赶走。听说峨嵋山上有一位道士能治邪魔怪病，就请求到蜀地任县令，希望借着他的本事消灾。到了蜀地之后，道

士设了一个法坛对付狐狸。不多时，狐狸来了，把道士捉住，绑上，挂在树上。韦氏来到院子里，问道：“尊师为什么在这儿？”狐狸说：“他胆敢施行禁术对付我，刚才让我把他暂时绑起来了。”韦氏从此甘愿把女儿送给狐狸，不再有什么希望。家人对狐狸说：“你要想做女婿，可以送两千贯钱作聘礼。”这位崔参军就让人在檐下放好坐席，准备好穿钱的小绳等着，然后房檐上就往下掉钱，婢女们就把钱穿起来，正好穿了两千贯。又过了好长时间，才把女儿许给他。他让韦氏请假送礼，同时去会见一下亲戚朋友。等到去那里一看，车马很多，声势很大，迎送客人的人就有三十多位。迎到韦氏的时候，送给他杂彩五十匹。红罗五十匹。其他东西也令人叫好。韦氏于是把女儿给了他。又过一年，儿子有病，老两口就让女儿问崔郎。崔郎回答说：“八叔房中的小妹，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叔父让她选个富贵人家。他之所以有病，是因为小妹进到他屋里去了。”韦夫人骂道：“死不了的野狐狸精，你公然魔去我一个女儿不够，还打我儿子的主意！我们夫妇已到晚年，就指望这个儿子了。给你们狐狸当女婿，这不断了我们的后代吗？”崔参军不吱声，只是笑。韦氏夫妇从早到晚地求他，骗他说：“你要能治好我儿子的病，女儿的事就再也不提了。”好长时间他才说：“治好病倒容易，就是怕你们说话不算数啊！”韦夫人频频地在他面前盟誓，表示绝不反悔。另一天，崔参军才从怀里取出来一张文字，让韦夫人照样书写，又弄一个喜鹊窝在儿子房前烧了，又让儿子拿着喜鹊头自卫。他说这样做就能治好病。韦氏按他的说法做了，几天之后儿子就好

了。女儿也照样做，自称崔参军的狐狸也不敢来了。他骂道：“丈母娘果然负约了！早知这样，我哪能说现在我只好走喽！”五天之后，韦氏临窗而坐，忽然闻到院子里臭不可耐，还有一股旋风从空中降下。原来是自称姓崔的狐狸。他的衣服破损，流血淋漓。他对韦氏说：“你的夫人真不仁义，字写得太明显，被天府知道了这件事，把我打得差点死了。从今以后长期流窜沙碛之间，不能再来了。”韦氏大声喝斥道：“穷老怪，为什么还不快滚？还敢在这逗留？”狐狸说：“难道你就不记得我那些钱物的好处？我偷用了天府的钱而犯罪，现在没钱还，才受此残害。你为什么这么无情呢？”韦氏被他的话感动了，多次向他致谢。他徘徊了一阵，又变成一股旋风离去了。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尝与其徒十数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骋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纵其所往，不使亲吏事。尝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马逐之。仅十里余，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

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东而来者，我将不免。”景玄闻其语，且异之。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鹊甚多。景玄即问之。其人惊曰：“果然祸我者且至矣。”即诟骂，景玄默而计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岂非鬼乎？不然，是盗而匿此。”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出《宣室志》）

唐朝时有个叫林景玄的，是京兆人，侨居在雁门。他以骑马射箭四处打猎为生。郡守赏识他的本领，就招募他为衙门将。他曾经和他的十几个同伴骑着健马，带着弓箭兵器，臂上托着鹰，手里牵着狗，一起驰骋于田野之间，猎获了很多麋鹿狐兔什么的。从此，郡守让他愿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办公。有一天，他在郡城的高岗上打猎，忽然从草丛中蹦起一只兔子。他打马就追。仅追了十来里地，兔子藏进一个墓穴里。林景玄下了马，让两个兵卒守在墓旁，自己解下马鞍休息。忽听到墓穴里有人讲话：“我是土命，克土的是木。时在于乙，辰居卯，二木一起来，我要死了吗？”然后就感叹了好久。又说：“有从东边来的，我就没法避免。”林景玄听到这些话，觉得奇怪，就往墓穴里看。他看到一个老头。这老头穿着白衣服，胡子白而且长，手里拿着一轴书。他面前有不少死鸟鹊。林景玄就问他是谁。老头吃惊地说：“果然害我

的人到了！”于是他就谩骂。林景玄心里默默地想道：“这个洞穴特别小，而老头住在里边，难道是鬼吗？不然，他就是偷了东西以后藏在这里。”于是他把墓穴毁了。老头变成一只老狐狸，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林景玄就把狐狸射死。看看那轴书，点画非常怪，象经书又不是梵文，用白色绢做成书页，仅有几十尺长。林景玄把它烧了。

谢混之

唐开元中，东光县令谢混之，以严酷强暴为政，河南著称。混之尝大猎于县东，杀狐狼甚众。其年冬，有二人诣台，讼混之杀其父兄，兼他赃物狼籍。中书令张九龄令御史张晓往按之，兼锁系告事者同往。晓素与混之相善，先蹊其状，令自料理。混之遍问里正，皆云：“不识有此人。”混之以为诈。已各依状明其妄以待辨。晓将至沧州，先牒系混之于狱。混之令吏人铺设使院，候晓。有里正从寺门前过，门外金刚有木室扁护甚固。闻金刚下有人语声。其肩以锁，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听之。闻其祝云：“县令无状，杀我父兄。今我二弟诣台诉冤，使人将至，愿大神庇廕，令得理。”有顷，见孝子从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寻之。其人见里正，惶惧入寺，至厕后失所在。归以告混之。混之惊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杀狐狼，得无是邪？”及晓至，引讼者出，县人不之识。

讼者言词忿争，理无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识者劝令求猎犬。猎犬至，见讼者，直前搏逐。径跳上屋，化为二狐而去。（出《广异记》）

唐朝开元年间，东光县县令谢混之，以严酷强暴的手段治理政事，在河南是有名的。谢混之曾经在县东大规模地打猎，打死许多狐狸和狼什么的。那年冬天，有两个人到御史台告发谢混之杀死他们的父兄以及非法侵吞他人财物等罪行。中书令张九龄让御史张晓前去考察办理。两个告状的人被绑起来一起前往。张晓平素与谢混之要好。他事先将状子的情况透露给谢混之，让谢混之有所准备。谢混之问遍县里所有的里正，里正们都说不认识这两个告状的人。谢混之以为里正们骗他，已经分别按照状子提到的罪状指明它的虚妄不实等待辩解。张晓将到沧州，先发公文逮捕谢混之下狱。谢混之让吏人代替自己打点使院等候张晓。有一个里正从寺门前路过。门外的金刚，有木室关护得非常牢固。里正听到金刚底下有人说话的声音。那门已经上锁，显然不是人进去了。里正于是就近前去听。听到里边有人祷告说：“县令不象话，杀死我的父兄，现在我的两个弟弟到御史台去诉冤，使者马上就要到了，希望大神保佑，让他们打赢这场官司。”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孝子从空隙中出来。里正知道他不是人，就往前去找他。那人见了里正，慌慌张张地进了寺院。里正追到厕所那人便不见了。里正回来告诉了谢混之。谢混之惊愕

了半天。他说：“我春天时大量捕杀狐狸和狼，莫非是因为这事？”等到张晓到了，把告状的领出来，县里人都不认识他们。两个告状的强烈地争辩，并不理屈。谢混之不知是怎么回事。有个有学问的人劝县令弄一条猎狗来。猎狗弄来以后，猎狗一见到两个告状的人，就直扑上去。那两个人一下子跳到房上去，变成两只狐狸逃去。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王 苞	唐参军	田氏子	徐 安
靳守贞	严 谏	韦参军	杨氏女
薛 迴	辛替否	代州民	祁县民
张 例			

王 苞

唐吴郡王苞者，少事道士叶静能，中罢为太学生，数岁在学。有妇人寓宿，苞与结欢，情好甚笃。静能在京，苞往省之，静能谓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气？”固答云无。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妇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临别，书一符与苞，令含。诫之曰：“至舍可吐其口，当自来此，为汝遣之，无忧也。”苞还至舍，如静能言。女人得符，变为老狐，

衔符而走，至静能所拜谢。静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于王家。”自此遂绝。（出《广异记》）

唐代吴郡有个王苞，少年时事奉道士叶静能，中年时离开道士做了太学生，在太学里学了几年。有个妇女来借宿，王苞与妇女结识了并且和她交欢，感情好得了不得。叶静能住在京城，王苞去看望他。叶静能对他说：“你身上怎么会有野狐狸的骚气？”王苞坚持说没有。叶静能说：“有啊。”王苞因而说了得到那个妇女的经过。叶静能说：“正是这只老野狐狸。”临别时，写了一道符给王苞，让他用口含着。告诫他说：“回到住处要吐到她的口里，她会自己来到这里，我替你打发她，不要担心。”王苞回到住处，照叶静能说的那样做了，那个妇女得到道符，变成一只老狐狸，衔着道符跑了，到叶静能的住处去拜谢道歉，叶静能说：“放你一条活命，不能再到王苞家去。”从此就绝了踪迹。

唐参军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于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至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

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置剑盘中，至则刺之。奴至，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于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谢之，令召康三。门福至池所，呼康三，辄应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余鼻存。门福既去，唐氏以桃汤沃洒门户，及悬符禁。自尔不至，谓其施行有验。久之，园中樱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检行。忽见门福在樱桃树上，采樱桃食之。唐氏惊曰：“赵门福，汝复敢来耶？”门福笑曰：“君以桃物见欺，今聊复采食，君亦食之否？”乃频掷数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广召僧，结坛持咒。门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诵甚切，冀其有效，以为己功。后一日，晚霁之后，僧坐楹前。忽见五色云自西来，迳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严。谓僧曰：“汝为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长幼虔礼甚至，喜见真佛，拜诸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坛上，奉事甚勤。佛谓僧曰：“汝是修道，请（明抄本“请”作“谓”）通达，亦何须久蔬食。而为法能食肉乎？但问心能坚持否！肉虽食之，可复无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设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毕，忽见坛上是赵门福。举家叹恨，为其所误。门福笑曰：“无劳厌我，我不来矣！”自尔不至也。（出《广异记》）

唐代洛阳的思恭街，住着个唐参军，性格正直，不太喜欢交往应酬。有一个叫赵门福和一个叫康三的人送上名片请

求见面，问他们的来意，赵门福说：“只是想要点点心吃罢了。”唐参军让守门人推辞说自己不在家。这两个人却一直走进堂屋里，赵门福说：“唐都官为什么说自己不在家呢？是因为吝惜一顿饭吧。”唐参军回答说守门人没有通报。领他们到外厅，让仆人拿饭给他们吃，并偷偷地让仆人在盘子上放把剑，到时就杀了这二人。仆人来了，唐参军拿起剑刺赵门福，没有刺中，接着刺康三，刺中了他，康三跳进了院内的水池里。赵门福大骂说：“他和我虽然都是狐狸，我已经活了一千多年，千年的狐狸，不姓赵就姓张。五百年的狐狸，不姓白就姓康。为什么这么不讲理，杀了我的康三，一定要想办法报复你，绝不会让康三白白地死去。”唐参军真诚地向他道歉，让他去叫出康三。赵门福到了水池边，呼喊康三，只听到回应的音声，却找不到康三，只有应答的鼻声音，赵门福走了以后，唐参军用桃木汤喷洒屋门，而且悬挂着道符。赵门福从此再没来。唐参军以为是自己的做法有了效果。这事过了很久，园中的樱桃熟了，唐氏夫妻闲暇时去园里走走，忽然看见赵门福在樱桃树上，摘樱桃吃。唐参军吃惊地说：“赵门福！你还敢来吗？”赵门福笑着说：“你用桃木来欺压我，现在暂且摘樱桃吃，你吃不吃呢？”于是频频地扔樱桃给唐参军。唐参军更加害怕，就到处请和尚，修坛念咒。赵门福第二天就没来。那和尚更认真地念咒，希望咒语有效验，认为自己有功劳。又过了一日，晚上天晴之后，和尚坐在门前木柱边上，忽然看见有五色的云彩从西面飘来，一直飘到唐参军家堂屋的门前。彩云中有一个佛爷，脸色端庄严肃，对和尚说：“你替唐参军家驱赶野狐狸吗？”和尚跪下磕头。唐参军家的老少人等都一

再地虔诚地行礼，高兴看见了真佛爷，拜请佛爷降落下来，很长时间才降下来，坐在那个坛上，唐参军侍奉得很殷勤。佛爷对和尚说：“你是修道的人，请你能够通达一些，又何必长久地吃素食呢？”和尚说：“做法事能吃肉吗？”佛爷说：“只要看你内心里能不能坚持修道，虽然吃了肉，也不会有妨碍。”就让唐参军去买肉。佛爷自己吃了些肉，接着把肉分给和尚以及唐家的人，把肉全吃光了，吃完肉，忽然看见坛上坐的是赵门福，全家人又叹气又痛恨，因为都被赵门福玩弄了。赵门福说：“你们不要厌恶我，我再也不来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来。

田氏子

唐牛肃有从舅常过浣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谒田氏子。去田氏庄十余里，经岷险，多栎林。传云中有魅狐，往来经之者，皆结侣乃敢过。舅既至，田氏子命老竖往浣池市酒馔。天未明，竖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竖一足又跛。问何故？竖曰：“适至栎林，为一魅狐所绊，因蹶而仆，故伤焉。”问何以见魅？竖曰：“适下坡时，狐变为妇人，遽来追我。我惊且走。狐又疾行，遂为所及。因倒且损。吾恐魅之为怪，强起击之。妇人口但哀祈，反谓我（“我”原作“杀”，据明抄本改。）为狐。屡云：‘叩头野狐，叩头野狐。’吾以其不自（“自”原作“是”，据明抄本改。）知，因与痛手，故免其祸。”

田氏子曰：“汝无击人，妄谓狐耶？”竖曰：“吾虽苦击之，终不改妇人状耳！”田氏子曰：“汝必误损他人，且入户。”日入，见妇人体伤蓬首，过门而求饮。谓田氏子曰：“吾适栎林，逢一老狐变为人。吾不知是狐，前趋为伴，同过栎林。不知老狐却伤我如此。赖老狐去，余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饮。”田氏子恐其见苍头也，与之饮而遣之。（出《纪闻》）

唐代的牛肃有个舅舅曾路过澠池，到澠池西北三十里的地方会见田氏子。离田氏庄园十多里的地方，路又高又险峻，路旁都是柞树林。传说树林中有迷惑人的狐狸。来来往往路过树林的人，全都成群结伙才敢通过。舅舅到了以后，田氏子让老仆人到澠池去买酒菜。天还没亮，仆人就走了，天晚了还没回来。田氏子觉得挺奇怪，等到仆人回来，他的一条腿又瘸了。问他是什么原因，仆人说：刚走到柞树林时，被一只迷惑人的狐狸绊一下，因而跌倒了，伤了腿。问他为什么说是看见了迷惑人的狐狸，仆人说：“我正走在下坡路时，狐狸变成妇女，突然来追赶我，我吓得赶快逃跑，狐狸又飞快地追赶，就被狐狸追上，因此跌倒受伤。我害怕狐狸变妖怪害人，挣扎着站起来打那狐狸。妇女嘴里哀告祈求，反而说我是狐狸，多次说‘叩头野狐，叩头野狐’。我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此狠狠地打了她，才免去了这场灾祸。”田氏子说：“你无故打人，还胡说是狐狸吧。”仆人说：“我虽然狠狠地打她，她却始终没改变妇女的样子。”田氏子说：“你一定是误伤了别人，先进屋吧。”日落后，只见一个妇女

身体受伤头发蓬乱着，路过门前来要水喝，对田氏子说：“我刚才在柞树林，遇上一只老狐狸变成人，我不知是狐狸，跑上去与他作伴，好一起过柞树林，想不到老狐狸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幸亏老狐狸走了，我的命才能保住。我是北村人，口渴了来要点水喝。”田氏子害怕她看见老仆人，给她水喝让她走了。

徐 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渔猎为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颇知之。开元五年秋，安游海州，王氏独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状甚伟，顾王氏曰：“可惜芳艳，虚过一生。”王氏闻而悦之，遂与之结好，而来去无惮。安既还，妻见之，恩义殊隔。安颇讶之。其妻至日将夕，即饰妆静处。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晓方回，亦不见其出入之处。他日，安潜伺之。其妻乃骑故笼从窗而出，至晓复返。安是夕，闭妇于他室，乃诈为女子妆饰，袖短剑，骑故笼以待之。至二更，忽从窗而出。径入一山岭，乃至会所。帷幄华焕，酒饌罗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来何早乎？”安乃奋剑击之，三少年死于座。安复骑笼，即不复飞矣。俟晓而返，视夜来所杀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复妆饰矣。（出《集异记》）

徐安是下邳人，喜欢捕鱼打猎。徐安的妻子王氏很美貌，很多人都知道。唐开元五年的秋天，徐安去了海州，王氏自己住在下邳。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少年，样子很魁伟，看着王氏说：“可惜你这么漂亮，却白活了一生。”王氏听见少年的话心里很喜欢，就与少年结识并相好，而且你来我去毫无忌惮。徐安回来以后，妻子见到他，夫妻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徐安很惊讶。他妻子到了太阳快落山时，就妆饰打扮静静地一人呆着，到二更的时候，竟然不见了，到天亮才回来，也看不见她从哪里出入。有一天，徐安偷偷侦察她，他的妻子于是骑着一只旧笼子从窗户飞出去，到天亮又回来了。徐安在这天晚上，把妻子关在别的屋里，就假扮成女人的样子，袖里藏着短剑，骑着旧笼子等在那里，到二更时，忽然从窗户飞出去，一直飞到一个山岭上，才到了相会的地方。那个地方帐幔华丽，酒菜摆满桌子，座位上有三个少年，徐安还没下来，三个少年说：“王氏来得为什么这么早呢？”徐安就挥起短剑击杀他们，三个少年死在座位上，徐安又骑上旧笼子，却不再会飞了，只好等天亮，再回去。天亮了看那夜里杀死的少年，都是老狐狸。徐安回到家里，他妻子这天晚上不再妆饰打扮了。

靳守贞

霍邑古吕州也，城池甚固。县令宅东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厉王城。则《左传》所称万人不忍，流王于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远，则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断其发，有如刀截。所遇无知，往往而有。唐时，邑人靳守贞者，素善符咒，为县送徒至赵城，还归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去县五里。）见汾河西岸水滨，有女红棠，浣衣水次。守贞目之，女子忽尔乘空过河，遂缘岭蹑虚，至守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带，将取其发焉。守贞送徒，手犹持斧，因击女子坠，从而斫之。女子死则为雌狐。守贞以狐至县，具列其由。县令不之信。守贞归，遂每夜有老父及媪，绕其居哭，从索其女。守贞不惧。月会，老父及媪骂而去。曰：“无状杀我女，吾犹有三女，终当困汝。”于是遂绝，而截发亦亡。（出《纪闻》）

霍邑就是古代的吕州，城池很坚固。县令住宅的东北方有个小城，城墙的四面都百步长，高三丈，墙厚七八尺，小城的名称叫“囚周厉王城”。那《左传》上所说的“千万人不忍心，把周厉王流放在彘城”，就是指现在的霍邑。周厉王死

后，就埋葬在小城的北面。小城因年代久远，就有迷惑人的狐狸住在里面。不论官吏家或老百姓家，子女中长得有姿色的，半夜时常被狐狸弄断她们的头发，就象刀砍断的一样。遭受祸害的人往往还有不知不觉的。唐代时，霍邑中有个叫靳守贞的人，平时就善于写符念咒，有一次，他替县里送囚犯到赵城去，回来时走到金狗鼻山，看见汾河西岸的水边，有个女子穿着红色衣服，在水里洗衣服。守贞看那女子，那女子忽然从空中渡过河来，就顺着山岭踩着虚空，来到靳守贞站的地方。手扯着他的斗笠，脚踏着他的衣带，准备割取他的头发。守贞送囚徒，手里还拿着斧子，于是砍中女子，她坠落地上，他又扑上去砍她，女子死后就变成了雌狐狸。守贞把狐狸带到县里，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县令不相信他。守贞回到家里以后，于是每天夜里有个老头和老太婆，绕着他的住处哭闹，向守贞索要他们的女儿，守贞不害怕。一个多月后，老头和老太婆骂着离开了，说：“无缘无故就杀了我的女儿，我们还有三个女儿，终究有一天会把你困住！”于是就没了声息，而且截断头发的事也没有了。

严 谏

唐洛阳尉严谏，从叔亡，谏往吊之。后十余日，叔家悉皆去服。谏召家人问。答云：“亡者不许。”因述其言语处置状，有如平生。谏疑是野狐，恒欲料理。后至叔舍，灵便逆

怒，约束子弟，勿更令少府侄来，无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谓谏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数来也。”谏后忽将苍鹰双鹞皂雕猎犬等数十事，与他手力百余人，悉持器械围绕其宅数重，遂入灵堂。忽见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击不能中，寻而开门跃出，不复见，因而怪绝。（出《广异记》）

唐代有个洛阳尉叫严谏，堂叔去世了，严谏去吊唁。之后十多天，堂叔家的人全都脱下丧服了。严谏找来叔家的人打听，回答说：“死去的人不让穿。”接着述说死去的人说话和安排事情的情况，就象生前一样。严谏怀疑是野狐狸作怪，下决心管这件事。后来到叔叔家去，灵柩里就传出声音，愤怒地吩咐子弟们，不要再让当县尉的侄子严谏进来，他来对家里的事没有好处，只知道乱猜疑。也对严谏说：“五郎你的公事好象很忙，不该经常到这里来。”严谏后来突然带着苍鹰、双鹞、黑雕、猎犬等十几种动物，和他手下的一百多人，全都拿着器械把宅子围了好几重，就走进灵堂。忽然看见一只全身都是红肉的野狐狸，仰面在屋顶行走，射击也射不中，不一会，打开门，跳了出去，从此不再出现。接着怪事就没有了。

韦参军

唐润州参军幼有隐德，虽兄弟不能知也。韦常谓其不慧，轻之。后忽谓诸兄曰：“财帛当以道，不可力求”。诸兄甚奇其言，问汝何长进如此？对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宝，可共取之。”诸兄乃与皆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见金宝甚多。谓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见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诸兄叹美之。问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当得一官，无虑贫乏。”乃选拜润州书佐，遂东之任。途经开封县。开封县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后术士不能疗。有道士者善见鬼，谓令曰：“今比见诸队仗，有异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后数日白云：“至此县逆旅，宜自谒见。”令往见韦，具申礼请。笑曰：“此道士为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于人，亦可悯矣。幸与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县桥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见之。我当至彼为发遣。且宜还家洒扫，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见太夫人，问以疾苦，以柳枝洒水于身上。须臾，有老白野狐自床而下，徐行至县桥，然后不见。令有赠遗，韦皆不受。至官一年，谓其妻曰：“后月我当死。死后，君嫁此州判司，当生三子。”皆如其言。（出《广异记》）

唐代润州韦参军幼年时积有阴德，虽然是亲兄弟也不知道。韦参军常常说自己并不聪明，很自卑。后来忽然对各位兄长说：“应当用正道来取得财物，不能强求”。各位兄长对他说的话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长进，他回答说：“现在昆明池中有很多珍宝，可以一起去拿。”各位兄长就和他一块去。到了昆明池边，用手捧水，池水就干枯了。只见有很多金银财宝，他对兄长说：“可以去拿珍宝。”兄长们越走越深，竟然拿不到珍宝。他说：“这就是只能看却不能得到，事情都有一定的缘分。”各位兄长赞美他，问他说：“你平时不出门，怎么学到这样的妙法。”他笑了笑却不回答。很久之后说：“明年能得到一个官职，不必担心生活的贫困。”接着就被荐选担任了润州的书佐，于是润州去上任，途中经过开封县。开封县令的母亲得了狐媚病，前前后后有很多术士都不能治。有个道士能见到鬼魂，对县令说：“近来连续看见有好多的仪仗队，有个‘异人’要到开封县境来。如能得到这个人，太夫人的疾病一定能治好。”县令派他等候“异人”。过了几天回来说：“已经到了这个县的旅店，你应该亲自去会见。”县令去面见韦参军，说了详细情况礼貌地请求治病。韦参军笑着说：“这是一个道士向您说的吧？但是因为太夫人的缘故，向别人屈身行礼，也应该同情啊。幸亏你我相遇，太夫人的病一定能治好。明天，从县桥到你的住宅，不要禁止人们行走，让大家看看这事，我会去你家处理好。并且你还要回家去洒水打扫一下，点上香等着我。”县令全都按他说的做了。第二天来到县令的住处，面见太夫人，问了疾病的

情况，用柳树枝向她身上洒水。不一会，有一只年老白色的野狐狸从床上下来，慢慢地走到县桥上，然后就不见了。县令赠送他财物，韦参军都不接受。至官任上一年后，对他的妻子说：“下个月我就死了，我死后，你嫁给这个州的判司，能生三个儿子。”后来的事全都象他说的那样。

杨氏女

唐有杨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为主母所惜。大胡郎谓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尔。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还白母。问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鹄头悬户上。小胡郎若来，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当走也。”杨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传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验也。（出《广异记》）

唐代有家姓杨的，二个女儿都嫁给了姓胡的人家，小胡郎受到岳母的喜爱。大胡郎对岳母的使女说：“小胡郎是个野狐狸罢了，岳母却不喜欢我，反而喜欢野狐狸。”使女回去说给主母听，主母问怎么知道是野狐狸？大胡郎回答说：“弄个鹄头挂在门上，等小胡郎来的时候，让他的妻子招呼他用熟肉作供品来祈祷，反复这样说，他一定会逃跑。”杨氏照着说的做，小胡郎果然逃跑了。所以至今人们还相传说，你用熟

肉进行祈祷能克制野狐狸的迷惑，很有效验。

薛 迴

唐河东薛迴与其徒十人于东都狎娼妇，留连数夕，各赏钱十千。后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迴留待曙，妇人躁扰，求去数四，抱钱出门。迴敕门者无出客。门者不为启锁。妇人持钱寻窬，至水窬，变成野狐，从窬中出去，其钱亦留。（出《广异记》）

唐代河东人薛迴和他的同伴十个人在洛阳嫖娼，娼妇一连住了好几天，每个人都给赏钱十千。之后有一天的半夜时，妓女要离开，薛迴留她等天亮再走，妓女烦躁不安，好几次要求离开，并抱着钱走出门去。薛迴命令守门的人不要让她出去，守门人不替她开门。妓女拿着钱仔细地寻找出路。找到一个水洞，变成一只野狐狸，从水洞中出去了，那些钱也就留在水洞的边上。

辛替否

唐辛替否，母死之后，其灵座中，恒有灵语，不异乎素。家人敬事如生。替否表弟是术士。在京闻其事，因而来观。潜于替否宅后作法。入门，见一无毛牝野狐，杀之，遂绝。（出《广异记》）

唐代人辛替否，他母亲去世后，灵位上常有死者的说话声，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家里的人恭敬地侍奉着象活着时一样。辛替否的表弟是个术士，在京城里听说了这件怪事，因此亲自来看看，偷偷地藏辛替否的屋后施展法术。一进门，看见一只身上无毛的雌狐狸，就杀死了它，怪事就消失了。

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远戍不在，母与女独居。忽见菩萨乘云而至，谓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寻当来也。”村人竞往，处置适毕，菩萨驭五色云来下其宜。村人供养甚众，仍敕众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来不止。村

人以是相戒，不说其事。菩萨与女私通有娠。经年，其兄还。菩萨云：“不欲见男子。”令母逐之。儿不得至，因倾财求道士。久之，有道士为作法，窃视菩萨，是一老狐，乃持刀入，斫杀之。（出《广异记》）

唐朝代州一个老百姓家有一女儿，他哥哥从军到远方去了，不在家里，只有母亲和女儿住在一起。忽然看见菩萨乘着云彩来到她们家，对那个母亲说：“你家很好，我想住在这里，要快点收拾整理一下，不久我就来了。”村里人听说了，都争着到她家来帮忙，刚整理收拾完毕，菩萨驾馭五色的彩云来到那屋，村里的很多人都来供养菩萨。菩萨又命令大家不要说出去，恐怕四面八方的信徒，不停地来来往往。村里的人因此互相告诫，不说这件事。菩萨与那个女儿私通有了身孕。过了一年，她的哥哥回来了，菩萨说：“我不愿意看见男人。”命令母亲赶走儿子，儿子就不能进家门了。儿子因此拿出全部财产访求道士，很久以后，才求到一个道士，替他施展法术，偷着看那菩萨，却是一只老狐狸，就拿刀进去，斫死了狐狸。

祁县民

唐祁县有村民，因犂地征芻粟，至太原府。及归，途中

日暮，有一白衣妇人立路旁，谓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来，困且甚，愿寄载车中，可乎？”村民许之，乃升车。行未三四里，因脂辖，忽见一狐尾在车之隙中，垂于车辕下。村民即以镰断之，其妇人化为无尾白狐，鸣噪而去。（出《宣室志》）

唐代祁县有一个农民，因为京城征收粮草，到太原府去。等回来时，走到半路上天就黑了，有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妇女站在路边上，对农民说：“我今天从都城回来，觉得很困倦，想搭车歇一会，可以吗？”农民答应了她，她就上了车。行走不到三四里路，因为要给车辕上油，忽然看见一条狐狸尾巴从车缝里垂到本辕下，农民就用镰刀砍断了尾巴，那个妇女变成一只没有尾巴的白狐狸，嚎叫着跑了。

张 例

唐始丰令张例，疾患魅，时有发动，家人不能制也。恒舒右臂上作咒云：“狐娘健子。”其子密持铁杵，候例疾发，即自后撞之，坠一老牝狐。焚于四通之衢，自尔便愈也。

唐代的始丰县令张例，得了狐魅病，经常地发作，家里的人都束手无策。张例经常地伸出右臂念着咒语说：“狐娘健

子。”他的儿子悄悄地拿着铁棒，等张例病发作时，就从身后击他，就从他身上掉下一只老雌狐。把狐狸拿到十字路口烧了，从那以后病就好了。